屈萬里先生文存

第六册

屈萬里先生全集⑰

目次

附錄一

附錄二

訪屈萬里先生談「澤存書庫」

黃　裳

冶城的秋色已深，無情風雨，帶來了新涼。在這已涼天氣未寒時，似乎最宜於登臨訪勝。記者生涯是忙碌的，原無暇作此雅事，然而近來和平談判已入牛角尖，一半時恐怕也轉不出來；與其整日爲此無益之事多費時間，還不如來看看南京的文化，「點綴昇平」來得有意思。

前天下午到寧海路十九號去看周逆佛海，吃了閉門羹，出來後就在山西路上閒蹓，偶爾走進一家舊書店，買了兩本端木子疇先生舊藏手題的詞集，與老板閒談，知道山西路口的中央圖書館北城閱覽處，即是以前陳逆羣的「澤存書庫」的遺址。心裏一動，遂郎走去，投刺之後，被引入一間小巧玲瓏的客廳裏。裏邊佈置楚楚，沙發古畫，不染纖塵。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頗有幽趣。一會，屈萬里先生出見。這是一位山東魚臺的老鄉，人極樸實，是負責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的，這一組的任務是善本、字畫、邊疆語文、檔案、違礙書等。現在他事實上負責「北城閱覽處」的善本事宜，將來重慶的善本下運，日本的善本索回，存於滬港的善本再來，這個「北城閱覽處」將成爲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叢集之處，與北方的北平圖書館將爲公藏的南北雙璧了。

我提出了陳逆羣的澤存書庫事問他，屈先生很詳細的爲我說了一下這個書庫的經過，大可加入「書林逸話」。陳逆羣字人鶴，是僞府中的老漢奸之一，如果照系統說來，是應當屬於「前漢」的。他當過僞內政部長，僞江蘇省長，這都是肥缺，括錢不少，他大都用來買書。當南京淪陷之初，滿街都是舊書，沒有人敢買，也沒有人買得起，這些書大抵連造還魂紙都沒人要，大多燒火而已。陳逆這時開始收書，於是一般書賈才將這些「廢物」收集起來，少加整理，拿去給陳逆看。

照我在那家舊書舖中聽來，書店老板提起「陳部長」來，眞好像是在說開天遺事的樣子了，那時他們三五成羣，挾了書到僞部裏去，陳逆常親自接見，忙時也將書留下來，這樣，他在內政部長、僞江蘇省政府，蒐書不少；等後來作了僞考試院長以後，括錢不易，遂漸不能買書。他的「澤存書庫」共分三庫，他在「自剖書」中自印一百萬册，實際南京有四十萬册，上海蘇州兩地有廿八萬至卅萬册。是他在臨命之前昏迷了呢，還是後來有了走漏，不得而知，總之百萬之數是遠不到的。

最難得的是他家中（南京）還有十多萬册，這大抵是最精善的本子，他仰藥前親自寫了數百封遺書，都編了目，又督促家人親自動手整理家中的書籍，編目送到這裏。然後才仰藥自盡。遺囑中對「澤存書庫」還念念不忘，囑管事人照舊做事，據那個舊書店老板說還將心愛的古董每人分贈一件以爲遺念。總之，這一切，在漢奸中，算是作風特殊的，也可以說是一個畸人。

這批書，勝利後經行政院批交中央圖書館接收。自本年四月廿三日起開始編目整理，至今大

致粗畢，大約再有十數日，卽可完事呈報了。現有的書目卽已有一千多張。

我順便又問屈先生關於汪逆精衞的遺書，他說在頤和路三十四號汪逆宅中共有七千册左右的書，大抵是平常的本子的詞曲書，倒並無什麼可觀，至多也僅是明本而已。

我要求屈先生帶我去看看書，我們走出客廳，穿出月亮門，一大間房子裏，滿地都是蒲包，裏邊滿滿的裝了零亂的日文書，還沒有整理完。

這整個的院子是圓形的。有兩層樓，大約有大的藏書房廿餘間，裏邊是一排排的木板架子，觸手瑯環，縹緗滿架。我們順序開了門進去看。因爲時間的關係。偶爾拿兩部看看，就已經有不少好東西了，現在隨便記一點：

(一)徐乾學的明史列傳的稿本（或是傳抄本）六十五大册。

(二)宋本春秋集傳。

(三)經廠本詩經大全，原裝大册，明代的豪華裝，藍綾面依然存在。

(四)宋紹聖四年福州東禪寺刻正法念處經，字畫古拙，是北宋遺風，紙極厚重。

(五)四雪草堂的隋唐演義。

(六)弘治本（?）琵琶記。

(七)西廂記（李卓吾評本、萬曆本、金谷園本，都有精圖。還有一種滿漢金碧精抄本，抄手工緻之致。滿文譯的漢書，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八)萬曆本三寶太監西洋記（小說）。

陳逆的收書大約很像陶蘭泉的收開花紙書，卽極意求好，他有殿本的康熙字典與全唐文，都是最初印本，觸手若新，實在是書林尤物。此外我還看了幾種高麗刋本與抄本，大册皮紙，非常可愛。因爲書還沒有歸類，檢查不便，我看了一下厚厚一疊的善本書目，宋本有：（一）隋書（建本，殘）、（二）范文正公集（殘）、（三）蘇集、（四）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五）黃帝內經素問（楊守敬跋）。元本有：（一）唐文粹（全）、（二）羣書鈎玄、（三）荀子、（四）李太白詩、（五）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六）黻藻文章百段錦、（七）中和集、（八）困學紀聞、（九）漢書藝文志考證等。

這只不過是匆匆過眼的結果，疏漏自所不免，而淺學又不能做像繆藝風所發明的那一套「黑口，雙闌……」之類的提要，於學人或無用處，不過意在使大家知道在南京，還有這樣一個看書的地方而已。

最後我想附說一句，陳逆在收書之際，也正是上海我們教育部委託人在收書的時候，照一些紀載，這事不啻是一場爭奪戰；據說陳逆又是不大講究的，書送來好壞都要，然而他畢竟也收了這些。宋元本固無足觀，明本倒確是不少，而且陳逆特別喜歡集部，所以別集類的秘藏尤多。屈先生告訴我說在日本的一部份中央圖書館的書中，明史獨多，有些眞是外面從未說過的秘籍。聽了這話，不僅使我爲之怦然心動，眞是什麼時候才得生活安定，重有餘暇來看書呢？在落日秋風之中，走出了「澤存書庫」，我心裏還是這樣的想着。

原載「上海文匯報」，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五日

編者按：本文原題作「關於澤存書庫——南京的文化之一」，以其爲訪問記錄，故改題今名。

甲骨簡帛紙圖書演變史

——屈萬里講中國刊本前的圖書

下午三時屈萬里先生講「中國刊本前的圖書」。這次文物展覽會裏陳列的刻本書很多，刻本書以前的書很少，所以不足以表現中國的圖書演變，屈先生就把這一時期的圖書分做四部分來解釋：(一)釋書。(二)簡書。(三)帛書。(四)卷子。

(一)釋書是用文字學的觀點來解釋爲何叫做書？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光緒晚年發現，殷代人用之占卦，甲是龜甲，骨是牛骨，把當時社會情形記載在上面，但中國文字是否始於甲骨文呢？古有倉頡造字，伏羲畫八卦，這多是傳說，沒有根據的。夏禹岣嶁碑是明朝僞造。最可靠的便是甲骨文。金文鐘鼎有文字，是殷末周初的產物，上有「書」字。說文序上有：「著於竹帛謂之書」。至於「書」字的通稱，根據很少史料，可以知道西周前不稱書，書是用做動詞用。尚書稱書，詩經裏有「畏此簡書」，這書字是表示公文。相反的，可以找到很多史料證明書

的通稱不叫書，叫典册、竹帛、志、傳。這四種都是圖書的泛稱，到春秋末年才稱爲書，例如韓宣子到魯國去，「觀書于太史氏」，墨子到楚國去，「關中載書甚多」。

（二）簡書是把字寫在竹子上，叫做簡書。先把竹子截成竹簡，劈成片，稱做竹簡，剝去青皮，叫做殺青；去水烘乾，叫汗簡，然後才可寫。古人寫簡每簡只能寫八字到四十字，當年莊子誇獎惠施書多：「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用現代六號字排出來，也不過有一寸厚小本書。簡書多用絲繩皮條編起而成册或叫編。書破了，我們常說斷簡殘編，即指此而言。簡書用筆寫，寫錯用刀削。歷史上記載秦始皇時蒙恬發明筆，現在證明不對，在甲骨文上已有筆寫可查。

（三）帛書是把字寫在絲織品上，一般的有四丈長二尺四寸寬，寫好捲成一捲稱爲一卷，現在稱書用卷卽由此起，帛書留存至今不多。

（四）卷子從後漢蔡倫發明造紙，開始用紙代簡、代帛，對中國文化有很大的幫助，簡重帛貴皆不適用。左思寫三都賦，寫了四年完成，當時大家爭相買紙抄寫，因之洛陽的紙都貴起來，至今仍有洛陽紙貴之說，如今保存的卷子多是黃色，因爲怕生蟲，用黃蘗汁染，所以有以「黃卷青燈」形容古人讀書的情形，當時古人在卷子上寫錯字多用雌黃塗蓋再寫，信口雌黃卽源於當時王衍談話喜引經用典，說錯了立刻順嘴改正，人多稱他信口雌黃，卽隨便批評的意思。

最後屈氏說，今天我同王衍一樣，在這裏信口雌黃，對不起。早上錢氏演講完了也向聽衆說我講的很簡單，沒達到諸位的熱望，今天是愚人節，權當我把諸位的驢來空跑一蹚。這兩位大學者眞是太客氣了。

原載「中華日報」，四版，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

屈萬里館長談國立中央圖書館

陳和美

接任國立中央圖書館不久的屈萬里教授認爲，眞正的漢學中心在中國，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如果能與各國研究漢學的大學或機構等多多聯繫，以複印、照相、抄寫的方式，雙方提供漢學資料，對於發展漢學將有很大的裨益。這是屈館長在今後發展計劃中的主要工作目標。

屈萬里教授於去年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邀請出國講學一年，於一個月前回來。他說，此次接任中央圖書館，曾再三請辭，最後感於情面難卻而出任。他表示，將本着前任館長的一貫方針，繼續辦理社會人士的閱覽，並儘量提供學者的研究工作。

屈館長說，目前中央圖書館有十五萬善本書。他解釋說，所謂善本書就是好的書；如宋版、元版、明版、古鈔本、今鈔本等均是。至於如何知道是善本書時，這位著名的版本學家笑着說，鑑別書籍的好壞、年代正是版本學家的工作。

他表示，這十五萬册的善本書，均爲研究人文科學的無窮資料，尤其是圖書校勘、圖書版本書、明代文學資料、明代史，豐富的程度更爲世界上任何圖書館所不能比。

他說，目前街上的書店或書攤，可能也有所謂善本書出售，但都不太齊全，也許一本書應該有三十卷，而删成二十卷，且錯字多。他說，所以一個從事學術研究者，一定要看眞正的善本書，才能得到實在的資料。故他有意經常利用報章雜誌將珍藏的善本書逐一介紹，以便利更多的讀者，提高學術研究風氣。

屈教授並且提到中美科學合作會議擬將國內各圖書館的書籍作一聯合目錄一事，他說，這工作如能完成，則將更有助於學術的研究與發展。

屈館長最後談到該館工作上的實際困難。他說，人員有限、書庫太小，爲中央圖書館的兩大缺點。尤其是書庫問題使屈館長感到頭痛，他說，由於現有的書庫太小，所以許多書籍至今還擺在箱子裏，這對於學者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許多的不便。

他表示，雖然目前故宮博物院擬興建一大書庫，將來完成後，可安置中央圖書館過多的書籍，但他覺得這究竟不是根本的辦法。他說，政府的經費有限，所以中央圖書館要興建大書庫，也只有希望社會上熱心教育人士的捐助，如此，這批國家的財寶——善本書，才會找到一個很好的安身的地方，而給予學術界充分的利用。

原載「學生新聞」，二版，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一日

屈萬里教授談發揚孔孟思想

柯劍星

屈萬里教授，字翼鵬，山東魚臺人，今年六十歲。歷任山東省立圖書館編藏部主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美國普林士頓大學高深研究所研究員，普林士頓大學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學系訪問教授。現在是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最近調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他的著作有：詩經釋義、尙書釋義、圖書板本學要略、殷虛文字甲編考釋、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尙書殘字集證、古籍導讀等。

應使學生體會孔孟思想精義

「使沒有社會經驗的中小學生，能够體會孔孟思想的意義，把它溶化在日常生活中間，這在我們要『發揚新文化，恢復舊道德』的今天，應該是一件很要緊的事。」

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教授，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一開始就表明了這積極的意見。他說：「孔孟學說都是爲人處世的道理，不是今天還沒『涉世』的孩子們所能體味的，儘管

老師們憑他自己的經驗『現身說法』，學生所得的印象也不深刻。假如我們現在能一點一滴地加深學生對孔孟思想的印象，將來他們進入社會，有了經驗以後，一定能了解孔孟思想的好處，進而實踐孔孟學說，做一個中華傳統文化的『接棒人』。」

屈教授指出：「那些認爲『外國月亮圓』，入了外國籍以後不『數典』就『忘祖』，瞧不起中國的人，以及大陸上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匪徒，都是民族情感淡薄，不了解民族歷史文化的。」

選淺近故事編入中小學教材

爲了「一點一滴地加深學生的印象，爲了使國民不至於『數典忘祖』」，屈教授提出一個切實有效的長遠辦法，他說：『我們應該從歷史上那些可泣可歌的故事中間，選一些有關孔孟思想的，按內容的難易，分別編進中小學校的教材或補充教材裏去』。」

「小學生都喜歡聽故事，中學生都愛讀傳記。這種淺近的故事一定可以引起中小學生對孔孟學說的景慕和學習的心理。」

文化基本教材最好都能背熟

對於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學問題，屈教授有贊成背書的傾向。他說「死背書當然不是好事。但是背書很有用處。比如說，研究先秦文獻，如果不能背，各種書文裏的音韻、訓詁問題，就不能左右逢源，隨時可以取用了。」他說，他在臺大教的書經，考試時候雖不背，但是

平時卻要背的。高中學生讀四書，可能的話，最好都背下來，因爲我們日常所用的許多典故，都是從五經、四書來的，何況靑年學生將來要走哪一條路還不知道，現在不背，以後需要用的時候再來翻書，是很不方便的。

屈教授是自由中國板本學權威學者，對板本學很有研究，他的著作「圖書板本學要略」是許多學者所重視的。因此，記者請他談一談關於四書的板本。

「孟子外書」不是孟子所著

屈教授首先指出，現在我們讀的「孟子」是七篇，可是東漢趙岐注「孟子章句」時候，還有「孟子外書」四篇，趙岐認爲那不是孟子的著作，不給注解，因此四篇「孟子外書」就漸漸湮沒失傳了。宋朝時候，這四篇「外書」又出現過，當時的人認爲那是僞書（屈教授認爲宋朝出現的「外書」不是趙岐所看到的那四篇，是宋朝人假造的），不加注意。後來就見不到了。

屈教授說，北宋時候，一般學者並不重視「孟子」，連老成穩重的司馬光，都寫過「疑孟」的書，表示「孟子」這本書有問題；抱持這種見解的人在南宋初年還有。到了朱熹，才注重「孟子」。

在「論語」這方面，屈教授說：「漢朝的學者沒把『論語』看成『經』。宋朝以來，『論語』在文字方面，稍稍有些改動。」

「大學」經過重注改編

變動最大的是「大學」。屈教授說，「大學」本是「禮記」的一篇，北宋的程頤把它從「禮記」裏割出來，同時改定章句；到了南宋，朱熹又把它重新編過。改定章句的原因，大概是程朱二子認爲原書有錯簡之誤。

談到這裏，屈教授說了一個故事：清朝大儒戴震小時候，跟着老師讀「大學」，看到「大學之道」這一篇後面，朱熹注了兩句話，認爲「大學之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這一段是「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後的十段是「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戴震就問，朱子和孔子、曾子的年代距離那麼遠，他怎麼曉得這是「孔子之言」「曾子之意」？問得老師無話可答。因此，屈教授說，我們讀古書，不能偏信一家的注解，必須參考各家，自己還要找證據才行。

「中庸」分章辦法也有更改

屈教授又說，「中庸」原來也是「禮記」的一篇，朱熹重注的。重注的詞句雖然無什麼變動，可是分章的辦法跟漢代的辦法大不相同。我們現在讀起來，覺得朱熹的分章辦法是比較合理的。

原載「國語日報」，四版，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四、五日。

徜徉於羣籍之中

——屈萬里館長談「善本書」的重要性

趙光裕

在我們這個古老而淳樸的國度裏，是再也沒有比讀書人更能受到大家的敬重了。幾千年來，絕大多數的人，都已經習慣於承認讀書人所謂「士」的品位，是凌駕在農、工、商之上的。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以至於「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思想，不僅支配了我們同胞的人生觀，也滙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主流。因此，一個人讀書的多少，常被別人用來作爲衡量他涵養工夫的深淺；一個人識字與否，在衆人眼裏，正映現着他立身的高低。

讀書動機須純潔　不爲權貴作奴隸

祇是，有一種現象說起來是相當令人浩歎的，就是有些初入學問門檻的人，對於讀書，往往不是認錯了宗旨，把讀書誤引爲取得財富與權勢的階梯，而抹煞了求知的意義與做學問的人應有

的節度，就是根本不知道如何找書讀，以及如何培養讀書的情趣。像戰國時的蘇秦，可以說是一個肯讀書的人了，爲了制止夜讀打瞌睡，他竟不惜以錐子猛戳自己的大腿，但他的動機卻有背於求知的精神的，他祇是爲了要一洩他被秦惠王冷淡的心頭恨，以及洗刷父、母、妻、嫂看他不起的羞辱。今天一些在學的年青人，其讀書的動機也是和蘇秦差不了多少的。升學主義與放洋的夢，把這一代的孩子控制得服服貼貼的，都做了書本的奴隸，而絕非書本的朋友，因此，如果要他們放棄升學與放洋，單從求知的角度來看，他們一定會把書本扔得遠遠的。這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他們根本缺乏讀書的情趣。

爲學應服從眞理　求知似探幽入勝

那麼，我們要怎樣纔能從書本中找到樂趣？又怎樣纔能與書本結成眞正的朋友呢？這裏，我們且來聽一聽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先生的意見，屈館長說，找樂趣與交朋友本來就是我們人類生活中極自然的要求，那是一點也不能勉強的，因此，我們如果眞的要想從書本中找到樂趣，同時，與書本結成莫逆之交，則我們就必須確立一項讀書的基本態度，那就是在我們拾起書本之先，在心理上，應有一種探幽入勝的想法，把讀書當作一種享受。進了圖書館，猶如走進了寶山，金銀珠寶，總得帶一點出來，日積月累，自然會成爲知識的富翁。

今天，由於物質文明飛躍的進步，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際知識的交流，需要愈形迫切，屈館長說，我們研究學問，解決疑難，最好儘量擷取別人的經驗，把別人的成功當榜樣，以別人的

失敗爲教訓，這樣，在研究與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將可節省許多有用的精力和時間，再來用作其他新知識的探求。他指出，爲學固然不該人云亦云，盡作別人的應聲蟲，但在服從眞理的原則下，卻是不宜於處處另起爐灶的，他說，我們如果放棄別人嘔心瀝血研究出來的成果，不予利用，那將是世界上最愚蠢的鄉愿，孔子說過，「鄉愿，德之賊也。」又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都服從眞理的最好揭示。事實上，個人的聰明才智是極其有限的，等到自己獨闢門徑研究出一點頭緒時，歲月如流，恐怕早就已經兩鬢染霜了。

研究要旁徵博引　不深入難窺底蘊

如是，我們到那裏去擷取別人的經驗呢？自然，這毫無疑問是要從書本中探求的。祇是，讀書是每一個人應享的權利，富有的人可以買書讀，貧苦的人也同樣應該有書讀，而眞正能夠爲每一個人提供各門各類的圖書，並且予以免費閱讀機會的，除了圖書館以外，是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辦法了。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而言，該館目前藏書多達三、四十萬册，中外古今，各種典籍，幾乎盡羅其內，在國內來說，它實在算得上是一個浩瀚的知識的汪洋。

談到圖書館的重要時，屈館長說，一個眞正做學問的人，可以說經常是離不開圖書館的，一般來說，我們當中絕大多數的人，也許家裏有不少實用的書籍，平時偶而翻翻，自不會感到什麼欠缺，但如遇到某些冷僻的問題，必須旁徵博引予以查考時，就祇好向圖書館求助了。比如說罷，一部全唐詩，我們就是把它全部讀熟了，我們對於唐代詩文的奧秘，仍將是無法窺出其底蘊

的。因此，我們如果要想認清唐代詩文產生的背景，詩人對於現實生活細緻的感受，以至於每字每句所蘊含的眞義等，那最好還是到圖書館裏去翻閱唐代一切有關文人生活的記載，以及當時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方面的情景，然後，做起研究工作來，纔不致發生差誤，纔不會對前人與史實有所曲解。

太專了不見得好　能淵博纔能旁通

明末遺儒朱柏廬在其所著治家格言中曾予強調：「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這兩句話，屈萬里館長認爲是極其重要的，他說，今天有些人常以爲自己是某一門學問的專家，而不肯再去研究其他的學問，這種想法與作爲是不對的，他指出，任何學問都須觸類旁通，一個政治家如果不懂法律學、經濟學、心理學，甚至於農學和醫學，那他一定不能成爲一個眞正够資格的政治家；同樣的，一個化學家如果不懂生物學、物理學、數學，以至於氣象學和地質學，他也將不能成爲最成功的化學家，屈館長說，任何一門行業，都是需要與其他行業相輔相成的。特別是做學問的人，所具的知識，更是愈博愈好，能博，纔能在面對複雜的問題時，不至於茫無頭緒，更不至於手忙腳亂；換句話說，一個人如果祇精於一項專長，而對該項專長的有關知識一無所解，那他的「專」，就顯然是屬於「一點式」的技巧了。這一點式的技巧，其價值究竟怎樣呢？我們可以舉出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比如一個規範龐大的成衣廠，裏面成千成百的工人，他們分工合作，量身碼的量身碼，剪裁的剪裁，縫合的縫合，釘鈕扣的釘鈕扣，他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

都是道道地地的專家，不但迅速，而且確實精緻，但如果要他們單獨地縫好一件合身的衣服，更不太容易，似此，便是由於他們太專的緣故。

少年讀書功效大　老大無知最堪悲

我們做一個現代的國民，縱然無意研究什麼特別高深的學問，但屈館長認爲幾部最起碼的基本書，仍是應該從頭到底，一一加以細讀的，那幾部書就是四書、五經、史記、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明紀、清代通史、和重要的詩文選本等。尤其是年輕人，對於自己一身的事業，尙未作最確定打算之前，更應該把這幾部基本書好好地閱讀一下，因爲說不定將來自己就會走上研究文史這條路，倘若事先就把這些書讀熟了，比起年齡老大以後爲了需要再去讀，眞不知要發生多少倍的功效。

況且，任何一種學問與其他學問都是具有連貫關係的，屈館長說，等到我們的書讀多了，興趣也就自然會寬廣起來，只要有了濃厚的興趣，那時就是想不讀，也會感到讀癮已深而欲罷不能的。一個人讀書能够進入這種境界，自會隨時發現問題，隨時發生懷疑，也就隨時需要查考，於是，讀書便必然要成爲他生活的主要部份了。

善本書價値極大　學術界引爲至寶

屈館長特別提到已故學人胡適之先生說過的兩句話，就是「讀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博要能

高」，他說，這兩句話實在可以作爲每一個讀書人的座右銘，因爲惟其能廣博，纔不會謬執己見；惟其能高，纔不會泥於俗論。他指出，國父的學識如果不够廣博，他將寫不出如三民主義及實業計劃那樣的巨著；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學養如果不够高，他們勢將不敢向舉世公認的對等律挑戰，而贏得了諾貝爾科學獎金。

談到這裏，屈萬里館長轉了個話題，特地就「善本書」的歷史意義來說明爲學的態度，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責任。

什麼叫做「善本書」呢？他說：所謂善本書，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古刻本、稿本與鈔本的總稱。由於善本書現今存書絕少，所以對於作研究工作的人，實具有極大的用途。即對於一般讀者，其參考價值，也要遠出於一般版本之上。

就出書的過程與時間的先後而言，善本書是可以將之作進一步的分類的。屈館長說，比如刻本一項，卽有宋代刻本，元代刻本，以及明代刻本多種，就中以宋代刻本爲最珍貴；稿本又有作者親筆撰寫的手稿本，以及作者撰寫好了以後，再由他人代爲謄清的清稿本，兩者相較，當然以第一項的手稿本爲難得；鈔本方面，也有古代鈔本與舊書新鈔的鈔本，特別是屬於檔案方面的鈔本，往往祇有一份，所以它的價值也就貴重萬分。

依照習慣，像上面這一類版本的書籍，凡是在世界上絕對找不出第二本的，我們就叫它做「孤本」，孤本對於一般讀者固然是無關緊要，但如一個做考證工作的研究人員，倘於搜集資料清理證據時就正好缺上這一本，那便是莫大的遺憾了。像今天研究紅樓夢的人，對於該書後四十回

究竟是否爲高鶚獨力所續，輒議論不一，設若當時能有曹雪芹或高鶚的手稿本留傳下來，便不知要省卻後世多少筆墨與口舌的論爭。

史學家不輕揣測　怕的是以偏概全

由於善本書都是原始的創作或是古老的版刻，其版本都是齊全的，可是，到了後世，翻印的人，爲了從經濟着眼，往往將其中冗長章頁予以刪減，祇擇其重要與精華部份付印，其結果，常因書商所見甚淺，致將許多珍貴資料遺漏，這是十分可惜的。屈館長舉例來說，唐代的權德輿，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學家，關於他的著作「權載之集」，明刻本和四庫全書的本子，祇有十卷，一般人都認爲十卷本就是全本了。但殊不知清代學人顧宸家裏收存的這部文集的宋刻本，竟有五十卷之多。換句話說，如無顧宸藏書的發現，則我們後世於研究權德輿的文章及其爲人時，便祇好以五分之一的殘篇去揣測那五分之四的隱況了。揣測是研究歷史的人最大的忌諱，除非眞實的史料散失殆盡了，揣測是絕對不當亂用的。

晉伐秦三豕渡河　差一筆謬以千里

屈館長也提到了另外一本書——世說新語，他說，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世說新語，都是經過宋代晏殊改過的版本，晏殊在修改世說新語時，曾將書內小注刪去了許多，致使後世讀者往往難以窺察其中的全意。這一秘密，還是從日本發現的古代鈔本中揭露出來的。屈館長指出，可惜在日

本發現的未曾經過晏殊删節的世說新語（叫做世說新書），只剩下一册，否則，我們必定可以把漢末到六朝這前後幾百年的過程中，找出更多的嘉言誼行，這是毋庸懷疑的。

除了內容齊全外，善本書另一特點，便是很少有錯字。屈館長說，像水經注這部書，經戴震根據永樂大典校對的結果，知道明刻本掉了兩千一百廿八個字，被人亂加了一千四百十八個字，妄改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個字。屈館長指出，倘若被脫漏的、亂加的，以及妄改的字不是十分重要的話，那也許還不至於損毀其原始的精義，否則，誤了一字，也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他舉着例子說，孔子的學生子夏於讀史時讀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句子時，他頓感茫然，不解其意，因爲晉國的軍隊既然攻打秦國，除非有意犒勞敵人，爲何要用三條猪去渡河？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子夏終於悟了出緣由，他說：「非也，己亥日耳！」原來是他發覺三豕的「三」字原是「己」字，祇是中間兩直被磨脫了而變成了「三」字，至於豕字，在鐘鼎文裏，其形狀極似「亥」字，所以子夏所看到的「三豕渡河」，便是錯誤的本子，幸賴他的領悟力強，否則，以訛傳訛，也許到今天，我們還在相信晉國攻打秦國時不派兵而驅猪的故事呢！

藥典上字印錯了　庸醫生誤錫爲錫

另一個故事是發生在明代嘉靖年間，那時，有一位名醫，名叫戴元禮，他聽說在南京地方也有一位名醫，由於好奇與仰慕，他便從老遠的地方跑到南京去，希望一瞻那位同道的丰采，當他到了南京那位名醫門前時，他徘徊良久，不敢進入，這時，忽有一個病人從門裏踉蹌而出，不一

會兒，忽見那位名醫跟後而出，對着那個病人大呼道：「剛才我給你開的藥單，拿回去以後，再加三錢錫進去。」戴元禮聽了深感困惑，遂連忙上前施禮，問以何種毛病須以錫爲藥，詎該醫師說：「我有醫書爲憑。」後來經戴元禮取來醫書查閱後，原來是醫書上印的「錫」字，實爲餳（糖）字之誤。由以上兩個故事來看，屈館長說，一本書如果內容或字被印錯了，是不知道要害了多少人的。所以，他指出，像這一類的錯誤，在「善本書」內是多半可以避免的。

僞內長藏書甚豐　舊雨樓原是贋品

讀書與研究是不可不察眞僞的，屈萬里館長講完了「三豕渡河」與「誤餳爲錫」的故事之後，他又講了一個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他說，抗戰剛剛勝利時，他隨當時被任命爲京滬區接收文物特派員的蔣復璁先生從後方趕到南京，接收敵僞的文物，當時，他發覺僞組織中的內政部長陳羣所收藏的書量是相當豐富的，其中有一本署名「舊雨樓」所藏的漢代石經，益屬珍貴無比。屈館長說，漢朝末年，政府把經本刻在石板上，全數凡七本，藉以流傳千古，但到了唐代，這些經過多次移動和毀壞的石經，便慢慢地消失了。直到宋代，纔被人零星地發現一點點，民國十一年間，又經人發現一部份，但總共仍不足幾千字。

現在，他在所謂「舊雨樓」拓本中竟發現了一萬多字，這在他當時的感覺上，實在算得上是一大奇蹟。於是，他便利用這一堆寶貴的資料來與尚書相對證，在對證中，一個疑團被他發現了，就是在尚書的呂刑篇裏有一句話：「度作刑以詰四方」。但這句話在舊雨樓的石經裏卻刻的

是「度作刑以誥四方」。接着，屈館長再翻遍了漢代所有的資料，而每一種資料所記載的都是「以詰四方」。後來，根柢被他找出來了，原來清代陽湖人孫星衍，於其所著「尚書今古文注疏」中，曾謂「詰字今文作誥」。原來漢代在經學上曾分爲古今兩派，古派的經書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今派則以當時的隸字寫的。到了宋代，王應麟寫「困學紀聞」時，曾引了呂刑的這句話。困學紀聞的元刻本本是「詰」字。明萬曆年間刻的「困學紀聞」，便誤作「誥」字。清代孫星衍所謂「詰字今文作誥」之說，乃是根據明萬曆刻本的「困學紀聞」，所以致誤。至此，屈館長說，他斷定舊雨樓所藏之石經，誤「詰」爲「誥」的原因，一定是受了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的影響，從而斷定舊雨樓藏的石經係贋品，自然，也就不值得把它當作古代遺物來研究。

識版本猶如品茗　無秘訣全靠經驗

所以，版本的眞僞對於一個讀書人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時至今天，一般人對於版本是越來越不重視了。他說，版本的好壞是可以影響讀者的態度的，如果我們讀的是好的版本，便會減少許多紛歧與疑竇，不致受到它的迷惑而走錯了路線；反之，如果我們讀的是錯誤的版本，我們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它的引誘，走往反事實的方向去。一旦我們眞的爲錯誤所困，再想改正過來，恐怕就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了。似此事實，倘若對一個普通的讀者，受害的頂多不過是他一個人，倘若是一位著書立說的讀者，據此作爲寫作的資料，那就連後世也要受到他的影響了。

版本的好壞與眞僞，我們究竟怎樣才能識別出來呢？屈館長說，這就完全要靠經驗了。他指出，通常一個人書看多了，從版本的特色中就自然能够比較出來。這就好像一個常喝茶的人，一杯在手，很快的就品嚐出茶葉的種類來，龍井也好，香片也好，甚至什麼雨前、雨後、明前、明後，都能辨別出來，而且絲毫不爽。

朱大紹以妾易書　王世貞購牘售田

除了經驗之外，識別版本的眞僞與好壞，細心也是不可缺少的，屈館長說，每一個時代的刻本和抄本，總有其特殊的風格，就圖書的裝訂、抄寫、刊刻等等不同的特色，有經驗的人一過眼，便會瞭如指掌了。

在刻本書中，以宋版書的價値爲最高，這當然是由於宋版書校刋精愼的緣故。屈館長特別舉出歷史上某些文人不惜以重金購買宋版書的故事，他說，明朝嘉靖年間，江陰人朱大紹爲了獲得一本宋版漢書，曾經以自己的愛妾作爲交換的條件；明萬曆年間，蘇州人王世貞曾經賣掉了一個田莊來買得一部宋版的前後漢書。

由於宋版書價値太高的關係，便不免有些不肖之徒來假造宋版書，藉以騙取外行人的財物。屈館長指出，那些騙子假造宋版書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便是將元、明、淸等朝代的刻本書翻開來，把前面的序文年月日加以塗改，叫人難辯其本色。另一個常用的方法，便是翻刻宋版書，甚至翻刻元版書，形式和字體，均極相似，祇是宋代及元初所用的紙色不同。爲了克服顏色上的

異同，僞造的人常常將假書拆開來加以染色，粗心的人，很容易受到他們的詐騙。付出了相當貴重的代價，結果，買到手的卻是實實在在的贋品。

鑑別家中外無幾　中央館圖書日多

版本的辨識既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鑑別版本也就成爲一門特殊的學問，屈館長說，今天國內外的版本專家是不多的，在美國，可以說一個都找不出來，在日本，勉強能够找出一兩個來，專家比較多一些的，還是以臺灣爲首，比如國立中央圖書館前任館長蔣復璁先生，師範大學教授蔣穀孫先生，以及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昌彼得先生，都是在版本方面具有長久經驗及具有獨到見解的專家。當然，屈萬里館長本人，他雖然沒有提到，但我們知道他從事於版本的研究，也有好幾十年的經驗了，因此，毋庸置疑的，他自然也算得上是專家之一。

今後，中央圖書館的服務範圍，將日漸擴大，屈館長說，不久以前從美國運回來的那些書，由於受到空間的限制，直到今天，還擺在圖書館的樓閣間，他計劃於最近將來，將與故宮博物院合作，把一部份較古老的圖書，搬到那兒去陳列，讓國內外人士觀賞與參閱。在這一計劃尚未實現之前，倘學術界需要查證時，中央圖書館仍願不厭其煩地將那些書册從箱底翻出來提供閱覽。屈館長指出，中央圖書館的存書正不斷地增加中，除了國內各種新出版的圖書，依出版法規定，均須贈送一本給該館外，還有幾十個國家均與我政府訂有協定，經常把他們新出版的圖書源源的寄來。

徜徉於羣籍之中　最使人心曠神怡

藏書越來越多的中央圖書館，困擾的問題也一天天地增多起來，最感苦惱的，便是書太多，館裏的空間早就不敷應用了。今後，勢須擴建樓層，纔能將裝在箱子裏堆積一起的圖書陳列出來，以供外界隨時閱覽。另一個困難，便是人手太少，實在忙不過來，因而，他希望這一問題，也能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合理的解決。

最後，屈館長指出，圖書館的設立，是促進社會文明及提高國家地位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希望社會各階層於研究某些專門學問時，可以儘量利用中央圖書館的藏書來參考對證，該館不僅表示歡迎，而且願意盡量予以協助。他說，天下事是再也沒有比徜徉於羣籍之中更能使人胸襟放寬與眼光增大了，如果我們放棄了圖書館不用，或是視前人與今代之文化先進嘔心瀝血所寫下來的結果為不值自己一覽的話，那不僅是個人自行堵塞了上進的道路，同時，對國家社會，也是一項重大的損失。

原載「自立晚報」，四版，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

屈萬里館長談善本書

胡有瑞

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遠流長，浩浩不息，而且超越了時間與空間，耀射出使人禮讚的光芒。最近，國立中央圖書館，就爲了促使文化的流傳，更爲久遠，更合實用，更耀射出光芒，於是，特別制訂了一項辦法，使該館所藏的善本圖書，可以由出版商來申請影印和攝製出版。

當「善本圖書申請影印及攝製管理辦法」正式公佈時，學術界人士都極振奮，因爲，一些歷經了兩千多年的孤本和善本圖書，從此將會公諸於世，也可以用來鑽研學習。

說到善本圖書的價值，那眞是太可寶貴了。一、二千年前印刷的書籍，手抄的卷集，歷經了世代的更替，仍然完善地被留傳下來。而本本的書頁上，也就蘊含了歷史文化的光耀，也散發出了先人智慧的光輝。

像這樣珍貴的書籍，中央圖書館就擁有十四萬三千多册，從六朝時代手寫的佛經，以迄唐、宋、元、明、清諸代的許多孤本珍籍，豐富的收藏，增添了知識寶庫的榮耀。

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曾說過，善本書的珍貴，不在用來收藏和留存，它的價值，在於是學

術研究上最可寶貴的原始資材，可以提供出正確翔實的論證。

由於一般人只見到了善本書所擁有的表面價值，忽視了它應具的豐實內含。屈館長一再地強調，善本和孤本，它們的最可貴處，還是在資料的愈爲完全，錯誤的絕對稀少。

屈館長說，善本圖書是不能全然視爲「古董」的，也不可只見到它的欣賞價值。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善本書可貴的一面。

前年，中央研究院的于景讓敎授，在一部日本學者所著玉蜀黍研究的書上，引用了「留青日扎」書中的論言，可是于敎授遍查了圖書館所收的「留淸日扎」各種版本，就是查不到所要的資料，最後還是動用了中央圖書館的善本珍藏，才解決了問題。

原來，「留青日扎」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年間的，而在一般圖書館中所看到的版本只有四卷，中央圖書館所收的是原刻本，全書竟有二十六卷之多。

再如宋代才子陸游所著的「家世舊聞」，這本書是研究陸游家世以及宋代政治最爲可靠的材料。可是從明朝以來，「家世舊聞」都是叢書方式出版，所收的內容只有八條。而中央圖書館珍藏中的「家世舊聞」，卻是明代時用精細墨筆手抄的本子，在長長的兩卷上，記載的內容卻是一百十三條，比市面上所可看到的資料多達十餘倍。

一部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先人心血創作，在一再地被影印抄誦的過程中，錯誤和缺漏的發生，這是無可遺免的事實，但是擁有了善本書，就如同掌握了最爲完整的證據，它可反映出一切的錯誤和誤傳。

屈部長舉出「水經注」作例子，這部鉅著最多的本子是明刻本，淸朝的戴震在校「水經注」時，就發現到流傳的明刻本竟然錯漏的地方在七千多字以上，光是說漏的地方就有二千一百二十八個字，而刪除誤增的有一千四百多，糾正臆改的錯誤也在三千七百十五字以上。

一部錯誤百出的學術著作，對於學術界來說，實在是損失太大了。屈館長說：「一本書錯幾個字還沒關係，如果像『水經注』不良的印本，竟錯了七千多字，那麼這部面目全非的書，在學術上還有什麼研究的價值。」在中央圖書館的善本珍藏中，絕大多數都是僅存在世的孤本，而這些寶貴的書，在珍藏下，將永不會使人有一睹的機會了。

明代畫家文徵明的孫女文俶，也是一位能詩善畫的才女，她曾繪作了一本「金石昆蟲草木狀」，她用細膩的工筆，將藥草的各種形狀一一地繪出，並註明了各藥草的產地和用處。由於她繪筆的精美，再襯上鮮豔的色彩，一株株的藥材在她的勾繪下生動而美麗。屈館長說：可惜的是，這本繪畫了中國藥材的寶貴資料，竟然沒有被翻印過，一直都被密藏着。

再如明代文學家王穉登寫了一部「南有堂集」，集中的內容，是研究明代文學史的重要著作，這部書，也是中央圖書館所藏「孤本」之一，從來沒有被公佈過。

屈館長說：中央圖書館的十四萬册善本圖書，本本都是民族文化的精煉蘊積，這些孤本和珍籍，必須將它公佈流傳。因爲在這個亂世中，如果這些孤本，能够經由影印，化作千萬本，在廣爲流傳下，相信它們將會傳得更久、更遠的，也將會對學術研究，提供出極爲珍貴的研究價值。

原載「中央日報」，三版，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國上古史權威——屈萬里教授訪問記

魯　生

滿架書籍、一杯茶、一根煙斗、一枝筆、一堆試卷、和一身褪了色的西裝，這便是記者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室中所看到的中國上古史權威、原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教授。當記者投空來到時，百忙之中的屈教授立刻招呼入座，並款款地談起他個人的經歷、興趣及古史研究的種種問題。

屈萬里教授，字翼鵬，山東省魚台縣人，現年六十一歲。歷任魚台縣縣立圖書館館長，山東省立圖書館編藏部主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現任本校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及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這位從事多年海外講學，並曾任美國普林頓高深研究所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學系訪問教授的古文字學家，對海內外古史研究接觸頗多，他告訴記者說，古史研究的新途徑，已走向古籍整理及古文字學考信兩方面齊頭並進的路線，古籍整理要從經、子入手，從板本及僞書辨證下工夫；古文字學之考信，則應在甲骨文及金古文古器

方面着手。就甲骨文來說，國內收藏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最多，凡十萬餘片，海外收藏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最豐，凡八千餘片，該處收藏本由明義士及懷履光兩位牧師在河南傳教時收購所得，迻至加拿大。就金文器來說，以日本研究所得較具系統，至於古籍方面，瑞典人高本漢，澳洲人巴納，都是名家。

這位詩經釋義、尙書釋義、殷虛文字甲編考釋等九種專書及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考、讀古書爲什麼要講求板本、周誥十二篇中的政治思想、明夷待訪錄論君權等四十九種論文的作者，不但對古文字學有潛深的造詣，同時也是著名的板本學家及經學家，他曾經說過：「一般不瞭解圖書板本之重要的人，常常諷刺珍視宋、元板本的人是玩古董，其實這正和收藏鐘、鼎、彝器的人一樣，固然有許多人只把它們當作古董欣賞；而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卻視它們爲重要的學術資料。」，想想當年抗戰勝利後，屈教授從「誥」、「語」一個誤字之差，而斷定舊雨樓所藏號稱一萬字的拓本漢石經之僞，堪稱學術界上一大盛事！而屈教授爲學之精細與嚴謹，更由此可知了！

原載「輔大新聞」，四版，民國五十七年六月一日

屈萬里教授談臺灣的公共圖書館

郭芳政

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最近省立臺北圖書館新厦落成，同時舉辦美術展覽，吸引了極多觀眾。據前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教授說：目前臺灣的公共圖書館計七百餘所，藏書量在八百萬册左右。

屈萬里教授指出：臺灣最大的圖書館，是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八十餘萬册，其次是國立中央圖書館和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書均在三十萬册以上；再次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防研究院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書均在十五萬册以上。

他指出：收藏我國善本圖書最多是中央圖書館；收藏全套四庫全書的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南洋資料及臺灣資料最豐的是省立臺北圖書館；收藏漢簡、明清檔案及人文科學資料最多最全的是傅斯年圖書館。

屈敎授說：在周朝時代，朝廷卽設有管理官府藏書的官吏，稱爲「守藏史」，被孔子問過禮

的老子，即任過此職，他可說是我們最早的圖書管理員了。

這位臺灣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又說：我國在清代以前，大規模藏書皆屬於官府。在漢朝時代，曾多次派員至民間收買書簡，到了清代，設有博士七十多人，專管官府藏書。他說：我國第一座具有現代化規模的圖書館，名叫「京師圖書館」，於宣統二年成立於北京，該館到了民國十八年與北海圖書館合併成爲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三十餘萬卷，是我國現代式國立圖書館之始；私人圖書館則在清乾隆年間，山東人周永年，設立「藉書園」，供人看書借書，這是日後私立圖書館的開端；宣統二年，美人韋棣華，創立「文華公書林」於北平，爲我國第一所西洋式民眾化圖書館。

屈萬里教授指出：民國三十八年底政府遷臺以前，臺灣公共圖書館僅十七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僅六所。到了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臺灣公共圖書館已達六九五所，計：國立圖書館一所、省立圖書館二所、縣市局立圖書館十八所、私立圖書館四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六十九所、中學圖書館五一四所、專門圖書館八十七所。以所在地來說，如中學圖書館不計算在內，則臺北市最多，共七十一館；臺北縣次之，計三十三館；臺中市又次之，計二十館。

屈萬里教授說：十餘年來，我國圖書館事業，已呈現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各館藏書急劇增加，但如與圖書館事業發達的美國相較，還差得很遠。

他說：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即達一千四百萬册，其中中文書達三十五萬册，資料（裝訂報紙、稿本、地圖、影片等）四千四百餘萬件。據統計：到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底

止，美國各大學圖書館藏書在一百萬册以上者，達三十六所，其中哈佛大學圖書館最多，藏書七百二十四萬餘册，其收藏的中文書籍亦多達二十八萬四千餘册。臺灣幾個大的圖書館所收藏的中文書，亦望塵莫及。

他說：圖書館是提高社會文化水準，供應民眾精神食糧的主要機構，在歐美等國家，圖書館是社會結構中必要的成份之一。在美國，共有四萬八千多所種類不同的圖書館，平均四千人即有一個圖書館，而臺灣目前尚有幾個縣市，沒有圖書館，實應加以改進。

屈萬里教授指出：有很多大學生只把圖書館當做溫習課本、講義的處所，對於書架上有價值的圖書，常漠然不顧，一般的中學生，更沒有養成進圖書館的習慣，這實在是教育上的一大問題。他呼籲政府及民間團體，應多設立圖書館，以培養人民進修的風氣。

原載「大華晚報」，三版，民國五十八年一月七日

溝通古今的辛勤工作者

——與中山學術奬得主屈萬里教授一席談

南海

身爲一個中國人，我們除了擁有「中國」兩字所代表的悠久歷史以外，又同時擁有因歷史悠久而垂留於後世的優美文化，每每在古樸晦暗的線裝書頁上，可以體驗到先民的智慧，那樣深刻地感受到我們是怎樣一羣得着豐厚遺產的幸運子孫。遺憾的是，這些年代久遠的經籍古典，難免予現代人以一種「隔隔不入」之感，除了文學院少數科系的師生還能浸潤其間，其他人是祇有與「不得其門而入」之嘆了。在這種情形下，編纂古籍今注今譯的工作似成爲當務之急，尤其在復與文化聲中，簡直是不能以一刻緩圖而視之。當然這種工作絕非易事，必要學術機關與出版界合作；好在商務印書館已經着手進行這椿工作，首先推出的則是本校中文系系主任屈萬里教授注譯的尚書今注今譯，屈教授因了這部書而獲得今年中山學術著作奬。

談到獲奬的經過，屈教授表示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原來獲奬者必需由自己申請，推薦人

推薦方能獲得審核，但只有屈教授一人則是由常務委員自動提名，審議委員全票通過；而以尙書今注今譯一書，以及對漢石經、甲骨文研究有特殊貢獻而獲奬的，所以當他自友人口中知悉這個佳音時是相當訝異的。

「如果眞正說到對學問還有心得的著作，我個人以爲是開明書局替我印行的『書傭論學集』，那裏邊還有一些我下過工夫所得的成績，至於尙書今注今譯一書，我自己認爲實在是不值得獲奬的。」

仍然保有中國傳統學者藹然風範的屈主任很謙虛地表示着。其實「尙書今注今譯」對那些亟欲一親古書的初學者實有莫大的助益，一千多年以前古文提倡者韓愈尙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語，則也可見尙書古奧難讀之一斑了，其中涉及到今古之爭，眞僞書之辨，星象地名種種釋疑研討，非眞有治學胸襟氣魄者是難以有成果的。上屈老師所開的尙書，誠有身爲學子而享有師長「傳道授業解惑」的快樂，一如沐於和風春雨之中。

目前本校圖書館古書的藏儲對一般同學而言是够了，當然要眞正鑽進去，那是怎樣豐富藏書也不敷應用的。屈教授表示一般同學如對我國歷史文化有興趣的話，不妨去看看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這些書大致都能灌輸讀者一些基本概念，予初學者一些指示的途徑。至於中文系的同學除了要注意我們本國學者的研究心得外，也該看看那些外國漢學家是如何看我們本國的文化。

「這就好比我們雖身在廬山之中，卻往往不能淸楚看見廬山的眞面目，相反的在廬山之外的

人倒能看箇清楚，我們這些廬山中人也該走出來，看看別人是怎麼看廬山的。」

這無異是告訴同學雖然是研究本國自身的文化，一樣也該有博大宏溥的胸懷，深遠的目光，接納採取別人的意見，切不可自限自定呵！

既然獲獎純屬意外，那麼這位獲獎人將如何處置這筆意外的獎金呢？

屈主任先吐露了他的一個構想，他預備撥出兩萬元生息，爲中文系設立一個獎學金，這個獎金是爲中文系三年肄業同學選讀經書成績最優者獲得，當然和經學有關的文字學等學科的成績也必須相當優異才能獲得此項獎勵，這個辦法在本學年度就可以實施了，中文系的同學，勉之！

原載「（國立臺灣大學）大學新聞」，四版，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八日



臺大屈萬里教授談中文研究所培養博士的過程

汪季蘭

國立臺灣大學自從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所以來的首屆博士候選人，可望於本月底以前接受教育部的博士學位候選人考試。

這三位候選人是程元敏、曾永義及鄭良樹。他們不但是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首屆畢業生，也將是整個臺灣大學，最早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考試的研究生。

臺大中文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屈萬里教授表示，他們對於收取研究生一向採取極爲嚴謹的態度，抱着寧缺毋濫的原則。所以，研究生的數目不多。而這項原則，不僅是中文研究所遵行，其它各學院或學系也同樣堅守不渝的。

培養一個博士班的學生，以臺大中文研究所爲例，凡是臺大或其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的碩士，可以不需要筆試，只通過口試就可以入學，在口試之前，要有碩士論文、成績表、碩士學位證件及指導教授的推薦信。

如果不是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的學生，而想要進該所修博士學位的人，屈主任說，仍需要經

過嚴格的筆試。

口試的方法是由中文研究所的五或六位考試委員先審查考生碩士論文、成績表，再口試學生的程度。口試以後，投票決定學生成績，但是，投票時不用「可」或「否」來決定，而採用計分法。

計分法最少可以給零分，最多以五分爲度。規定如果得到全部票數最高積分的三分之二以上，就可以錄取。這個錄取分數是二十一分以上。

屈萬里指出，該校規定錄取博士研究班的學生一年最多不能超過三名，事實上，經常只有兩名學生。

筆試方面，則需通過幾種基本課程，由於博士班設立以來，尙無外系的學生投考中文研究所，所以，屈教授還沒有碰到過「半路出家」的學生。

通過研究所的考試以後，並不表示博士學位已在望，仍有隨時被「刷」的可能。

據這位甫自南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回國不久的所長說，博士班學生錄取以後，一年之內還有一次考試，名爲普通考試，目的是測驗學生的考試。這個考試時間在入學後的一年之內可自由選擇。

這項考試，通常考的是，包括經學史、哲學史、文學史在內的中國學術史，以及專門科目。

屈萬里說，這項考試如果有不及格的科目，可以在一年年之內有一次重考的機會，但以一次爲限，再不能達到標準，就失去了入學資格。臺大規定一個研究生至少要有八個學分的主修，六

個學分的副修，以及不算學分卻必修的第二外國文及必修的英文都過關，才能提出論文，參加考試。

研究所對研究生英文的最低要求是，能普通會話，寫普遍文件，讀一門與本身所修有關的專門科目。對第二外國文的要求是，只要能看懂與所學有關的專門書籍，而不需要會說話。

通常一個博士班研究生的修業年限為二至五年，但中文研究所需涉獵的書極多，沒有四年時間，屈萬里認為要提論文是不太可能的事，這次三位將參加博士學位考試的研究生都已讀了四年研究所。

研究生在提出論文以後，先由學校考試，由委員三至七人主考，屈教授說經常是五位委員主考，由本校三人，外校兩人擔任，通過以後，才報請教育部考試。

屈教授認為，教育研究生，指導教授比較重要的責任是：協助補充不足之資料和觀念，改正以及決定論文的題目。

他說，研究生多半已有自己的研究路線，重要的是在做論文之前商量好一個題目，但是，在決定題目之前，一定要先調查所決定的題目以前有人做過沒有，而且，範圍不祇是中國，甚至要調查美國、日本過去有過沒有。屈教授說，如果所作的論文，在見解思想上能有超越原有論文的可能，當然也可用同樣的題目，否則就更改題目。

他認為，研究生能不能有好的成就，主要還是靠自己。他說，這次三位博士候選人裏的鄭良樹，是一位華裔馬來西亞人，他從大一就以僑生回國升學身份進入臺大中文系，當時，他的成績

並不怎麼好。

後來，他越來越用功，先考進碩士班，成績很不錯，又通過口試進入博士班。由於學有專長，他已接受馬來亞大學的聘書，準備接受博士候選人考試以後赴馬大任教。

屈萬里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當時鄭良樹的情形，一定有許多人想不到他今天可以修得中國文學的博士學位。因此，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就看自己如何去努力！

原載「大華晚報」，三版，民國六十年八月四日

屈萬里談善本書

陳長華

教育部最近清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發現遺失七冊善本書。這是繼民國五十二年故宮博物院所藏「四庫全書」受雨損毀後，善本書第二次損失。

善本書是國寶，保存自應週密。中央圖書館的七冊善本書如何遺失呢？教育部正繼續徹查，但專家學者聽到這個消息，無不關切、焦急。

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屈萬里說，一般所謂善本書，顧名思義是指「好書」。凡是明朝以前的刻本、抄手本、手稿都可稱善本書；但是目前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也有較差的本子。

曾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屈萬里說，他是從報上看到中央圖書館掉善本書消息。七冊善本書在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十四多萬善本書中，雖佔極小比率，但也不能忽視。

不過，屈教授認爲，七冊善本書是否確實「被偸」值得研究。中央圖書館的圖書，經常有人借閱，會不會借書者忘了寫借條？還有，中央圖書館藏書甚豐，管理人員有限，會不會把這七冊書擱錯地方？

更值得注意的是：抗戰時，國立北平圖書館曾把二百零二箱善本圖書，從北平搶運到上海，民國廿七年，由上海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民國五十四年，這批善本書由美運回臺北，交由中央圖書館珍藏，爲該館現存十四多萬善本的一部份。

這批中國舊圖書是南宋宮廷收藏的珍本。明朝曾納於文淵閣，清朝則置於內閣大庫，民國成立，從北京政府接收來，放在京師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就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前身。會不會所謂「遺失」的七册，就在這兩百零二箱圖書在搬運中弄錯？

善本書遺失自有教育部追究。寶愛中華文化，珍惜古書的專家學者，在關心之餘，呼籲大家善用這些學術瑰寶。

屈萬里說，善本書的價值，可分別從稿本、刻本和手抄本，以及校勘三方面說，

稿本，爲作者親筆作品，既無刻本，也無印本，像這種獨一無二的「孤本」，研究學問者往往難得一讀。

刻本和手抄本的價值，有時較稿本遜色。因爲是「拷貝」的，所以難免有脫漏。

比如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宋朝陸放翁寫的「家世舊聞」，舊抄本中有一百一十三條；但是現在一般見到的「家世舊聞」刻本卻只有八條。如果我們研究陸放翁的家世，或者有關宋代的歷史，只看到後代刻本的八條，漏看其他的一百零五條，豈不是以管窺天？

屈萬里又舉一個實例說，幾年前，臺大植物系教授于景讓，研究中國植物栽培歷史，曾翻閱一般刻本的「留青日札」，準備查取有關玉黍蜀栽種，但發現資料不全，託屈萬里找中央圖書館

藏的明代「留青日札」原本，才發現該書原本有三十九卷，一般刻印的只有兩卷或四卷。

至於校勘上的價值，屈萬里以地理古書「水經注」爲例。

他說，「水經注」書中，本來有「經」和「注」；但明代刻本把兩者混淆了。明人刻古書，喜歡臆改、臆增、臆删。將前朝古書刻錯的字數，達七千字之多，後來，經淸代學者戴震，根據「永樂大典」校對結果，才一一更正過來。若無「永樂大典」，則這些錯誤，將貽害萬年，無從稽考。

有人認爲：一本古書中，錯幾個字有什麼關係；但是屈萬里說：「關係大哩！錯二、三字可能改變歷史呢！」

他說，尙書的「盤庚序」中，曾寫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太史公史記解釋說是盤庚從黃河以北遷都到黃河以南，事實上，「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盤庚五遷將始宅殷」之誤。把「始」錯寫成「治」，將「宅」誤寫成「亳」，兩字之差，差點改寫殷代後段歷史——盤庚是從黃河以南遷都到黃河以北呀！

善本書在學術上有不可磨滅地位；但若以藝術眼光鑑賞，和器物、書畫一樣，也有輝燦的價值。

譬如宋版書，字大又美；又如明末毛氏汲古閣影寫的古書，不但紙張漂亮，字也挺拔，供人賞心悅目。因此，許多收藏家，也以收藏善本古書爲樂趣。

現在，有多少人到中央圖書館去翻閱善本書呢？寥寥無幾。除了專門研究者外，一般人鮮少

問津。

屈萬里說，現在年輕人研究善本書的太少了！

中央圖書館歷年來，影印不少善本書問世；但是未十分普遍。古書一方面要珍藏，另一方面也應求其能光大效用，這是專家學者的心願。關於七册善本書遺失調查，希望早日水落石出，也寄望中央圖書館在努力保護這些「國寶」之餘，能充分利用，發揚我們的文化寶藏。

原載「大華晚報」，三版，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編者按：本文先生曾略加删訂，茲據改定稿排印。

參考古書要先辨明眞僞

吳雪雪

研究史學的人多喜歡參考古書，一些說理也以古書中的語句作爲依據，卻不知道他們是否曉得，古書也有僞書，學術性的著作若是誤引了僞書，豈不越傳越錯了嗎？

事實上我們學術性的著作常有引用僞書的資料，卽使大學課本中，也難免有這種情形，中央研究院院士屈萬里至今不得不呼籲做學問的人，在參考古書時要先辨明眞僞了。

屈萬里教授昨天上午在中央圖書館發表演講，分析了僞書的種類、形式，並且舉了許許多多的實例，讓我們在引用古書時，不再「上當」。

什麼叫僞書呢？屈萬里教授將僞書分爲五大類：

第一：原來沒有這本書，後來的人假借名義出了此書，譬如明代豐坊出現的「子貢詩傳」，我們知道子貢並未作過詩，何來詩傳，可見這本書是「僞書」。

第二：有這本書，失傳之後，後來的人假借名義作了這書，譬如明人僞作「竹書紀年」，這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晉時在墳墓中掘出後又失傳，沒有想到隔了許久，到明朝又重新出現了，卻

與原書大不相同，可見明朝的那本「竹書紀年」是僞書。又如明人姚士粦著有孟子外書，其實這孟子外書也不是眞的，我們目前所讀的「孟子」有七篇，但漢代時候卻有十一篇，那失傳的四篇就是孟子外書了。宋代有人假作孟子外書，明代再假，因此我們目前所見的孟子外書是僞書。

第三：原書僅存一小部分，後人補充上去卻用原著作者的名字，例如在東晉出現的古文「尙書」，秦始皇以前有一百篇，秦始皇焚書至漢代伏生口授傳出二十九篇，其中兩篇可合成一篇，我們也可以說有二十八篇，這些都是眞的尙書，到東晉時這廿九篇在牆壁中找出，後來卻增至卅三篇，晉朝末年又不知不覺地增加了二十五篇，合成五十八篇，顯而易見，後來增加的二十五篇是「僞書」。

又如清代朱璘的「諸葛丞相集」，共有四卷，這四卷中根據考證諸葛亮佚文及八陣圖兩卷均不可信，這也是「僞書」之一。

第四：書是眞的，但作者並非著書之人，屈萬里敎授又將這類僞書分成二種。

竊取他人書爲自己作品是其一，例如古書「籌海圖編」十三卷，在嘉靖年間原刋本由崑山鄭若曾輯，但天啟年間又出現了一本叢刋，居然由胡宗憲撰。根據考證結果是胡的子孫借祖先之名盜印的。

自己作書而用他人的名字是第二種，例如和凝著的「香奩集」，其實非出自和凝之手，而是韓偓所著，借用和凝之名是因爲韓偓位居高位，怕因此書影響了官位而已。

第五：書並不假，讀者卻以爲是假書，這種書亦列入爲僞書。

曾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屈萬里教授又說，僞書的作法有些是全部杜撰，如宋商英僞作「黃石公素書」係抄襲仙經佛典之語；有些是雜採古書資料加以杜撰連貫，如上面所說的「尚書」二十五篇；有些是輯錄乙丙的詩文而成甲的著作，例如明時的「斜川集」，就是將劉過「龍洲集」與謝薖「幼槃集」詩文集合起來，成爲蘇過「斜川集」。

屈萬里教授說，目前我們常見的僞書有一千多種，最常用的也有一百多種，他希望研究文、史、哲學的人在研究古書時，不要忘了先看看「僞書通考」這本書，相信必有助益。

屈萬里教授一生爲圖書館學而努力，曾於民國十八年任山東省魚台縣圖書館館長、圖書館編藏部主任，對於僞書考證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研究。

目前他在臺大博士班開有文史資料討論的課程，就是教學生不要上僞書的當。

他希望國內學術界多重視這項問題，集合大家的力量，出一本比僞書通考更詳盡，更可靠的書，早日使我國的學術界不再繼續誤入歧途。

原載「中華日報」，三版，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四日

編者按：本文第三點「到東晉時這二十九篇在牆壁中找出」云云，與先生平素論尚書不合，蓋係吳雪雪女士誤記。



屈萬里教授呼籲國內學術界研究古代學問
千萬勿爲僞書所惑

楊鴻博

正當僞貨充斥市面之際，中央研究院院士屈萬里教授昨（三）日又提出了有關「假東西」的警語。他說：研究古代學問，千萬不要被古時侯的僞書所迷惑。

僞書共有一千餘種

這位從事圖書館工作將近五十年的學者，並且指出：古代僞書現在在學術界，仍有部份被「無知」的應用作爲參考資料，甚且，在一些書本中，也引用了僞書的內容。這在國內學術研究界，是一件極爲嚴重的事情。

從民國十八年開始，就在山東省魚台縣圖書館擔任館長職務的屈萬里，在指出「僞書的禍害」之時，也特別呼籲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在引用古代書籍資料之初，最好先研究「僞書通考」這本書，或多或少，對於引用自古書的資料，將可減少錯誤。

據屈萬里精心研究中國古代僞書時發現，目前已知道的古代僞書，共有一千餘種，最常被引

用的僞書，也有一百多種，以這樣多的數目，「僞書」對於當前的治學工作，影響實在很大。

僞作方式五花八門

屈教授並且特別揭發了古代僞書的「眞面目」。根據他研究古代僞書時發現，一般的僞書，都有幾個特殊的現象，其中的一種僞書，就是本來並沒有這種書籍，而後人託名僞作的。屈教授並以明代豐坊所僞作的「子貢詩傳」來說明，他說：子貢本人並沒作書，可是在明代卻出現了「子貢詩傳」，其眞僞性一想卽知，目前，這本詩傳，卻仍被人引用，其學術研究的損失是可想而知了。

另外一種僞書是原書已失傳，後人僞作冒充原書，比如戰國時代的「竹書紀年」失傳後，在晉代時發現過，但不是原書，這本僞書失傳後，在明代又出現了另一本僞書，這種情形和明代姚士粦僞作的「孟子外書」情形相仿，目前我們讀的孟子有七篇，但是在漢代時卻有十一篇，其中的四篇名爲「孟子外書」，漢代失傳後，宋代有人僞作，又失傳，到了明代又被姚士粦「假」了一次，這樣一假再假，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孟子外書」，也可以稱得上是「僞書」的一種。

屈教授「揭發」僞書的第三種是原書僅存的一部份，後人僞作另外一部份，以冒充全書，這種現象以尙書的流傳爲最顯著。

屈教授說：在秦始皇之前尙書有一百篇，但是在秦始皇焚書後，尙書失傳了，當時在秦任官的伏生，傳出了二十九篇，東晉時代，又把伏生所存的廿九篇尙書，分成三十三篇，另外再杜撰

廿五篇「假尙書」，共計五十八篇，這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見的尙書，其實，當中的廿五篇並非眞傳，只是在找不到眞的尙書之時，「僞尙書」只好被引用無遺了。

僞造目的在求賞賜

其他的僞書尙多，有一種是書爲眞書，只是著作者不實，這一方面的「僞書」，有的是攘竊他人之書，以爲自己所作，有的是自己作的書，爲了某種原因，不願用眞名出書，而假以他人的名字。像這類書，本身並不是僞書，只是被人誤以爲是僞書，其「遭遇」如同僞書一般，全被列入「僞書通考」之內。

屈萬里教授任職中央圖書館之時，曾以數年時間，專心硏究古代僞書著作的方式，這些僞作方式，眞可以說五花八門，只要想得出的方式，全部被僞作者「應用」上了，他舉出了四種古書僞作的方式。

第一種是全部杜撰，比如宋代張商英抄襲仙經佛典之語而僞作黄石公素書。第二種是雜採古書的資料，加以杜撰之言連綴而成，這樣的僞書有僞古文尙書廿五篇，僞本竹書紀年，都是加上了僞作者本人的意見，其眞僞實在可慮，第三種是輯錄乙丙等的詩文，而冒充是甲作的，如明代僞本斜川集，是引用劉藹的龍洲集和謝藹的幼槃集詩文，冒充蘇過的斜川集。第四種僞書則是編選前人詩文，而假託爲名人論選的，這類僞書，在外國圖書館中被蒐藏最多，因爲這種僞書，是輯錄作者最好的內容合作一本，當然也較受歡迎了。

屈萬里教授呼籲國內學術界硏究古代學問千萬勿爲僞書所惑

談到作僞書的動機，屈萬里教授說：古人作僞書，其動機眞是妙不可言，最普遍的是託古人名，希望能增加自己的名望，另一種則是爲了自己的學說建立證據，有的人則是爲求賞賜，更有的是爲推銷牟利，其中以求賞賜這一種最多，屈教授指出了一個實例，那就是在隋代朝廷爲求佚書，特別派了牛宏到民間購書，這時有很多文人就以許多僞書應徵，其中劉炫的連山、魯史記等，都是當時被選購出來的，其實，這兩本書就是道地的僞書。

引用之時應予求證

古書，在時下我們治學功夫上，是最好的工具書，同時，更是被我們視爲珍藏。屈教授認爲：古書固然是最好的書籍，但是在應用之初，學術界不能不對古書的眞僞，求個「水落石出」。他指出：在抗戰之前古代的僞書一窩風的流行坊間，也被很多文人搜購，在不辨眞之時，凡有引用古書的資料，實有求證眞僞的必要。

「僞書」之害猶如「僞藥」，且更甚於「僞藥」，其影響深遠。在目前不被普遍重視的情況下，屈教授的呼籲，該會引起學術界對古書的眞僞問題，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才是。

原載「青年戰士報」，三版，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四日

屈萬里談研究論文

盧中芳

今年初，教育部長蔣彥士，曾在一項公開集會中表示：目前國內各研究所在「量」的方面進展很多。至於「質」的方面卻有待加強。新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屈萬里，對此頗有同感，因爲多年來他一直從事於實際的教學工作，自然有着最深切的體認與心得。

屈所長現仍兼任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和中文系主任，他說：「別的不談，據我所知就有好多研究國學的研究生，不懂得如何寫論文。」

下面就讓這位先後敎出過無數博士和碩士的名學者，在紙上爲各位研究生們，好好「上一課」吧！

首先，屈萬里所長指出，學習階段只能算是做學問的準備工夫，到了研究階段才談得上做學問，既是做學問就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他強調，時下有些研究生作論文，往往東抄西摘，看起來雖是洋洋數十萬言，甚至百萬言，卻沒有什麼價值，像此類的「研究成果」，與編輯成品又有何不同呢？

正由於寫論文必須言之有物，研究生在選擇論文題目時，就不能不特別愼重。

屈萬里所長認爲：多找有關的書目和別人已選好的論文來參考，是絕對有益處的。

他說：經常有人選定了題目，悶頭就開始研究，好不容易花了二、三年的心血，寫成一篇論文，卻發現過去已有人作過相同的題目，內容見解且比自己的好。這樣豈不浪費了太多的時間與精力？

所以，屈所長希望大家在動手之前，能「觀望」一下。如果您的題目有人寫過，而您沒有把握寫得比原有的更出色，那麼最好還是另選題目去發揮。

一旦有了研究的方向，就得有完整、正確的資料，如此方可作成有憑有據、有條有理的好論文。而資料又有原始的與傳述的；眞的與假的；全的與缺的……等等，在引證之時，實不能馬虎。譬如，古書中的「子貢詩傳」，可說完全是假的，「竹書紀年」則有眞、有假，不去精細研判，便易「上當」。

再如，「權載之集」明代以來的刻本僅十卷，清初發現了五十卷宋刻本，至清乾隆年間，並由朱珪重行翻刻，於是現在的人都能讀到五十卷本了。要是有人在找資料時，只看十卷本，那勢必大大地影響到他的研究結論，因他已比別人少了五分之四的資料。

屈所長特別引用了已故第一任中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也是前臺大校長傅斯年的一段話，來強調「資料」的重要性。

他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有十分資料說十分話，沒有資料就不說話。」

屈萬里所長本身即以此種嚴謹的態度去治學，他從不持任何成見，全以客觀的再度去判別各種資料，是故，他所獲得的學識也最眞切！

他表示：無論寫那一類的論文，最忌先有成見，然後再找資料來支持自己，更忌胡亂推斷或臆測。一定得老老實實、客客觀觀的從根做起，先廣而深，必有所成。

屈萬里所長自接任中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新職迄今，將近月餘，每天風塵僕僕於臺北、南港間，忙得不亦樂乎，絲毫不覺倦累。但這位年已六十六歲的名學者，仍然存有一個小小的心願，那就是：希望早日將臺大教育行政工作的棒子交出來，以便有些許時間給自己做研究和著書。

原載「中華日報」，十版，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一日



要求學生勤找資料的屈萬里

林香癸

坐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辦公室內，屈萬里教授正在專心不二的查證一份有關「先秦文史」的資料。

一會兒查證的結果出來了，屈教授把它記在桌上打開的筆記本上；這筆記本厚厚的，也很新，看來才買了不久，但是前半部已經密密麻麻記滿資料。

記資料成習慣

屈教授說：這些資料是他學問上的「偶得」，把它們記下來，經過整理後，就在課堂上教給學生，這樣做，已經成爲「習慣」了。

這個「習慣」，屈教授在近三十年的教書生涯裏，一直沒有改變。

我國第一位國家文學女博士詹秀惠，是屈教授的學生。她前後上過屈教授十年的課，她舉出老師其他可敬之處。

她說：所有學生都覺得屈教授是位非常「方正」的長者。眞正「方正」的人，在現社會中已經很少了。

出生於山東省魯臺縣的屈教授，具有北方人的耿直、爽朗，但耿直中見睿智，爽朗中見耐力。

像大部份的北方人，屈教授能喝酒，喝的是高粱、大麯；同時他抽煙，長壽煙一天也要抽個一包半。

做學問有創見

說話聲音雖不大，但率直地把話說出來的習慣仍然在；做起事來，速度很快，有條理，而且「沒有秘密」。

然而，在做學問時，屈教授將南方和北方人的特質融合了，而且，不僅是「純中國的」，西方的科學態度他也引用了。

屈萬里敎授是位博覽羣書的人，他以淵博的知識做爲求學問的第一階梯，然後摸索地踏入「尙書」、「詩經」的宏偉殿堂裏，現在他已能數說那些殿堂的任何細微處。

他把四十餘年的研究所得，不厭其煩地教給學生，而且著成書，最有名的是「詩經釋義」、「尙書釋義」。

在書出版之前，在他站在講臺上滔滔不絕之前，屈萬里敎授以最嚴謹的態度治學。

他說：做學問要有創見，一味的依循、考古，則太可惜了。

養成分辨能力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說，做學問都不考古，強調的是，考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屈教授談到這問題時，他的態度顯示：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必須說明清楚。

於是，他再進一步地說：治學要有目標，目標選定後，就可着手調查或者找尋資料，然而資料有原始的與傳述的；眞的與假的；全的與缺的……等等。在引證時，要有能力分辨，千萬不可馬虎。

除了資料的分辨，要以審愼的態度處理外，對於資料的應用，屈萬里教授也有肺腑之言。他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有十分資料說十分話，沒有資料就不說話。」這也是前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治學原則。

這些治學原則，是現爲中央究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屈萬里教授，生平力行的經驗談，也是他希望學生所持有的治學態度。

所以，屈教授對於他的學生，不論是博士班的、碩士班的，或是大學一年級生，他都要求學生「不持任何成見，求取眞知識」。

考卷打分很嚴

這份要求，並不是由他口中說出來的，而是由他的行為，甚至在他改的考卷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學生第一次拿到他改的考卷時，多半是先「嚇了一跳」，然後覺得慚愧或是感動，或是敬佩。

學生眞不敢相信，一位年近七十，每天奔波於臺大、南港中研院講課，主持所務的教授，能將學生考卷上的任何一點錯誤，都以紅筆標注出來。所以考卷上有扣分十分五分的，那是觀念上的錯誤，也有扣一分或零點五分的，那是錯字、別字或不小心的筆誤。

雖然屈教授分數打得嚴，扣得仔細，但是學生從無抱怨，相反地，他們眞正地敬愛這位老師——因爲「老師教得好，教得仔細」，他有權要求學生「學得好，學得仔細」。

屈教授的學生詹秀惠也說：「老師很能控制講課時間，再厚的書，他都能在規定的時數裏，有系統地教完。」

而且，屈教授教書時，極其風趣，舉的例子深入淺出，並能調配古、今的思想做扼要說明。

屈教授承認自己是喜歡教書的人，而且記憶不錯；但是他的朋友卻寧願說他是理解力高、知識淵博，而且是「性情中人」。

這些良好的個性，使屈教授不僅在教育界倍受尊重，在圖書館界上，也留下極高的聲譽。

談起屈教授，圖書館界的人都覺得親切，他曾於民國五十五年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

進圖書館工作

在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之前，屈教授曾投注了二十年的光陰在圖書館中。首先進入的圖書館，是家鄉山東的圖書館，那時他剛剛由北平私立郁文學院國學系畢業，在那裏他工作了七年。隨後，蘆溝橋事變引起北方全面的戰亂，他在十分危急、艱苦的環境中，保護圖書館的圖書、古物、字畫三十餘箱，輾轉運送至四川。

在四川時，他在一個偶然機會裏，進入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工作，管理善本書，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中央圖書館遷移臺灣，前後在中央圖書館工作近十年。長時間的圖書館生活，使屈教授吸收更多的知識，網織成更周密的思路。

鍾愛古典名著

浸沉於寬廣的知識中，並且不斷追求知識創新的屈教授發現，隨着歲月的增長，他對中國古典名著的鍾愛更形加強，其中最愛不釋手的就是「論語」、「四書」及「孟子」。屈教授說：「那些書中所闡述的道理，是樸實的，然而是最眞摯、最恆久的眞理。」他勉勵學生及所有的人去看它，看得越深、越久，則受益越多。

現在屈教授因爲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必須花費極多的時間開會，所以他說，別人一定以爲他的「消遣」就是開會。

研究易經三十年

事實上，除了開會外，屈教授將他可能擁有的極少空閒時間，從事一項「純興趣」的工作，即研究易經。

很多人不知道，屈教授默默「玩索」易經有三十年了。

這三十年當中，他翻閱艱澀難懂的甲骨文、鐘鼎文資料，尋找易經的起源，及它所表示的旨意。

現在，他有些心得了，想着手以平實的文筆，及不推演的態度，把他所了解的易經，介紹給大衆。

這個工作將於他的新書「尙書集釋」完成後，即開始進行。

不斷追求進步

明年就滿七十歲的屈萬里教授，有一頭烏亮的黑髮，以及幽默的談吐，他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太多；因爲他充滿熱忱地工作，不厭倦地追求進步，像個年輕人一樣，不斷地開拓着更璀璨的明天。

原載「大華晚報」，三版，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屈萬里教授談師道式微

應平書

七十一年來，屈萬里教授經歷了許多思想上新、舊交替的階段。

然而，目睹今日尊師重道觀念的逐漸式微，在這教師節即將來臨之時，他仍然有着一絲悵然之情。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辦公室中，屈所長習慣性的點燃了煙斗，鄭重其事的認為，今日要紀念教師節，恢復尊師重道的道統，需要老師、學生雙方面的反省及自重。

提到尊師重道的道統，這位國學大師正本清源，從孔子開創平民教育說起。

至聖先師孔子教學，主要的目的是要教人作人，做一個好人。孔子曾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一個人，個人的品德修養完善之後，然後憑其學識、能力影響其他的人成為好人。

所以，孔子主張從政。然而，他的從政主要是要教化人民。

屈教授指出，孔子與其弟子他們師生之間是一種道義的結合，好像父兄子弟一樣。如他的弟子顏淵去世的時候，孔子曾感慨的說，「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孔子對學生的要求，不過是，學生第一次拜師時要拿一捆乾肉作爲贄見禮，這是一種禮節，而並不是今日大家以爲的「學費」。

孔子周遊列國時，學生跟隨他就像一家人一樣。也就是那個時代師生的關係，是道義的結合而非利的結合。

自孔子以後，二千多年來，師生關係也大體上如此。漢代有所謂「經師」與「人師」的說法，經師是指傳授知識，而人師指品德的陶冶，但是經師通常也兼人師。所以，在過去一般老師的人格是值得敬重，而學生也能敬重老師。

屈教授記得，他小時候求學時雖受新式教育，但是當時還有部分學堂存在，傳統的觀念仍殘存在人們的心目中。

然而，時至今日的商業社會，舊有的家塾全部由學校取代，師生之間好像變成一種商業行爲。

老師靠薪水出賣知識，學生付學費以獲取知識，師生之間成爲一種利的結合，而非道義的結合。再加上，部分老師不自重，他的品德並不能做學生的模範，由於他自己不自重，所以學生也不敬重他。

屈教授認爲，學生不敬重老師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教師本身的問題。目前各校老師，教學負責品德端莊的固然很多，但自己不自愛的老師不少，比方學生課業不好好批改，上課敷衍了事，在外兼課太多，甚至常常打牌至上課前才趕着上課。

像這類老師，在學術上不求進步，在行爲上唯利是圖，學生若不尊敬他，並不能怪學生。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有眞正負責的老師把學生看成自己的子弟，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學生身上。但是若有學生在畢業前還對老師很恭敬，畢業後就把老師忘了，甚至有些研究生對指導教授隻字未提，像這類情形就是學生不對了。

因此，屈教授認爲師道尊嚴要恢復，首先要從老師本身的健全做起，每一位做老師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值得做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師。其次學生也要反省一下，對自己有恩惠的老師，是否尊敬他？這兩方面都自我檢討一番，他相信對尊師重道的傳統會有些裨益。

在今年年初，曾到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客座半年的屈教授，並特別就他在該校看到的現況，來作爲借鏡。

美國衆所周知是工商業發達之國家，其教育方式主要是重知識的灌輸，而不重視人格的修養。但是，他在普大東方語文學系半年，卻看到該系不同的風格。

該系是由美籍教授牟復禮主持領導的，牟教授本身是一名中國文化氣息濃厚的學者，在他薰陶之下，該校研究中國文化的學生均能恪遵中國文化的傳統。

外國人接受中國文化都能遵循中國的舊傳統，而我們自己難道還不能做到嗎？

屈教授相信師道是恒久不變的，但這一道統要大家共同維護。

原載「中華日報」，三版，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讀書與治學的歷程

——訪屈翼鵬先生

廖玉蕙

第一次看到屈先生是在學校的電梯裏。似乎是個秋日的午後。已經不記得是爲了忙些什麼，我從白花花的陽光下，一路跑着進入城區大樓，衝進了即將關上門的電梯，一時刹不住腳，幾乎撞上了電梯裏的一位長者，我靦覥的朝他抱歉的笑着，剛好一位研究所的學長在旁邊，她連忙爲我引見：

「這位就是屈老師。」

他對我笑笑，點了點頭。一向在報章雜誌上看慣的鉛字印的名字突然活生生地跳到眼前來，我不禁忘形的、不禮貌的盯着他看了一會兒，在微微閃動的日光燈下，一張不怒而威的臉上綻現着溫和的笑容。我心裏納悶着怎麼跟我想像裏的屈先生簡直差了一大截年紀，嘴裏不自覺的脫口而出：

「怎麼這麼年輕！」

他笑着說：

「已經老囉！」

電梯在五樓停下，那位學長隨着他走了出去，我失神的看着屈先生的背影消失在逐漸關上的門縫裏，心裏仍然爲着想像和現實的無法配合而茫然呆立，以致電梯由七樓又降下到一樓，我竟渾然不覺。

後來，我自己也上了屈先生的課。他講課時，帶着濃濃的山東腔，語句清晰而穩定。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課堂上，經常發問。每次，他開始要發問時，同學通常都把頭埋得好低，唯恐一擡頭迎上了他的眼，便無法倖免。因此，上屈老師的課，總要事先多花些工夫準備。他對經學及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東西，熟悉的程度眞叫人咋舌，我常常想，一個人必須花費多少的功夫，才能充實自己到這種境界！因此，當月刊的編輯要我前去訪問時，我便懷着好奇的心理一口答應了下來。

走進史語所的研究室時，屈老師正埋首在一堆公文中，是星期六下午三時。在繚繞的煙香裏，展開了這段訪問。與其說是訪問，毋寧說是自述。由於訪問的題目已事先在電話裏聯絡過了，因此，屈先生便一逕談來。話裏有許多的感慨，也有許多的懷念。從其中，我們不僅聽到了屈先生掙扎奮鬪的歷程，似乎也看到了那個烽火亂離的世代裏，知識份子向時代挑戰、向自己挑戰的影像。

我七歲時唸私塾，當時的私塾教書一般都是唸書歌。什麼叫唸書歌呢？就是老師只教這個字讀什麼音，不講解，就這樣讀下去，一直到讀對為止，就等於唸ㄉㄡㄉㄟㄇㄧㄈㄚㄙㄡ一樣，不懂得它的意義，反正就是唸那個字就是了。這個樣子大概唸了兩年多一點，讀了百家姓、三字經、四書，詩經沒讀完。到九歲那年，地方上鬧土匪鬧得很厲害，因此，我們就搬家到一個市鎮裏去，相當大的一個市鎮，又讀了幾個月私塾，就進小學。那時的學校特別注重國文，不用說當時的小學課文全是文言文了。回到家來，父親又教我唸了些古文，當時流行的古文本子是「古文釋義」。那時的小學還是七年制，我一進去大概插班四年級。到我畢業的前一年，縣裏舉行了一次會考，不考所有科目，只考國文一科，而且只是考一篇作文，全縣的小學都參加。那時候上小學的有二十多歲的同學，我雖然不一定是年紀最小的，但也差不多是最小的了，結果居然考了個第二名，縣長賞給我一支毛筆，兩錠墨，一打紙，很高興！到了後來，又進了山東濟寧省立第七中學，這個中學辦得很有成績，我考進去是民國十一年，那年冬天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登了一篇文章叫「八卦與代數之定律」。那時正當五四運動之後不久，很多人喊着把線裝書丟進茅厠坑裏去。代數是一種西洋的玩藝兒，而八卦則是中國最古老的東西，怎麼會跟代數發生關係？我當時剛學代數，對代數也僅懂得一點點，易經卻是完全不懂，這時剛好快到寒假，放了寒假回去，我就要求父親為我講解易經。寒假很短，只有二十多天，中間又隔了個舊曆年，要到親戚朋友家裏去磕頭拜年，實際上只有十多天的功夫，我父親雖然粗枝大葉的講了一下，但我一得空便拿出來唸，一部易經分量不多，一個寒假大致便讀背了，但背得還不熟。

等到下學期開學之後，有幾位同學對中國的古書有興趣，也不大服氣，覺得「爲什麼線裝書就得丢到茅厠坑裏去？」我們有四位同學與趣相同，其中有位姓董的同學，和我住在一道，自修室也在一起。這位同學自小也唸過私塾，讀過四書，可是，我們因爲多年不唸，都忘得很多了。所以，我們兩人便私下約定，互相督責。當時我們學校規定晚上九點便自修完畢，同學都得回寢室睡覺，我和他便利用自修過後的熄燈時間點蠟燭夜讀，並規定每天必須唸的分量，到第二天再互相背誦。當中校長還干涉過幾次，因爲熄燈後，他還看到我們點着蠟燭在自修室裏，當然他不生氣，只是一方面鼓勵我們，怕我們明早六點起床會睡眠不足。雖是如此，我們還是經常偸偸的讀，就這樣溫完了論語和大部分的孟子。

在我入中學時，學校還是舊制，所謂舊制，就是沒分高初中，一共四年。但是到我上第三年級上學期時，就改成新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那是民國十四年春天，剛一開學，我們在報上看到濟南有個東魯學校準備先辦中學，將來再辦大學，校長夏溥齋（繼泉）先生，是山東著名的理學家。辦學宗旨是發揚東方文化。我們四個同學看到這幾個字，大家一高興說：

「我們上濟南去考這個東魯學校去吧！」

這時候是春天，東魯學校先要招一個預備班，預備班讀一個學期若及格，就升成正式的學生。我們唸的初中也就在那一年要畢業了，因此，就乾脆不唸而跑到濟南去。結果一考，四個都考取了。讀了一學期後，便升成正式生。成了正式生就是高中部了。那時的高中分文科班和理科班，我們這個學校是專辦文科班的，不但專辦文科班，而且是文的太過火了，理科的東西像數學、物

理、化學等一概沒有。但是，學校的敎師大都是大學裏相當好的敎授。夏先生是著名的理學家，敎文字學的便是鼎鼎大名的丁佛言先生，敎經學的是山東有名的漢學家李雲林（繼璋）先生，國文老師是呂今山（鴻陞）先生，這位老師除了敎古文外，還敎詩及作文章的方法，大家都很欽佩他。（他後來便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師）到民國十七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日人佔濟南，我們正要畢業，但是，日本佔領了我們的學校，我們就沒辦法畢業了。既然沒辦法畢業，我就在那年夏天，在我的老師孔先生家裏敎家館。敎了一年，到民國十八年夏天，回到老家魚臺縣做公立圖書館館長，還兼了一個師範講習所敎員的工作。學生有五十多歲的，有四十多歲的。五十多歲的那位，生在清代晚年，雖沒有中過秀才，卻也進過考場。那時我才二十來歲，上課時看到這幾位老先生做我的學生，起先很不習慣，後來敎得倒還好。就這樣待了一年多。到民國十九年，想到北平考學校，又因爲高中沒能考畢業，沒有畢業證書，就無法報考，而且就算眞要考，考好學校也考不取，因爲數學、物理這些東西都沒學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一位同學在北平，他寫信給我說北平有些私立大學招生很隨便，沒有證明書也不要緊，只要說明你什麼學校畢業的就可以承認。不但這樣，你曾經敎過一年書，又做過圖書館館長，還可以插班國文系二年級，他已幫我接頭過。我便聽他的話辭掉館長和敎員的工作到北平進了郁文學院。那時在北平類似的學校很多，我插班二年級，學校的師資還不錯，因爲在北平，北大、淸華、師大的名敎授，有很多被請到私立學校裏兼課。同時，因爲我住的地方和私立中國大學距離很近，中國大學在當時的私立大學當中是很不錯的一個學校，敎授多半是北大、師大的敎授，我常跑到那裏去聽講，而那時學校只要你繳了

學費，去也好，不去也行，他們也不管這些。到民國二十年秋天，九一八事變起來，北平很騷動，我便退了學，跑回濟南去。濟南齊魯大學有個國學研究所。我高中時代的老師李雲林先生也是那個研究所的研究員之一。所長是研究墨子很有名的欒調甫先生。我去看我的老師，和這位欒先生也見了面。他聽說我還想唸書，做研究工作，打算留我在所裏，無奈該所原爲了招收研究生申請的一筆經費，沒有籌到，只好作罷。欒先生於是介紹我給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在那兒由館員做到編藏部主任。我不是說過小時候因爲看了八卦與代數的定律後，就唸了易經嗎？以後，雖然父親和我講過，但還是不懂的多，我考上高中後，只要見到有關易經的書便找來讀，看來看去總是不懂的多，李老師曾經勸我千萬不可讀易經。他說：

「十三經中，只有春秋和易經，不要多費工夫研讀，因爲讀來讀去就會入了魔途。」但是，因爲興趣鼓勵着，一有功夫仍找解易的書來讀。王弼以後的這些書，雖然意見不一樣，但還容易讀，讀到漢易，便感到困難。漢易那一套互體、飛伏、爻辰、納甲、變卦種種義例，每一條看起來都看不懂。我最早讀的是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引的全是漢魏晉的說解，一直到進了圖書館，書更多了，找來看，仍舊不懂，直到看到惠棟作的「易漢學」，漢人那一套東西才漸漸懂了。我想，若有一位老師老早指導，必定可以省了許多工夫，我那位李老師大概有能力指導我，但是他反對讀易經，我也不敢問他。結果差不多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看到「易漢學」這本書，不是花了許多寃枉工夫嗎？

王館長是專門研究鐘鼎文的，因此，圖書館裏有關古文字學的藏書也比較多，想這些東

西一定和易經有關，興趣便轉到這方面來，接着又知道有了甲骨文，我想到甲骨文可能關係更大！又看了些用甲骨文來證易經的文章，興趣便又轉到甲骨文上去，這都是因爲任職圖書館的好處。

民國廿六年，七七抗戰開始，王館長讓我負責押運山東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和古器物、名人字畫等十大箱到曲阜避難。後來又運去了一批。濟南緊張後，我和王館長及一名工友帶了一批圖書和文物搭了山東省立醫院的便車輾轉到漢口，待了一個時期後，再往西到四川，在四川萬縣待了大約半年左右，在高山裏邊租了一棟民房，把東西藏在山下的倉庫裏，三個人什麼事也沒有，一天到晚待在山上，便開始把這幾年讀易經的一點意見，寫了周易象象傳例一文。

半年後，漢口又緊張起來了，我們又往西走，從重慶到四川西部的嘉定府（樂山），我們便把這些古物圖書放在山中的一個古廟裏。這時，山東省政府教育廳也搬到重慶來，但是當時省政府也沒有什麼經費，我和館長每人每月只有三十元的維持費，工友就沒錢了，兩人共六十元，六十元供三人吃飯，起先還可以維持，後來漸漸就不行了。王館長吸煙吸的又多，大約通常一天要吃到七十支，不大用火柴，總是一支接一支的點。那時，四川的煙做得簡直不能吃（但後來也只得吃了），都靠上海進來的，漢口一吃緊，上海的煙就不能來了，煙愈貴，待遇又愈不值錢。當時我也抽煙，我就勸他說：

「王先生，我們兩人都戒煙吧！不然將來兩人都要沒飯吃了。」

王館長很風趣，他說：

「你這說的什麼話！香煙跟我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們總不能因爲窮，沒飯吃，就不要朋友了。」

後來，到了樂山，中英庚款會，籌一筆錢來資助當時著名的學者，每人每月大概有兩百塊錢，王先生拿到了這筆研究費，我們那三十元，教育廳也發不出了，我打算另謀出路，王先生說二百元儘夠三個人用，勸我不要走開。我想抗戰不是短期內可以結束的，呆下去終究不是辦法，便留下工友侍候他，獨自到重慶另外去找工作。在樂山約半年，樂山的縣立圖書館，藏書還算豐富；我利用它的藏書，蒐集了頗多陰陽五行的資料。

民國廿八年，日本人經常在重慶大轟炸。當時，我高中的呂老師及孔老師（孔德成先生的本家叔父）都在孔德成先生家裏。孔先生因爲是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的關係，蔣委員長非常愛護他，所以，行政院撥款供給他和他的隨員使用，雖然不多，倒也可以維持。我到重慶後，去看呂老師，他說：

「轟炸成這個樣子，你到那裏去找事，達生（孔德成先生的別號）在這兒正需要有一個人和他伴讀，你就留在這兒，和他一道讀書好了。」

孔先生自己也勸我留在他那裏，我便留在那邊。到民國廿九年，國家經濟愈來愈緊了，物價愈來愈貴，孔先生除了供我吃飯外，每月還給我七十元零花。雖然在那期間我利用時間把皇清經解中和易經有關的書都看了，並且撰成了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一書，對我幫助固然很大，但我在那兒無事可做，自己愈想愈不過意。到了夏天，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對孔先生說：

「我在此地一點用處也沒有，你的錢多時還無所謂，但現在我看也很緊，我實在待不下去了，請你允許我另外找工作。」

他很爽快地說：

「我如果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請你痛痛快快地說，若是我的錯，我一定改，如果沒有的話，你不能走。我挨餓時，你跟着我挨餓，我現在有飯吃，雖是粗茶淡飯，大概也還能吃飽，你絕不能走。」

到了秋天，忽然看到報上有教育部徵求社教工作人員的公告。只要是有社會教育工作經驗，或者曾在圖書館工作過的人，都可以寫信到教育部登記。我就偷偷地寫信去了，結果，教育部派我到社會教育工作團。這個工作團設在一個職業學校裏，我便去管理這個學校的圖書館，並在學校裏教上兩個小時的歷史課。我和孔先生辭行，說：

「我現在已有工作了，我在這兒反正也沒事做，請你不必再留我了。」

他沒有辦法，只好讓我去了。那邊的住處是很簡陋的，幾十個人住在一層樓上，就像坐輪船的大統艙，月薪六十塊錢，還可以過活。在那兒待了個把月。我回去看孔先生他們，他們問過那邊的情形後，都認爲太艱苦，孔先生就暗中替我另謀工作。他託財政部參事李青選先生，替我找到一個中央銀行資料室主任的職位，待遇相當優厚，我因爲對經濟方面的書籍十分外行，而且對銀行的業務也完全陌生，不敢貿然擔任。李先生說：

「不用怕，你只要蓋圖章就可以了。」

我還是不敢做，堅決辭謝了。那時，中央圖書館已在重慶正式成立，李先生便把我介紹給當時中央圖書館長蔣復璁先生，於是進了中央圖書館管理善本書，這時是民國廿九年冬天。

我心裏一直不忘易經、甲骨文、鐘鼎文這一類的東西。三十一年冬天，聽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需要一個研究甲骨文的助理員，我就請王獻唐先生寫信給傅孟眞（斯年）先生介紹，傅先生答應給我一個助理員的職位，我喜出望外。那時，我在中央圖書館的名義是編纂，相當於副教授的待遇，每月有二百八十元，但決定接受待遇低了一倍的助理員職位。當時，蔣館長堅決不讓我走，但我非走不可。蔣館長於是同意用「借調」的辦法讓我進了史語所。這時是民國卅二年一、二月間。

史語所那時是在四川南溪縣李莊鎭郊外的一個山窪裏頭，收藏的文史圖書最完備，有高深造詣的學者又多，眞是個唸書的好地方。我在那兒待到卅四年的冬天。剛去時，名義是助理員，第二年，升了助理研究員，一直到抗戰勝利。三十四年初多，教育部派蔣館長爲京滬區接圖書文物的特派員，很需要有人幫忙，同時，中央圖書館也要在南京復員，他一再寫信叫我去。我因爲急於回南京，結果又回到中央圖書館。

在史語所近乎三年，對於我進修的助益很大，許多做學問的方法，以前不大注意的，這時候看到人家做學問的風尙、方法，自己學了一些。同時在那個地方什麼外務也沒有，只有唸書、做研究工作，因此，書唸得較多，自己覺得比較紮實了些。而且，以前沒有讀得很熟的書，如詩經以前只讀了大半，在這裏也讀完了；尙書以前沒讀過，現在已把它都讀背了。左傳、禮記，自己

選讀了一部分。孝經、老子、楚辭中的屈賦，也都略能背誦。因此，這段期間，可以說是我離開學校以後，用功最多的時期。後來到南京中央圖書館，做的雖非研究工作，但實際上仍不離書本，在圖書版本學上的經驗倒累積了相當多。同時有些自己原先沒見到的書，這時也可以見到了。而且，由於編目的關係，有些書出乎意料之外的可供自己利用的資料。所以在中央圖書館那些年，也沒有白費。

民國三十八年年初，北方戰事愈來愈緊張，南京也愈來愈吃緊，中央圖書館把一批善本書搬到臺灣來，館長派我為中央圖書館臺灣辦事處主任。但來到這裏，中央已無法接濟經費。那時，蔣館長到歐洲考察聯教組織去了，我一籌莫展。便請准蔣館長辭去了辦事處主任之職，並於卅八年四月，以副教授兼文書組主任的名義，進了臺灣大學。後來，在臺大又兼過講義組主任，和校長室秘書。到了四十年的秋天，才擺脫掉所兼的行政職務。

民國四十四年，我又回到史語所作兼任副研究員，四十六年改為專任研究員。二十多年來，作中央圖書館館長一年，作臺大中文系主任四年，代理史語所所長一年半，尸位所長又將滿五年。擔任行政工作，研究工作的時間就很少了。只有靠星期六、星期天和放假日，搶點時間做些研究工作；但，有時這一點時間，也常常被雜務吃掉了。說到這裏，不禁有老大徒傷悲之感。

至於談到讀書的方法，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意見。我走上了作學術研究這條路，除了受師友的教導和啟發外，受梁任公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他那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給了我許多應有的知識，也引導我許多正確的路向。

最後，我就多年來教書及做研究工作所得的經驗，提供青年朋友們幾點淺薄的意見。這些意見，說起來都是老生常談，但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一、做研究工作，須了解學術界的行情，也就是應該知道某一種學問已做到什麼水準。因此，要做某一個題目，必須檢閱書目或論文索引（中國的和外國的）。如果別人已經做過這類的題目，必需把原文（或書）找來看看。假如人家已把問題解決，自己不知，仍然盲目的去做，不就徒勞無功了嗎？

二、研究工作必需憑藉資料，能運用的資料愈豐富，所得的結論也愈正確。自然，資料不應以本國的為限。

三、資料愈正確，所得結論也愈正確，如果資料是假的，則研究的結果，便難得到正確的結論，因此辨別資料的眞僞和圖書版本的優劣，極為重要。

四、資料愈原始，愈有助於研究工作。因此，做學問應重視原始資料，傳述資料不一定盡不可信，但傳述的誤處必然很多，因此，引用資料時，應當注意它產生的時代——是原始的還是傳述的。

五、對於資料的了解愈深刻，愈有助於研究工作。特別是先秦典籍和古器物的銘文，由於文句的誤解，常常得到錯誤的結論，故必需作深入的瞭解。

六、資料愈熟悉，愈有助於研究工作。因此，作中國文史研究工作的人。對於幾部最重要的經典，如四書五經等，最好能熟讀成誦。把這些資料放在腦海裏，遇到問題，便能觸類旁通，取

之左右而逢其源，自然方便多了。

原載「幼獅」，四十六卷六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



屈萬里教授致力尋找易經起源

胡有瑞

「做學問要有創見。」這是屈萬里教授遨遊學海的原則。他說：一味的依循、考古，太可惜了。

在學術界，屈教授實實在在、誠誠懇懇的爲學與做人的風儀，一直是受到尊崇的。

他是山東人，碩高的身形，豪邁的心性，一分耿直和爽朗，塑立了方正、樸實的形相。朋友們常說，聚宴中少了屈教授，熱鬧就會減少許多。因爲，「他爽快地舉杯，也誠懇地勸酒，一分相知的溫馨就自然地散瀉開來。」

屈教授常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有十分資料說十分話，沒有資料不說話。這也是已故的前臺大校長傅斯年的治學原則，而屈教授不僅自己這樣做，他也希望他的學生都能持着這樣的治學態度。

因此，對學問的進取，屈教授的態度一直是審愼而精勤的。「不持任何成見，求取眞知識。」就這樣，他學問的廣與博，使他成了聞名的國學大師。

回憶起讀書的歷程，屈教授的說法是，並不平坦，也不順利。高中畢業時，由於時局的變化，使他一時不能進入大學，只好就任魚臺縣圖書館館長和師範講習所的國文教員，第二年，他進入郁文學院，不過，他也是北京大學和北平師大最勤奮的旁聽生。

在年輕的歲月中，屈教授除了在學校的時間外，幾乎都是在圖書館中度過。從魚臺縣圖書館到山東圖書館，然後進入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專管善本圖書，以及到臺灣後，也一直在中央圖書館工作多時。在十多年被書情、書香所圍繞的生活中，他吸取了極多的知識，學識與思路有着飛躍性的開拓，而一分淵博的學養就涵泳而成。

在善本書堆中，古樸和湮遠年代的智采，使屈教授如沐春風，因此，他對論語、孟子、易經……這些古書，都讀不厭，也愛不釋手。他常說，這些書中闡述的道理，是眞摯而恆久的眞理。他看書的習慣是：偶有所得，必定記在筆記本中。而這些偶得，經過他的整理，查證和分析，是課堂上講書好的素材。

由一本書到一本書，由一個字到一個字，在書堆中，屈教授就是這樣實實在在、勤勤懇懇地做學問。因此，他一再強調，治學要有目標，選定目標後再找材料，在廣搜博引中，仔細的選擇，審愼的判定，再綜合出自己的所得。

這些年來，他一直樂此不疲的研究是對易經的探索。

最初接觸易經，是在屈教授中學時，他要求父親教他讀易經。年少的他，面對這本蘊含深奧

道理的古籍，當時的感覺是：部分看得懂，有的又不懂。不過，從那時起，他就迷上易經，時時與易經爲伴。

對易經的研習，屈教授一直是想根據文字學、訓詁學來了解和闡釋。三十多年來，他嘗試從艱深難懂的甲骨文、鐘鼎文版本中，尋找易經的起源，以及易經所顯示的深意。用平實的寫法，將深奧的易經讓更多的人了解，一直是屈教授的心願。

今年春天，一向健碩的屈教授，因肺癌而住院多時。不過，經過割除以及鈷六十的照射，病體已經復原了，只是，現在已經不再能看到他大口的喝酒，興高的猜拳景象了。

十月中旬，在學生們的安排下，他歡度了七十歲的生日。那天，他很高興，談他的病，談學問，也談到了手邊的研究。

他說：完成了「尙書集釋」的校對工作，書出版後，要緊接着手的，就是周易集釋。

在他七秩壽辰時，學生們爲了向這位可敬的師長表示祝賀與敬佩之忱，特別編輯了「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在那一厚册的「禮物」中，大家這樣寫着：「我們敬佩先生，不只是由於先生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更由於先生律己之嚴謹、待人之寬厚、處事之公正廉明，以及數十年來不厭不倦孜孜爲學的精神，實皆足以爲士林之典範。」

原載「中央日報」，十一版，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六日

附錄二



屈翼鵬先生行述

治喪委員會

屈先生萬里，字翼鵬，山東省魚臺縣人。考鴻生，遜清生員。太夫人姓李氏，民國紀元前五年九月十五日，先生誕於原籍。器幹沉凝，幼知志學，七歲就鄉塾，時羣盜如毛，一夕數驚，至十一歲始畢四子書及毛詩，遂入小學四年級，寒暑假居家，其尊人則爲課誦韓昌黎文；畢業於小學前，已圈讀綱鑑易知錄一過。後畢生治文史，初基蓋植於是。

民國十一年，負笈於濟寧之省立第七中學，先時世稱之五四運動至是三載矣，思潮激盪，昌言者新學宿儒，固深明以科學方法治國故之體要，然憂時橫議、鄙古籍而若一無是處者，亦羣論飆發。先生與同學數人則志好古，寢饋載籍，每深夜焚膏繼晷，且約以計日程功，相督雒誦以爲樂。後舊制中學甫改六年新制，齊魯名理學家夏溥齋濟泉先生首創東魯中學，揭旨在發揚東方文化。先生初於疑古者，必攘臂以爭，於斯校私所歆羨，乃轉而就讀。課餘畢通鑑及續通鑑，其劬學可知也。民國十七年夏，行屆卒業，適日人肇濟南慘案，世局杌隉而輟學。其明年，返魚臺任公立圖書館館長，兼授國文於師範講習所。然願切深造，因遊學北平，入郁文學院。兼課此校

者，固北京、清華諸名校教授一時之選也。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東北釁起，平津震動，乃退學，返濟南。先生所受之正規教育雖止於此，然卒以力學不懈，成一家之言，著述等身，名垂不朽，豈偶然哉！是年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欒所長調甫爲薦介於山東省立圖書館王館長獻唐，自館員而洊升編藏部主任。先是先生讀中學時，見滬上報章載某君八卦與代數定律一文，心有戚戚，即欲讀易，嘗以旬月之力，趨庭問教，閉戶成誦，志精銳、而年少固未窺其藩籬也。迨入山東圖書館，搜閱諸易說，得惠棟易漢學，始稍釋前疑；自嘆若早十年不孤陋如是，又何至獨學徬徨，而曠時費事耶？王館長獻唐精研鐘鼎文，先生因得遍觀館中所藏文字學諸書，始有志治甲骨文，欲以參證易學。又嘗自言：懿哉，任職圖書館之得以坐擁百城，恣我旁搜冥索也。自是爲學有本，所謂深造自得、居安資深而漸臻左右逢源之樂矣。

二十六年七月，盧溝變作，躬運館藏善本書及古器物於曲阜，旋又間關千里，轉運漢口而至東川萬縣。客居多暇，始就數年讀易所得，撰成周易彖象傳例一文。滯東川半載，西徙樂山。當地圖書館庋藏尚豐，雖烽煙傳警，尋覽固不輟，頗留意於古書辨僞及陰陽五行之言。嗣辭職赴重慶，謁師呂鴻陞先生於孔達生德成先生家，師令其留伴達生先生讀，主人亦殷殷致意，且時爲周急，然先生心不自安，雅不欲久擾，終請去。二十九年冬，任職中央圖書館。三十一年歲暮，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任甲骨文研究之助理員；一年後，改助理研究員。在所三年，於鑽研甲骨文之餘，熟讀尙書、毛詩、旁及左傳、屈賦。自云入研究院後，益信學術研究原始資料之勝於傳述資料，而資料之取信，首重鑑別。凡此藉助於師友啟廸者固多，而尤不忘孟眞先生

之誨益；謂平生最得力處，蓋在此三年。

抗戰已勝利，中央圖書館遷回南京，蔣館長慰堂復璁先生迭函促歸，先生於是返館，歷任編纂、特藏組主任。縹緗滿架，乃得究心早年有志未竟之圖書版本與夫目錄之學。

三十八年間，中央圖書館疏遷善本書來臺，委先生爲臺灣辦事處主任。是年春，應國立臺灣大學傅孟眞校長聘，任副教授兼文書組主任。嗣改兼講義組主任、校長室秘書。四十年秋，辭兼職，專力於教學研究。四十二學年度晉任教授。四十四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四十六年，改專任研究員；仍受臺灣大學合聘爲教授；自五十七至六十二學年兼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主任。其間五十七至五十九學年並受國家科學委員會資聘爲國立研究講座教授。五十八年獲中山學術著作獎。六十至六十三學年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資聘爲中山講座教授。六十五至六十七學年復受國家科學委員會資聘爲胡適講座教授。又五十四年九月至次年八月應聘赴美國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任研究員；五十五年五六兩月，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學。同年九月至五十七年二月，出長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九年夏，應聘往新加坡任南洋大學客座教授一年。六十一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六十二年元月至六十七年七月，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其間六十六年元月至六月復至普林斯敦大學任客座教授。六十一年至六十七年間，任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常務委員，主持大專教師升等評審諸事，獻替良多，並先後兼任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及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教授。

生平著述，早年零篇雜記不備舉；違難來臺，專著實豐，問世而流通最廣者，爲詩經釋義、

尙書釋義、古籍導讀、尙書今註今譯。而用力尤勤、創見最多者，以梓行先後爲序，則有殷虛文字甲編考釋，都四十萬言，於是編所收甲骨文字三千九百餘片，拼綴爲二二三版，辨其字義，詮其文辭，計新證及訂正舊說者，凡七十餘字。又漢石經尙書殘字集證，確辨漢石經尙書爲小夏侯本，二十九篇；舊雨樓藏本爲僞品，且以殘字校今本，釐其異同，正其衍脫，皆犂然有當於人心。有關經學、史學、文字訓詁之論文數十篇，自編入書傭論學集者二十九篇，亦精見獨闢，蜚聲學林，旣嘗應美國普林斯敦大學之聘，兩度赴彼邦，遂出其餘力，纂成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粲然可觀，亦書林學界之盛事也。

先生體氣素強，六十七年四月間，偶不適，醫斷爲肺癌。雖數度入院住療，初亦不以爲意。或謂宜戒絕菸癖，先生笑曰：老友淡巴菰固難忘情，偶亦一枝在手，不必遽言絕棄云。其爲人豁達詼諧，而復恭謹寬厚，重然諾，務實踐。栖栖皇皇，公而忘私；申申夭夭，學以忘倦，尤樂於助人，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及門弟子每云望之也厲，即之也溫。出其門者，咸卓然知所樹立。六十七年九月，欣逢覽揆之辰，羣議僉同，爲先生壽。先生豪語向人，謂何物癌症，自信餘生足與之搏。其意蓋在假以數年，當及見成稿之尙書集釋問世也。乃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歿於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春秋七十有三年。一瞑不視，而無一語及私，傷哉！

元配劉氏，中道謝世。子三，長世鐸、次世銘、幼世釗。女一，適王。孫男女如干人。皆陷大陸，未能隨侍。

繼配費海瑾女士，出江西奉新望族，國立暨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四十七年來歸先生，溫恭

淑慎，凡往美加及星州，胥相伴隨，所謂伉儷之重，老而彌篤者。女士久執教於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以先生臥疾，先期自請退休有頃，朝夕侍藥，未嘗廢離。而先生近二十餘年之得以優游文字，董理鉛槧，內顧無憂，莫非夫人扶持之力也。

綜先生之爲學，以淹通宏博，善考索，精鑒別，繫士林重望者數十年。洎乎晚歲，謂其圓融通達，淵沖醇粹，良非溢美也。嗚呼！老成凋落，後生安放！茲謹撮其志業之尤著者，爲述略。若備詳其終始，是有俟乎來者。



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屈萬里先生墓碑銘

陳槃

萬里先生姓屈氏，字翼鵬，山東魚臺縣人也。生民國前五年九月十五日。夙慧，甫十一齡，既畢讀四書、毛詩。十八年秋，肄業北平郁文學院。廿年秋，東北事起，遂返濟南，服務山東省立圖書館，洊升至編藏部主任。嗣入中央圖書館，歷任編纂、主任。五五年秋至五七年春，出任館長。先生之致力教育，始基於國立臺灣大學，歷任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教授、兼主任及研究所主任。於國立師範大學及私立東吳大學研究所，並兼任教授，譽浹重瀛。復先後應聘美國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研究員、客座教授。講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客座教授。大專學校教師升等之評銓權在教育部學術審議會，職責綦重，而且繁難。先生晚季以望隆受聘兼主其事。先生之學術成就則著見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助理員，洊升至研究員，兼所長。蓋先生學有本原，善誘勤導，後生嚮慕，是以前後垂廿餘年，傳道解惑，幾乎席不皇暖，講教之暇，則斟酌百家，從容大業，爾乃覃精研深，旁羅遠紹，會融通貫，華實兼收，歷年問世重要專著，曰：殷墟文字甲編考釋，漢石經周易、尚書殘字集證。若論文易、書、詩及古文史考訂之

等，都數十萬言，是爲書傭論學集。並探賾索隱，明辨審思，文理密詧，固既學林高峙，中外具瞻。中山學術會頒贈學術著作獎，中央研究院推舉膺選院士，斯所謂實至而名亦隨之矣。享年七十有三。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不幸以肺癌不治，卒於臺灣大學醫院。老成殂謝，　總統軫念褒揚，士流悲悼，含章挺曜，抱道懷珍，生榮歿哀，其儀不忒。銘曰：

於休君子，明姿亮特，敏求好古，本務學殖，名山不朽，是曰立言。匪惟支葉，實尋厥根，已達達人，誨人不倦。異域周流，秉心植援，同塵往哲，厚志薄身，英華芳潤，百世垂型。

治喪委員會立石　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槃敬譔　曲阜同學弟孔德成敬書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日

編者按：本文據「墓碑銘」搨本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

中央研究院故院士屈萬里先生事略

王天昌

二月十七日早晨，我從國語日報上看到屈萬里先生病逝的消息，心情非常沉重，整天不發一語，也不理人。屈先生是我敬佩的學者，不論是他為學的踏實與為人的忠厚。在在都可作為讀書人的典型。屈先生他雖然沒有大學畢業的文憑，沒有顯赫足以驕人的高級學位，但是他在我國經學、古文字學、圖書目錄板本之學這些方面的學術成就，卻是個中翹楚，他人所望塵莫及。因此在民國六十一年，他就以『對先秦史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中國目錄校勘之學』（見是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評語，榮獲當選為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屈先生，名萬里，字翼鵬，山東省魚臺縣人，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西元一九〇七年）之九月十五日誕生於魚臺故居。他從小就喜歡讀書，七歲入鄉塾，到十一歲的時候，已經讀完四子書和毛詩了；後來才插班入小學四年級。寒暑假期間，他的父親鴻生公本是遜清生員，就教他讀韓昌黎文和綱鑑易知錄等書。

民國十一年，他負笈於設在濟寧的山東省立第七中學初中部。十四年，轉入齊魯名理學家夏溥齋濟泉先生所創辦的濟南私立東魯中學高中部肄業，課餘研讀資治通鑑及續通鑑，頗有心得。十七年五月三日，日本兵在濟南殺害我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引起慘案。這年夏天，屈先生從東魯中學畢業，因局勢不安，沒去考大學。次年四月，魚臺縣教育局長劉心沃禮聘先生回縣擔任縣立圖書館館長。這是他從事圖書館工作之開始。民國十九年，他到北平，升入私立郁文學院中文系一年級肄業。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觸發了平津學生的抗日運動，他因此受到影響而停學了。從此，他不再到大學註册入學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

二十一年元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欒調甫所長知道屈先生用功之深，讀書之勤，特推薦給當時山東省立圖書館王獻唐館長。王館長卽聘請他擔任館員，二十五年七月調升爲編藏部主任。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戰事波及山東，他將館藏的善本書和古器物，輾轉運到漢口，再運到四川萬縣。直到二十八年應孔德成先生之聘，到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擔任文書主任，伴孔先生讀，才離開山東圖書館。他在山東省立圖書館七年多，首先搜閱周易諸書，對惠棟易學涵泳最深；又因王館長精研鐘鼎文字，屈先生得到指引，能遍讀館中所藏文字學書籍，漸漸對甲骨文發生興趣。他常以任職圖書館能够坐擁書城爲樂；逐漸爲學有本，左右逢源了。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屈先生應聘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三十二年二月，傅斯年所長邀請他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在史語所三年，於鑽研甲骨文之餘，熟讀尙書、毛詩，旁及左傳、屈賦。他曾說：入研究院後，深信在作學術研究時，原始資料之勝

於傳述資料，而資料之取信，首重鑑別；凡此藉助於師友啟迪者固多，而尤不忘孟眞先生之誨益。他嘗謂：平生最得力處，蓋在此三年。

抗戰勝利後，國府還都，中央圖書館遷回南京，蔣復璁館長再三邀請他回館擔任編纂。三十六年一月，他調升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縹緗滿架，乃得究心早年有志而未竟的圖書板本與目錄之學。三十八年春，中央圖書館疏遷善本書來臺北，屈先生受命擔任臺灣辦事處主任。那時，傅斯年先生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再度被傅校長延聘到臺大擔任中文系副教授，並襄助校長處理文書公務。四十年秋，專任教書著述工作。四十二年晉升爲教授。四十六年八月，改任史語所專任研究員，仍受臺大合聘爲教授。自五十七年臺靜農教授辭臺大中文系所主任時起，屈先生便繼任中文系暨研究所主任，到六十二年爲止。

其間五十七至五十九年，並受國家科學委員會資聘爲國立研究講座教授。五十八年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六十至六十三年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資聘爲中山講座教授。六十五至六十七年復受國家科學委員會資聘爲胡適講座教授。他出國講學約有五次。四十六年八月和四十八年八月，都是同奉祀官孔德成先生前往，先到日本講學，後到越南。五十四年九月至次年八月，應聘赴美國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任研究員，再轉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學。五十九年夏，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前往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六十六年元月，應聘擔任普林斯敦大學客座教授半年。

五十五年九月，蔣復璁館長調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屈先生在各方稱慶得人聲中接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但他事先言明，只肯短時間主持館務，終於五十七年二月，辭卸館長職務，再回臺

大任教。六十一年，他膺選爲終身榮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六十二年元月至六十七年七月，他並兼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屈先生身體素來康健，所以許多機構團體常欲推舉或聘請他兼些委員或理事的名義，他也只好欣然接受了。六十一年以後，據我所知就兼了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及私立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國語辭典修訂委員會委員、孔孟學會常務理事、圖書館學會常務監事等職。記得有一回國語辭典修訂委員會議在臺北市某西餐廳開會，會後便餐，屈先生和我對面同席，點菜時，其他委員不是點牛排就是點魚，惟獨屈先生和我不約而同都點了炸鷄腿，他說這就叫做「方以類聚」。那天的鷄腿特別大，他連連稱讚說：『還是鷄腿好！還是鷄腿好！』還約定以後再一同吃鷄腿。前年臺灣省教育廳在臺中辦理全省各縣市國語指導員業務講習班，特請屈先生蒞臨專題講演，我本想請他在臺中市也吃一客炸鷄腿，卻因故沒有請成。

屈先生元配劉氏，中道謝世；有子三人：長世鐸、次世銘、幼世釗；有女一人，適王。皆陷在大陸，未能隨侍。繼配費海瑾女士，江西南昌望族，國立暨南大學教育系畢業，四十七年來歸先生，溫恭淑愼；凡往美加及星洲，胥相伴隨，所謂增伉儷之重，老而彌篤者。她原執教於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因侍候屈先生湯藥，提前自請退休。屈先生二十年來，得以專心研究、著述，內顧無憂，實在是夫人內助之功！

屈先生等身著作，當另文介紹，將在下期刊登。所最遺憾者，天不假年，他正準備將周易集

釋寫出，今年二月十六日竟因肺癌不治於臺大附設醫院，享壽七十三歲。嗚呼！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二日於東海大學

原載「書和人」，三六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七日



屈萬里先生

劉兆祐

屈萬里先生（一九〇七——一九七九），字翼鵬，自號書傭，民國紀元前五年九月十五日誕生於山東省魚臺縣的谷亭鎮。七歲就讀鄉塾，十六歲時，到濟南就讀於省立第七中學，後轉入以發揚東方文化爲宗旨的東魯中學。民國十八年，曾遊學北平，進郁文學院。二十年九月，東北釁起，於是退學回到山東。屈先生的整個求學過程，就是如此而已，並沒有顯赫的學歷，可是卻能在民國六十一年以「對先秦史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中國目錄校勘之學」，膺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由於他長時間勤奮苦學的成果。

談到屈先生在學術上能有如此卓越的成就，與他的治學過程與機緣有關。屈先生幼時，民國初造，局勢不安，羣盜如毛，一夕數驚，十一歲時才讀畢四書及毛詩。他的父親則利用寒暑假，敎他讀韓昌黎文，小學畢業時，已圈讀綱鑑易知錄。在就讀東魯中學時，他利用課餘詳細研讀資治通鑑及續資治通鑑。這些治學過程，奠定他後日文史研究工作篤實的基礎。談到機緣，則是屈先生一方面先後從游於當時名儒碩學，如從呂今山（鴻陞）先生學詩文，從李雲林（繼璋）先生

治經學，從丁佛言先生學說文，從夏溥齋（繼泉）先生學明儒學案，從王獻唐先生治金石；一方面則先後工作於山東省立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三個機構，都藏有豐富的圖書文獻。這些機緣，加上屈先生的聰穎好學，成就他深邃的學術造詣。

民國十八年，屈先生就在家鄉魚臺縣立圖書館工作，擔任館長。民國二十一年，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先生薦介於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從館員洊升到編藏部主任。

山東省立圖書館創始於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最早由山東提學使羅正鈞先生擘劃經營，備極勤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民國十八年，向湖老人王獻唐先生擔任館長，經費漸裕，蒐集也漸多。抗戰初期，藏書已達三十餘萬册，善本書也有三萬六千多册。王獻唐先生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所以除了留心於鄉邦文獻的蒐羅外，也兼及鐘鼎彝器、帛幣、鉢印、封泥、甎瓦、石刻及書畫等的收藏。特闢「羅泉樓」以展覽帛幣，建「奎虛書藏」以儲書籍文物，又拓所藏石經、封泥、甎瓦等以廣流傳，於是山東圖書館之名大振。戰端初啟，王獻唐先生擬遷書物於遠省，以維護文物的安全，可是當時館中同事多已請假，而且津浦火車，日日遭敵機轟炸，非常危險。一日，王獻唐先生告訴屈先生說：「本館爲吾東文獻所萃，脫有不測，吾輩將何以對齊魯父老？擬就力之所及，將比較珍秘者十箱，移曲阜至聖奉祀官府。顧此事重要，可以肩其任者，惟余與子耳。津浦車時遇敵機攻擊，往卽冒險，然欲爲吾魯存茲一脈文獻，又不容苟辭。子能往，固善，否則余當自往。」屈先生聽了這番話，不計道途的艱險，慨然請行，願與此纍纍十箱文物共存亡。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晚出發，先是到曲阜，濟南緊張後，輾轉到了漢口，然後再到四川，

已是次年春天了。一路上歷盡艱難與危險。所運送的文物，共計金石器物七百三十四品，書籍四百三十八種二千六百五十九册又一百八十三卷，字七十一件，畫六十七件。到了四川，一切安頓好了，屈先生把這次押運文物的經過，撰寫「載書飄流記」一文。館長王獻唐先生曾撰題詞冠諸卷端。題詞包括四首絕句和一段跋。跋語是這樣的，「去冬敵陷魯地，余與翼鵬道兄運圖書館文物入川，辛苦備嘗，所撰『載書飄流記』，皆實錄也。竭兩夜力籀讀一過，題四截句册耑，亦長歌當哭之意。君在曲阜，嚴稽文獻，旁及輿地，皆精確縝密，足備掌故，異日修史者當有取於斯，不祗作金石錄後敍觀也。」這篇「載書飄流記」和附錄「山東省立圖書館第一次運往曲阜金石典籍書畫目錄」，不僅是山東省的重要文獻，也將是中國圖書館史的重要史料。

民國二十九年，屈先生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其中除了有兩年多時間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外，都在該館擔任編纂及特藏組主任。特藏組的主要職掌是從事善本書及金石拓片的保管、編目、考訂、閱覽和傳佈。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共有十幾萬册，主要是購自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等私家的藏書，加上抗戰勝利後，接收了南京的澤存書庫。要把十幾萬册的善本圖書，一一考訂編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了要有淵博的學識外，還要有不畏艱辛的毅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完成，由該館印行。這一部書目，不僅是中央圖書館的首部善本書目，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其完善的、精審的編輯體例，為日後全世界關於中文善本書目的編纂，樹立了正確的範例。

民國三十二年春天，屈先生辭去中央圖書館的工作，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屈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以後，一方面由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豐富文獻，奠定了屈先生日後在甲骨文及古史方面的成就，一方面也得以有機會追隨像傅斯年先生等著名學者從事研究，對屈先生的治學態度和方向，都有深遠的影響。在民國五十七年，屈先生把他關於經學、小學、史學方面的單篇論文，選了二十九篇，輯爲「書傭論學集」刊行，在自序裏他說：「也是爲了研究周易的緣故，在抗戰的末期，我進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近乎三年的歲月中，關於周易方面，收穫的並不多；但由於傅孟眞（斯年）先生的啟示，才確切地知道作研究工作必得靠眞實的資料，才知道原始資料之勝於傳述資料，才知道鑑別資料的重要性。因而對於以前所篤信的遠古史事，才知道很多是出於後人的傳說，而未可盡信。於是，從那時到現在，這二十多年來所從事的，大部分是鑑別資料和解釋資料的工作，而且是偏重於先秦時期的。本集所收的論文，也就是在這一途徑下所得的一點成果。」

民國三十八年，屈先生進國立臺灣大學工作。先是擔任校長傅斯年先生的秘書及文書組主任，隨卽受聘在中國文學系任教。此後一直到去世前，都由中央研究院和國立臺灣大學合聘，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在臺灣大學，屈先生講授過周易、詩經、尙書、古籍導讀、經學專題討論等課程。

民國五十四年夏，屈先生應美國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Princeton)及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之聘，爲該所研究員及該校圖書館訪問書

誌學者，爲期一年。其間並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之聘，爲該校東亞學系訪問教授。在美國一年期間，完成了「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一書，並撰成「普林斯頓大學所藏中國善本書辨疑」一文，就該校所藏三萬册中文善本書之僞刻者，一一考訂辨證。

民國五十五年秋，屈先生從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講學回國後，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邀聘他出長國立中央圖書館。但是，屈先生淡泊名利，一再婉辭，然終拗不過閻部長的誠懇，只好答應一年聘期。

屈先生出任中央圖書館館長雖爲期不長，卻對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做了不少有深遠影響的貢獻。如善本書的整理傳播、中央圖書館館刋的復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的大量充實、臺灣地區公藏中文人文科學聯合目錄之完成等，都不僅使中央圖書館的收藏更加豐富，提高國人研究文史工作的水準，也爲臺灣之成爲世界漢學重鎮，奠定了基礎[1]。

民國五十七年，屈先生繼臺靜農先生擔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暨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爲期四年。在這期間，他舉辦學術討論會、擬定研究生必讀書目，又加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碩士班）、「文史資料討論」（博士班）等必修科目，使學生接受嚴格的治學方法訓練。在主持系（所）務的四年當中，對系（所）務的設計與推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2]。

---

1 關於屈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及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貢獻，參閱拙著：①「屈翼鵬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六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版與研究第四十二期；②「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八年四月七日，書和人第三六一期；③「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七十二年四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刋，第十六卷一期。

2 參閱周鳳五先生撰「屈翼鵬先生與臺大中文系」，六十八年四月七日，書和人第三六一期。

民國五十九年夏，屈先生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爲該校中文系客座教授及該校亞洲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講學一年。後來又受聘爲該校各屆高級學位校外考試委員，協助南洋大學中文系教學及研究水準之提高，貢獻甚大，備受南洋大學師生之讚揚與愛戴[3]。

民國六十一年，屈先生膺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六十二年元月，繼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任所長。丁邦新先生說：「史語所開創以來，有過三位所長，那是傅斯年先生、董作賓先生、李濟先生，都是史語所創辦期中的前輩大師。李濟先生因病請辭，先生由代理而眞除。雖然那時他已經六十七歲，實在還是承先啟後的第一位接棒人！先生對於公事，眞是一絲不苟，儉樸廉明，使全所同仁得以在安定中求進步。在七年代所長及所長任內，所裏出版了十七部彙刋和單刋，十九册史料，三本考古報告，兩種圖集，兩種引得，七本集刋；開創國內訪問學人的制度；同時費盡辛苦爭取到一座四層樓加地下室圖書館的新書庫，使史語所十五年內不再有書滿之患。」[4]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屈先生不幸罹患肺癌，經過十個多月的治療，藥石罔效，於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在臺灣大學附屬醫院逝世，春秋七十有三。安葬臺北縣林口鄉，墓園背山臨水，可以遙望山東故鄉。元配劉氏，中道謝世。子三：長世鐸，次世銘，幼世釗。女一，適王。孫男女若干人，均陷大陸。繼配費海瑾女士，出江西奉新望族，國立暨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任教於臺灣

3　見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
4　參閱丁邦新先生撰「屈翼鵬先生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六十八年四月七日，書和人第三六一期。

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講授教育概論、教材教法等課程，四十七年來歸先生，溫恭淑愼，伉儷情深。屈先生近二十餘年得以無內顧之憂，專心學術與公務，得力於夫人的扶持。

屈先生著作等身，已刋的專書有：山東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詩經釋義、圖書版本學要略、詩經選注、尙書釋義、殷虛文字甲編考釋、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漢石經尙書殘字集證、古籍導讀、書傭論學集、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尙書今註今譯、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史記今註（與勞榦先生合著）等，所輯編的叢書有：明代史籍彙刋初輯二集、雜著秘笈叢刋、明清未刋稿彙編初輯二輯等，另有論文數百篇及未刋手稿多種。屈先生逝世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爲了使先生的著作，完整的流傳於世，特將已刋行的專書、論文及未刋的手稿，彙爲「屈萬里全集」，共十四種，二十鉅册，都四百餘萬言[5]。

綜觀屈先生一生，他是經師，也是人師；他是旣能讀書又善治事的學者。他對學生的課業，督促甚嚴，但對學生的關懷，卻極熱心，論語上所說的「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正是屈先生的寫照。談到讀書，他自述平生治學，以三事自誓：一是絕對服從眞理；二是絕不作意氣之爭；三是絕不用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來增強自己的論據[6]。

這種心胸，是何等的開濶！至於治事，臺靜農先生說過：「學者多不善治事，翼鵬獨不然，

---

5 參閱拙著「懷念一生獻身學術著作如林的『書傭』——屈萬里院士其人其書」，七十三年元月，新書月刊第四期。

6 見「書傭論學集」自序，五十八年三月，臺北開明書店印行。

每任勞怨，不辭繁劇，明正練達，最爲朋儕所欽挹。」[7]

這些風範，都令他的故舊門生，懷念不已！

原載「中國歷史學會會訊」，十四期（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八日），頁七——九

7　見「屈萬里先生全集序」，載「屈萬里全集」第一種「讀易三種」卷耑，七十二年六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屈翼鵬先生與歷史語言研究所

丁邦新

翼鵬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去世時還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終身聘約的研究員。他跟史語所有三十幾年的關係，其間雖曾兩度離所到中央圖書館任職。但是從民國四十六年他五十一歲之後，除去在臺大擔任幾門課程以外，絕大部分時間一直在所工作，他把一生中最精華的階段，貢獻給史語所，重要的學術論著差不多都是在史語所完成的。他生前曾經詼諧地說過，研究院是他「活養死葬」的地方；這句話正可表現他獻身學術的眞誠。現在他去世了。果然由中央研究院治喪。哀榮身後事，千秋萬世名，他不朽的學術貢獻，留在人間。他公正熱誠、廉明負責、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留在我們的心底。

民國三十二年春天，翼鵬師放棄中央圖書館編纂的職位，放棄相當於副教授的待遇，到史語所擔任待遇低了一半的助理員，研究甲骨文。他說那一段日子對他的助益很大，讀了許多書；詩經、尙書、孝經、老子、屈賦，都是這個時候背誦的。最主要的是看到史語所別的學者做學問的方法，尤其是傅斯年先生淵博的學問，高明的見解，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後來翼鵬師在「書傭論

學集」自序裏說：「由於傅孟眞（斯年）先生的啟示，才確切地知道作研究工作必得靠眞實的資料，才知道原始資料之勝於傳述資料，才知道資料鑑別的重要性。因而對於以前所篤信的遠古史事，才知道很多是出於後人的傳說，而未可盡信。於是，從那時到現在，這二十多年來所從事的，大部分是鑑別資料和解釋資料的工作，而且是偏重於先秦時期的。」又說：「平生治學，以三事自誓：一、絕對服從眞理；二、絕不作意氣之爭；三、絕不用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來增強自己的論據。」這些話一方面可以顯示先生在做學問的方法和態度上如何重視證據，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一生治學跟史語所關係的密切。先生在史語所所做的工作，可以分從三個方面來說：

一、文字學：最主要的著述是「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全書約四十萬字，材料是史語所在殷虛一至九次發掘的有字甲骨，共有三千九百餘片，拼綴為二二三版，考辨字義，詮釋文辭，其中新識及訂正舊說者七十餘字。此外有好些單篇的文章討論字形或字義的演變。其中「河字意義的演變」及「岳義稽古」兩篇，特別可以看出先生旁徵博引、精細綿密的功夫，對先秦資料之熟悉，眞是歎為觀止。

二、經學：先生在這方面著作最多，專書就有七本：「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漢石經尙書殘字集證」、「尙書釋義」、「尙書今註今譯」、「詩經釋義」、「詩經選注」。重要論文見於「書傭論學集」的就有十四篇，同時還有一部接近完稿的遺著「尙書集釋」。先生治經，博採各家精義，就本文以求本義，利用古文字、古史、文化人類學的知識，作為研究的憑藉：他的成就超越前人，自然是必然的結果。先生在尙書、詩經上的研究，最為人

所稱道，其實他在周易方面也有數十年的功力，許多問題都經過深思細考，在臺大講授周易時，完全從平實中見學問。去世前不久，他跟師母說起他的「周易集釋」，只要有兩三個月就可以完稿，所有的內容都已經滙聚在他的腦海之中。可惜先生在最不幸的併發症中遽然辭世，關於周易的巨著，從此長埋地下，眞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三、史學：這方面重要論文有「謚法濫觴於殷代論」、「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曾伯霥簠考釋」、「讀周書世俘篇」等十幾篇。主要的路向就是利用古文字以及考古出土的資料參證文獻，重建古代信史。先生對於先秦的史料尤爲注意，例如「西周史事概述」、「有關周公問題之探討」等；其實關於周易、尙書、詩經的研究，也無一不是與古史有關的。

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去上述的幾點以外，他在目錄板本學上也是權威，有兩本書，很有分量。那是他出其餘力，在圖書館服務的成果。

先生平時生活緊湊，三度出國長期講學反而成他比較悠閑的片段。除去兩次到普林斯頓大學以外，有一年在南洋大學任客座教授，還曾經寄給我四首詩：

鳥聲似析響幽林，撩我鄉思夜夜心；遲落長庚如有意，清光伴我到宵深。（鄉思）

西風未許到獅城，木自蔥蘢草自榮；南國不知秋已晚，椰林猶有鷓鴣聲。（暮秋）

草間猶自躍斯螽，斗柄忽驚指仲冬；畢竟日南風物異，狂風隨雨撲簾櫳。（仲冬）

茂林掩映好樓臺，樹樹相思傍路栽；幾處長廊覆幽徑，行人宛自彩虹來。（南大校園）

詩後先生自注云：「比來占城，偶得俚句，綴成星洲雜咏數首，聊識鴻爪而已。」詩意雋永，可

能那一年就是先生晚年最舒適的一年了。離開史語所，反而有寫詩的餘暇和心情，正可反映先生在史語所時的繁忙。

民國六十一年，先生膺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六十二年元月繼任史語所第四任所長。史語所開創以來，有過三位所長，那是傅斯年先生、董作賓先生、李濟先生，都是史語所創辦期中的前輩大師。李濟先生因病請辭，先生由代理而眞除。雖然那時他已經六十七歲，實在還是承先啟後的第一位接棒人！先生對於公事，眞是一絲不苟，儉樸廉明，使全所同仁得以在安定中求進步。在七年代所長及所長任內，所裏出版了十七部專刋和單刋，十九册史料，三本考古報告，兩種圖集，兩種引得，七本集刋；開創國內訪問學人的制度；同時費盡辛苦爭取到一座四層樓加地下室圖書館的新書庫，使史語所今後十五年內不再有書滿之患。

六十七年四月初，先生經醫檢查，發現肺癌，立卽向院長錢思亮先生提出辭呈，辭卸所長之職。經過四月六日、十八日、五月十日、六月六日、七月二十四日，計五次堅辭，才勉強得到院長的同意，可見在行政事務上受倚重之深。先生在辭呈中說：「蒙一再賜給病假，並蒙溫諭寬慰，曷深感激！惟萬里此病，既需長期療養，而職務在身固難兼顧，亦難安心養痾。用敢固懇辭卸兼所長之職，俾另簡賢明繼任，於公於私，庶幾兩便，掬誠再懇，不勝企望待命之至！」先生不僅毫無戀棧之意，而且惟恐影響公務，眞是公私分明的人！

六十九年七月，由史語所幾位先生主編的「屈翼鵬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完成，在自由之家舉行酒會爲先生祝壽，並呈獻論文集。集中共有論文三十八篇，由聯經公司出資刋行。當天到會

的有五百多人，可見先生在門生故舊的心目中所受的愛戴！

先生去世後，行述中說他的爲人是：「恭謹寬厚，重然諾，務實踐。栖栖皇皇，公而忘私；中中天天，學以忘倦。尤樂於助人，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又說他的爲學是：「以淹通宏博，善考索，精鑒別，繫士林重望者數十年。洎乎晚歲，謂其圓融通達，淵沖醇粹，良非溢美也。」實在都是至當之論。我現在執筆爲文來說明先生對史語所的貢獻，掛一漏萬，紙短意長，恍惚中似乎又看見先生在史語所及臺大的學術討論會，就許多主講人不同的專題發言時的神情，引據博洽，圓融無礙，經史子集各方面的資料都在胸中，取之左右逢其源。我們這些門人晚輩該如何奮勉，才能不負先生的期望於萬一呢！

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十四日深夜於南港

原載「書和人」，三六一期，六十八年四月七日

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

劉兆祐

翼鵬師在「書傭論學集」的自序裏說：「因爲這些文章，都是論學之作；又因爲我曾服務於圖書館界達十餘年，曾用『書傭』二字作爲自己的別號，所以就把這本集子，定名爲『書傭論學集』。」事實上，翼鵬師從民國十八年在他的家鄉山東省魚臺縣擔任縣立圖書館館長開始，先後獻身於圖書館達二十年之久。這二十年中，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的歲月最長，貢獻也最鉅。

屈師是從民國二十九年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先是擔任編纂，其後擔任特藏組主任，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都是在負責善本書的編訂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自成立以來，當時的館長蔣慰堂（復璁）先生一直把善本書的蒐藏視爲該館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平時零星的收購以外，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在淪陷區也不斷進行收購的工作。當時國內幾個著名的藏書家，例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等的藏書，都先後爲中央圖書館購得。抗戰勝利後，又奉命接收南京澤存書庫；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增至十二萬多册。那時候，翼鵬師正擔任特藏組主任，並負責設在南京頤和路的北城閱覽室。北城閱覽室是專供閱覽中文舊籍及善本圖

書的。屈師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和當時也在特藏組任職的昌瑞卿（彼得）先生昕夕從事善本書的考訂工作。善本書和一般圖書不同，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每由於版本的不同，內容和文字都會有很大的差異；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有的完整，有的以殘損冒充完本；因此考訂的工作很重要。要把那麼多的善本書，一一考訂編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了要有淵博的學識外，還要有不畏艱辛的毅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完成，由中央圖書館以油印出版。這本書目，一共五卷：卷一經部，卷二史部，卷三子部，卷四集部，卷五叢書。這部書目，是中央圖書館的第一部善本書目。民國四十五年和五十六年，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先後兩次增訂出版，也都以這本最原始的書目爲藍本。今天，中央圖書館的十餘萬册琳瑯善本圖書，學者得以很方便的索閱，得以很正確的利用其資料，翼鵬師實在灌注了太多的心血。

民國五十五年秋，翼鵬師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對中央圖書館做了更多貢獻。先是五十年夏，屈師應美國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及普林斯頓大學之聘，爲該校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次年夏季回國。那時候，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所以當時的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便邀聘屈師擔任館長。

在五十六年三月出版的「教育與文化」第三五一、三五二期合刊本裏，刊載屈師所撰「國立中央圖書館計畫中的幾件工作」一文。他在引言裏頭說，中央圖書館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基礎，但是，有待於擴展的業務還很多。他衡量中央圖書館的財力和人力，提出幾件必須努力以赴的工作：一是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二是善本圖書的閱覽和傳佈；三是恢復館刊；四是

擴展與國際文教機關合作業務。這幾件平實而重要的工作，翼鵬師都先後完成。就以館刊之復刊來說，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期間曾印行「圖書月刊」；抗戰勝利後，有館刊和「學觚」兩種刊物。遷臺以後，因限於經費，無法復刊，以致在臺灣，要看到一種圖書館的專業性刊物而不可得。翼鵬師於是和學生書局商訂合作辦法，於是在五十六年五月，館刊新第一卷第一期正式發行。停止了十八年，久為國內外人士所期待的館刊，於焉復刊。

上述計畫完成之工作中的第一件——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是翼鵬師在館長任內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在這裏做較詳細的述說。

國立中央圖書館是目前全國惟一的國家圖書館，理論上，應該收藏各學科的圖書文獻，以應全國學人的需要。可是以短絀的經費，要收藏各學科的圖書，誠非易事。就以科技方面的圖書來說，目前設有理工學院的大學，多數已有豐富的藏書，各種最新的期刊，也大致應有盡有。中央圖書館以有限的經費，實在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再複購這類科學圖書。即使購買了，也難以超越國內著名的大學。所以屈師當時即決定以有限的經費，作重點之發展，俾中央圖書館能成為世界上某方面藏書的重鎮。他想以既有的十四萬多册善本圖書為基礎，再增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期使中央圖書館成為全世界研究漢學的中心。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央圖書館第三二六次館務會議上，說明今後館務發展的方針時說：「總統最近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本館應以實際之具體工作響應之。因此本館在今後之業務上，應以現藏之善本書為基礎，運用有限之財力，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尤其國內外漢學研究方面之圖書，作重點之收購，以收

宣揚中華文化之實效。」五十六年元月十二日，他更親筆寫了一封給教育部長的信，請求撥款兩百萬元以充實這方面的圖書。這封信已成爲中央圖書館的重要文獻，所以特地迻錄於左：

部長鈞鑒：自　總統號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來，全國風起影從，鈞部且擬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積極進行。甚盛甚盛。在此綱要中之第㈡及第㈨兩項，與職館業務有關，已擬就待辦事項，逕送社教司，以供參考。此外，尚有兩事，似甚重要，謹爲　鈞座陳之：

一、中央圖書館亟應大量補充與漢學有關之圖書。職館所藏善本圖書逾十四萬冊，就其質量而言，皆爲世界任何大圖書館所不及。其中孤本祕笈，可供專門研究之資料極多。在最近三個月中，卽有自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等校之敎授及研究生，來利用此項資料。亦在此三個月中，美國有四所大學、日本一所大學，委託職館對所需之資料，攝成微影膠捲。本國從事研究工作之人士，利用善本圖書者，三閱月來，每月常在百人以上，將來必且日益增多。國人從事漢學研究者日衆，傳播漢學資料於國外之機會日多，此誠一可喜之現象也。

惟職館所藏之善本圖書雖多，而普通圖書則甚感缺乏。蓋播運來臺之時，因交通工具極端困難，故除將館藏善本圖書全部運來外，普通圖書僅携來一萬餘冊。四十三年復館後，因限於經費，所藏之書，皆係徵繳所得臺灣出版之本。因是，清代出版之書，及民國以來迄四十二年前出版之書，職館大都未有。夫以惟一之國立圖書館，於本國二百餘年以來出

版之普通圖書，竟多未入藏，對國人言，旣覺汗顏；對外籍來參考資料之人士言，尤難啟口。憑此而欲發揚中華文化，其條件之不足，自不待言。此其一。歐美人士，研究漢學者日衆；日本人士從事此學者尤多。因是，外國此類出版品甚夥，而本國各圖書館收藏之者則殊少。漢學已成爲世界之顯學，外國人士所著有關漢學之圖書，本國學人如未見及，則不但將蒙見聞寡陋之譏；且旣有多量資料未能利用，自必影響其研究之成果。故大量收購日本及歐美各國有關漢學之著作，似亦刻不容緩之事。此其二。粗略估計，如能籌措臨時購書費二百萬元，以一百萬元補充本國出版普通圖書，另以一百萬元購置日本及歐美各國所出與漢學有關之圖書，以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重要圖書。有此根基，與館藏十餘萬册善本圖書相配合，益以中央研究院及故宮博物院所藏圖書及文物，則自由中國，可成爲眞正之漢學研究中心。復興中華文化，此似爲最切要之工作。（研究數理科學及生物科學之人士，皆集中於各大學及各研究所，而各大學及各研究所，因有長期科學會之補助，其圖書設備均大致敷用。故此類書籍，職館可以緩購。）

二、儘量收購匪區出版之學術性書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文化學術之戰，亦何嘗不然？我政府爲嚴防匪幫宣傳刊物之惑亂人心，因禁止其進口，本爲至當之舉。然學術性書刊亦在嚴禁之列，則不無可商。舉例言之，如十餘年來，因共匪驅策饑餓之民衆，修路決河，所得之古物甚夥。此類古物，對於我國古史研究，有重大價值。匪區將此類物事，多已印成書刊，陷在匪區之學人，據此以作研究工作者亦衆。凡此書刊，我學人俱不

能見。既不能見此項資料，又不能知彼輩據此資料研究之成果，則吾人之學術水準，勢將落彼輩之後，而爲國際學術界所輕視。考古學如此，他如歷史、語言學、地質學、生物學，乃至物理、化學，亦莫不然。且我國八年抗戰之光榮史蹟，與夫共匪殘暴之血腥事實，足以示後世或昭炯戒者，其重要資料，如不及時收集，將來亦必湮滅。如是，則任由匪黨捏造之歪曲歷史，流傳人間，其問題尤爲嚴重。爲補救計，謹擬下列兩項辦法：㈠寬籌專款，委託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儘量收集匪區出版之新舊圖書。一面由鈞部、中央黨部、警備總司令部及職館派員，合組一審查委員會。同時於中央黨部或中央圖書館闢一特藏室，以儲此類書刊。集成圖書公司將匪區書刊寄來後，先由審查委員會詳細審查，凡屬學術性者，卽交特藏室；非學術性之書刊，則交國際關係研究所。特藏室派妥人負責管理；凡眞正從事研究工作之學人，須參考此項圖書者，經過申請及保證手續後，可以入室閱覽。㈡請警備總司令部將歷年所沒收及將來應沒收之違礙書刊，全部移交審查委員會予以審查；審查結果，依㈠項辦法處理。

萬里一介書生，不諳政事。以上所陳，未審有無一當。敬乞　尊裁。

信中第二項，經各單位會商同意，在中央圖書館設一特藏室。至於第一項，教育部撥了一百萬元，大量收購了中央圖書館所缺少的資料。他的這一措施，不僅使中央圖書館在漢學資料的收藏上更加充實，同時，也爲今後在財力不很充裕的國內圖書館事業，指出了一條可行的方向。

其次，臺灣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之編輯工作的進行，也是翼鵬師在中央圖書館館

長任內對中央圖書館及全國圖書館事業所做的重要貢獻。

圖書館的藏書，想要能爲海內外學人充分利用，目錄的編製是最重要的工作。國內圖書館所藏文史資料，除了善本書以外，還有爲數不少的官書、期刊及淸代以來印行的線裝書。就以官書來說，各圖書館藏有不少早期各級政府、議會及公營事業機關的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包括各種法令、規章、公報、議事錄、調查統計與研究報告等，是研究各個時代制度的最原始資料。再以期刊來說，當時國內圖書館藏有淸朝同治年間以來的期刊爲數不少。就其內容加以分類，有屬於博物館學的、教育學的、社會學的、文史的……這些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期刊，約有兩千多種。這些資料，各收藏單位雖都有目錄卡片供讀者檢索，可是多數的圖書館都還沒有出版詳細而完整的書目，因此國內外的研究工作者，每每爲了查閱資料，須跑遍各圖書館，深爲不便。翼鵬師有鑒於此，乃徵得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同意，由其補助從事國內圖書館藏書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參加的單位，除了中央圖書館外，尙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國防研究院、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省立臺北圖書館（今改爲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當時決定編輯的聯合目錄種類共分：一、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二、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三、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四、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五、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現在，各種目錄都已先後出版。這種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不僅方便中外學人查閱資料，也爲日後國內圖書館所進行的館際合作，奠定了良好而穩固的基礎。

由於屈師的一再懇辭，五十七年春天，他辭卸了館長職務，回到國立臺灣大學教書，回到中

央研究院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他任館長雖只有一年半的時間，可是對中央圖書館所做的貢獻，卻是鉅大的，且有深遠的影響。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七日寫成

原載「書和人」，三六一期，六十八年四月七日

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

劉兆祐

翼鵬師在「書傭論學集」的自序裏說：「因爲這些文章，都是論學之作；又因爲我曾服務於圖書館界達十餘年，曾用『書傭』二字作爲自己的別號，所以就把這本集子，定名爲『書傭論學集』」。事實上，翼鵬師從民國十八年在他的家鄉山東省魚臺縣擔任縣立圖書館館長開始，先後獻身於圖書館達二十年之久。這二十年中，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的歲月最長，貢獻也最鉅。

屈師是從民國二十九年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先是擔任編纂，其後擔任特藏組主任，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都是在負責善本書的編訂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自成立以來，當時的館長蔣慰堂（復璁）先生一直把善本書的蒐藏視爲該館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平時零星的收購以外，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在淪陷區也不斷進行收購的工作。當時國內幾個著名的藏書家，例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等的藏書，都先後爲中央圖書館購得。抗戰勝利後，又奉命接收南京澤存書庫；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增至十二萬多册。那時候，翼鵬師正擔任特藏組主任，並負責設在南京頤和路的北城閱覽室。北城閱覽室是專供閱覽中文舊籍及善本書

的。屈師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和當時也在特藏組任職的昌瑞卿（彼得）先生昕夕從事善本書的考訂工作。善本書和一般圖書不同，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每由於版本的不同，內容和文字都會有很大的差異；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有的完整，有的以殘損冒充完本；因此考訂的工作很重要。要把那麼多的善本書，一一考訂編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了要有淵博的學識外，還要有不畏艱辛的毅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完成，由中央圖書館以油印出版。這本書目，一共五卷：卷一經部，卷二史部，卷三子部，卷四集部，卷五叢書。這部書目，是中央圖書館的第一部善本書目。其價值和意義，不僅是方便學者檢索資料，爲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的傳佈閱覽，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爲近世善本書目所著錄的範圍和善本書目著錄的方法，訂下了範例。因爲舊時善本書目，著錄的項目大多不完備。以作者一項來說，往往只題著者和注釋者，而於批校者、評論者、增補者、刪訂者等，多略而不著；再以版本項來說，大多只說是宋刋本、元刋本，或明刋本，而於刋刻的元號、年代、刋刻處所、刻者姓氏等，也都不够詳細。至於著錄的範圍，更是隨各人的喜惡而有不同。翼鵬師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對於這些都力求完整詳盡，爲當世善本書目的編錄，立了規範。民國四十五年和五十六年，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先後兩次增訂出版，也都以這本最原始的書目爲藍本。今天，中央圖書館的十餘萬册琳瑯善本圖書，學者得以很方便的索閱，得以很正確的利用其資料，翼鵬師實在灌注了太多的心血。

民國五十五年秋，翼鵬師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對中央圖書館做了更多貢獻。先是五十

四年夏，屈師應美國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及普林斯頓大學之聘，爲該校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次年夏季回國。那時候，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所以當時的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便邀聘屈師擔任館長。

當時的中央圖書館，不論在人力和財力上，都極度困難。翼鵬師在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了「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現狀和願望」一文，一方面他提出了未來數年內業務發展的重點，將以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十多萬册善本書爲基礎，使中央圖書館成爲名實相副的漢學資料中心。另一方面，他也就中央圖書館的困難，提出呼籲。那些困難中，最重要的是購書費不足、書庫不敷及編制的員額太少。在購書費方面，他的期望是：「粗略的估計，中央圖書館如能一次得到臨時費新臺幣二百萬元，用以初步補充所缺的中日韓文和西文的重要圖書，以後每年有二萬美金的購書費，以收集國外出版有關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圖書（特別是與漢學有關的）；那麼，我相信三年之後，將能成立一個在國內最完備的漢學研究中心。」在書庫方面，他希望「最好能建一座可以容納五十萬册圖書的書庫，一方面可以將善本圖書集中管理，一方面可以容納未來十餘年內新增的圖書。」這些期望，都非常平實，這是由於翼鵬師曾經在中央圖書館工作很長的時間，深切瞭解中央圖書館的特色和使命，才能提出如此切合實際的呼籲。這些期望，也爲中央圖書館的發展，指出了一條正確而可行的方向。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屈師又撰「國立中央圖書館計畫中的幾件工作」一文，發表在「教育與文化」第三五一、三五二期合刊本裏，更具體的提出了他的工作計畫。他在引言裏頭說，中央圖

書館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基礎，但是，有待於擴展的業務還很多。他衡量中央圖書館的財力和人力，提出幾件必須努力以赴的工作：

一是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

二是善本書的閱覽和傳佈；

三是恢復館刋；

四是擴展與國際文教機關合作業務。

這些重要的工作，翼鵬師都先後完成，現在扼要述說於下。

「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是翼鵬師在館長任內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是目前全國惟一的國家圖書館，理論上，應該收藏各學科的圖書文獻，以應全國學人的需要。可是以短絀的經費，要收藏各學科的圖書，誠非易事。就以科技方面的圖書來說，目前設有理工學院的大學，多數已有豐富的藏書，各種最新的期刋，也大致應有盡有。中央圖書館以有限的經費，實在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再複購這類科學圖書。卽使購買了，也難以超越國內著名的大學。所以屈師當時卽決定以有限的經費，作重點之發展，俾中央圖書館能成爲世界上某方面藏書的重鎭。他想以既有的十四萬多册善本圖書爲基礎，再增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期使中央圖書館成爲全世界研究漢學的中心。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央圖書館第三二六次館務會議上，說明今後館務發展的方針時說：「總統最近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本館應以實際之具體工作響應之。因此本館在今後之業務上，應以現藏之善本書爲基礎，運用有限之財

力，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尤其國內外漢學研究方面之圖書，作重點之收購，以收宣揚中華文化之實效。」五十六年元月十二日，他更親筆寫了一封給教育部長的信，請求撥款兩百萬元以充實這方面的圖書。這封信已成爲中央圖書館的重要文獻，所以特地迻錄於左：

部長鈞鑒：自　總統號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來，全國風起影從，鈞部且擬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積極進行。甚盛甚盛。在此綱要中之第㈡及第㈨兩項，與職館業務有關，已擬就待辦事項，逕送社教司，以供參考。此外，尚有兩事，似甚重要，謹爲鈞座陳之：

一、中央圖書館亟應大量補充與漢學有關之圖書。職館所藏善本圖書逾十四萬册，就其質量而言，皆爲世界任何大圖書館所不及。其中孤本秘笈，可供專門研究之資料極多，在最近三個月中，卽有自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等校之教授及研究生，來利用此項資料。亦在此三個月中，美國有四所大學、日本一所大學，委託職館將所需之資料，攝成微影膠捲。本國從事研究工作之人士，利用善本圖書館者，三閱月來，每月常在百人以上，將來必且日益增多。國人從事漢學研究者日衆，傳播漢學資料於國外之機會日多，此誠一可喜之現象也。

惟職館所藏之善本圖書雖多，而普通圖書則甚感缺乏。蓋播運來臺之時，因交通工具極端困難，故除將館藏善本圖書全部運來外，普通圖書僅携來一萬餘册，清代出版之書，及民國以來迄四十二年前出版之書，職館大都未有。夫以惟一之國立圖書館，於本國二百

餘年以來出版之普通圖書，竟多未入藏，對國人言，旣覺汗顏；對外籍來參考資料之人士言，尤難啟口。憑此而欲發揚中華文化，其條件之不足，自不待言。此其一。歐美人士，研究漢書者日眾；日本人士從事此學者尤多。因是，外國此類出版品甚夥，而本國各圖書館收藏之者則殊少。滿學已成爲世界之顯學，外國人士所著有關漢學之圖書，本國學人如未見及，則不但將蒙見聞寡陋之譏；且旣有多量資料未能利用，自必影響其研究之成果。故大量收購日本及歐美各國有關漢學之著作，似亦刻不容緩之事。此其二。粗略估計，如能籌措臨時購書費二百萬元，以一百萬元補充本國出版普通圖書，另以一百萬元購置日本及歐美各國所出與漢學有關之圖書，以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重要圖書。有此根基，與館藏十餘萬冊善本圖書相配合，益以中央研究院及故宮博物院所藏圖書及文物，則自由中國，可成爲眞正之漢學研究中心。復興中華文化，此似爲最切要之工作。（研究數理科學及生物科學之人士，皆集中於各大學及各研究所，而各大學及各研究所，因有長期科學會之補助，其圖書設備均大致敷用。故此類書籍，職館可以緩購。）

二、儘量收購匪區出版之學術性書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文化學術之戰，亦何嘗不然？我政府爲嚴防匪幫宣傳刊物之惑亂人心，因禁止其進口，本爲至當之舉。然學術性書刊亦在嚴禁之列，則不無可商。舉例言之，如十餘年來，因共匪驅策饑餓之民眾，修路決河，所得之古物甚夥。此類古物，對於我國古史研究，有重大價值。匪區將此類物事，多已印成書刊，陷在匪區之學人，據此以作研究工作者亦眾。凡此書刊，我

學人俱不能見。既不能見此項資料，又不能知彼輩據此資料研究之成果，則吾人之學術水準，勢將落彼輩之後，而爲國際學術界所輕視。考古學如此，他如歷史、語言學、地質學、生物學，乃至物理、化學，亦莫不然。且我國八年抗戰之光榮史蹟，與夫共匪殘暴之血腥事實，足以示後世或昭炯戒者，其重要資料，如不及時收集，將來亦必湮滅。如是，則任由匪黨揑造之歪曲歷史，流傳人間，其問題尤爲嚴重。爲補救計，謹擬下列兩項辦法：㈠寬籌專款，委託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儘量收集匪區出版之新舊圖書。一面由鈞部、中央黨部、警備總司令部及職館派員，合組一審查委員會。同時於中央黨部或中央圖書館闢一特藏室，以儲此類書刊。集成圖書公司將匪區書刊寄來後，先由審查委員會詳細審查，凡屬學術性者，即交特藏室；非學術性之書刊，則交國際關係研究所。特藏室派妥人負責管理；凡眞正從事研究工作之學人，須參考此項圖書者，經過申請及保證手續後，可以入室閱覽。㈡請警備總司令部將歷年所沒收及將來應沒收之違礙書刊，全部移交審查委員會予以審查；審查結果，依㈠項辦法處理。

萬里一介書生，不諳政事。以上所陳，未審有無一當。敬乞　尊裁。

信中第二項，後來經過多年的籌劃，現在已有初步的成果。至於第一項，教育部撥了一百萬元，大量收購了中央圖書館所缺少的資料。他的這一措施，不僅使中央圖書館在漢學資料的收藏上更加充實，同時，也爲今後在財力不很充裕的國內圖書館事業，提供了重點發展的途徑。

其次，在善本書的閱覽和傳佈方面，翼鵬師分成三個重點去做：一是從事臺灣公藏中文人文

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的編輯，二是整理印行善本書，三是攝製善本縮影微捲。翼鵬師本身是一位學術地位崇高的學者，深知資料對學術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民國六十一年，他以「對先秦史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目錄校勘之學」，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一位學有專精的學者領導圖書館，最能注意到如何方便學者利用館藏的豐富資料。他在好幾篇文章裏，都提到了提供館藏的豐富文獻資料，方便學者使用的主張。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臺灣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國一周」九三〇期）一文中說：「方今漢學已成爲世界的顯學，環球各國政府與民間對漢學之研究，均甚爲重視。然而中外學人對我國圖書資料之查閱，則多感不便。推其原因，乃由於我國圖書尚無聯合目錄可供利用之故。所以中文圖書聯合目錄的編製工作，實爲推動目前此一國際文化運動的當務之急。」國內圖書館所藏文史資料，除了善本書以外，還有爲數不少的官書、期刊及清代以來印行的線裝書。就以官書來說，各圖書館藏有不少早期各級政府、議會及公營事業機關的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包括各種法令、規章、公報、議事錄，調查統計與研究報告等，是研究各個時代制度的最原始資料。再以期刊來說，當時國內圖書館藏有清朝同治年間以來的期刊爲數不少。就其內容加以分類，有屬於博物館學的、教育學的、社會學的、文史的……這些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期刊，約有兩千多種。這些資料，各收藏單位雖都有目錄卡片供讀者檢索，可是多數的圖書館都還沒有出版詳細而完整的書目，因此國內外的研究工作者，每每爲了查閱資料，須跑遍各圖書館，深爲不便。翼鵬師乃徵得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同意，由其補助從事國內

圖書館藏書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參加的單位，除了中央圖書館外，尙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國防研究院、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省立臺北圖書館（今改爲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當時決定編輯的聯合目錄種類共分：一、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二、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三、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四、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五、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善本書聯合目錄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先由各館分別編成分類目錄，再由中央圖書館編製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其他三種聯合目錄，則由中央圖書館指派專人負責與各大圖書館連絡，從事編輯。現在，各種目錄都已先後出版。這種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不僅方便中外學人查閱資料，也爲日後國內圖書館所進行的館際合作，奠定了良好而穩固的基礎。

在整理和印行古籍方面，翼鵬師也大力推動。他認爲：戰亂是圖書的最大尅星，當此世界局勢動盪不定的時候，大戰有隨時爆發的可能，爲了使館藏的許多孤本和罕見的秘笈，得以化身千百，即使戰事發生，也不致有文武道盡之歎（詳見「國立中央圖書館計畫中的幾件工作」）。五十六年四月，擬訂了一個「影印善本書辦法」，經教育部核定施行。當時，除了國立中央圖書館本身影印整理了不少善本古籍外，臺灣各出版社大量影印古籍，宣揚中華文化，可以說是「影印善本圖書辦法」之頒訂所促成的。

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多達十餘萬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全數整理印行的，爲了加速傳佈善本書，於是商請亞洲協會捐助二千美元，哥倫比亞大學貸款三千美元，於五十六年七月成立了「縮

影室」，攝製館藏的善本書和各種圖書資料，以應各研究機構與讀者之要求，服務社會。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的復刊，也是屈師在館長任內所完成的。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期間曾印行「圖書月刊」；抗戰勝利後，有「館刊」和「學觚」兩種刊物。遷臺以後，因限於經費，無法復刊，以致在臺灣，要看到一種圖書館的專業性刊物而不可得。翼鵬師於是和學生書局商訂合作辦法，恢復館刊的印行。當時屈師所預定的館刊內容，「將包括讀書指導、本館善本書志、本國出版新書提要、書評、各國圖書館概況，各國學術消息，以及本館每月收到的送繳書目等。希望藉着這一刊物，讓國內文教界人士，多瞭解一些國外學術界的近況；並希望國外圖書館，由於新書提要的介紹，而多買些有價值的中國書刊。而且，過去的善本書志，多注重欣賞或文字的校勘。本館館刊中的善本書志，將注重各書傳本的源流，以及此本和他本的比較，以明各本的優劣，好讓讀者擇善而從。」（見「國立中央圖書館計畫中的幾件工作」）民國五十六年五月，館刊新第一卷第一期正式發行。停止了十八年，久為國內外學術界人士所期待的館刊，於焉復刊。

關於擴展與國際文教機關合作業務方面，屈師在館長任內，除了繼續國際書刊的交換以外，還開創了兩項有意義的工作：一是代國外學人蒐集有關漢學資料，一是代國外圖書館鑒別中國善本圖書。前項措施，旨在使臺灣成為名實相符的漢學資料中心，後者則旨在使全世界的善本圖書，獲得正確的考訂和編目。

綜觀屈師先後在中央圖書館工作的十餘年時間，無不以「圖書館從業人員是文教界人士的公僕」為工作信條，竭盡所能，使圖書館的資料，廣為各界人士充分使用。

由於屈師的一再懇辭，五十七年春天，他辭卸了館長職務，回到國立臺灣大學教書及中央研究院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翌年八月，他擔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暨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六十年九月，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雖只有一年半的時間，可是對中央圖書館所做的貢獻，卻是鉅大的，且有深遠的影響。

屈師雖然離開了圖書館的工作，可是對中央圖書館及整個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前途，仍極關切。他一直希望充實國內圖書館的漢學資料，俾臺灣成為名實相符的漢學中心。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他撰寫「漢學和漢學中心」一文，在報刊上發表。文中就人材與資料兩項，舉證臺北地區實際上已成為漢學研究中心，並闡論發揚之道。同年五月，他又撰寫「關於漢學研究中心的兩個問題」發表。所提兩個問題，一為亟待補充的漢學圖書，一為成立外籍學人服務中心。這兩篇文章，都充分表現他對中央圖書館及中國圖書館事業蓬勃發展的關切和期待。

最後，我恭錄二首屈師在抗戰期間任職於中央圖書館時所寫的詩：

書懷三十年春寓江津白沙鎮國立中央圖書館

一

傭書原是舊生涯，脈望蟫魚頗匪奢；孤客莫吟王粲賦，木天深處足為家。

二

拚將身世等長恩，衣紫腰金那足論；好是攤書小窗靜，古香冉冉勝蘭蓀。

這兩首詩，載於他未刊手稿詩集「流離寫憂集」裏，那種愛書及以館為家的精神，躍然紙上。

現在，這位一生奉獻於圖書館和學術界的一代學者，已離我們遠去，他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將獲得人們深摯的敬意和永遠的懷念。

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十六卷一期（民國七十二年四月），頁三七——四一

屈翼鵬先生與臺大中文系

周鳳五

屈萬里先生早在民國三十八年就進入國立臺灣大學了；起初擔任校長秘書，襄助傅故校長斯年先生處理一般行政工作；隨卽受聘到中文系任敎。直到去年夏天退休爲止，在臺大中文系任敎將近三十年之久。這段漫長的敎學生涯中，他曾經講授過周易、詩經、尙書、古籍導讀、文史資料討論、經學專題討論等課程；指導研究生完成十篇博士論文、三十餘篇碩士論文。此外，民國五十七年，他繼臺靜農先生擔任中文系主任。在主持系務的四年當中，對系務的設計與推動，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屈先生治學謹嚴、細密、踏實。他敎導學生研究學問要能「大處着眼，小處着手」，要能發掘問題，要「於無字句處讀書」。他討論問題最重視證據，常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又常引韓非子顯學篇「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一語，要求學生充分熟習資料，掌握證據。在擔任系主任期間，他舉辦學術討論會，擬定研究生必讀書目，又加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碩士班）、文史資料討論（博士班）等必修科目；使學生接受嚴格的治學方

法訓練，為臺大中文系培養出謹嚴細密而不煩瑣，踏實而不空疏的優良學風。

屈先生律己甚嚴，為人剛正果決，有一種「泰山巖巖」的氣象，令人起敬。不過，從學稍久，學生也能體會他那「穆如清風」的學者風範。論語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正是屈先生平日的寫照。他苦學出身，對於學生非常了解，非常愛護。一些家境清寒而刻苦力學的學生，尤其得到他加意照顧。他待人謙虛、誠懇，完全發自內心。他有「擇善固執」的擔當，也有「從諫如流」的雅量。無論為學與做人，他都有理想，有抱負，有方法；也都能力行不懈，以身作則。他是經師，更是人師！

屈先生對臺大中文系的貢獻與影響是無窮的，「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於今先生已離我們而去，對這樣一位偉大的學者，內心實有無限的哀痛與懷念。

原載「書和人」，三六一期，六十八年四月七日

屈翼鵬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劉兆祐

業師屈翼鵬（萬里）先生，不幸於二月十六日晨病逝臺灣大學附屬醫學院，海內外人士一致認爲這是學術界莫大的損失。

翼鵬師在學術上的成就，報刊上已多論述。民國六十一年，他以「對先秦史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中國目錄校勘之學」，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說是實至名歸。關於他的著作，我曾恭撰「屈萬里先生七十著述年表」一文，刊載在「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裏，可藉以概見他的研究工作對學術的深遠影響。這裏我要敘說的是屈先生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民國十八年，屈師在他的家鄉山東省魚臺縣擔任縣立圖書館館長，是他獻身圖書館事業的開始。此後，他先後在省立山東圖書館（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和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工作過。民國五十五年九月至五十七年二月間，並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翼鵬師在圖書館工作期間，對我國古籍的維護、考訂以及對圖書館功能的

發揚等，都有卓越的建樹。

屈師愛護文物，重於自己的生命。在他服務於山東省立圖書館時，更充分的表現出這種寧願以身殉書的崇高精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日寇侵略我國，華北阽危，那時屈師在山東圖書館擔任編藏部主任。山東圖書館創始於清宣統元年，最早由山東提學使羅正鈞先生擘劃經營，備極勤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民國十八年，向湖老人王獻唐先生擔任館長，經費漸裕，蒐集也漸多。抗戰初期，藏書已達二十餘萬册，善本書也有三萬六千多册。王獻唐先生尤留心於鄉邦文獻的蒐羅，也兼及鐘鼎彝器、泉幣、鉨印、封泥、甎瓦、石刻及書畫等的收藏，特闢「羅泉樓」以展覽泉幣，建「奎虛書藏」以儲書籍文物，又傳拓所藏石經、封泥、甎瓦等以廣流傳，於是山東圖書館之名大振。戰端初啟，王獻唐先生擬遷書物於遠省，以維護文物的安全，可是當時館中同事多已請假，而且津浦火車，日日遭敵機轟炸，非常危險。一日，王獻唐先生告訴翼鵬師說：「本館爲吾東文獻所薈萃，脫有不測，吾輩將何以對齊魯父老？擬就力之所及，將比較珍秘者十箱，移曲阜至聖奉祀官府。顧此事重要，可以肩其任者，惟余與子耳。津浦車時遇敵機攻擊，往即冒險，然欲爲吾魯存茲一脈文獻，又不容苟辭。子能往，固善，否則余當自往。」翼鵬師聽了這番話，不計道途之艱險，慨然請行，願與此纍纍十箱文物共存亡。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晚出發，先是到曲阜，濟南緊張後，輾轉到了漢口，然後再到四川，已是次年春天了。一路上歷盡艱難與危險。所運送的文物，共計金石器物七百三十四品，書籍四百三十八種二千六百五十九册又一百八十三卷，書七十一件，畫六十七件。到了四川，一切安頓好了，翼鵬師把這次押運文物的經過，

四首絕句和一段跋。四首絕句是這樣的：「心力拋殘意漸狂，十年柱下詡多藏；可憐一炬奎樓火，不待銅駝已斷腸。」「故家喬木歎陵遲，文獻千秋苦自支；薪火三齊留一脈，抱殘忍死待明夷。」「酒入愁腸日作芒，回頭忍淚說滄桑；夜來展讀西臺記，一覺閣浮夢已涼。」跋語是這樣的：「去冬敵陷魯地，余與翼鵬道兄運圖書館文物入川，辛苦備嘗，所撰載書飄流記，皆實錄也。竭兩夜力籀讀一過，題四截句册耑，亦長歌當哭之意。君在曲阜，嚴稽文獻，旁及輿地，皆精确縝密，足備掌故，異日脩志者當有取於斯，不祇作金石錄後敍觀也。」這篇「載書飄流記」，一直藏在書篋中將近四十年，直到民國六十五年，翼鵬師才請人抄錄一過，並改題爲「載書播遷記」，分上下兩篇發表在山東文獻第二卷三、四兩期，並附載了「山東省立圖書館第一次運往曲阜金石典籍書畫目錄」。這篇文章，不僅是山東省的重要文獻，也將成爲中國圖書館史的一項重要史料。

目前國內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多數集中在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圖書館，其中以中央圖書館所藏最富，有十四萬多册。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由於具有很多特色，所以一直是中外研究文史的學者所重視的瓌寶。談到其特色，最主要的是它藏有很多珍貴的刊本，很豐富的宋明資料及爲數可觀的名家稿本。就以珍貴的刊本來說，中央圖書館所藏，有很多是目前全世界僅存的孤本或罕見的珍本。例如宋紹興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國子監本漢書；宋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刊本文選李善注；紹興崇化書坊本文選五臣注；

宋紹興間（一一九〇——一一九四）眉山程舍人宅刋本東都事略；宋嘉定（一二〇八——一二二四）至景定（一二六〇——一二六四）間臨安府陳解元宅書籍鋪刋本南宋羣賢小集；金刻的雲齋廣錄、地理新書；元刻的國朝名臣事略、呂氏春秋、中州集等，都是極其珍貴的善本。再以名家稿本來說，中央圖書館所藏明清兩代名家稿本，約五百部。其中像明代王穉登的手稿南有堂集、王思任的手稿王季重詩文稿、文俶女士彩繪的金石昆蟲艸木狀，淸代錢謙益和季振宜合編的唐詩、翁方綱的手稿復初齋文稿、潘介祉的明詩人小傳稿、文廷式的絕常子校語等，除具極高的學術價值外，能親睹前代學者的遺墨，又兼備了美術價值。今天，中外學人能很方便的檢閱這些善本圖書，是由於這十幾萬册的琳瑯萬卷，都經過了精審的編目和考訂，而翼鵬師不僅對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的編目和考訂，費盡了無限的心血，同時也爲近代我國善本圖書的編目規則，奠定了規範。

翼鵬師是在民國二十九年進了國立中央圖書館，一直到三十八年，都是在負責善本書的編訂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從成立以來，當時的館長蔣慰堂（復璁）先生一直把善本書的蒐藏視爲該館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平時零星的收購以外，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在淪陷區也不斷的進行收購的工作。當時國內幾個著名的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等的舊藏圖書，都先後爲中央圖書館購得。抗戰勝利後，又奉命接收南京澤存書庫。該館善本圖書，日益豐富。那時候，屈師正擔任特藏組主任，並負責設在南京頤和路的北城閱覽室。北城閱覽室是專供閱覽中文舊籍及善本圖書的。屈師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和當時也在該

組任職的昌瑞卿（彼得）先生昕夕從事善本書的考訂工作。善本圖書和一般圖書不同，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每由於版本的不同，內容和文字都會有很大的差異，有的訛誤較多，有的錯字較小；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有的完整，有的以殘損冒充完本；因此考訂的工作很重要。如果對刋刻的年代及撰人等不作正確的考訂，讀者引用資料時，將遭遇到很多的困難。要把那麼多的善本書，一一考訂編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了要有淵博的學識外，還要有不畏艱辛的毅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完成，由中央圖書館以油印出版。這本書目一共五卷：卷一經部、卷二史部、卷三子部、卷四集部、卷五叢書。這一部書目，不僅是中央圖書館首部善本書目，同時，其完善的、精細的編輯體例，也爲日後我國善本書目的編纂，奠定了正確的範例。

翼鵬師在山東省立圖書館和早期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的一段時間，主要的貢獻在善本圖書的考訂。民國五十五年秋，屈師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他對我國圖書館事業，得以有更廣泛的貢獻。

民國五十四年夏，屈師應美國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研究員及普林斯頓大學之聘，爲該校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次年夏季回國。那時候，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所以當時的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便邀聘屈師擔任館長。

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裏只舉述兩件事，說明屈師在任館長期間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一是大量充實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國立中央圖書館目前是全國惟一的國家圖書館，

理論上，應該收藏各學科的圖書文獻，以應全國學人的需要。可是以短絀的經費，要收藏各學科的圖書，誠非易事。就以科技方面的圖書來說，目前設有理工學院的大學，多數已有豐富的藏書，各種最新的期刊，也大致應有盡有。中央圖書館以有限的經費，實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複購這類科學圖書。即使購買了，也難以超越國內著名的大學。所以屈師當時即決定以有限的經費，作重點的發展，俾中央圖書館能成爲世界上某方面藏書的重鎭。他想以既有的十四萬多册善本圖書爲基礎，再增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期使中央圖書館成爲全世界研究漢學的中心。那時候，中央圖書館所最缺少而亟待補充的資料是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出版的文史資料、清代刋印的普通圖書及日本歐美的學者有關漢學的著作。民國五十六年，屈師向閻振興部長請求撥二百萬元，經核准了一百萬元，大量收購了當時上述中央圖書館所缺少的資料。他的這一措施，不僅使中央圖書館在漢學資料的收藏更加充實，提高國人研究文史工作的水準，同時，也爲今後在財力不很充裕的國內圖書館事業，指出了一條可行的方向。

其次，「臺灣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的進行，也是翼鵬師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對我國圖書館事業所做的重要貢獻。圖書館的藏書，想要能爲海內外學人充份利用，目錄的編製是最重要的工作。國內圖書館所藏文史資料，除了善本書以外，還有爲數不少的官書、期刊及清代以來印行的線裝書。就以官書來說，各圖書館藏有不少早期各級政府、議會及公營事業機關的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包括各種法令、規章、公報、議事錄、調查統計與研究報告等，是研究各個時代制度的最原始資料。再以期刊來說，當時國內圖書館藏有清朝同治年間以來的期

刊爲數不少，就其內容加以分類，有屬於博物館學的、教育學的、社會學的、文史的……，這些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期刊，約有兩千多種。這些資料，各收藏單位雖都有目錄卡片供讀者檢索，可是多數的圖書館都還沒有出版詳細而完整的書目，因此國內外的研究工作者，每每爲了查閱資料，須跑遍各圖書館，深爲不便。翼鵬師有鑒於此，乃徵得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同意，由其補助從事國內圖書館藏書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參加的單位，除了中央圖書館外，尙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國防研究院、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及省立臺北圖書館（今改爲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當時決定編輯的聯合目錄種類是：一、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二、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三、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四、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五、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現在，除了普通線裝書聯合目錄的索引還正在編製中外，其他部分都已先後完成。

這種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不僅方便中外學人查閱資料，也爲日後國內圖書館所進行的館際合作，奠定了良好而穩固的基礎。

由於屈師的一再懇辭，五十七年二月，辭卸了館長職務，回到臺灣大學教書及中央研究院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翌年八月，他擔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暨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六十年九月，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屈師雖然離開了圖書館的工作，可是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前途，仍極關切。他一直希望充實國內圖書館的漢學資料，俾臺灣成爲名實相符的漢學中心。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他撰寫「漢學和漢學中心」一文，在報刊上發表。文中就人材與資

料兩項，舉證臺北地區實際上已成爲世界漢學研究中心，並闡論發揚之道。同年五月，他又撰寫「關於漢學研究中心的兩個問題」發表。所提兩個問題，一爲亟待補充的漢學圖書，一爲成立外籍學人服務中心。充分表現他對中國圖書館事業蓬勃發展的關切和期待。

民國五十七年，屈師從發表過的著作裏，選了二十九篇與論學有關的論文，彙爲「書傭論學集」出版。他在自序裏說：「因爲這些文章，都是論學之作；又因爲我曾服務於圖書館界達十餘年，曾用『書傭』二字作爲自己的別號，所以就把這本集子，定名爲『書傭論學集』。」這固然是他的謙虛，也說明了他對我國圖書館事業所灌注的心血和熱愛。

現在，這位一生奉獻於圖書館和學術界的一代學者，已離我們而去，他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將獲得人們深摯的敬意和永遠的懷念。

原載「出版與研究」，四十二期（六十八年三月十六日），頁一五——一七

海天遙奠

——屈公貸與我的人情債

陳鐵凡

昨天晚飯後，嚴一萍兄由內華達打來的長途電話，傳到一個驚人的噩耗：屈翼鵬（萬）里先生於本月十六日在臺北逝世。我不禁全身一震。兩三個月前，昌瑞卿（彼得）兄來信說：屈公的病症，已受到有效的控制。我正爲這吉人天相而慶幸，怎麼一下子就惡化到不治！冒着零度下的嚴霜，走到陽臺上，東望海天，悽愴不已。默念哀思，聊致遙奠。就寢以後，輾轉不能成寐。回溯既往，歷歷猶新。

幾十年來，我得到不少友好的幫助；心裏核算一下，貸與我「人情債」最多的，卻爲屈公。我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任教的第二年，國文系增加不少的名教授：伍叔儻（俶）、董彥堂（作賓）……諸先生，都被禮聘來任課。我與屈公相識，也就是這段時期。排課湊巧時，每周總可晤面一二次，問字問道，獲益良多。此後，他有大作發表後，每承以抽印本見惠。給我印象最深

的，是他夾着那部十幾磅重的鉅著：「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親自送到寒齋——師院第一宿舍，我眞覺受之有愧。投桃報李，我也不時奉贈一些寒傖的拙作，乃至草稿，請其指敎。他都相當仔細的翻閱一過，給予很多寶貴的意見；大都是鼓勵多於指摘。二十多年前，我寫成「隸定古文考」的初草，他一直勸我發表，我卻老想再搜集一些資料，稍微充實一下，誰知歲月蹉跎，這部未定稿，依然被冷藏在巾笥之底，眞是多負厚望。

民國五十二年前，南洋大學遴派專人到臺灣來，明查暗訪一些擬聘人的學經歷及其教學與爲人的情況。當時屈公是備諮詢者之一，後來獲知他對我頗多溢美的謬飾，然而當我致謝時，他卻說：「我只就所知告訴他們實話，並沒絲毫的誇張。」——這是他貸與我的第一筆「人情債」。

據說基督教義有兩句話：左手幫助人，別讓右手知。這跟我們所謂「隱中爲善」「陰隲」有一點相似，較之一般「施恩不望報」更甚一籌。屈公往往不待他人之託，就自動給予朋友以大力支持，而受惠者卻全然不知。這比那些自命上帝兒女者尤爲徹底。我就一再受過他這類令人不知不覺的厚惠。

民國五十四年，我轉到馬來亞大學。當時馬大的學則規定，教員退休是五十五歲。嗣後就只能短期：三年、二年，甚至一年的續聘。我的第一次聘約終了，就到達休假的大限。在經常的通訊中，我偶然提起這件事，屈公就一直記罣着。此後十多年中，每當交關過渡之時，我就接到國內一些學校來信延攬。自慚儉學寡聞，也自知無藉藉之名，對於這份不虞而至的榮寵，不免感到迷惘。幾經探詢，才知是屈公的安排。至於我迄未能應聘回國服務，深深辜負各校當局的厚愛，

至今猶覺非常遺憾。而屈公貸與我「人情債」卻越積越多。有一年，他應聘爲南洋大學客座教授，我們在新加坡會晤，提到這些往事，他卻說得很冠冕：「這也都是碰巧，學校當局要我推薦，我當然舉我所認爲的適當人選，私人交誼卻在其次。」他這麼一說，試想，我心裏該多舒服。其實，我知道，學校當局的洽聘，未必深知我是「適當人選」，而僅僅由於對屈公的信賴。過一會，他又補一段：「×校，你幸虧沒有去。後來某某去接手，弄得焦頭爛額。到現在爲止，聽說這一系裏的人事還是怪難纏的！」這回事他可攪錯了。因爲我自量不是做「頭」的「料」（新、馬華人的習用語）。在跟各校當局商洽通信時，我也特別聲明，乃至強調，卽使應聘，也不過濫厠教席而已。

官場中常常可以聽到一些自鳴得意之言：「他去當××長，是我極力保薦的！」「這個人從×員，升到×長，都是我一手提拔的。」學術界的朋友，甚至一些前輩，在一個人的申請表上塡充爲 reference 之一，事成之後，便面有德色，甚且侈言爲其推介者，也大有人在。而屈公卻不待朋友開口，就自動爲其張羅出路，事後還盡沖淡「市德」的成份。相形之下，何啻霄壤。我之終覺負欠他的「人情債」最多者以此。最有趣的一次是他爲我在東海大學放置的一着棋。有一年，我突然接到江梧軒（舉謙）兄的來信，大致是說：由屈翼鵬先生處得知你明年可能回國，現在東海已保留一個位置，隨時歡迎你來任教。梧軒當時是東海中文研究所長兼系主任，原爲我大學時代的同系同學，也是極要好的朋友。可是他的這封「公」函，卻一毫未及私情。而且他特別提到屈公，言外之音，似乎是：「憑你我的交情，何必兜個大圈！」其實，這眞是寃哉枉也。民

國六十三年我由美洲回南洋，取道歸國探親訪友，才當面跟他交代清楚：「假如爲待求託才爲朋友安排歸路的話，那屈公也就不成其爲屈公了。」說老實話，這兒我也回敬一個言外之音：「假如我眞的跟貴所長、主任直接開口，老兄也許還未必這麼爽快答應虛席以待我呢。」梧軒聞之，當不至以我爲過分挖苦吧。

誠如朋友們所知，屈公喜歡喝酒、抽烟。每當受到這類餽貽，有時我就轉贈屈公。可是幾天後他一定送還倍值的東西來。有一次他由臺中回來，第二天就送給我一大罐凍頂烏龍。「這是臺大實驗林場出產的道地烏龍。」我笑了：「不是吧，這應該是上周我那瓶威士忌的補償。」他也笑了。從此以後，我們連苞苴之饋也一律蠲免。聽說，他對門人之束脩之敬也是一介不取。

早些年前謠傳，有些老師每年必由其弟子攢份子祝壽，果有其事，則與屈公的狷介，又是霄壤之差。

民國六十五年我由馬大退休，預計秋後回僑寓。二女兒攜其子跟我們一道回國，一行三代四口。最初打算在臺停留半年，爲免打擾親友，事先就在新竹縣新埔鎭租一棟房子。其後因事拖延到年底才趕來跟兒女們渡歲。回臺一個多月，我才到南港去拜訪，恰巧屈公到臺北了。走到他對門一間研究室一看，原來是丁邦新兄。民國六十年我們曾在坎培拉相聚一周，轉眼已經五、六年。邦新代打電話聯絡，我就到宿舍去見了屈太太。屈太太怪我怎麼不早寫信通知，我說，那就更會害得屈公費神周章了。關於今後的動向：我預定先回僑寓暫住，以便趁體力未衰之前，可以常到分居各地的兒女處走動走動，五年後回國定居，很想在中研新村的附近，找一個公寓。

暑假期間，馬大中文系洪天賜君來臺遊覽。那時，屈公是該系的校外考試委員（馬大採英國制，各系聘請國際權威學者擔任此職），天賜主持系務後還未見過屈公，要我引見，於是又有第二度南港之行。他們商談了一會公事，屈公立刻就當面約訂飯局。

——又得叨擾一頓會賓樓的盛饌了。

那次同席的都是熟人：施友忠先生，民國六十二年在巴黎曾短期聚會，這次在國內又再度相逢。李新民兄伉儷，不但是師院、師大的老同事，而且是同院毗鄰十多年的老街坊。胡自逢、李鍌二兄也是師大的同系同事。當時我想，屈公這次宴會，大概是讓天賜跟學術界的朋友見見面吧。

我回到僑寓半年後，一位同道枉駕來訪。他是剛由臺灣來美，偶然閒談，他問：「聽說前年你回國，打算到中央大學任教，是不是？」我不由怔了一怔，繼而又想了一想，最後才靈光朗照。

——對，這多分又是屈公為我安置的一着棋。

果若是，則新民、自逢諸公，也多分會跟梧軒一樣，暗地會責怪我：何必兜個大圈子呢！然而這正是屈公為屈公。再一個果若是，這也該是他貸與我的最後一筆人情債。如今天人永隔，這些債務，我怎麼也無法清償了。假如他年倦遊歸國，又有誰肯像屈公似地予我一臂？

前年冬天到舊金山兒子處過年。有一次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見到張次瑤（琨）先生，他告訴我：屈公今年七十歲，其高足弟子們籌編一部論文集來慶祝。三月間回到溫哥華，同時收到各處

朋友來信，報道這件事，有的人還勸我要湊湊熱鬧。其實，這正是我還債的機會，何用人勸！不過，倉卒間，無法屬草，只好就存稿整理成篇，飛寄丁邦新兄，名爲祝嘏，實補償積欠於萬一。曾幾何時，這部論文集還未見到，我又想用這篇悼文來「償債」。仰望雲天，敬祈翼鵬脋兄先生（仍用平常通信的稱呼）在天之靈，俯鑒微誠。後學弟某某謹頓首再拜。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淒風苦雨之夕謹識於温哥華僑寓

悼老友經學大師屈萬里教授

經史古註字字求確
尚書今譯語語傳神

鄒豹君

不知從何寫起。那一天我正想寫信問候屈教授，忽然翻開世界日報，見到他辭世的消息，不勝悽愴惋惜！像這樣的一位卓越學者，居然不能享得高壽！

我與屈教授經常晤面始於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秋，移入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二三〇巷八號臺大教授宿舍，在公共客廳之內可以相遇。那時候，常見面的只有兩位教授：一位是生物學系王友燮教授，另一位就是本文所悼念的屈教授。他兩位忙於做學問，都未結婚。後來我離開臺大，去南洋大學。王教授結了婚，也偕夫人到南洋大學生物學系任教，彼此又得經常晤面，不幸他死在新加坡。一九七〇年春，屈教授也偕夫人費海瑾女士到南洋大學中文學系講學一年，因此，我又有機會可以向他請教。我去南大之時是一九五九年。由一九五九到一九七〇，已有十一年之久，在國學方面才遇到一位可以請教的老友，其高興可知。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我退休

來美，搭南洋大學校車去新加坡國際機場。那時候，工作太重，身體多病，精神萎靡，一切事勉強應付。屈教授在車內與我並肩而坐，精神奕奕，談笑風生，使我十分羨慕。這才過了幾年，他竟然作古。聞訊之下，不勝傷感。我來美國之後，最初住在麻州，後來改居康州。麻州偏北，氣候類似我國長春或哈爾濱，半年是冬，炎夏只有三週。我不會寫詩，有時也作些長短散句（碰巧這首是七字一句）。其文如下：「康州三月不是春，山似堆絮野似銀。忽憶老友星洲聚，竹葉青醉魚臺人。」（屈教授是山東省魚臺縣人，樂於飲。）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這散句也寄與屈教授。現今回想，如在目前。屈教授曾有一文，論禹貢著成的時代，文中指出「禹貢成書，不得早到春秋中葉以前，也不會晚到戰國之世。」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的看法只限於成書的時間。我個人的看法，禹貢可能是一篇講義，用新文字及舊材料編輯而成。這好比清代有人造了一所房子。造房子的時間是清代，但其中所使用的建築材料，卻有一些是秦甎、漢瓦及唐代石碑。我不同意他推測是春秋晚年晉人作的，我推測這可能是與夏代有關係的人編輯往古舊資料而使用新文字編成的。我曾有一散句寄與屈教授，但因他忙，未曾寫信與他討論。散句如下：「夜寒屈腿不成眠，披衣起讀尙書篇。禹貢緣何起壺口？莫非有路通甘川。」禹貢先由壺口開始寫起，值得特別研究。壺口是黃河峽谷之中比較更爲狹窄的一個峽谷，不是山名，前人之註皆誤。推想在編寫禹貢的時期內，壺口之地名已爲人所熟知，可以推想那時候之壺口，已是過黃河的一個重要渡口。

屈教授所寫的尙書今註今譯，在經學方面從滿清以來是第一册好書，可作爲後起者了解古代

歷史一把鑰匙。反觀清末章炳麟、王國維、康有爲及梁啟超等人，均無這樣有系統的著述。學者要想了解古代史，必須先了解文字學、鐘鼎與彝器文字、甲骨文字、版本及歷代註釋。這是極艱巨的工作。一般國學專家避重就輕，避難就易，考證一下紅樓夢是誰寫的，不費一兩年時間，就可以成爲紅學大師，比起屈教授來，眞使人笑掉舌頭。我不反對紅樓夢，我也十分承認紅樓夢確有了不起的文學價值。然而我國「歷史的根」，是來自尙書，卻不是來自紅樓夢呀！你說對不對？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我訪問楊振聲教授於故都，他曾指出，由民國元年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發生，中間有二十年長時間，是中國大有爲的時期。可惜軍閥勇於內爭，學者勤於談紅樓夢或作古史考證，無人來謀富國強兵抵抗敵人之策。他後悔他走錯了路。他說，如果他返國之後，去走伊藤博文的路線，約些朋友改造中國，中國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慘！說着他哭了。他懊悔他當年能作而未去作。楊教授作教授多年，也作過大學校長，對於後起的學者，沒有留下可以供青年人參考的東西，實在可憐。反觀屈教授所作的有詩經釋義、詩經選注、尙書釋義、古籍導讀、甲骨文字集釋、尙書今註今譯，都是後起學者的主要參考資料。這些作品都是來自硬工夫，不是寫紅樓夢考證，或寫十二金釵花拳繡腿式的動作。

屈教授指出堯典成書時代在孟子之前的戰國時代，距今約兩千二百年，堯的傳說時代，距今約四千二百年。堯死以後，過了兩千年，那時候可能造出的新字較多，才有人編寫堯典，其正確性已是大有疑問。然而堯典之內所追述的也不見得全是虛僞。現今考古學進步，人類文化起源極早。堯舜時代之文化，例如四季之排列，並非不可能。所謂「典」，指串成大册的竹簡。古書大

多用筆寫在竹簡之上，很少寫在帛上。所謂「堯典」，係記載帝堯之事的大册竹簡。記載的事主要如下：㈠派羲仲住在東方暘谷，觀測春天的景象。他看到晝夜長度相等，傍晚鳥星統統出現了。就依據這種景象，確定仲春（卽春分）。這時候鳥獸都開始交尾，進行生育。人民也離開家屋，分別到田野之內工作。㈡派羲叔住在南方大交山，觀測夏天的景象。他看到正午之時日影最短的一天（晝長夜短），傍晚之時大火星在正南方出現了，就依據這種景象，確定仲夏（卽夏至）。這時候天氣炎熱，人民都脫下衣服去到田野工作。鳥的羽與獸的毛也脫落而變爲稀疏的了。㈢派和仲住在西方昧谷，觀測秋天的景象。他看到晝夜長度又相等，傍晚虛星出現在正南方。就依據這種景象，確定仲秋（卽秋分）。這時候，鳥獸都生出新羽和新毛了。人民獲得秋收，十分喜悅。㈣派和叔住在北方幽都，觀測冬天的景象，他看到正午之時日影最長的一天（晝短夜長），傍晚之時昴星在近南方出現了。就依據這種景象，確定仲冬（卽冬至）。這時候，天氣寒冷，人民都離開田野，住在家屋裏以取暖。鳥獸也都長出了柔細的絨毛。帝堯通知他們說，一周年共有三百六十六日，必須採用閏月的辦法，來確定四季及一年。有了準確的四季及明顯的一年，就可以設置農牧及各種事務的主管官員，來推動。在上述這一大段文字裏，可以看出四千多年前，中國是一個農業很進步的社會。那時候，已有簡單的天文儀器，但人民信神，更敬日。羲仲住在暘谷之時，每日日出，他向日敬禮。羲叔住在大交山之時，正午之時他祭祀太陽。和仲住在昧谷之時，每日日落，他向日餞別。和叔住在幽都之時，對日並無任何表示，也可能編寫堯典的人把它漏掉。

屈教授曾指出古人口頭上習用的字，也很有趣味。例如在「尙書臯陶謨篇著成的時代」一文中，曾舉出「兪，予聞」、「兪！禹，汝平水土」、「兪，汝往哉」、「兪咨！垂」、「兪，往哉」、「兪咨！益」、「兪，往哉」、「兪咨！伯」、「兪，往欽哉」。兪是口頭語。以上九個兪字是舜的口頭語。有時也用「咨」或「兪咨」連用。又「吁」與「於」可能與「兪」用法相同。

臯陶謨一篇內也曾舉出臯陶的口頭語。例如：「都！愼厥身修」、「都！在知人」、「都！亦行有九德」。禹也用「都」字。例如「都，帝！」。前文所說的「兪」、「咨」、「於」、「吁」，以及上文所說的「都」，都是現在語「啊」的意思。

盤庚口頭語用「嗚呼」。武丁口頭語，也用「嗚呼」。後來，紂王及其臣祖伊也用「嗚呼」。武王與周公常常用「嗚呼」作口頭語。從地域方面來看，「兪、都」一類的口頭語，屬於古代山西省南部人的土語；至於「嗚呼」，可能是古代黃淮平原及渭河平原兩地內住民的口頭語。上述之口頭語早已作廢，只有「嗚呼」口頭語還存在。但不用於說話，而用於作文。清末民初作文言文的人，一開筆就寫「嗚呼」。好像不「嗚呼」一下，文章就不能够寫出來。屈教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後，我也在本文之內順便把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屈教授所寫「河字意義的演變」一文，指出「河」字現今的意義是河流的通稱，在先秦時代，所有的河字都指黃河而言，是專名而非通名；後來才漸漸地演變，成爲河流的通稱，在先秦時代，所有的河字都指黃河而言，是專名而非通名；後來才漸漸地演變，成爲河流的通稱。這是

屈教授的重大發現。甲骨文中已有河字，首由陳夢家發現。先秦經籍中的河字，屈教授統計過出現四百次左右，都指黃河。河字被用作普通名詞，始於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的事。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引文穎的話說：「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又後漢書酈炎傳李賢注：「河者，水之總名也。」河字當作道地的普通名詞用，在東漢之時，已成爲一般人的習慣。

屈教授寫的「仁字涵義之史的觀察」一文，指出仁字的涵義，在論語和孟子兩書裏，顯然不同：孔子把「仁」看做作人的最高準則，它包涵着律已、待人，造福人類等多方面的意義。孟子只把握着「愛人」這一意義。兩相比較，孟子之仁的涵義，就比孔子之仁的涵義狹隘多了。然而孟子以後的書，用到的仁字，它的涵義都是孟子之仁，而非孔子之仁。屈教授對於這一點解釋非常清楚，眞是了不起。

屈教授也曾考證滕王閣序的原名，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唐摭言（卷五）載：「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又太平廣記（卷一七五）引摭言作十三歲。……」。據屈教授考證清人姚大榮考證，王勃寫此文之時，年已二十六歲。其卒年也是二十六歲（按舊唐書卷一百九十爲二十八歲，新唐書則說王勃的卒年是二十九歲，二書均不確。）屈教授又把序文之中「童子何知」之童子，引高步瀛的考證，春秋時代呼三十歲左右的男人爲童子，並非現今十歲左右的男孩子爲童子。這些也可以糾正現今讀書人的錯誤。

屈教授於今年二月十六日由於急性肺炎在臺北逝世。屈教授身體很健，但由於工作過勞而致病。他給我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提及「曾有一星期共十三個會，予參加了九個，哀

哉！」他死了還是由於他工作太累的緣故，因爲屈教授現今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中央研究院先後有兩位研究甲骨文卓著的人物：一位是已故的董作賓先生；另一位就是屈教授。我敬重屈教授，由於他的經學成就特別高，而且又有許多有系統的著作。他熱愛中國文化，尤愛把中國上古史搞正確，他的治學態度，比宋代蘇軾好多了。蘇軾「想當然耳」的概念，給後世治經學的人一些不正確的想法。宋代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都是文字流暢的大官員而非學術方面大有貢獻的專家。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只是二手史料。這一代人物重視「富貴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極少肯下決心爲民爲國獻身之人。有之，也就是南宋之初的岳飛，與南宋之末的文天祥二人而已。宋代留給後人的寶貴東西只有「還我河山」四個字與一首「正氣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顯示一位最會享受快樂的大官僚。岳飛「還我河山」四個字響當當，顯示華人的民族精神十分剛強，寫到這裏，想到我們山東人確有民族風格。抗戰八年，全國之內高階層軍官肯爲國捐軀而死在前線的，只有山東省張自忠將軍一人而已。張將軍給全省山東人臉上貼金。自清末以來，經學方面最有成就的，只有屈萬里教授一人而已。屈教授也給全省的山東人臉上貼金。屈教授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長之後，計劃編寫一册較爲可靠的上古史，書未成而身先死，是中國學術界一大損失。

去年年尾接屈教授在賀年卡上所寫的蠅頭小楷，只有兩行：「前奉惠函及大作(註)，病榻中三復拜讀。知先生佳況勝常，且慰且佩。」讀後心酸。我用我的笨拙散句，表示我對於屈教授的敬佩。其文如下：經史古註字字求確，尙書今譯語語傳神，中外同欽，亘古一人！黃渤二海是先生墓濱；黃淮兩水是先生墓鄰；泰山、魯山、沂山是先生墓前三座高碑；此外，先生還有一些

永不熄滅的墓燈，它們是天上的日月星辰。

註：我爲了打發時間，常寫些散句。其中也有一些抄寄屈教授，作爲通訊時談笑之資。這些散句，有些已發表，有些尚未發表。去年曾寄與屈教授三篇，其中有兩篇，已在今年星島日報（美國紐約版）星島副刊上發表，因此，我把這兩篇附在本文之後，以紀念屈教授。

動的第三景（散句之十二）

狂風暴雪，一直搞到深夜才停。
開門一望，依舊去年今日，烏雲掩星雪滿庭。
頓覺渾身冷。急把門關上，回到室內靜靜聽。
這時正是隆冬，室外老早已無草蟲鳴。公路之上積雪厚，難有汽車行；更不會有人徒步作遠征。
室內室外好比太空一樣的靜。好奇心使我在臥室之內尋找一些動的景。
動的第一景是我的形；第二景是我的影。形動，影也一齊動；形靜，影也一齊靜。室內其他物品都不含有動的性。
挂在壁上那隻老爺鐘，退休久矣，看它那副形象，實在僵硬。
信手拿起一面小鏡，瞥見其中有一位和藹可親的面孔，向我舉行注目禮，原來我正對他致敬。

他跟我一齊開口笑；一齊把腳跳；可惜兩人眼角都乾，不可能演出淚珠一齊掉。

這纔明白，臥室之內動的第三景，就是我的鏡中照。

他在鏡裏出不來，我在鏡外進不去，不可能兩人都伸出臂來互相擁抱，只好放棄這一種現代外交方面新禮貌。

他跟我合作，演出一幕新劇，叫做「回到年少」。默唱，默笑；默舞，默跳；默嘯，默叫；默號，默鬧；絕對協調，維妙維肖。累了就睡，日上前窗，我纔睡完一覺。

高歌（散句之十六）

國外月色似故鄉，國內景色勝異邦。洞庭水靜天爲牀，浙江潮高水作牆。西湖五月荷葉張，天山五月雪茫茫。中國長城長又長，中國黃土黃又黃。黃土區內大邑商，中國文明由此昌。黃土區外黃花岡，中國封建由此亡。中國國土寸寸香，誰來侵略誰遭殃。中國兒女個性強，敢指時代闖入荒。爭秒奪瞬前進忙，越過高山跨大洋。揚起嘴巴挺胸膛，服務世人創榮光。他們跟她們下了決心不落在這個地球星上任何後方。

註：大邑商是商代首都。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內有上述三個字。

原載「山東文獻」，五卷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六月），頁四二——二九



輓屈萬里先生

蘇尚耀

「屈翼鵬先生去了！他是上午六點多鐘在臺大醫院去世的。在醫院裏照料屈先生的屈太太，還有屈先生的學生們都竭盡全力服侍他，仍無法延留。我從醫院回來的時候，難過得不得了，所以現在才告訴你。」

二月十六日晚間，我的朋友劉先生，在電話裏告訴我這個不幸的消息，着實令我震悼了好一陣子。

二十多年前，因爲爲書局改寫選本「聊齋志異」，得以向國內搜集聊齋著作最完備，又夙以研究作者蒲松齡馳譽海內外的劉階平先生請益開始，後來，凡是劉先生有關的著作整理及出版，我都有先睹爲快的機會。也由於劉先生的介紹，而認識了與劉先生相交莫逆，並且屢屢爲劉先生著作作序的屈萬里先生。

對於屈先生，自讀他的「詩經釋義」（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和「古籍導讀」（開明書店出版）以後，我是欽仰已久的。可是正式見到屈先生，卻還是在會賓樓（？）會面爲第一

次。那一次，除了主人劉國瑞先生，和屈萬里先生外，在座的還有劉階平先生、孔達生先生、陳紀瀅先生、李漢三先生（李先生著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一書）。惟我以投稿「書目季刊」之幸敬陪末座。

這一次見面以後，彼此晤談的機會雖不很多，但是我對屈先生敬慕的心情卻有增無已。有屈先生的著作出版，就盡可能地購讀；有屈先生在各處所做的關於甲骨文或經學的演講，也盡可能地摒擋冗雜去聽。此外，還時時自階平先生處獲知屈先生的一切生活興居，以及書信上請教一些讀書問題。屈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處世豪放而曠達，爲學篤實而謹嚴，待人謙虛而熱誠。

除了間接從屈先生那裏獲得教益以外，在工作上還直接受到屈先生的兩次援助。

一次是我在齊鐵恨先生鼓勵下於「語文周刋」以及「中央副刋」寫的有關文字探討的蕪文，準備彙輯爲「中國文字學叢談」交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之前，曾經很冒昧地把報上的剪稿寄請屈先生撥冗過目。屈先生不僅未因研究工作繁忙而拒絕，而且不嫌煩瑣鄙俗，於百忙中一一寫出他的修正意見，減少了出書後的笑話，是我不能不衷心感激的。

另一次，是我參加臺灣省國民教師研習會兒童文學專題討論的時候，有位熱心的學員向我問到，我國古代是不是有兒童讀物，使我不得不在我國古籍中，從頭尋出有關的古代兒童讀物，如梁周興嗣的「千字文」、唐李翰「蒙求」、無名氏「太公家教」之類的紀錄及實物，知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存唐代敦煌文卷中有「開蒙要訓」一種，寫信到中研院請屈先生影印一份時，不出三天，我立刻收到屈先生賜寄的全卷影印本。當我後來要奉還影印工本費，屈先生卻一

直不肯收。使我一直負欠着這份盛情。

現在，屈先生帶着未完成的志業，撒手離開人寰，遺下「周易集釋」和「尙書集釋」的未完稿，希望他的眾多高材弟子於保留並印行他的遺稿手澤之外，還能夠追摹屈先生的研究精神，將未完稿予以補緝完成，使成完璧，勿任屈先生長期抱憾地下。此外，他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古籍導讀」和「書傭論學集」二書，也很希望能獲得大家的重視與宣揚。

據我所知，屈先生在經學方面所獲傑出表現，是他數十年來孜孜矻矻，日夕與書爲伍累積下來的工力的表現，絕不是一般靠「索引」或「引得」做學術論文的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尤其是他在甲骨文方面所下的精勤綿密的工夫，雖然見之於「考釋」中的，或許只是一字一詞之微的辨正，但是屈先生在這上面所投注的時間與心血，也應該是讀他的書，以及曾經聽他演講的人所可深切體會的。

所以，屈先生的遽爾逝世，在朋友間固然有說不盡的哀痛；對整個學術界與教育界所可能造成的損失，倒甚願見到他的學生們，能夠接下棒來，發揮屈先生的研究精神，光大與創新經學等的研究。

寫於六十八年三月十日公祭屈先生之日
原載「國語日報」，三版，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八日



空餘懷慕千行淚

——永懷恩師屈翼鵬先生

張以仁

翼鵬師病情初現是在六十六年四月，那時他正講授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發現咳嗽頻數，痰中帶血。回臺後經醫檢查，X光片顯示右肺上方有銅錢大小疤痕一處，醫師診斷是肺病舊疤，他也就不以爲意。

六十七年三月八日，正是婦女節，翼鵬師覺得右肺疼痛難當，師母趁放假之便，強拉他去檢查，才發現癌塊已大如人拳。翼鵬師在臺大醫院的朋友甚多，他卻不願利用關係享受特權，堅持依照登記順序，等候病室。因此一拖再延，到四月才住院治療。師母每次談到這件事，便悔恨不已，覺得當時如不躭誤，也許今日情形又自不同。克己而守法，似乎是翼鵬師的天性。即使病重如此，也不願剝奪別人的權利。總以爲病人不止他一個，病重的也不止他一人，如果人人皆走後門，還有什麼章法？我以爲即此一念，便是聖賢仙佛之心！

翼鵬師的廉謹是世所共知的，但世人僅知其梗概，不知其實情。下面僅就記憶所及，略舉數例，以見一斑：中央研究院遷臺之初，宿舍區電費曾一度由公家支付，他家裏便不用電扇，不買冰箱，入夜只開電燈一盞。直到電費改由私人負擔，師母才用到電扇、冰箱。翼鵬師覺得，由公家支付電費，自當儘量節省，否則豈非有意揩油？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原可乘用公家的轎車，但他覺得坐小車既拘束，又浪費，而以乘坐公共汽車為樂；他一直住在那間十三、四坪大小的舊房子裏，客廳不到六個榻榻米，客人多時，擠坐一處，伸個腿都不方便，他卻以能「促膝」談心為快；他的房子一住數十寒暑，年久失修，蛇蟲往往爬進臥室。正對臥房的天花板，有時成團掉下白蟻。公家宿舍甚多，修理人手不足，他強忍不說，寧可委屈自己。直到普大講學歸來之前一星期，才經人發現，報請修理。以他所長的地位，並非不能調配到一間略微寬敞些的宿舍，但他覺得自己人口不多，而其他同仁需要更切，因此有機會也寧願放棄，後來書籍日多，堆放無處，才自己花錢，加蓋了一小間；他擔任所長職務，除多闢了一間研究室作為會客之用外，再沒有享受一點旁的權利。事實上所中研究同仁的研究室大過他數倍的大有人在，因此這一點「權利」也實在說不上，卻負起了一肩沉重的責任與日夜繁忙的公務。他任所長將近六年，經常深夜不眠，甫明即起，連星期假日也不例外。師母說：「他一個人做了三、四個人的工作。」

我之所以提到這些瑣碎的事，一則正因其瑣碎，反見其具體，足證他的廉謹克己，並非徒托空言；二則這些事情，世人知道不多，而目前世風浮薄侈靡，翼鵬師之風標，正足以益人心而易風俗，把它們披露出來，發潛德之幽光，而予世人以法式，誰云不宜？

翼鵬師首度照射鈷六十是在去年四月，一共照射十六次便出院，似乎效果不錯。他的一位醫學界的朋友還說他患的不是癌症，認識他的人，莫不額手稱慶，替他歡喜。學術界慶祝他七十壽辰的論文集也正由聯經出版公司校印之中。這一段時間，翼鵬師忙着酬謝親朋、整理舊稿，展開新的寫作計劃，還在東吳大學指導研究生的論文。這一段時間，你可以看見他，在每一個晴朗的清晨或黃昏，與師母相扶相携，浴滿身晨曦夕照，沿着研究院旁的一條鄉村小徑，緩緩行來，襯以天際紅霞，遠山青霧，靜美安詳，有如圖畫。他那時貞自信能與惡疾相抗。他曾說「胸懷坦蕩，若無病然。」（見師「病中雜詠」附記）。如果是別的疾病，任何人都敢相信，以翼鵬師那種堅毅的意志，驚人的忍耐力，定能安然渡過難關無疑。他後來併發肺炎，在左右兩肺幾乎功能全失的情況下，猶能支持近二十天之久，可見他生命力之強，精神力量之大。

他在病中完成了「尚書集釋」一書的初稿，正準備撰寫「易經集釋」。師母有一次問他：「易經集釋」要多久才能完成？他說幾個月就可以了。家裏似乎尚未找到他「易經集釋」方面的資料，師母說：「他曾說過，重要的意見都在他腦子裏。」他浸淫易學數十年，有關書文幾皆讀遍，腦中實已有一部易學大全。他在易學方面的深厚根基，當世恐怕罕有其匹，如果他能多活一年，乃至半年，這部不朽之作，定可問世。他身體各方面都很健康，想來活到八十歲，當無問題。行政工作已經交卸，正是他摒擋俗務，專心寫作的時候，他的親友與學生，正企盼他獲滿倉豐碩的果實。如果能多活十年，他對學術的貢獻將是無可計量的！我有時在默禱：司命之神，能否以我的十年換取他的一年呢？我們在身體健康的時候，常不知善加珍惜，彷彿自己能活到百歲

千年，一旦病魔入侵，便知一年半載，一時片刻，也是寶貴無比的。這時想想莊子「善刀而藏」的道理，實涵有養生的精義在。翼鵬師貌帶嚴肅，性則溫和，而心如火熱；既勇於任事，又勤於治學，復樂於助人；事必躬親；任勞任怨。巨細不遺，不眠不休。來者不拒，有求必應。這樣的處事態度，治學精神，待人方式，便是銅澆鐵鑄，也將毀損。但是，我們能忍心責怪他嗎？夫子聖人，不也一樣栖栖皇皇，不知休止？師母常說：「天生有一種人，只顧他人，不顧自己。你們老師正是這種人。」世界上的人如果都只顧自己，不顧他人，一旦在利害得失彼此衝突之際，這個世界不知將亂成什麼樣子？正因爲尙有翼鵬師這樣的人，這個世界才充滿了光明與希望！

翼鵬師的兒女都陷大陸。他家飼養一隻小白狗，以其體小，取名叫「大耗子」。大耗子被調教得聰明伶俐，迎前跟後，甚解人意，爲兩老增加不少家居之樂。民國五十四年，翼鵬師首次赴普大講學，大耗子爲小汽車壓斃。翼鵬師來信，要收養大耗子的遺腹子，後來選了一隻全黑的，就叫牠「小黑」。小黑靈慧一似其父，而調皮則又過之，不幸後來又給大卡車輾斷腿骨而死。他從此不再養狗。他說：「這世上兇險太多，不養也罷，養了反多牽掛。」

他雖然子女不在身邊，事實上他在臺灣各大學任敎數十年，他的學生，從五、六十的到二十餘歲的，遍佈全臺，遠及國外，何止桃李三千。他都親之如兄弟，愛之如子女，解惑釋困，獎掖提携，不遺餘力。今年一月二十八日，也正是農曆的大年初一，下午他的病勢轉重，這以後將近二十天，幾乎每分每秒都在生死邊緣掙扎。他的學生們，從五、六十歲的到二十餘歲的，都爭着日夜照顧。東吳大學中文系主任劉兆祐先生幾乎每日都來，他系裏博士班的學生如呂正惠、周

全、林慶彰、王國良等，自動日間輪值。我雖然年屆五十，自覺身體情況尚不錯，東貴、邦新二兄年少於我，邦新看上去尤覺健壯，臺大教授何佑森先生雖然長我幾歲，但他習慣熬夜，我們夜間輪流照顧，輕而易舉。龍宇純先生卻是背部酸痛已久，血壓也欠穩定，大家都覺得人手够多，用不着勞動他，他卻硬要盡一點心意，年輕一些的臺大以及史語所的同事，如李偉泰、黃沛榮、陳瑞庚、陳忠成、周鳳五、何大安、何澤恒……等先生，他們雖或家有待哺幼兒、病父老母，都搶着要來幫忙。我不禁想到，將來如果我生了病，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學生，也就感到滿足了。翼鵬師經常施惠於人，但無論人前人後，從不自伐其功，從不自居其德，而受惠者卻都知恩澤之所自，便如陽光之與草木，自然而坦然。鵬師鵬師！僅就這一點而言，您雖死亦當無憾！

十四號夜裏是宇純在照顧，那天午後翼鵬師病況轉惡，昏迷十餘小時不醒，他在一旁服侍，協助護士抽痰取藥，扶手按足，一夜忙碌。第二天上午七時許，來電告我，病況又趨穩定。我剛將提着的心放下，那知十六號凌晨六時，忽接臺大教授陳修武兄從醫院打來電話，我知昨夜由他照顧，不禁一驚而慟，手足都輭。忙中喚起東貴、邦新，趕到醫院，但見宇純、修武，以及聯經的劉國瑞先生、研究院的王志維先生，親朋戚友，圍滿一室。師母正痛哭而號，醫師則在清理翼鵬師遺體，那些觸目驚心的藥瓶管線都已不見，翼鵬師躺在那兒，面容清癯而略顯蒼白，不帶絲毫痛苦，一如在生之日，安靜而平和。想他胸懷坦蕩，雖與病魔搏鬥經年，勝固欣然，敗亦無怕。只是活着的人，都覺得遺憾綿綿，如絲如縷，千端萬緒，生生不已，無盡無休。都覺得他如果能再多活十年，那怕是一年，那怕是一個月，一天半月，片時片刻，那該有多好呢！那天陽光

煦美，正是一個和暖的春天之晨啊！莫非有神人接引，仙仗迎來？

我噙着眼淚，寫到這裏，彷彿看見他——我們敬愛的翼鵬師，捧着經典，諄諄施教的莊嚴儒雅；彷彿看見他，舉酒酬賓，睿語如珠的勝概豪情；彷彿看見他濃眉微蹙，含着烟斗在研究室中沉思的模樣；彷彿看見他迎着夕照晨曦，緩緩行來，安詳平靜的模樣；我彷彿看見啊，江海的浩瀚，山岳之巍峨！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日

無憂無懼，乘化而歸

丁邦新

身入中年，離亂慣經，平常的悲喜之情已經影響不了幾近枯寂的心靈，但是翼鵬師的去世卻使我飲泣吞聲！五天以來，忽忽若有所亡，思緒簡直不能集中。二十餘年師生舊誼，尤其近十年來更是朝夕過從，謦欬相聞，誰能斷然割捨？記得他這一次住院的當天，清晨七點多走到我家門前，告訴我胸腔積水，要進醫院檢查，大約四、五天就回來。叮囑我們不要去看他，儘量不要驚動熟人。望着他離去時羸瘦的身影，和往日健康的步伐大不相同，我心悽楚，頗有不祥的預感。當時還跟內人說起病況可能很嚴重，可是誰也想不到他會走得這麼匆促！如果不是肺炎的併發，又何至於留下成疊的遺稿，而不完成他早已要寫的「尙書集釋」和「周易集釋」呢？

認識翼鵬師是民國四十五年念大二的時候，那一年鄭因百先生赴美講學，翼鵬師代授歷代文選的課。印象最深的是他講「滕王閣序」，認爲坊間古文選本的這四字標題是經過後人刪改的，原題應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與全文段落大意一一對應，內容完全符合；同時他又指出相傳王勃十四歲作序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從種種資料可以推知其實是二十六歲。我小時候讀過

「滕王閣序」，忽然聽說題目和作者寫作的年齡都不對，立刻引起莫大的興趣。從那以後，大三跟他念詩經，大四跟他念尚書，學士論文也是他指導的，眞不知得到多少教益！現在回首二十年，先生遽死道山，而我卻在悲愁煩亂之中，執筆爲文來紀念他，我能寫什麼呢？我能用什麼話語來表達心中的哀思於萬一呢！

大三時先師許詩英先生講聲韻學，理路淸晰，課業甚嚴，我聽得很淸楚，因此兩學期都考得高分。翼鵬師也許認爲我在這一方面既有興趣，就鼓勵我大四時跟先師董同龢先生念語言學，並且叮囑我要在班上有好的表現。從此得到董師的指導，我就開始走上研究中國語言聲韻的路，實在是翼鵬師指引之助。那時系中謏傳有老師搶學生指導的事，可是由我自己的經驗，翼鵬師卻是完全爲學生着想，眞是公正無私的。

大四畢業時寫的學士論文，因爲題目很小，容易把握，同時翼鵬師寫好大綱，使我知所遵循，所以寫得差強人意，他立刻推薦到幼獅學誌發表，成爲我一生中第一篇發表的學術論文，給我的激勵眞是無可言喻！現在回想這一段歷程，當年幾位老師的敎誨都令我懷謝，而翼鵬師指引我走上這一條適合我興趣的學術之路，則是我最銘感難忘的。

研究所畢業，得董師之薦就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我常向翼鵬師請益。轉瞬十六年，其間我兩度出國念書，翼鵬師三度出國講學，但是至少有七八年的時間跟他在相對的辦公室裏工作，他的公正廉能，熱誠負責，在在使我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平時公私兩忙，但是星期、週末，加上放假的日子，只要有空，總在研究室裏孜孜不倦。做學生的人看年高的老師如此

辛勤，又怎麼敢有絲毫的懈怠！我的好多位老師都有這種實事求是、恒久不輟的精神，到晚年仍然勤奮不已，怎不令人敬佩！

文章總要寫完，回憶總要引到他病重去世的事，嗚呼吾師，眞不知涕淚何來！您何以會患上肺癌？您何以走得這麼快！除夕下午跟陳琪一起去看您，您剛理過髮，您精神還很好，您還有說有笑，怎麼二十天的光景您就離我們而去？您雖然無憂無懼，乘化而死，可是從此人天永隔，教我們從何處再見慈顏？

師母說墓地已經看定；師母說您一生自苦，要您安息在淸靜寬敞的地方，所以還在林口；師母說墓地背山臨水，向着山東的方向。嗚呼吾師！北望故土，關山路遙，您究竟能安息呢？還是不能安息呢？

六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夜深於南港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九日

二度啓蒙

管東貴

小時候常聽說，進私塾要背書，背不好會挨板子。所以對私塾常存幾分畏懼。八歲啟蒙入新式小學後，這種畏懼才逐漸消失。然也因此而錯過了接觸古書的機會。

進入大學歷史系後，興趣偏偏落在中國古代史上。因此逐漸感到有讀古書尤其是經典的必要。然而，當時我對古史的一點常識，全是從近人的著作中得來的，根本還沒有直接接觸過經典。所以不但讀不懂尙書、詩經，就是讀左傳（成書較晚）也處處是困難。這時候才懊悔小時候沒有進過私塾，沒有讀過「線裝書」。我該改變興趣嗎？這問題使我苦惱。

記得是民國四十三年秋，我正進入大三的時候，知道翼鵬師同時開了「尙書」和「詩經」這兩門課，每週均爲三小時。我懷着得救般的心情，兩門課都選了，上完兩門課的第一節後，翼鵬師把我叫到研究室去，問我爲甚麼同時選了這兩門很重的課，我說明理由後，翼鵬師點頭笑了，囑我儘可能看完參考書。第二週我發現所選歷史系的一門課有一小時跟「詩經」衝突，我要求調開，但因人多，已無法調動。我再要求更動「詩經」的上課時間，結果也無法變更。下課後，翼

鵬師又把我叫到研究室去，問我打算怎麼辦。我毫不猶豫回答說選「詩經」。但翼鵬師不贊成，他希望我把「詩經」改爲旁聽。他說，同時選這兩門課，負擔很重，歷史系的學生應以歷史系的課爲主，而且還可以旁聽「詩經」兩小時，另外不能上的那一小時課，我可以自己看，有問題隨時問他，這樣也許更能建立自修的能力。經過一天考慮後，我接受了翼鵬師的意見。可是後來問問題的時間往往每週超過兩小時。翼鵬師總是不厭其煩，不厭其詳地給我指導。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進小學固然是啟蒙，然而就讀經而言，翼鵬先生實是我的啟蒙恩師。而這二度啟蒙對我的影響，就跟啟蒙識字一樣重要。因爲憑着翼鵬師的這兩門課，我不但保持了對古史的興趣，而且也加強了我後來研究古史的信心。

進史語所後，與翼鵬師更是朝夕相從，二十餘年間，問學請益，如沐春風。而其淡泊名利的風範，化育之功，實又超乎問學。

數年前，翼鵬師新開「周易」一課，原擬旁聽，惟因當時公私兩忙，無法如願，且以爲今後機會尚多。然竟以此而錯失了聞道的最後機會，豈眞上蒼妒我？

本月初，翼鵬師的病況轉劇。受業諸生雖輪流通宵侍護，然仍爲先生所棄。錐心之痛，豈言語所能形容？啟蒙之恩，又當何所爲報？哀思無盡，含淚以書，先生其知之乎？先生其知之乎？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九日

不平凡的書傭

劉兆祐

翼鵬師從十九歲那年擔任山東魚臺縣立圖書館長，先後在圖書館界工作了數十年，為我國圖書的保存、整理和研究，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同時，他一生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從來沒有離開過書本。「琳琅萬卷，昕夕摩挲，足以慰情，亦可以療飢」，這幾句話，是他常用以形容自己與書為伍的快樂，也可以做為他一生的寫照，所以他自號為「書傭」。

他，實在是一位不平凡的「書傭」。

屈師最叫人敬佩的，是他沒有顯赫的學歷——他只畢業於東魯學校的高中部，在北平的郁文學院念過一段時間——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眾所信服的。民國六十一年，他以「對先秦史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中國目錄校勘之學」，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種崇高的成就，完全是他一生攻苦勤奮的結果。記得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南港屈師丈的家——那時我還未受業於翼鵬師，屈師母費海瑾師是我民國四十一年就讀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時的導師；直到民國五十六年才由屈師指導我撰寫碩士論文——老師的客廳，懸掛

着一條孔達生先生所寫匾幅「靜侍齋」。我問師母這二字的由來。師母告訴我，屈老師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研究室，只有在夜深了困倦時才回家休息。所以在他們結婚時，孔先生特地送了他們這條匾幅，爲的是時時提醒屈老師，多多留在家中。屈師年輕時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文書主任，與孔先生一同讀過書，他們相知甚深，誼同兄弟，孔先生題這三個字，固然是跟屈師開玩笑，也可以看出屈師廢寢忘食的治學精神。

在學生的心目中，翼鵬師一直是令人敬愛的師長。他上課認眞，廣徵博引，聽他講課，如沐春風。卽使在病中，他仍念念不忘學生的課業。就在上個月十六日，是東吳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文史資料討論」上學期最後一週的上課，那時候，他又住進臺大醫院七一五病房繼續治療，並在肺裏抽出一千西西的積水，體力很弱，他要我轉告研究生照常上課。我實在不放心，便勸他等這次治療後再補課不遲。可是他堅持要上課，並且說：「上上課，一方面可以讓同學多得到些，一方面也可以活動活動。」翼鵬師的個性很強，勸他休息是不會答應的，於是提議讓研究生到病房來上課，他勉強笑着答應了。當時，他清癯的臉上，已有顯著的倦容，看他一定要上課，我內心湧上一層不忍及傷感的陰影，久久不能拂去。他就是那麼一位做事認眞不苟，負責盡職的老師。

翼鵬師的好客和善飮是衆所熟知的。在悅賓樓和會賓樓，可以時常看到他請客。十年前，敎育部把學術獎頒給他，朋友和學生見了他，不免隨便說聲要他請客。凡是說過要他請客的人，後來都受到了邀約。他在家中養病期間，雖婉拒了好友們的邀飮，可是對遠道來的客人，他仍然要

盡地主之誼，他說養病期間，「只做主人，不做客人」。就在去年夏天，韓國教授訪問團訪問臺北，其中有不少是曾在臺灣求學受業於翼鵬師的，儘管這些外國學生不肯讓老師請客，累壞了身子，最後還是拗不過他的誠摯，讓他盡了地主之誼。

屈師雖是好客，自奉卻是甚儉。他家中用的家具，二十多年來沒有更換過。三、四年前，才買了冰箱。南港的宿舍，前年颱風泡了水，地板屋頂都毀壞不堪，蛇鼠可以隨時竄進屋子，師母想找人來修葺，他堅持不肯。一天，師母在房間發現了一條蛇皮，擔心家中有蛇。於是老師和師母細心的在家中每個角落搜索，終於發現一條蛇伏蜷在放電扇的紙盒裏，他們用一條舊的被罩，裹住了盒子，丟到野外。不久，家中有腐臭的氣味，師母在天花板上找到幾隻死鼠，還有幾隻在地板下不易找，這時候，屈老師才勉強答應找工人來修。

翼鵬師一生幫助朋友，照顧後輩，提攜學生，可是從來不願驚擾別人。他常常告訴學生，有事只要撥電話給他，不用到南港，因爲路上很費時間，不如多讀點書。前年七月，他剛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回國，咳嗽不停，到醫院照了片，發現右肺有個小黑點，診斷爲肺結核鈣化。七月，正是各校碩士和博士論文審查考試的時候，他忙着爲學生看稿，沒能進一步檢查。再過了半年，肺部仍感不適再檢查時，小黑點已長得像拳面大的瘤，但是已太晚了！他就是這末一位只懂得關心別人，不懂得關心自己的長者。

翼鵬師在學術上能有卓越的成就，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一生淡泊名利，數十年如一日的在學問的千山叠障中，披荊斬棘，踽踽向前。民國五十五年夏，他從普林斯頓大學回國，當時的

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邀請他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他一再婉辭，後來拗不過閻部長的誠懇，只好答應一年聘期。翌年聘期一滿，他一再的請辭，閻部長也拗不過他堅定的辭意，也只好讓他回臺大教書及中研院研究。六十一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一天我去看他，他開玩笑的說了一則深具意義的話，他說：「當選院士和沒當選前是一樣的，現在我到南港街上理髮，還是沒有人半價優待我。」是的，他總是常常勉勵學生讀書治學是一段漫長而寂寞的路程，不要奢望名利，那會迷失了治學的方向。他總是如此執着的、腳踏實地的走在學問的漫長路途上。

翼鵬師有一雙很濃很濃的眉毛，眉宇間流露着無比的自信。他自信他會健康起來，他自信可以活到八十歲。他病中還不忘著述，他除了繼續撰寫未完稿的「尙書集解」和「周易集釋」外，他還想改寫「詩經釋義」、「尙書釋義」和「古籍導讀」三書。前兩書，他想寫得更充實些；後者他認爲太深了，想寫得再淺顯些，讓一般初讀古籍的人，也能閱讀。而今，這些願望，都成了悼念者聲聲的歎息。

多年來，翼鵬師一直是我爲學和做人處事的一盞明燈，如今，明燈遽然熄滅。他生前手握烟斗時滿足的微笑，宴席間飲酒時的豪情，講課時的風趣……瑣事一一浮現眼前，不禁熱淚盈眶。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懷念一生獻身學術著作如林的「書傭」

——屈萬里先生其人其書

劉兆祐

「書傭」是先師屈翼鵬（萬里）院士所自號。他爲甚麼謙稱自己爲「書傭」呢？這是因爲屈先生從十九歲那年擔任山東魚臺縣立圖書館長起，先後在省立山東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過，民國五十五年，並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先後在圖書館界工作了十年，爲我國圖書的保存、整理和研究，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卽使離開圖書館界的一段時間，在臺灣大學，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教學與研究，也從來沒有離開過書本。「琳琅萬卷，昕夕摩挲，足以慰情，亦可以療饑」，這幾句話，是他常用來形容自己與書爲伍的快樂，也可以做爲他一生的寫照，所以他謙虛的自號爲「書傭」。

屈先生在民國紀元前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生於山東省魚臺縣的谷亭鎭。七歲在鄉塾讀書，後來先後入濟寧省立第七中學和北平郁文學院讀書，後因九一八事變，於是輟學返鄉。屈先生以如此毫不顯赫的學歷，卻能在民國六十一年以「對先秦史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

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中國目錄校勘之學」，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由於他長時間勤奮苦學的成果。

他曾在「書傭論學集」裏，自述平生治學，以三原則自誓：一、絕對服從眞理；二、絕不作意氣之爭；三、絕不用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來增強自己的論據。他做學問既然如此重視證據，尊重證據，而尋求證據的惟一途徑，就是埋首於書堆文物中。

從下面的幾件事，可以看出屈先生深厚的學問根柢，是從「寂寞」和「艱辛」的歷程中獲致的！

民國五十五年，我正在唸研究所，那時屈先生正主持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務。他爲了讓我方便寫論文，要我到特藏組充當臨時人員，一方面幫忙校對各種文稿，一方面也順便蒐集資料寫論文。中央圖書館有十四萬册善本書，其中宋代文獻尤爲豐富，我的論文題目和宋代文獻有關，所以我的月薪雖只有新臺幣四百元，校對文稿的工作也很辛苦，但是我工作得很愉快，這不僅是由於我有機會看到很多珍本秘笈，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得以追隨一位我敬佩的師長，得以有更多的時間，霑潤他的春風化雨。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屈先生雖身爲館長，但是在館務繁忙之餘，仍利用有限的時間，從事研究。他有時候提閱一些善本書。當時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都還裝在木箱裏，提書不很方便。他爲了方便我和工友提書，他會告訴我，那一本書書帙是什麼顏色，一共有多少册，大小如何等。他不僅可以說出每一部書的外觀，對每一部書的內容，更是熟悉得如數家珍。當時我老是覺得很驚奇，何以他對十幾萬册的善本書，會如此瞭解。一直到六十二年，那

年他六十七歲，我開始着手撰寫「屈翼鵬先生著述年表」，準備做爲他七十歲生日的獻禮，詳細檢閱中央圖書館的檔案時，才發現原來中央圖書館的十幾萬册善本書，每一部都經過他親手編目和考訂，難怪他那麼熟悉了。一直到現在，每當我到中央圖書館借閱善本書時，除了有一分和前賢相對晤談的喜悅外，同時也感受得出屈師在生前摩挲這些珍籍所留下的手澤和心血。

還有一件事是，記得我第一次到屈先生家時，見到老師的客廳，懸掛着孔達生（德成）先生所寫匾幅「靜侍齋」。我問師母這三字的由來。師母告訴我，屈老師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研究室，只有在夜深了困倦時才回家休息。所以在他們結婚時，孔先生特地送了這幅字，爲的是時時提醒屈老師，多多留在家中陪師母。屈先生這種不眠不休用功的情形，可以從一段他自己的序文中得到寫照。民國四十年左右，屈先生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第一次到第九次發掘所得的有字甲骨爲基礎，從事「考釋」的工作。這種「考釋」的工作極不容易，因爲這些甲骨大約有四千片，散在一堆，要把這些散亂的四千片甲骨，拼綴爲有次序的資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拼綴完了，還得一一考釋，使學者能正確使用這些甲骨上的文獻，以爲研究古史的資料。單單拼綴的工作，就費時好幾年，才把約四千片的甲骨拼綴成二二三版，他在這本厚達四十萬言名爲「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一書的序文裏，借辛稼軒「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只在燈火闌珊處」的詞句，以比況在深夜「燈火闌珊」中拼綴甲骨的甘苦情景。屈先生年輕時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文書主任，與孔先生一同讀過書，他們誼同兄弟，相知甚深。孔先生題這三個字，固然是跟屈先生開玩笑，也可以看出屈師廢寢忘食的治學精神。

屈先生的好客和善飲是眾所熟知的。在悅賓樓和會賓樓，可以時常看到他請客。十幾年前，教育部把學術獎頒給他，朋友和學生見了他，不免隨便說聲要他請客。凡是說過要他請客的人，後來都受到了邀約，五萬元的獎金，遠不敷請客的支出。即使在他得了肺癌，在家中養病期間，對一些遠道來的客人，他仍然要盡地主之誼。他說養病期間，「只做主人，不做客人。」就在他第一次住院治療的時候，韓國教授團訪問臺北，其中有不少是曾在臺灣求學受業於屈先生的。儘管這些外國學生不肯讓老師請客，累壞了身子，最後還是拗不過他的誠摯，讓他盡了地主之誼。

屈先生雖是好客，自奉卻是甚儉。他家中用的家具，二十多年來沒有更換過。民國六十四年左右，才買了冰箱。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很少淹水，可是六十六年的一次颱風，卻使中研究淹了水，屈先生的宿舍也泡了水，地板屋頂都毀壞不堪，蛇鼠可以隨時竄進屋子，師母想找人來修葺，他堅持不肯。一天，師母在房間發現了一條蛇皮，擔心家中有蛇。於是老師和師母細心的在家中每個角落搜索，終於發現一條蛇伏蜷在放電扇的紙盒裏。他們用一條舊的被罩，裹住了盒子，丟到野外。不久，家中有腐臭的氣味，師母在天花板上找到幾隻死鼠，還有幾隻在地板下不易找，這時候，屈先生才勉強答應找工人來修。

屈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最主要的有兩部分：一是寫下了許多不朽的傳世經典之作；一是對我國圖書文獻的保存和整理，貢獻甚鉅。

談起屈先生對圖書文獻的保存和整理，可以遠溯到他弱冠時在家鄉——山東魚臺縣立圖書館擔任館長開始，此後，先後在省立山東圖書館和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貢獻圖書館事業，長達二

十年。在這家間，對我國圖書，尤其是古籍文物的維護、考訂以及圖書館功能的發揚等，都有卓越的建樹。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日寇侵略我國，華北阽危，那時屈先生正在省立山東圖書館擔任編藏部主任。山東省立圖書館創始於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最早由山東提學使羅正鈞先生擘劃經營，備極辛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民國十八年，向湖老人王獻唐先生擔任館長，經費漸裕，蒐集也漸多。抗戰初期，藏書已達二十餘萬册，善本書也有三萬六千多册。戰端初啟，王獻唐先生擬遷書於離戰區較遠的省份，以維護文物的安全。可是當時館中同事多已請假，而且津浦火車，日日遭敵機轟炸，非常危險。一天，王獻唐館長對屈先生說：「本館為吾東文獻所薈萃，脫有不測，吾輩將何以對齊魯父老？擬就力之所及，將比較珍秘者十箱，移曲阜至聖奉祀官府。顧此事重要，可以肩其任者，惟余與子耳。津浦車時遇敵機襲擊，往即冒險，然欲為吾魯存茲一脈文獻，又不容苟辭。子能往，固善，否則余當自往。」屈先生聽了這番話，不計道途之艱險，慨然請行，願與此纍纍十箱文物共存亡。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晚出發，先是到曲阜，濟南緊張後，輾轉到了漢口，然後再到四川，已是次年春天了。一路上歷盡艱難與危險，「一日，予以公務赴滋陽，將抵泗濱，見河沙映日，一白無際，憶李太白東魯門泛舟之詩，意栩栩然。旋聞軋軋機聲，自南而至，視之凡四架，予乃避入叢林，則見冢上洞孔密布，蓋敵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機槍射擊所致也。因復趨出，偃臥道側，以察其肆虐之狀。是時我高射礮齊發，烟花綴空，如白雲朵朵。機槍則密如連珠，時雜以轟炸聲，儼如置身戰陣間也。」這是他記述當時危險的一段文字。

這次運送的文物，共計金石器物七百三十四品，書籍四百三十八種二千六百五十九册又一百八十三卷，字七十一件，畫六十七件。到了四川，一切安頓好了，屈先生把這次押運文物入川的經過，寫成「載書飄流記」一文。王獻唐館長稱譽這篇文章「嚴稽文獻，旁及輿地，皆精確縝密，足備掌故，異日修志者當有取於斯，不祇作金石錄後敍觀也。」這篇「載書飄流記」的原稿，一直藏在屈先生的書篋中將近四十年，未曾發表。直到民國六十五年，屈先生請人鈔錄一過，並改題爲「載書播遷記」，發表在「山東文獻」二卷三、四兩期。它不僅是山東省的重要文獻，也是中國圖書館史的一項重要史料。

屈先生在學術上的另一貢獻，是對善本書的考訂。

什麼叫做「善本書」呢？從漢代以來，就有不同的各種說法。較正確的說法是：刋刻或鈔寫的時間較早而校勘精細，錯誤較少又沒有殘缺的本子。從前不少的知識份子，把「善本書」當作骨董來欣賞，而不是用來從事研究，這自然是一種錯誤。譬如明代的朱大韶，最愛宋代所刻的古書，聽說吳門故家有一部宋刻後漢紀，居然不惜以最心愛的美婢換得這部書。這位美婢臨行時於壁上題詩：「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朱大韶每當看了這首詩，就懷念起這位又美麗又有文才的女婢，終於抑鬱而死。

屈先生認爲「善本書」的價值，在於提供學術研究時較直接的資料。但是「善本書」和一般圖書不同，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每由於版本的不同，內容和文字都會有很大的差異，有的訛誤較多，有的錯字較少；有時候雖是同一部書，有的完整，有的以殘損冒充原本。不論是錯字或殘

損，都會影響學術研究的結果。以錯字來說，明代陸深的「儼山外集」，就記載了一則笑話：明初有一位名醫叫戴元禮，有一次到南京，看見一家診所，求醫的人很多，元禮想：這一定是位名醫，並且一定有特殊的藥方。所以每天都去看，可是所看到的，都是很常見的藥方。有一天，他看見醫生告訴病人，煎藥時一定要放一塊「錫」下去煎。元禮聽了，很覺奇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藥方，遂問那醫生，醫生說，這是古方。可是元禮還是疑惑，於是找遍了醫書，終於發現了那個藥方，但是不是要加「錫」，而是「餳」，「餳」就是麥芽糖，於是叫那醫生趕緊改正，不然就會鬧出人命來。可見「善本書」需經考訂的重要。

屈先生是在民國二十九年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都是負責善本書的考訂工作。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主要是購自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等私家的藏書，加上抗戰勝利後，接收了南京的澤存書庫。那時候，屈先生擔任特藏組主任，和在該組任職的昌彼得（瑞卿）先生昕夕從事善本書的考訂工作。要把十幾萬册的善本圖書，一一考訂編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了要有淵博的學識外，還要有不畏艱辛的毅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完成，由中央圖書館印行。這一部書目，不僅是中央圖書館的首部善本書目，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其完善的、精細的編輯體例，爲日後全世界關於中國善本書目的編纂，奠定了正確的範例。

臺靜農先生曾說過：「學者多不善治事，翼鵬獨不然，每任勞怨，不辭繁劇，明正練達，最爲朋儕所欽挹。」屈先生這種又能讀書又善治事的特長，是他多年來慢慢磨鍊獲得的。屈先生在

民國二十年多初進省立山東圖書館工作時，館長王獻唐先生就勉勵他「治事期如銀行之整飭不紊，治學期如學校之師友講習。」而他多年來的治學做事，雖謙稱「雖未能盡副所期，然既竭吾力，寸心尚安。」臺先生的稱讚，也非過譽。由於他既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做事又明快，所以在民國五十五年秋，屈先生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學回國後，敎育部長閻振興先生，就邀聘他出長國立中央圖書館。但是，屈先生淡泊名利，一再婉辭，然終不扨不過閻部長的誠懇，只好答應一年聘期。

屈先生出任中央圖書館館長雖爲期不長，卻對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做了不少有深遠影響的貢獻。

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裏只舉述兩件事，說明屈先生的貢獻。

一是大量充實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國立中央圖書館目前是全國惟一的國家圖書館，理論上，應該收藏各學科的圖書文獻，以應全國學人的需要。可是以短絀的經費，要收藏各學科的圖書，誠非易事。就以科技方面的圖書來說，目前設有理工學院的大學，多數已有豐富的藏書；各種最新的科技期刊，也大致具備。中央圖書館以有限的經費，實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複購這類科學圖書。即使購買了，也難以超越國內著名的大學，更遑論成爲世界性的某種性質的藏書重鎭了。所以當時屈先生就決定以有限的經費，作重點的發展，俾中央圖書館能成爲世界上某方面的藏書的重鎭。他想以既有的十四萬多册善本圖書爲基礎，再增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期使中央圖書館與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機構，使臺北地區成爲全世界研究漢學的重

鎭。那時候，中央圖書館所最缺少而亟待補充的資料是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出版的文史資料、清代刋印的圖書及日本歐美學者有關漢學的著作。民國五十六年，屈先生向閣振興部長請求撥款二百萬元，經核准了一百萬元，大量收購了當時上述中央圖書館所缺少的文獻。他的這一措施，不僅使中央圖書館在漢學資料的收藏更形充實，提高國人研究文史工作的水準，成爲世界漢學的重鎭，同時，也爲今後在經費不很充裕的國內圖書館事業，指出了一條可行的方向。

其次，「臺灣公藏中文人文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的進行，也是屈先生在中央圖書館長任內對我國圖書館事業所做的重要貢獻。

圖書館的藏書，想要能讓海內外學人充分利用，目錄的編製是最重要的工作。國內圖書館所藏的文史資料，除了善本書以外，還有爲數不少的官書（政府出版品）、期刋及清代以來印行的線裝書。就以官書來說，各圖書館藏有不少早期各級政府、議會及公營事業機關的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包括各種法令、規章、公報、議事錄、調查統計與研究報告等，是研究各個時代制度的最原始資料。再以期刋來說，當時國內藏有淸朝同治年間以來的期刋爲數不少。就其內容加以分類，有屬於博物館學的、教育學的、社會學的、文史的……，這些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期刋，約有兩千多種。這些資料，各收藏單位雖都有目錄卡片供讀者檢索，可是多數的圖書館都還沒有出版詳細而完整的書目。因此國內外的研究工作者，每每爲了查閱資料，須跑遍各圖書館，深爲不便。屈先生有鑒於此，乃徵得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同意，由其補助從事國內圖書館藏書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參加的單位，有：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

院、國防研究院、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及省立臺北圖書館(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先後編輯完成的聯合目錄有：㈠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㈡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㈣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㈤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

這種漢學文獻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不僅方便中外學人查閱資料，也爲日後國內圖書館所進行的館際合作，奠定了良好而穩固的基礎。

在民國六十二年秋，我通過教育部的博士學位評定考試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寫屈先生的著述年表。因爲從民國五十五年，他開始指導我寫碩士論文以迄我完成博士論文，由於時時向他請益，對他的博學，越加敬仰。我想一方面藉着寫他的著述年表，對他的治學過程，能深入瞭解，以爲今後治學的指南，一方面也用以表達做爲一個學生對所敬仰的老師的感激於萬一。

但是，當我著手撰寫的時候，我才發現那是一項艱鉅的工作。因爲屈先生的著述太多，其中不少早期的著述，在臺灣已很難覓到，他自己也沒有底稿。於是根據各種索引及目錄，先把他所有的著述，按照發表的先後排比，然後在中外圖書館一一設法找出，詳細閱讀。經過了四年的撰寫，卽到了民國六十六年，才把他的著述年表寫成。那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欣逢他七十歲的生辰，故舊門生等，同謀編纂慶祝論文集爲壽。於是我就以「屈翼鵬先生七十著述年表」做爲賀禮。

綜觀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一生治學的主要成就，大致在四個方面：

一是經學——這是屈先生一生致力最多的一門學問。從漢朝到現在，兩千多年來，用心於經學的學者固然不少，但是尚待解決的問題仍然很多。屈先生在這方面的著作，有很多是超越前賢，自成一家之言的。他在經學方面之所以能邁越前賢，除了他能博覽前人的著作外，最主要的困素是他能善用近人新發現的資料，如石經、甲骨文、鐘鼎文及其他史料，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就以漢石經的周易來說，很多學者都相信當代金石學家馬衡先生以爲是京氏本的說法。民國十八年十二月，馬氏撰「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發表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部月刊一卷二期就力主漢石經的周易，用的是京氏（房）本，當時很多著名的學者，如錢玄同、胡適之、顧頡剛等先生都同意馬氏的說法。民國二十一年，屈先生正任職於省立山東圖書館，那裏藏有一塊漢熹平石經的殘石，屈先生從殘石正反兩面的文字研究，開始懷疑馬氏的說法。後來屈先生又見到了張溥泉先生所藏的另一塊熹平石經周易殘石，遂確定了漢石經周易的祖本，不是京氏本，而是梁丘氏（賀）本，於是撰了「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考」一文，發表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一號。最近，我看到馬衡先生晚年在大陸上所寫的「漢石經易用梁丘本證」一文，他已承認漢石經周易的祖本應是梁丘氏本，而不是京氏本，馬先生承認「此皆昔考證之疏，故詳辨之，以糾前失。」馬先生卒於一九五五年，他這種勇於改正前說的學者風範，實在很令人敬佩，而屈先生遠在四十年前，還很年輕時就能有如此卓越的見解，委實很不容易，這就是由於他治學一向重視文物證據的成果。

屈先生在經學方面的著述很多，專書就有「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漢石經周易殘

字集證」、「漢石經尙書殘字集證」、「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尙書集釋」、「詩經詮釋」等，單篇論文不勝列舉。

二是古文字學——自從清朝末年發現了甲骨文後，甲骨文的研究，便成了一項專門學問。研究甲骨文，不僅可以解決東漢許愼「說文解字」一書寫成後在文字學上所存在的許多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用甲骨文的知識，解決古書上的許多問題。民國五十三年十月間，屈先生曾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做了一次以「談談甲骨文」爲題的演講。那次講演，除了講述甲骨文發現的經過、甲骨文的收藏和傳佈及近百年來甲骨文的研究情形以外，他並列舉了甲骨文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有三：一是在經學方面，二是在文字學方面，三是在歷史方面。他舉「若」字爲例說，這個字漢代以後都當作「擇菜」或「香草」，但是在先秦上古的典籍裏，這個字卻只有當做「順」解釋，才說得通。而在甲骨文裏，「若」字的寫法就像一個人跪在地上用手整理頭髮使順的情形，這樣看來，許愼以來的解釋顯然是錯了。屈先生在古文字學方面，最重要的專書是「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全書共四十萬字，眞是巨構。單篇論文有「甲骨文从比二字辨」、「㠯不踬解」、「仁字涵義之史的觀察」等。

三是在史學方面——屈先生在史學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在上古史方面。他充分利用古文字、地下文物及民俗方面的資料，考訂古史，因此常能有超越前人的說法。在這方面的著作，有「謚法濫觴於殷代論」、「讀周書世俘篇」等數十篇。其中「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一文，提出他對古史重建的看法。他以爲從民國六、七年到三十年前後，是破壞傳統古史說

最激烈的時代，以致很多人對自己民族的來源，產生了懷疑。如今由於考古學的發達，地下文物出土者已漸多，今後應該多利用這些甲骨文、金文、石器、陶器、骨器等，重建古代信史，恢復古史的原貌。今天，大家正在提倡復興文化及歷史尋根，屈先生的這篇文章，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四是文史資料的討論方面——屈先生生平治學，最重視證據，所以對文物資料的考辨，也就益加重視。他重視目錄學、板本學、校勘學、辨僞學，就是由於這些學問，都是檢驗文史資料的基本學識與方法。我舉一則輕鬆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屈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知道，「舉案齊眉」是人們用來讚美賢慧妻子的成語。這個典故，出於後漢書的逸民傳裏梁鴻和孟光這對夫妻的故事。史書上說，孟光很賢慧，每次梁鴻一回來，孟光就已做好了飯菜，「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這個「案」到底是什麼呢？一直是千年來爲大家所爭論不休的問題。有的人以爲史書上說孟光這個女人「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因此以爲「案」就是「飯桌」，但是，在丈夫面前把整個飯桌舉起，畢竟不合理。屈先生以民俗的眼光來研究，他以爲所謂「案」，是一種仍存於日本的就食之具，叫做「御膳」，是一種方形的木盤，四周有邊欄，底下有四隻矮腳，開飯時就把飯和菜等，放在木盤裏端出。屈先生說日本的許多風俗習慣，還保留着我國古代的習俗，他後來把這個考證，寫了一篇「案」，發表在「大陸雜誌」，解決了千年來的爭訟。屈先生在這方面的著作，專書有「圖書版本學要略」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論文則有「十三經註疏板刻述略」、「說乘石」、「滕王閣序的兩個問題」等數十篇。

屈先生的著述既然如此豐富，對學術的貢獻又是如此的深遠，因此，屈先生不幸於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因肺癌去世後，他的遺著的整理出版，便成爲海內外學術界所關切的一件大事。他的故舊門生，爲了完成這件事，特地成立了「屈萬里先生遺著整理小組」，推請龍宇純、丁邦新、張以仁、陳瑞庚、黃沛榮、李偉泰、周鳳五諸先生及筆者等共八位，整理他的遺著，希望彙爲全集，達成學術界人士的希望。

屈先生在生前已出版的專書有：

㈠「山東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民國二十一年左右，省立山東圖書館出版。
㈡「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民國二十二年，省立山東圖書館出版。
㈢「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民國三十六年，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
㈣「詩經釋義」，民國四十一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㈤「圖書版本學要略」（與昌彼得先生合著），民國四十二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㈥「詩經選注」，民國四十四年，國立編譯館出版。
㈦「尚書釋義」，民國四十五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㈧「殷虛文字甲編考釋」，民國五十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㈨「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民國五十年，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出版。
㈩「史記今註」（與勞榦先生合著），民國五十二年，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

⑪「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民國五十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⑫「古籍導讀」，民國五十三年，開明書店出版。

⑬「書傭論學集」，民國五十八年，開明書店出版。

⑭「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民國五十八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⑮「明代史籍彙刊初輯」（主編，劉兆祐撰敍錄），民國五十八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⑯「明代史籍彙刊二輯」（主編，劉兆祐撰敍錄），民國五十九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⑰「雜著秘笈叢刊」（主編，劉兆祐撰敍錄），民國六十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⑱「尚書今註今譯」，民國五十八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⑲「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民國六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出版。

⑳「明清未刊稿彙編初輯」（與劉兆祐同編），民國六十五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㉑「明清未刊稿彙編二輯」（與劉兆祐同編），民國六十八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屈先生生前大致已完成，但未刊印，由「遺著整理小組」整理完成的計有：

㈠「讀易三種」。

㈡「尚書集釋」。

㈢「尚書異文彙錄」。

㈣「詩經詮釋」。

㈤「先秦文史資料考辨」。

其中「詩經詮釋」，係由屈師母親自整理。

至於屈先生的單篇論文，則由林慶彰先生與筆者共同整理，編爲「屈萬里先生文存」，也收在「全集」中。

以上這些著述中，「明代史籍彙刊」初輯、二輯，「雜著秘笈叢刊」、「明清未刊稿彙編」初輯、二輯等，係輯刊古籍，篇幅過鉅，未收在「全集」；「圖書版本學要略」與「史記今註」二書，係分別與昌瑞卿、勞貞一先生合著，所以也暫不收；「詩經釋義」、「詩經選注」、「詩經詮釋」三書，只收最後完成的「詩經詮釋」；「尙書釋義」經增訂爲「尙書集釋」，故前者不收。「山東圖書館圖書分類法」與「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國內未覓得傳本，只好一時付諸闕如。其餘的，都已收在「全集」，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後記：承「新書月刊」之邀，囑我寫一篇關於屈先生的「其人其書」，一時不知從何下筆。屈先生逝世後，我雖寫了「不平凡的『書傭』」、「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屈翼鵬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關於『屈萬里先生文存』」、「屈萬里先生著述年表」等文章，但要用有限的篇幅，談他浩如煙海的學問和著述，卻眞的一時不知如何寫起。這篇文章雖是勉強寫成了，但未及寫的地方仍然很多，例如很少人知道屈先生擅長寫詩，他有一本未曾公開的詩集——「流離寫憂集」，不但詩有唐風之淳美，更是一部詩史，這些，留待以後再寫了。

原載「新書月刊」，三期（民國七十三年一月），頁七三——七九。

屈翼鵬先生的詩

張以仁

翼鵬師不常作詩，他在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寫給我的信中說：「愚甚少爲詩，流寓臺島十數年，得詩不及十首，且多已忘卻。……」五十四年九月至五十五年八月，正是他首度在普林斯敦大學講學的時候，普大校園，風景幽美，而且四季分明，秋霜冬雪，頗似魚臺故鄉。他當時心境稍閒，不禁觸發詩興，就在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給我的信中，附有七絕兩首，描寫普大校園的秋色，迻錄於下：

㈠

寒花紅樹點秋光，一樣穠華似故鄉；
最愛侵晨林下路，履痕箇箇印輕霜。

㈡

落葉敲窗晝有聲，霜林掩映晚霞明；

桃源只在名城外，誰信人間有虐羸。

兩詩大概是那年九月作的，想像當時普大校園，紅葉如花，秋霜似雪，他漫步其中，灑滿一身晨曦夕照，那一份悠閑的心情，恐怕是他多年來少有的。

五十五年二月十二日，他讀罷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一書，頗有感慨，也寫了兩首詩：

㈠

十載囹圄賸此身，玉樓瑤殿悵前塵；

平生慣作黃粱夢，不用邯鄲枕上尋。

㈡

憐他薄命作君王，瞬息榮枯事可傷；

倘使生爲田舍子，也應冷眼看滄桑。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聯合報副刊載有翼鵬師病中雜咏五首，我曾附以按語，說是：「翼鵬師不輕爲詩，而詩清麗，具見才情。……」翼鵬師雖不以詩名，但讀了上述四詩，大概可以相信我所說的也並非信口雌黃。他病中之作，則顯然體氣已竭，精力就衰，他詩前的附記說是：「其平仄失調者，則曰從俗讀；韻腳不協者，則曰用中華新韻，以此解嘲，誰曰不宜？」他原是作來自

已解悶的，但他的親友以及學生，一則覺得這是他最後的遺墨，彌足珍惜；二則詩中頗顯臨危豁達氣度，明知惡疾已深，猶強作從容，奮力搏鬪，令人讀來可傷亦復可敬。聲韻平仄，則其餘事。聯副之所以刊此五詩，豈非也是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麼？

翼鵬師給我的函件中，有他當年在中央圖書館任職時作的一首詩，也一併錄出，以饗讀者：

風雨飄零屋似船，挑燈危坐檢陳編，
年來涉盡人間世，愛讀南華第四篇。

他於民國二十九年冬任職中央圖書館，三十一年冬入中央研究院，如果這首詩是那兩年內作的，那時他是三十五、六歲，大概是他保存的詩作中相當早期的作品了。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三十日



敬悼翼鵬老師

朱廷獻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一向積極進取，潛心學術研究的當代經學大師——屈院士翼鵬先生，與肺癌搏鬭幾近一年的時間，終於本月十六日的清晨，溘然與世長辭；噩耗傳來，聞者莫不同悲。泰山頽矣，吾將安仰？梁木壞矣，哲人萎矣，則吾又將安放乎？

回憶民國五十一年，屈師在臺大中文系開了一門新課，名爲古籍導讀，同學們都紛紛選修這門新課，我因久仰屈師博學強記、學貫古今之名，也選了這門介紹如何研讀中國古籍的課程。聽課之後，果然不同凡響。他由各書版本的好壞、內容、以及某書某篇著成的時代，都一一加以深入獨到的介紹與探討；這些啟示，使我們以後在做研究工作時，給予莫大的助益。翌年，我又選了屈師所開的尙書，這門課是在文學院辦公室對面那間特大教室上課，除了中文系的學生競相選修之外，歷史系的同學，選這門課的也不在少數；以致上課時，濟濟一堂，人滿爲患。屈師講課最大的特點，不僅語出有據，尤其行書黑版字，更是寫得溫厚儒雅。而於講述一段課文之後，時據一字或一句話，而穿插一段歷史上的小故事，使學生們聽來，更感興趣盎然；在聚精會神的氣

氛下，往往不知不覺，又聞下課鈴聲響起，每當屈師回到研究室內休息，那些請教問題的學生，更是絡繹不絕。先生無不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得到滿意而後離去。

民國五十四年的夏天，我臺大畢業之後，卽應聘來中興大學工作，而屈師同時也出國講學，一年後，屈師回國卽出任中央圖書館館長之職。從此之後，除了時時與屈師通信請教問題外，並常常將所寫所作，登門請教，自感受益非淺。越二年屈師又赴南洋講學，而我仍有請教問難之信件寄往，先生雖在百忙之中，仍不憚其煩給予解答。屈師回國後，應當時中興大學文學院長王夢鷗先生的邀請，來臺中作學術演講。由於所講內容精闢獨到，以致聽者十分踴躍。筆者也藉此機會，略盡地主之誼，師生相聚，不勝歡然。前年初，屈師赴美講學半載，當其返國之日，正是我大專聯考閱卷完畢之時，當我前往南港登門拜候時，卽發現屈師面容憔悴，疲憊不堪，初以為旅途勞苦之故，未以為意。直至去年春夏之交，屈師再也不能支持傳道授業解惑以及繁重的行政工作時，始住醫院接受治療。暑假閱卷完畢，趕赴南港家中探望時，病情已好轉，並繼續接受鈷六十的治療。去歲冬，再赴南港探望時，但見屈師笑容滿面，心情舒暢，狀至愉快。除指點我今後做學問的途徑外，並垂詢我之新居是否落成？兩個小朋友是否安好？關愛之情，溢於言表。本月十日聽王慶光學弟告知，屈師又住進臺大醫院後，卽趕來臺北探視，當我走到臺大醫院時，又碰見王曾才學長，他也是來探望屈師的。我們二人一同走進病房的過道，卽見師母站在病房門口，面容枯瘦，大概長久服侍屈師辛勞所致。因病房門上掛有「謝絕訪客」之牌子，未便入室探候，僅在門前桌上留字：敬祝老師早日康復，弟子朱廷獻上午十時。旋卽離去。如今屈師於訪後僅六

日，即駕鶴西歸，而未能再見最後一面，深感終身遺憾。

我因隻身在臺，舉目無親，自拜屈師之門，深蒙諄諄教誨，於做人做事做學問各方面，受益良多。茲整理書篋，發現屈師教誨我之函件，不下百餘封之多，手澤猶存，而吾師已長辭人世矣！師恩浩蕩，欲報罔極，怎不令作弟子者哀痛悲傷。昔孔子歿而弟子服心喪三年，獻雖不敏，亦當效之。最後謹撰哀悼輓聯一副，以誌悲傷與哀悼。其詞曰：

經學足千秋，化雨春風偏厚我；
絳帳今一哭，耳提面命更何人。

原載「中央日報」，十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永懷屈翼鵬師

朱廷獻

淒風冷雨引起我無限的愁思，碧海浪濤激起我煩悶的胸懷，在這人生的道上，我又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長者，慈祥的導師，使我今後在做人做事與做學問方面，頓感無從請益問難與商量的人了！茫茫人海，滿佈荆棘，將不知如何的前進。

我與屈師的認識，是在民國五十年的寒假裏，當時才讀大一。因爲王耀仁兄這時與一位以前教小學時認識的女友締結良緣，結婚請客是在我住對面的第八宿舍餐廳，說起來也眞够簡陋的。王兄臨時拉我作司帳，因爲所發請帖不多，大概祇請了兩桌親朋的樣子，在全部收下的送禮名單中，以屈師所送的那份禮金最厚重。記得當時天氣有點寒冷，屈先生身穿一襲長袍，溫文儒雅的來到了權充禮堂的餐廳，簽名送禮之後，即和藹可親的端正的坐下。喜筵開始時，我又和屈師坐在一桌，而對這位心儀久之的國學大師，由衷的發出一種肅敬之心；數度起立向這位博聞強記、學貫古今、自學成功、卓然名家的鄉長前輩來敬酒。屈師的酒量相當不錯，雖然是粗菜薄肴，他還是吃得酒酣飯飽。翌年暑假過後，我們已是大學二年級了！當註册時，屈師開了一門新課，名

叫國學導讀，因爲看到學長們都紛紛的選他的課，我也因久仰他的博學之名而選修了這門課程。上課是在文學院特大教室，莘莘學子，濟濟一堂，頗有人滿爲患。屈師開宗明義講道：「本書所謂古籍，係指我國古代圖書而言。近人稱我國學術，或曰國學，或曰漢學。惟自清代以來，稱漢代學術曰漢學；今乃以漢學一辭概吾國歷代學術，則同名混稱，究屬未宜。故國學之稱，尤爲今人所習用。自東漢以來，佛學傳入吾國，晚明以還，西洋歷法數學等，亦傳來東土。則是我國古籍，已不盡爲我國之學術。是以國學之稱，亦有可商。而本書所述，則皆吾國古代載籍也；故命之曰古籍云爾。」寥寥數語，將古籍一詞闡釋得非常詳盡而妥切。屈師講課最大的優點，就是講完一段課文之後，每據一字或一句話語，穿插引述一段歷史上的小故事，以激發聽者的興趣。尤其他那標準二王行書體的黑版字，寫來更是溫厚儒雅，清麗自然。滿堂的學子，莫不由衷的敬佩他那功力之深與學問之博。

大三那年，我選了屈師所開的尙書一門課程，尙書內容是上古時代帝王的典謨訓誥，本屬奧衍難讀，唐朝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對此書曾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而近人國學泰斗王國維先生，在他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中亦謂：「於尙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屈師參酌古今經學碩儒之解釋，而斷以己意，故講來莫不文從字順，詞意暢達，變艱澀難懂，而成通俗易曉了。在講堂上，屈師希望同學提出問題討論，不要認爲他講的完全是對的，他常以「吾愛吾師，吾亦愛眞理」的話來鼓勵大家發掘問題。同學們有了新的發現，就馬上跑去告訴他，他除了虛懷若谷的接納外，並對告訴他的學生嘉許一番。我們班上有位陳樂生同學，他是香港的僑生，國學

基礎相當深厚，時常請教屈師，當我們畢業的時候，陳同學請屈師題字留念，先生題曰：「樂生都講」，都講乃老師之意，以屈師之淵博，而以都講稱學生，更見先生做人爲學之謙虛了。大三那年，孔孟學會舉辦大專學生論文比賽，題目是：「孔孟學說與青年修養」，陳同學以古文寫成洋洋萬言，結果獲得冠軍。屈先生一日遇見陳生，即鼓勵說：「以你古書之根基，早就應該得第一。」由此可知屈師對陳生是何等的器重與殷望了。那次的論文比賽，我也參加了，不過名次稍後，大概是第五名，內心甚不高興，翌年再參加，始獲第二。

五十四年春天，有的同學參加環島畢業旅行，我因隻身在臺，舉目無親，經濟短絀，無力參加，但我們班上舉辦了一次頗有意義的師生郊遊，地點是碧潭。參加的老師有臺老師伯簡，張老師清徽，戴老師靜山，屈老師翼鵬，楊老師雪齋，其他的幾位老師，像鄭老師因百，許老師詩英，毛老師子水，孫老師云遐等，因爲當時有事，照過師生照後，沒有參加碧潭之旅。我們與參加的老師們，乘坐兩部遊覽車，有說有笑的直駛碧潭。眺望窗外，但見綠野平疇，竹籬茅舍，賞心悅目，精神舒暢。車抵碧潭，潭水清清，一塵不染；遠山蒼翠，近嶺花開；遊目騁懷，煩悶頓釋。自由活動開始，我跟隨在屈師與戴師之後，慢慢登山眺景，屈師步健如飛，戴師則由我與另一位同學攙扶而行。中午野餐，屈師帶有美酒嘉肴，分享大眾，增添無限熱鬧氣氛。屈師賜我一杯，臺師云：「喜歡寫字之人，應該再喝一杯。」我恭敬遵命，師生之情，何等歡愉。如今，戴師於數月前遽歸道山，而屈師與肺癌搏鬥幾近一年，終於二月十六日晨，撒手西歸。老師之聲音笑貌，歷歷如昨，怎不令人傷悼哀悲呢！

在鳳凰花開，綠蔭甫濃的那年初夏，我們終於懷着依依難捨的心情，與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在驪歌聲中分手了。在畢業紀念册上，每個人都留下一點感想與心聲。我也不能例外，於是在上面寫着：「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莫忘共窗硯。」在離校的前夕，大家都紛紛請老師題字，以作臨別贈言。我也請屈師題字相贈，先生題曰：

香焚寶鼎容吟哦，萬卷牙籤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書翻恨古人多。

南軒北墉又東扉，取次園林待我歸，當路莫戕荆棘草，他年免掛子孫衣。

山間石上爛生芄，曾受青城道士方，自采自餐還自筭，不來朝市說禎祥。

右錄清人絕句三首奉似

廷獻賢弟

屈萬里

第一首詩之意，蓋謂著書立說之苦。第二首詩之意，蓋謂做人處世應當謹愼。第三首詩之意，謂處世不可鋒芒畢露，遭人嫉妒。這些都是屈師平日親身的體驗而書贈於我。做事之後，即把它裝裱鏡匡，懸之室內，以作我朝夕之惕勉。屈師之墨跡猶存，怎不令我追思懷念！

我畢業的那年夏天，屈師也應聘赴美講學一年，這年我是回母校敎書，敎了一年的初中國文，下學年我卽來臺北任敎，不久屈師卽由美返臺，旋卽出任中央圖書館長之職，前往拜賀時，屈師問及一年來敎書之情形，我卽答以課業繁重，幾無看書之時間。屈師告以暫且忍耐，以後有機會再想辦法。一個禮拜之後，突然接到屈師的一封限時信，謂有要事相談，卽刻來中央圖書館。我請了一節課的假，乘計程車前來拜見屈師。師面帶笑容的說：「某校中文系剛成立，需要

聘一助教，請我推薦，我再三考慮。認為你是最適當人選。趕快塡寫履歷表，連同著作送來，以便回信。」我唯唯應命，回到學校宿舍之後，立即塡寫妥當，隨即送陳吾師，師微笑說：「你的著作已夠多矣，何不將你各體書法附上，以及你任報社總編輯的經歷塡入！」我又回到宿舍檢了一幅臨王獻之所書之洛神賦，及書蘇東坡水調歌頭詞一幅，屈師看到之後，頗表滿意，且具成功之信心，並謂看你的運氣如何。一個星期之後，屈師又來信，叫我來館晤談，師謂某校要你連同著作書法，前往面試。同時屈師寫妥了一封信命我帶上。翌日起程前來應試，當我拜見兩位負責人時，即將二十萬言的剪報，十萬字的學術論文，以及眞草隸篆行各體書法，全石彫刻展現出來。主試的人，看過之後，不勝讚許。回到臺北後，即接到催促前來上班的函，整理行李與書籍，即來報到上班。若非屈師引薦之功，我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恐亦無人重用。

工作安定之後，再回臺北向屈師致謝，並請示今後努力之方針。先生以我小時讀過私塾，對於五經四書均能成誦，應從基本硏究開始，首先作五經異文集證，再作古籍疑義考，則對經學之硏究，不難有新發現。我遵照屈師之指導，花費五年的時間，完成了詩、書、易、禮、及春秋左氏傳的異文集證之草稿，並將每部草稿再花費一至二年的時間，增添資料審愼修訂。現已出版的有尙書異文集證、春秋左傳異文集證，其餘三部草稿尙待付梓，而屈師竟撒手西歸。請教無人，指正無師，怎不令我悽然悲傷！

五十九年秋屈師應邀赴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我曾與屈師通過二次長信，內容均係請教做學問之事。同時這年學期開始，文學院長王夢鷗先生蒞任，劉校長道元先生以王院長在此人地生

疏，特命我任院內秘書，處理日常瑣務。王先生道德學問極高，且爲屈師之舊交好友，故在其任內，對創刊文史學報，聘請專家演講，禮聘客座教授，由院長提出計劃，而我莫不全力以赴。所以當時院內活動頻繁，學術研究風氣極一時之盛。翌年屈師由南洋回國，王院長敬邀屈師蒞院演講一次，時間是六十年九月卅日下午二時，假農學院會議室舉行，講題爲「實物資料與文史研究」。由於所講內容精闢獨到，聽眾極爲踴躍，場地爲之爆滿。屈師蒞臨臺中，暫住教師會館，中午由王院長作東，下午五時則由我設宴，師生相聚，暢飲敍談，不勝歡愉。如今王先生健在，而吾師已棄我而去矣！往事歷歷如昨，怎不令人懷思悼念！

六十二年二月，我與高政美女士締結良緣，敬請屈師蒞臨主婚，先生以公務繁忙，不克遠離，改由高霽軒師主持，高先生爲我中學的老師，且係屈師之中學同學。由他主持再適當也不過。事前曾來南港請教吾師，師謂：「國難當頭，不宜舖張，宴客以不超過十桌爲宜。」所以婚禮請客，僅僅六桌，以至親好友爲限。事後必須偕同新娘拜謝親朋，第一站就是臺北。我倆乘觀光號火車抵達臺北後，按照路途的方便順序，首先拜訪張佛千先生，再訪臺大同學吳宏一兄，中午接受吳兄的邀宴，下午二時卽到南港拜謝屈師，當時師母在家接待，老師已到中央研究院研究室，然後我們又到研究室，扣門而入，吾師正在看書，看到我倆後，面帶笑容，放下書本，立卽帶我們回到中研新村家中。屈師對內人垂詢甚詳，並問岳父母安好。本想坐一會卽離開，但老師與師母非留下吃飯不可。師母立卽下厨房，現蒸饅頭，臨時做菜，內人雖欲幫忙，師母堅決不肯。五時左右，開始吃飯，嘉肴旨酒，豐盛美餐，老師與師母的感情款待，至今不能忘懷。席

間，老師時常給我與內人加菜，師母更是屢次添飯盛湯，隆情厚誼，不啻父母之待子女。飯後閒敍，直至六點左右，才拜離師府，乘車抵達臺北，此時旅舍客滿，最後找到一簡陋房間，住宿一夜，翌日中午即乘車返回臺中。回憶六年前的今天，正在南港接受老師盛筵款待之時，如今天不慭遺，邦國待輿，竟召吾師遽遊仙鄉！運耶？命耶？數耶？

是年之冬，一日忽接屈師來函云：

廷獻弟：

十二月二日，中國圖書館學會，在臺中圖書館開會，愚決定參加。是月一日晚間可抵臺中，二日下午北返。一日晚間如能抽暇，擬訪晤高霽軒兄，但不知高兄寓所，祈示知。吾弟寓處，望一併示及。惠函請寄敝寓（研院路二段六十一巷一弄八號）。因十二月一日晨七時，愚即動身赴臺大上課，下午即由臺北搭遊覽車南下。惠函如寄研究院，恐行前未必能收到也。餘容面敍，即頌

儷安

愚 屈萬里敬啟 十一月廿七日夜十時

當我拜讀屈師來信後，即持函訪晤霽軒師，準備接待事宜。商量決定，一號晚間請屈師蒞臨敝寓便餐，二日中午由高師假山西館請客。一日下午五時即與霽軒師前往臺中圖書館門口迎接。屈師所乘之遊覽車六時始到達，寒暄一番，即乘車陪吾師至敝寓。內人在門口迎接，屈師笑容滿面的樣子對內人說：「還認識吧！」內人恭敬的說：「認識，認識！老師蒞臨，歡迎，歡迎！」

請至客廳，內人端上香茶，二位老師暢談往事。屈師稱高師爲兄，他們都是當年山東六中的同學，數十年未見，當然要講的話也就多了。在敍離情話往事間，屈師時常擡頭看我客廳掛的那四幅中堂，並問我這四幅草隸篆行，是何時所寫，我答曰係今年暑假所書，屈師微笑點頭，似覺頗爲滿意。高師拉着說：「老師看到學生成家立業，學問日進，自然感到興奮。」晚飯開始，我倆屢次舉杯向二位老師敬酒，屈師之酒量不錯，金門大麯連乾數杯。飯後，屈師由高師做嚮導，前去拜訪李炳南老鄉長。晚間屈師下榻於寶島飯店。翌日早晨六時，我即趕到寶島飯店，屈師尚未起床，我即在房外徘徊，俟屈師漱洗畢，即召我至室內面談數十分鐘，然後屈師即到圖書館主持會議，而由孔達生師作專題演講。中午我與霽軒師再往圖書館迎接屈師到山西館吃飯，高師熱情的叫了很多菜，賓主盡歡，酒酣飯飽後，又送屈師至旅舍休息。下午四時的光景，屈師即乘火車北返，坐在車上，仍向外不時的招手，直至汽笛一鳴，火車離站。高師與我才返回家中。如今高師遠羈異域，屈師遽爾仙逝，高師得知，其悲痛哀傷之情可想而知矣！

六十三年春，一日偕同內人到市場買菜，有賣香椿芽者，每把五元，立即買了二十把，除自己留十把煎蛋吃外，其餘十把，再配上臺中特產——太陽餅一盒，郵寄吾師，請其品嚐。師來信謂：「千里餽贈，雅意可欽。宅旁友人贈植數株，時常採食，吾弟如愛食香椿，可採以贈也。」香椿樹在大陸北方普遍種植，春日採擷，用來煎蛋或調蟹黃，美味可口，佐餐極佳。久居寶島，此物初見，而吾師早已種植矣。是歲之夏，大專聯考閱卷完畢，即來南港拜望吾師，師除告以做學問之途徑外，並贈以發表過之學術論文數篇。細讀之後，深感引據浩繁，融會貫通。每篇之末

均有附註：此篇寫成，承蒙某某指正。以屈師學問之淵博，其虛心猶如此也，值得我們效法學習。

六十四年春節，前來南港向屈師拜年，師母說：「老師已去研究室。」於是我又找到研究室，走進研究院大門，院內寂靜無聲，因爲是春節年初二的關係，除了負責警衞的少數人員外，幾乎沒有其他上班工作的人。而屈師獨自一人來研究室工作。當我走近史語所大門時，大門緊閉着，不得而入，最後找到側門，門半掩着，推門而入，直上二樓，扣門向老師拜年，先生說：「免了，免了！外邊風大天寒，交通擁擠，勞你從臺中而來。」我說：「每年不來拜年，好像內心不安似的，還是來見面拜晤比較好。」老師所談的內容，不是經學，就是古文字學，他是以古文字來證明經書的錯誤，更以經書的文義來支持他對甲金文字的新解，彼此印證，相互發明。屈師做學問所走的路子，自然是王氏父子、俞曲園、王靜安所研究的路線。每聽一席談話後，勝過我獨自摸索三個月。拜別師後，我又在研究院盤桓多時，看那巍峨的建築，幽靜的環境，豐富的藏書，儒雅的學者，不由的會想到地靈與人傑的關係了。尤其那盛開的茶花潔白如雪，細緻如緞，不畏狂風與天寒的怒放着，更顯得清高與亮節；也象徵着老師那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情操。如今，景物仍在，茶花仍開，而走到史語所內，再也看不到儒雅彬彬、虛懷若谷的翼鵬師了！怎不令人永思懷念！

是歲三月在校上課時，偶遇高露軒師告知，據孔達生師云：「屈先生近來寫字顫抖。」我卽與高師四處探詢治療此種病症之秘方，立卽函稟屈師。老師來信說：

廷猷弟：

惠函敬悉。承弟及齋軒兄關注，至感雅意。愚多年不用毛筆作書，偶一執筆，便手顫不穩。除毛筆外，以他種筆寫字，或從事其他工作，尚無顫抖現象。足慰遠繫。吾弟目前勤讀英文，聞之甚爲欣慰。

師生關愛之情，由此也可窺見一斑了。

六十五年暑假，聯考閱卷完畢，即與吳宏一同學來南港拜望吾師。屈師引我們至史語所會客室內，垂詢閱卷情形，國文作文題目是否適中，我與吳兄均一一回答。先生並問吳兄：「高雄師範學院黃永武先生是否來臺北？」吳兄答曰：「黃先生現住臺北。」即請吳兄與黃先生連絡，屈師要請黃先生吃飯，邀我與吳兄作陪。我因有事急於返回臺中，誠懇的辭謝了寵召奉陪的盛意。每年暑假閱卷完畢，即例行的前來南港拜候吾師，屈師不是留我在家中吃飯，就是命我奉陪國內外學術界人士在悅賓樓請客，意在使我多多認識專家學者，以後在做學問時有所請益也。今後暑假我仍來臺北閱卷，到南港拜訪時，再也見不到謙虛和藹，彬彬儒雅的屈師了！怎不令人傷感悲戚。

六十六年春節期間，即例行來南港屈府向老師拜年，那知當我抵達臺北時，始知屈師早已赴美講學。據說寒假開始即已起程，農曆春節是在美國過的。我既看不到屈師，祇好跑到于大成兄處閒聊一番，然後返回臺中。數日後，我寫信給好友湯承業兄，請他以近水樓臺之便，探聽一下屈師在美講學之地址。他於是跑到史語所詢問，所內的先生都知道我是屈先生的學生，立刻將先

生在美親筆所寫的住址複印一份賜交湯兄，湯兄以限時寄來，我立即按址寄上一封長達千字的問候函，先生回信甚表欣慰，並謂講學完畢，暑假即回臺北，相晤非遙，容後面敍。以後我又寫過一封長信，內容是請敎撰寫學術論文，採用何種資料問題。先生謂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之材料可用，而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材料不可用。逸周書中有較早之史料，亦有較晚之篇，採用時應斟酌。如今屈師遽爾仙逝，以後撰寫學術論文，遇有疑難時，將向何人商討請敎呢？

是歲夏天，屈師由美返國，翌日我即前往南港拜望，先生面容憔悴，疲憊不堪，初以爲旅途勞累所致，莫以爲意。中午先生非留吃飯不可。我不得不遵命。事後湯承業兄謂：「屈師與師母旅途辛勞，急需休息，怎可打擾。」我說：「我也如此想，但老師與師母盛意強留，我也不敢違命。」大概師生相違半載，有很多要說的話，需要利用吃飯時來敍談，所以老師不肯放我走。午餐開始，老師拿過酒瓶，替我斟酒時，數扭瓶蓋不開，且手有顫抖現象，我即接過來，用力一轉，瓶蓋立開，先生笑謂：「吾衰矣！你正當年。」飯後談到于大成兄目前工作情形，先生爲之一愣，關注學生之情，由此也可想見一般了。並謂：「見到大成時，告訴他最近幾天不要來，因我正在趕寫一篇東西。」當我拜別屈師時，師母以船來品之童裝一套，叫我帶回贈給小女麗華，老師則以洋酒一瓶，茗茶一桶相贈，老師關愛學生之厚意，就是父母之待子女，也不過如此吧了！如今屈師棄我而去，吾家大小莫不同表哀傷與懷念。

六十七年五月間，一日上課時遇見同事段昌國先生，談及我所開應用文課程，選修人數達一百五十餘人，在吾校選修課中，可謂手屈一指。昌國說：「你敎課之叫座，可以媲美屈先生。不

過屈先生患肺癌住院，現已回家休養。」當我得到這個消息後，翌日早晨卽趕來臺北探望吾師。到達南港中研新村，推開大門，但見師母坐在客廳，稍停一會，先生卽從室內走出，我向老師問好後，卽在客廳內談話約十分鐘，我力勸老師身弱應回室內休息，待老師回到牀上時，我又跟師母談話幾分鐘，然後離去。大約過了兩個禮拜的時間，又來看老師時，病情已見好轉，面容已呈紅潤。七月初來臺北閱聯考試卷，再去看老師時，老師已好得多了。這次談話時間比較長，內容皆係做學問的方法與途徑等問題。十月十四日是老師的生日，門生們爲先生舉行生日茶會，並編寫了一套六十萬字的祝壽論文集。事前我不知曉，當我從報紙上看到消息之後，已經來不及參加。於是我在這天上午十一時，偕同小女麗華。乘車趕到電信局拍發一封賀電：「敬祝老師生日快樂。弟子朱廷獻賀。」十八日的早晨，趁着當天無課，我又携帶祝壽禮物，專程來南港向老師拜壽，先生接我至客廳，並忙着倒茶，我說：「老師我自己來好了。」老師說：「賀電已收到，路途這麼遠，無需再親自來。」我說：「老師生日那天，因我有課，且看到消息之後，已經趕不上生日茶會，所以我決定今天再來向老師拜壽祝賀。」先生狀至愉快，並暢談近期將完成尙書、周易、詩經的集釋工作。問我最近做些什麼工作?我說：「仍舊作古籍疑義考辨，四書已經作完，五經祇賸周易，近來對逸周書特感興趣。」先生說：「近年大陸出土古器物以及簡帛甚多，將來用此出土之材料，考證古書之譌誤，非常有用，可惜你們學校無此資料。」與師暢談約卅分鐘後，我卽告辭，剛走出房門，卽看到師母上課回來，寒喧了一番，我才搭車回臺北。這次拜晤談話時間最長，師生也最爲愉快。

十一月中旬，據由臺北來臺中之同學稱，屈師仍在臺大與東吳博士班上課，我想既然能上課，大概病情已好轉，無大妨礙。十二月中旬，據云：屈師到醫院治療後，仍回家中休養，於是我也就莫以爲意。二十號左右，是我每年例行的寄給老師賀年片，老師每年都是親筆回寄一張；祇有今年寄出的賀年片，老師沒有回。我想大概老師生病的關係，免除一切應酬上的俗務，安心靜養也是應該的。每年春節是我向老師拜年的時間，今年當然也不能例外。剛要準備來臺北時，突然王慶光學弟來我家告知：「屈師最近又住進臺大醫院，不准接見訪客，我是隨醫生檢查病房時，偸偸進去探望的。」翌日一早我卽趕來醫院探視，但見師母站在門口，面容枯瘦憔悴，大概長久日夜服侍老師所致。病房門上掛有「謝絕訪客」之牌子，未便入室探候，僅在門前桌上留字，並詢問老師之病情後，旋卽離去。剛走到醫院大門時，碰見了王曾才學長，他也是來看屈師的；我又陪同他再到病房門。向師母致問候之意，並留字：「敬祝早日康復。」然後我倆邊走邊談的離開了臺大醫院，王學長堅決留我吃飯，我懇懇相辭，並須立刻返回臺中爲由，於是他送我至館前街口，請他留步。然後我跨過路橋，乘中興汽車返回臺中。到家之後，卽向內人說：「醫院不准接見，屈師之病不輕。」但我內心時刻向上帝祈禱：「保佑吾師戰勝病魔，早日康復。」本想禮拜天再來探望，那知十七日打開報紙，看到不幸逝世的消息，當時我呆若木雞，兩眼淚水不禁潸潸而下。回憶自拜屈師之門，十八年以來，深蒙諄諄教誨，於做人做事做學問各方面，自感受益良多；而我每處逆境，發生困難，莫不向老師傾訴求援；研究學術遇有疑難時，莫不請教先生，先生雖在百忙之中，仍不憚其煩的給予解困或析難；我曾多次給老師的信中表示：「生我

者父母，教我成我者恩師。」如今屈師遽歸道山，自感孤苦與零單，以後再遇困難時，將向何人請教問難呢？

原載「山東文獻」，五卷二期（民國六十八年九月），頁一二八——一三六

一代經師從此安息

朱廷獻

當今之世，有顯耀之學歷者，不一定有令人欽佩之成績；有煊赫之名者，不一定有可傳世之著作。相反的，既無顯耀之文憑，又無煊赫之聲譽，而被士林公認且尊爲一代經師者，不乏其人。遠者不必贅述，卽以民國七十年代中，若王靜安、錢賓四，以及吾師屈翼鵬皆是也。王、錢二氏著作等身，名重士林，爲世人所稱頌也久矣。而吾師治學重證據，立言至謹嚴，著述雖不若二氏之豐，而精粹亦極斐然也。其專著流傳最廣者，有詩經釋義、尙書釋義、古籍導讀、尙書今註今譯；而用力最勤，創見尤多者，則有殷虛文字甲編考釋，都四十萬，所收甲骨文字三千九百餘片，拼綴爲二二三版，辨其字義，詮其文詞，計新識及訂正舊說者，凡七十餘字。又漢石經尙書殘字集證，確辨漢石經尙書爲小夏侯本，二十九篇；舊雨樓藏本爲贋品。且以殘字校今本。釐其異同，正其衍脫，非僅犂然有當於人心，其對尙書之瞭解，亦具莫大之助焉。此外，有關經學、史學、文字、訓詁之論文數十篇，自編入書傭論學集中，篇篇精闢獨到，無不享譽士林。兩度赴美講學，出其餘力，纂成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粲然可觀，亦書林

學界之盛事也。

先生爲人，豁達詼諧，而復恭謹寬厚，重然諾，務實踐。栖栖皇皇，公而忘私；申申夭夭，學以忘倦。而樂於助人，獎掖後進，更是不遺餘力。及門弟子每云望之也厲，卽之也溫。出其門者，咸能卓然知所樹立。先生之學，以經爲主，史、集爲輔，其對甲金文字之研究，卽藉此以探經義而正譌誤；其對版本目錄之潛研，亦賴以明經傳抄寫棃棗之變也。其對先秦史料之考訂，古書著成時代之探討，均有深入而獨到之見解，其所研究者，蓋遙接王念孫父子及靜安先生之蹊徑也。先生對問題思考之深，記憶力之強，世人罕有其匹，此事外人不得而知，唯及門弟子知之深，而佩之切也。先生雖無顯赫之學歷，但憑其苦學自修之毅力，數十年來，在學術上卓越之成績和貢獻，士林莫不有口皆碑。如今老成凋謝，後生安放？經學隕鴻儒，士林失泰斗，則吾又將安仰乎？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先生逝世於臺大醫院，距生於民前五年十月十四日，享壽七十有三，亦卽孔子壽終之齡也。三月十日卜葬於林口近海之山麓，依山臨水，形勢雄峻，先生可以遙望故國河山，憑眺山東魚臺故里，一代經師，從此安息！安葬畢，余環顧斯域而讚曰：

山嶺蒼蒼，海水泱泱；先生之學，如海水之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原載「山東文獻」，五卷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六月），頁三二

屈館長——影響我一生的人

張錦郎

我在中央圖書館當先生的部屬，雖只有短短八個月，先生在館長任內，照顧我，指導我；離館後，仍關心我。如今，我所遇到的最好的長官，竟與世長辭了！緬懷往事，先生的音容，歷歷如繪，如同昨日事！

回想十二年前，我到中央圖書館工作的經過，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我大學畢業那年，在市郊一所私立大學圖書館工作。年底，高考及格。在中圖服務的東哲兄，立即鼓勵我到中圖工作。國家圖書館是學圖書館的人最理想的服務環境，當即將履歷片塡好，由他轉呈先生。先生當時任中圖館長。事情經過兩三個月，毫無消息。後來，另請業師振鵠先生寫了一封推薦函，也無下文。半年後有一天，東哲兄忽然來電話說先生要見我。在會客室我拜見了十幾年來仰慕的屈先生。當時，先生的態度嚴肅，惟問話的語氣很溫和，很慈祥。臨走要我回去準備證件。來館上班。事隔數年，東哲兄告訴我，當年五月初，先生在政治評論上看到我的一篇討論圖書館的短文後，才決定了錄用我。

記得到館不久，有一天，先生喊我到館長室，指示我工作重點，要我補全中文的學術期刊，先從三十八年以後開始，再擴大到三十八年以前的。一直到先生離館後，每次到臺大或史語所去看他，先生在談話中，總要提到中文期刊蒐集的情形。

記得又有一天，先生說中國教育學會擬在五十七年一月初出版一部社會教育研究的書，其中有一篇討論全國圖書館事業的文章，先生希望我根據館裏的最新的調查資料，加以整理，以先生名義寫一篇論文。當時聽了，一方面內心感到很惶恐，深怕寫不好；一方面也感到很榮幸，能替名學者寫文章，或許今生今世，只此一次了。花了二個月時間寫畢，送請先生改正後，在篇名下作者處，先生寫下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先生在空白處，又寫了幾行字，說明文章是我寫的，先生只是掛名而已。該文原稿猶在，先生改得很細心，連用錯標點符號，絲毫也不放過。

也是五十六年底，先生又要我籌畫編一部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先生還主持了第一次籌備會議。後來先生出任臺大中文系主任了，離館之前，先生用宣紙寫一則格言送我，又說如有寫好的文章要發表，可交給先生推介。

民國六十一年，我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隨時有離館的可能。先生暗地在臺北市郊某國立大學圖書館替我謀得一個職位，以便一旦離職，有一個去處。後來知道這件事，內心感動不已！天下最會替人設想的，也不過如此而已。那時距先生離開中圖，已有四年！

還記得五十七年左右，先生主編「書目季刊」，邀我按期在該刊編輯文史索引。這欄索引，我已遵照先生所訂的體例，整整編了九年。

身爲圖書館員，以當過先生的部屬爲榮。先生任內要我編書目，離館後要我編索引。編書目、索引，也正是圖書館服務讀者最佳的途徑。今後，我會繼續把編書目和索引做爲終生的工作，相信這也是先生喜歡聽到的事！

原載「書和人」，三六二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紀念屈萬里老師

楊慶儀

我一生中最難忘的長輩，除了父母以外，就是幾位令我感激佩服的老師了。屈萬里老師，不但是我最敬佩的一位學者，而且也是我的恩人，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實在是僅次於我自己的父親的。

我總希望自己所摯愛的人，能够永遠健康，永遠活着。可是屈老師卻在他聲望德業登峯造極、智慧精神圓熟之時，發現得了可怕的肺癌，與病魔搏鬪了一年多，不幸於今年二月十六日與世長辭，享年不到七十二歲。

屈師的逝世，使我心中有兩個不同層次的感觸：鬆懈與封閉。鬆懈感是因爲屈師終於解脫了痛苦，不再受到病魔的折磨，我心中對他病痛的無邊焦急、不安與緊張，也已教絕望之感一刀切斷，頓時鬆懈了。封閉感則是因爲屈老師走了，那個曾經有屈老師生活着的世界，已經大門緊閉永遠封鎖了！對我們這一羣敬愛他、感激他的學生而言，有屈老師生活着的那個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它充滿了文化、道德、力量和愛心。望着此一世界永遠關緊了的大門，我們又怎麼能

不傷心失神呢！

屈師在國學方面的造詣，他在版本、考據、甲骨文等各種學問上的功夫與成就，自有其他學者專家和入室子弟來闡揚，此刻用不着我這不入門牆的學生贅言。但我必須承認，自己是一個視學術文化爲心產（精神財產）的人，一個人如果喪失了一筆可觀的財產，固然著急懊惱，但如果喪失了一筆龐大的「心產」，那就更可惜可哀了。屈師的逝世，對漢學界，對中國文化，以及對我們這些需要得他指導的學生而言，實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一筆龐大精神財產的喪失！我們心中的痛惜，也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屈師在道德和才能方面，也是極爲獨特卓然的。他對待學生們，眞可以說是有教無類。不偏心也不勢利。他從來不以容貌、背景、或一己之喜惡（學生志趣心態是否類似他自己）來對待學生。相反地，他能從各種不同的立場、背景、條件，設身處地的爲學生們着想，一方面寬諒年輕人的無知和弱點；另一方面，他會從不同的着力點，儘可能的幫助學生們發展他們的長處，成全他們的願望。今日在國內外，得他提拔而在學術界、圖書館界等立足的中文系學生，可以說是數不勝數。記得在我少年時代，只知道屈老師對大家好，有學問，肯也有能力幫助人，好像他生來就是這樣似的。那時，我從來就沒有領悟過爲什麼屈老師能兼備這份不凡的愛心與能力？及至年歲漸長，稍經世事，才慢慢的體會出個中道理；對屈師的敬佩之情，也就與日俱增！原來屈師的學問地位、聲譽力量，絕不是一蹴而成的。（人生多麼不容易，天下那來不勞而獲的學識和俯拾即得的成功呢？）屈師從一位無顯赫學歷的青年，自修苦學，而終於成爲漢學界、圖書館界的領

導性人物，其間經歷的辛酸艱苦，一定非常人所能承受；但也唯其如此，千錘百鍊之後，使他對人事的了解力與容忍量，不同凡響。從這種不尋常的了解力與容忍量，才能生出最廣大的同情心——一種摩頂放踵兼愛利人的精神，更可貴的是他不但有這種助人之心，而且也有實現他的愛心的能力。原來屈師不但是一位享譽國內外的漢學專家，經學大師，而且也是一位難得可貴的治事長才，他明辨是非，擇善固執，而不憤世嫉俗、恃才自傲，所以不但讀書人愛戴他、敬佩他，就是辦行政工作的才幹之士，也一樣的推崇他、尊重他。屈老師在學術界、圖書館界，說話寫信，也就有力量，所以能幫年輕人的忙。他或者為學生爭取獎學金出國深造，或者為大家推薦適當的工作機會，總是勞累自己，造就學生。舉個例子來說，我今天能有機會在美國安居樂業，不能不歸功屈師的熱心提拔，使我當年有出國深造的機會。而此地（波士頓）好幾位中文系的朋友們（如哈佛圖書館的葉松君、胡嘉陽，教中文的張立青等），據她們說，也都是受惠於屈師的。

記得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屈師正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深研究所再度講學，他和夫人費海瑾女士，住在高深研究所的學人宿舍裏。我和外子及小女從波士頓開車去拜望老師、師母，發現師母氣色健康，比十餘年前有增無減；屈老師則添了一些白髮，而且上眼瞼有些下垂，看來不免是蒼老了一些，但是他的精神、氣質和風度，卻是無比的崇高顯赫，言談亦合適有度、親切友善。外子深為佩服，私下對我說：「屈教授眞有大學者的風度！」我們在他們宿舍的客人間住了一夜，翌晨吃了師母做的早飯才告別。臨別前，我衷心希望他們多加保重，大家後會有期。可是屈老師卻對我說：「我們這次見面後，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還有機會見到？」我說：「老師，您一定要

保重，如您身體不好，我會傷心的。」他點點頭，和師母站在校區的車道旁和我們握手告別，然後他們就並坐在一條長櫈子上，等待一位坐灰狗來訪的親戚。

我們開的是一輛小舊車子，在來途中曾故障，在公路旁的一家修車房修好。外子開始發動馬達，車輛漸轉，我們互相揮手告別。車行不過幾十尺，因爲弄不淸方向，外子又把車子在路旁停了下來，細看地圖。出乎意料的，屈老師竟走了過來，非常關心的問我們：「車子有沒有問題？」我搖搖頭說：「沒有，屈老師。」我從窗口伸出手用力的握着他的手說：「屈老師，再見了，您一定要好好的保重！」

這就是我見屈老師的最後一面。他總是關心我們，無條件的愛護我們。他的一生，捨己爲人，他的逝世，令人痛心。

後記：今天向波士頓市立圖書館請假一天，草成此文，實不足以細述屈師生前對待同學們的種種好處以及一些深具啓發性的言辭敎誨，只好容後再追記了。謹此祈禱屈老師在天之靈永遠安息，在世德業，永垂不朽，並向屈師母費海瑾女士，致最大的敬意。

悼屈翼鵬先生

張佛千

我在十多年前初識屈翼鵬（萬里）先生時，曾寫入我的「方塊」：「筵間有屈翼鵬先生，他的博學與中央圖書館長之職，和一頭黑髮不相稱。一個樸實的山東典型，似乎很木訥，但一杯在手，談吐之雋永風趣，四座欣然。」這幾筆速寫，似尚能摹狀翼公的風貌。

後來時共杯酒之歡，聽他的淸談娓娓，眞是一種享受。承他厚愛，對我十分親切，每次都相見歡然。大前年他赴美在普林斯頓大學講學一年，唐棣先生時亦在美相晤，特馳函告以翼公將其夫人「費海瑾」之名開示要我做嵌名聯，我高興承命做好寄去，聯曰：

孟讚觀「海」，詩詠有「翼」。

屈歌懷「瑾」，莊曰化「鵬」。

上聯首句本孟子盡心：「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難爲言。」次句本詩經大雅卷阿：「有馮有翼。」箋：「翼、助也。」謂其有賢內助也。

下聯首句本楚辭懷沙：「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次句本莊子逍遙遊鯤化爲鵬寓言。

翼公得聯後，以毛筆小字寫長函，二紙皆滿，多所奬譽。謂四句分用孟子、詩經、楚辭、莊子四大經典，典雅工整。只是對於「孟讚觀海」一句，則深自謙抑。我復函謂乃本於門下名敎授所言且有文爲證。唐兄來函謂此聯不僅嵌名，且更嵌姓，「屈歌」二字，屈字極巧，歌字尤妙。並轉述翼公極讚諸語。

翼公歸國後發現肺癌，一度出院回家療養，他的信心很強，仍然應允一位朋友在會賓樓的宴會，結果竟不能來，可知實在支持不住。主人相告，翼公特別指定要邀我，更使我悃然若失。翼公體素強健，應享大年，成就更大，竟得不治之症，眞是學術界一大損失。今於其喪，率成一聯，聊抒私痛：

美譽謬相加，激賞贈聯，萬里飛書猶在篋。
清言難再接，沉哀執紼，一杯酹墓與招魂。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聯識

——憶念屈萬里先生

周冠華

去年十一月間，淡江文理學院教授，書法家丁龍塏兄，因他的同鄉屈萬里先生向他索法書，要我以「翼鵬」二字（屈先生別號翼鵬）代撰冠頂格的對子。我立即撰擬「翼化蓬瀛多俊秀；鵬飛滄海最逍遙」一聯。此聯上句係頌揚屈先生在臺灣大學執教數十年造就人才之眾，下句乃指他屢次出國講學，搭飛機翺翔滄海的情形。

我將所撰的對子交給龍塏兄後的翌日，適見報載翼鵬先生肺癌惡化住院的新聞，因而忽然預感我所撰的對子似有「聯讖」之嫌，乃電告龍塏兄請不要將此聯送給屈先生。

不幸我的預感畢竟成爲事實，翼鵬先生終因肺癌仙逝。我與龍塏兄相對欷歔不已。我乃再將上聯改爲：

翼化三千宏敎澤；

鵬飛九萬最逍遙。

作爲我二人敬致屈先生的輓聯。

我與屈先生僅有兩面之緣，但他那種篤敬雍穆的氣度，使我永遠難忘。而我在臺灣二十多年來代人撰擬嵌字對聯不下數百幅，（代龍塏兄撰擬爲最多），有「聯讖」之感的，以給屈先生撰擬的上述對子爲絕無僅有的一次，使我至今猶耿耿於懷！

原載「中外雜誌」，二五卷五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頁一二八

屈萬里先生的風度

王天昌

屈翼鵬先生著「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後，本刊主編梁容若教授曾於是年秋天在美國旅次先爲此書作勘誤表，復爲此書撰寫書評一篇。書評約一萬二千言，六十四年十一月由本刊第二七五期發表。屈先生也曾二次馳函向梁先生致謝。茲摘錄此二函內容如下：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致梁先生函：

……頃接敦三兄來函，附下拙編普大中文善本書志勘誤表一紙。……此書付排後，弟曾倩人校對三次，弟且自校一次，猶有如許誤處。所謂「校書如掃落葉」，信非過甚之辭。其中英宗三則，諒是原稿之誤，尤爲粗心。茲承惠正，且感且慚。（惟拙稿於帝王皆用廟號，景泰帝擬易作景帝。又：古今翰苑瓊琚一書，所題編校人姓名，「淅姚」二字間，原書確有「餘」字否，敬乞費神查示爲感。）近讀大作論〔籌海圖編〕一文，所言隆慶、萬曆兩刻，皆弟所未知。三復盥誦，獲益良多。拙編此一書志，諒紕繆尚多，倘蒙惠予教

正，無任企感。……

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再致梁先生函：

……拙編普大善本書志，承校正誤字十二處，至感雅誼，已專函申謝（函由世綱兄轉奉）。玆復於「書和人」雙周刊中拜讀大著評此書之文，獎飾之語，弟不敢當；糾繆之處，皆毋肯綮。此類工具書，肯通讀一遍者，已屬罕覯；臺從不惟細讀，且爲之校正，爲之匡繆，高誼雲深，泥首不足以言謝也。讀大著，知文旌已離普鎮；但因未知通信處所，故此函託一成弟轉陳。臺從異國燕居，當有充分之時間從事著述；便中如蒙惠示一二，是所企幸。

……

梁先生於民國六十六年春天曾作異國新春憂時詩三首。複印寄贈友人。屈先生誦讀之後，這年四月二十一日亦有函致梁先生。此函內容簡錄如下：

……大著三首，拜讀敬悉。大作感時傷事，怨而不怒，深符詩人敦厚之旨，曷勝欽佩。……承詢史語所所藏「文苑英華」事，弟以多年來不治目錄板本之學，故於此類物事甚少措意。僅知此宋本只一册（卷二七一——二八〇）蝴蝶裝（似宋時原裝），有傅沅淑題記，如此而已。……承示六月中旬將遊華府，屆時請惠示寓所及電話號碼，弟或可能至府一遊，以謀良晤也。……

於此可見屈翼鵬先生的風度。

原載「書和人」，三六六期，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追念屈萬里先生

劉昭晴

當代學人，山東鄉賢屈萬里先生，不幸於二月十六日竟因病不起，而與世長辭；現固已安葬，長眠地下，但無論識與不識，均甚惋悼。筆者與屈先生雖有同鄉之誼，因一在魯北，一在魯南，終無聆教機會，徒仰慕大名，而以未列門牆爲憾。惟仍有緣識荊，得親承謦欬，亦云幸矣！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頒獎時，屈先生任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以「尙書今註今譯」一書，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不在獎金之多寡，獎狀、獎牌之頒予，而係若干學人不易獲致者。是日由董事長王雲五先生頒獎，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先生又以來賓身份致詞。筆者因擔任紀錄，方躬逢其盛，而且亦得識屈先生。屈先生則代表得獎人致答詞。用韓詩外傳中「齊桓公以隆重禮節招請才智之士，有僅會九九數之鄉下人前來應徵。齊桓公謂九九數人人皆會，不是特殊才能。惟該人謂，此點我亦明瞭，但會九九數之人卽能受到禮遇，而眞正有才幹之人，必定紛至沓來」爲例，說明今天我們僅會九九數之人，卽已得到獎勵，相信奇才異能之士，也必能受到嘉獎。此一故事，固與吾人所熟知戰國策中「千金買骨」故事相似，但屈先生那種謙

沖和藹的態度，懇摯親切的言詞，感人之深，愧不能用文字形容、表達，迄今雖已有十年之久，而記憶猶新，當有其道理，方使人念念不忘。

自在該次頒獎典禮中得識屈先生後，知其眞爲恂恂學者，令人崇敬，且引爲鄉邦之榮。而每逢同鄉集會，卽加宣揚。未幾，鄉長王和璞將軍在會賓樓，爲商議如何替同鄉張同生競選臺北市議員時，又向王鄉長提及，王將軍以與屈先生有同學之誼，知其治學之專、用功之勤，故亦表讚佩。筆者雖仰慕良殷，終以公私繁忙，非僅無請益機會，而想趨往候教亦甚困難，只在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中偶有會見。幸而筆者服務機關，對「大陸光復後孔廟整建規格問題」作一詳盡研究，先後邀請專家、學者、主管機關舉行演講、座談，屈先生亦應邀前來作專題演講，方得再聆高論，惟距中山基金會頒獎時日，已有七年之久。

在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初，屈先生以「曲阜的聖蹟」爲題，來本機關演講。固側重孔林、孔廟情況之介紹，但對孔廟祭典、禮器、樂器情形，則推介清乾隆年間孔繼汾所著「闕里文獻考」及彼時曲阜縣知事潘相所編之「曲阜縣志」兩書用作參考。筆者原派黃淑梅小姐（現在立法院工作）擔任紀錄，因黃小姐係三月下旬方行到職，若干情況尚不明瞭，又親往襄助，講稿完竣復再加整理後，卽送請屈先生校正。旋得來函謂：「昭晴尊兄勛鑒：日前蒙貴會寵召，得承教益，並多蒙拂照，至感雅誼。拙講稿紀錄甚佳，僅數處略有增損。請費神代向紀錄小姐致感謝之忱。又孔子於明以後之封號，及衍聖公改稱奉祀官之年代，演講時記憶未確，經詢孔奉祀官後，已於講稿中訂正。謹致歉疚之意。茲將講稿隨函寄奉，祈詧收，並乞郢正爲荷。」屈先生對後輩竟如此

謙恭，客氣，與吳稚老對人皆稱「先生」或「兄」者前後輝映，足見前輩美德，當使妄自尊大之後生愧煞，羞煞。

屈先生講稿除在本機關刊物全文發表外，並在本文獻予以登載。筆者偶在文獻撰稿，從無稿酬（任何人稿件均係如此），惟此次特別破例致贈稿酬三百元，當轉交黃小姐，並勉以「此係初出茅蘆第一功」。自係編者「愛屋及烏」之意，編者尚加案語：「聽講者對其記憶之強，見聞之博，無不佩仰」。猶憶屈先生是日演講時，本機關山東籍人員幾全部到場。在講畢後，前本省議會議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裴鳴宇先生，並向聽衆介紹屈先生在逃難時，只身背老母外出，故非僅爲一學人，而且是一孝子。當博得全場熱烈掌聲。筆者在報端尚知一故事，在某年臺北市議員選舉時，屈先生不知應選何人？恰有陳萬里者競選（電視紅星上官亮先生）屈先生以有同「名」之雅，乃投其一票，致成爲「花邊新聞」，由此可見屈先生在拘謹中，尚有其「風趣」在焉！

筆者向屈先生請教機會甚少，接觸有限，自然所知不多，更無資格撰寫悼念文字。惟受其感動甚深，不至有交淺言深之責，但對其治學之勤，用功之深，勇於任事、樂於助人之處，其及門弟子記載甚多，勿庸再加贅述。其因病逝世，固係我學術界一大損失，而士林缺一風範，後學少一楷模，則又爲無法可以補償者也！

原載「山東文獻」，五卷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六月），頁三〇——三一

懷屈萬里院士

郭樹芬

（一）

飄危旅泊幾艱辛，誰復當年敢笑貧。空竈咽寒終抱節，忍飢饋米竟忘身。
一圖落落傳千古，四海茫茫着兩人。回首家山何處是，㧾餘濡沫倍親情。

初來臺時，窮困者居多，適有友人遭絕糧之阨，屈公聞知，悉擧存糧以贈，然其自身固亦斷資數月矣。友人啣感之餘，乃繪「饋米圖」以報，施受雙方，並足稱美。

（二）

文會堂堂朋盍簪，緣何不見我公臨。中原落日秦坑在，南國秋風魯殿沉。
三代而還存道義，九原眞願起人琴。卅年研院蒼苔路，杖履遺痕依舊深。

此次漢學會議召開，係由中央研究院主辦。車服彬彬，羣賢畢至，因復有懷於屈公。

（三）

上庠燈火育英才，喜看羣生挾册來。何止詩書詮義勝，且兼甲骨□文開。
汲深學海儒林重，選到清名院士推。最是傷心未完稿，囊螢如在亦含哀。

（四）

坐破青氈不計寒，南來有願挽狂瀾。百年志業諳薪火，千載承流想杏壇。
病榻傳經期後起，立門侍藥盡儒冠。我今重讀哀思錄，猶見行行淚未乾。

當屈公病住臺大醫院時，其舊日門生，自動排班，晝夜侍藥。師生厚誼，迥出流俗，令人不勝欽羨。

原載「中央日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編者按：第三首「且兼甲骨□文開」句，第五字中央副刊原植墨丁。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追懷翼鵬師

林慶彰

去年歲除的前三天，到臺大醫院探望翼鵬師，恰好老師在理髮。我和臺大的陳瑞庚先生等老師理完髮，兩人一起護送他回病房。當時，老師容光煥發，精神奕奕，除殷殷垂詢我的生活情形外，並告以將來研究的方向；因此，我對老師的病情相當樂觀，也就安心地回鄉下過年。沒想到，一週後北上，老師的病情惡化，不幸在二月十六日清晨，竟棄崇拜他，景仰他的親友、學生而去。

自從五十八年進入中文系，即讀過老師的「古籍導讀」、「圖書板本學要略」、……等書，對老師治學的嚴謹態度頗爲心儀。六十四年進入本校中文研究所，經兆祐師引介，始獲受業老師門下。大家都知道，老師不輕易收學生，指導學生更是嚴格。當時，老師要我點讀「四庫提要」、「經義考」、「綱鑑易知錄」三書，並告以有問題可打電話給他。我總覺得有問題應親自拜訪老

師，才够禮貌。幾次打電話求見，都不獲首肯。後來，我逕至辦公室找老師，他總是說：「你應先打個電話來，電話中可解決的就不必跑一趟。」有一次，我堅持親自送報告去，老師拗不過我的請求，答應了。當我把報告呈給他時，老師很嚴肅的說：「你親自送來雖然很恭敬，可是，從士林到這裏要花多少時間？郵寄這麼方便，有什麼不好？」當時，我覺得老師很固執。直到論文完成後，我才漸漸了解，老師的用意是要學生專心讀書，寫好論文。這種苦心，我竟輕易的忽略了，現在回想起來，眞感懊悔！

六十七年一月間，上完老師「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課，陪着老師邊走邊討論問題，我把論文中豐坊斥責季本的理由告訴老師，徵求意見。突然，老師說：「剛才看見一個賣鍋貼饅頭的人，怎麼不見了？」這時，我才知道老師仔細聽我說話，沒叫住那個人。我陪伴老師轉了兩個彎，還是沒找到那個賣鍋貼饅頭的人。論文完成後，爲了彌補那次的遺憾，我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附近，買了八個長長、大大的鍋貼饅頭，提着去見老師。他看見我，笑笑的說：「你怎麼想到買這個？」我把以前的事重述一遍，老師竟呵呵的笑起來。老師說他兩、三天才吃一個，要我帶回一半。這時，我覺得老師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麼嚴肅，而是那麼的和藹可親。

三月十日是老師公祭的日子，參加者數千人；護送老師靈柩到林口墓地的，也有百餘人。當大家向老師行最後告別式時，一陣疾風凌空而去，我們都知道，老師已乘風歸去了。今後，在中央研究院，在東吳校園，雖然已見不到老師的風采；但是，老師那孜孜不倦的好學精神，那一絲不苟、公正廉明的態度，和那提攜後學、獎掖人才的長者風範，將永遠爲千萬人所效法，其精神

也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中。

我資質魯鈍，雖追隨老師三年有餘，對老師「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的道德學問，不能道其萬一，惟對老師的一言一行，頗有「望之儼然，卽之也溫」之感。故略述老師生平瑣事二則，以誌我無限的感念和哀思。

原載「(東吳大學) 雙溪文穗」，新六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三十日



屈萬里先生二三事

高金鍇

我是教高一國文的，看到本學期高中國文教科書第一册（六十八年八月修訂本五版），底頁編審委員名單上，還有「屈萬里」的名字，我感到詫異。屈萬里先生已於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逝世，三月十日安葬於林口。當時報上刋登有新聞、圖片、廣告、哀思的文章。連「屈翼鵬先生哀思錄」也已出版了。（上面印着六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印行）。負責主編和出版高中國文教科書的國立編譯館辦事人員，怎麼能不知道這回事呢？連這種明顯的錯誤都不能避免，實在不應該。希望以後再出書時趕快訂正吧！下學期高中國文教科書編審委員名單中，不要再有相同的錯誤了。

想想以前我在臺大讀書期間。在課堂上，我認爲屈萬里先生講得很好。課本是由屈先生自己著作的詩經釋義、尙書釋義。他講解清晰，板書端正，旁徵博引，學識淵博。有時還把古器物圖書在黑板上。對這些經書，沒有高深的造詣，怎能講得這樣精闢呢？最難得的，是他那種敬業樂羣、勤勞負責的精神，是別人不容易做到的。兩學年下來，詩經、尙書這兩部書，講得不少，差

不多的篇章字句都講完了。絕不像有的老師，只講專書的一小部份，也算講完了這部書。怎能同日而語呢？

有時臺大剛開學，總圖書館走廊的紗窗上，「屈萬里封」這幾個字的封條還沒撕下來。原來屈先生能者多勞，暑假期間還兼任大學聯招會總幹事一類的職務。負責闈場的設立，改卷、計分、分發等辦公場所的設置，和一般行政工作。連貼封條這種事他也要管。所以屈萬里先生做中研院院士、史語所所長、中央圖書館館長、臺大中文系系主任。學問道德固然重要，他有服務的熱忱，也才能擔當這些重責大任。

屈萬里先生曾入北平郁文學院讀書，未畢業因戰事影響就退學了。正規教育如此而已，而後全靠自修。郁文學院比起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名校，是差了一點；可是也產生了屈先生這位著名的學者。許多出身大學名校，又任教大學名校的，不在少數；可是比起屈先生的學問、著作、事業，以及他人處世的態度，有的又差了一截。洪炎秋教授，也曾在報上寫文章爲屈萬里先生「叫好」。「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我們實在該想想屈萬里先生的「教學法」是怎麼樣，對學生是如何的指導熱心，身教言教，應該知道有所取法了。

我同時聯想到：投考大學的青年們，也不要只在「選校」上打主意，好像非第一流的學校不念。名校並不能保證學生將來會有成就、會成大器。「看人要看後半截」。名聲差一點的學校，也照舊可以培養成傑出的校友、卓越的人才。世上這種例子多得很。

原載「中央日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

屈萬里先生是否應該除名？

林宣生

十一月九日「中副」刋有「屈萬里先生二三事」一文，就文中所述，知道作者曾在臺大讀書，現任敎高一國文。作者認爲：

一、六十八年八月高中國文敎科書修訂本五版底頁編審委員名單上，還有屈萬里的名字，「感到詫異」。

二、屈萬里先生已於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逝世。「負責主編和出版高中國文敎科書的國立編譯館辦事人員，怎麼能不知道這回事呢？」應該於再版時，將屈先生除名。

三、下定期高中國文敎科書再版時，編審委員名單中，不可再列屈萬里先生之名，因爲人已死，列名是「明顯的錯誤」。

看完這開頭的三點意見，不覺作一長歎。許多作學生的總希望老師能在曾經灌漑的園地上永遠留名。現在，這位屈先生的「弟子」，竟要把老師除名，而且讓老師一了百了，「趕快」消失無蹤最好。

十一月四日「中副」方塊、鐵陀先生的「成語與成藥」說有人寫文章悼念老師，文章中引用不少成語，如：㈠老師對教育的貢獻「罄竹難書」；㈡想不到「斯人而有斯疾」；㈢從遺像中看出老師「原形畢露」的慈祥眼神。從這位「弟子」的行文來看，他的心是誠摯的，只是有鐵陀先生所提及的「不審出處」「不通事理」的毛病。

要國文教科書再版時把屈先生除名，也同樣犯了「不通事理」的毛病。我因教高中國文和大學國文選多年，曾四度奉聘爲教科書編審委員，對教科書前後、上下之聯繫提供經驗，充位備詢。十多年來就我所知，先後逝世的委員有程發軔、屈萬里、萬驪、王家珍等人。高中國文教科書的修訂，其主事者常以大學爲單位，最初數年是臺大、後來是師大、政大，近五年又由臺大主持。所以，屈萬里先生成爲衆教授的重心，常常在衆說紛紜中，憑其一語而定案。屈先生對現行修訂本的貢獻甚大。我曾看他從早上九時到夜晚九時一直在會中聽取報告，提供意見。中間午晚二餐只草草喫了兩碗飯和一些鹹菜炒肉。他說：寧可花心血，不能挨駡。這與他的癌症是否有關，我不得而知，但，他的負責精神是令人萬分欽敬的。現行的國中國文，也是他擔任編審的主任委員。

假使人一死就要把他在編行的書於再版時除名，那王雲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所編行的書那樣多，將如何處理呢？請寫「屈」文的作者高先生三思。

原載「中央日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屈萬里先生的一本遺作

費海璣

屈先生在癌症病房的時候，每天伴家姐守夜的學生有兩人，他們輪流守夜，出於自動。這是由於屈先生沒有子女，平時待學生如子女一樣，所以學生們知屈先生將不起，油然產生孝心。

屈先生逝世後，學生們還要效法孔子的門人守墓和植樹。家姐認爲不敢當。但是，我卻非常感動。我依家姐的吩咐，勸他們不要那麼做。我說：敬如在，敬神如神在。尊師重道的新方式，乃是事死如事生。

大家替屈先生做些事就好了。屈先生在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完成了一部書，這本厚有五百八十四頁的書，名叫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屈先生說此書不當意處尙多，希望學生們爲他補苴著者的里籍行實。這就是屈先生交下的一點點小事了。

屈先生的學生聞言點首而去，可是幾天後，仍無動靜。我就想道：「莫非此事很難？」於是我把屈先生這本書細看，發現果然有許多著者的里籍沒有寫出來。不過，補上去並不難。我在本月五日夜間便補出五十多處了。因此，我用電話促屈先生的學生拿出些膽子來完成這

件爲長者折枝的工作。屈先生一學生認爲我補的很可貴。凡是中文系的學生都有用。我聞言大喜，決定發表。

「寧海方孝孺，鄞人李賢，錢塘田汝成，鹽水何鏜，江都王微，錢塘周密，海鹽鄭曉，杭州萬表，晉江李贄，泰和楊士奇，上虞顧充，東阿于愼行，淮陰王鶴鳴，吳郡何汝賓，衢州楊繼洲，東海屠隆，華亭陳繼儒，成都楊愼，秣陵焦竑，漳浦黃道周，歸安茅坤，無錫邵寶，練江閔景賢，雲間張之象，上海王圻，宣城劉仲達，長洲周時雍，慶元程端禮，四明余有丁，太原王穉登，三水文翔鳳，休寧金聲，武造唐順之，歷城李攀龍，錢塘錢穀，新安詹景鳳，吳興凌稚隆。」

一夜補出這麼多。可見行之匪艱。行不行只繫於有無內驅力！

我日昨寫了一封信給普林斯頓大學的屈先生的朋友，提及屈先生這本書，我說：

這本書的用處很大。不可只當作一本等閒的書目看。屈先生此書所編入的書你們知道是什麼書嗎？原來全是清初的禁書啊。爲什麼禁止閱讀這些書呢？原來著者均有民族主義思想啊！我把清代禁書知見錄和屈著善本書志對照一下，一夜工夫便發現五十多種禁書了！貴校學生宜重視屈先生此書目。去研究明代遺老的民族精神。

此外，我一夜工夫就有十大發現。第一、原來成化年間有位大哲學家劉璣。全世界學者均不知道有此人哩。第二、原來軍事家戚繼光也重視文化教育，他巡鎭福建時刋文苑英華一千卷。中國軍事家有重視文教的傳統。很値得宣傳啊！第三、原來明亡時遺老爲喚起祖國山河之戀，便刋

印名山勝概記。第四、原來明代大思想家在八十高齡的時候還奔走呼號。第五、原來遺老們重視忘年之交，他們著成的書靠年輕二十五歲的唐順之的力量方印成書啊！第六、原來明代遺老盼望孝子慈孫讀父祖書，而明代就有這麼多的孝子慈孫啊。第七、原來明代也有人提倡科學技術並以繪圖爲先，其人名張鼎思。第八、原來暴君嚴禁明代遺老之書卻禁不了！第九、原來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這些經屈先生過目的書比四庫全書價值高。四庫全書中沒有民族精神，乃是順民用的書啊！第十、原來明代最有影響力的人是袁黃、袁儼父子。

因有此十大發現，因此我促美東的上海俱樂部的愛國人士捐一筆基金獎勵中國留學生依屈先生的指示去寫博士論文。我說：

你們是中華民國危亡之秋的遺老，你們想王師北定中原，便必須和忘年之交接近。並依我三十年來的想法，繼續提倡讀父祖書。

多年來的經驗是，國內的人士沒有趁熱打鐵的。想做成一件事，必靠海外的大亨。但是，我還是凝望國內的人士痛改前非，能如此，方能恢弘志士之氣啊！

死者已矣，在全世界沒有哲學，一團漆黑的今日，我們把劉璣哲學播講，屈先生在天之靈，一定笑呵呵！

原載「國語日報」，三版，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五日

安慰屈翼鵬夫人——費海瑾女士——的信

費海璣

姊：

請您不要悲傷，振作些。姊夫棄世了，哭喚不回來的。人生如行旅一樣，大家都走向無何有之鄉。姊夫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均足為法；必有好學青年來問這問那。姊知道英國有一名著叫「約翰遜傳」嗎？那是一位愛慕約翰遜的青年寫的。他提出許多問題，要約翰遜回答。那青年問的異常瑣碎，遂把約翰遜一舉一動都記了下來。這本書影響大極了，幾乎使英國紳士們人人都效法約翰遜。例如問：「天亮醒了，是不是立刻起床？」「借了許多債，先還誰的債？」約翰遜答的，竟成了英國人行為規範。我們中國人看來，約翰遜並非聖賢，他有許多氣質上的缺點。但是，中國還沒有這樣一本書呢。弟曾想請曾寶蓀先生和她的弟弟約農先生把很多類似約翰遜的改寫成曾府二老的答話。寶蓀先生很願意，可惜我那時沒有帶錄音機去，沒有足够的時間完成一本巨著。如今曾府二老，一位已謝世了，一位「返老還童」，成了一個老娃娃了。護士小姐教他說「謝謝」，他才學着說「謝謝」。教他說「太熱」，他便學着說「太熱」。我的那個計畫沒有法

子完成。

姊姊，您不妨幫助我完成一部書，用答弟問爲題，把姊丈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記錄下來。這本書必含有其價値。如果姊丈的學生提出問題，涉及姊丈的經學，我可以幫助您從姊丈的藏書眉中找出答案來。姊丈的學生在課堂上是不易作筆記的。姊丈說三句話，他們能記下一句來，便是高材生了。何況課堂說的話，學生十人所記必有十種以上的異樣筆記。何以見得呢？朱子的學生常有十人以上聽朱子講詩序，結果就有十種以上不同的記載。有的大約三句話記了一句，有的甚至沒有說的也記出來，分明不是朱子說的。我曾撰文提出朱子門人大選舉的事，要朱子學派的中日大儒，評閱朱子門人的筆記，給每個人打分數，看誰的分數最高。我們最初得到的結果是葉某的分數最高。後來，我繼續研究，得悉肖朱子的門人乃是陳文蔚。他方是朱子第一號大弟子哩。朱子的子孫是他教的，朱子的墓誌銘是他撰的，朱子的遺志是他完成的；他活了八十五歲光景，在蒙古入侵時他還僕僕風塵，大聲疾呼，要全國青年起來救中國哩。我預料姊丈的學生一定樂於提出很多問題來。姊丈病篤時，他們祈禱說：「能多活一天也好，多活一小時也好，多活一刻也好。」爲什麼？原因是：多活一刻鐘，便多一刻鐘把握屈老師的一切啊。由這看來，我們必能完成一本「屈萬里傳」，這本傳記將更能使姊丈不朽。

臺中某大學有位先生，撰了「尙書異文集證」，把姊丈的經說收進去了。原來姊丈治經是以甲骨文爲基礎；在他之前有些人說經都不甚全。所以該著一本尙書屈氏學。姊丈的甲骨文之學，使他在經學方面有許多新發現，舉一例來說：姊丈研究易學，這「易」字是怎麼讀的呢？人們讀

作交易的易，殊不知姊丈的筆記內說：「易讀爲錫，疑卽筮。易之本義便是筮祝。易經乃是筮經。易字在甲骨文中便有之，作筮祝解，讀爲筮。」

尙書是難講的，句句都是苦於古代文字之難識。漢儒不能淹貫故訓，又不能通其讀，多以私意，以訛傳訛。秦火以後，漢儒的漆書尙書，很多字是肊說。笑料至多！清儒孫詒讓便講過七十多個笑話。大家都說姊丈上課常令學生笑起來。可見自漢迄今，經師們都很會講笑話哩。例如尙書第一葉有「象恭滔天」句，漢儒把「滔天」解作「漫天」。象恭漫天，是不通的話。宋代朱子和金履祥等大儒則主張刪掉「滔天」二字。清儒則以爲「滔天」原作「慆天」，「慆」爲「謟」之借字。「謟天」是「疑天」的意思。象貌似恭而不信天命，是這句本意。又有人說「滔天」是「慢天」的意思。這樣因一個字隸定錯誤，便大家胡亂猜測，就是學術界人士的笑話了。姊夫究竟如何講「象恭滔天」呢？

我認爲古人做學問，可法者爲王陽明。他常說：「不要說那麼多話，一句便成了。」象恭滔天，明明是有錯字，所以不通。金仁山主張刪掉「滔天」，是對的。朱子和王陽明不同，朱子常說的是：「不濟事，再去想一想。」故說：「滔天可能是涉後文浩浩滔天而誤」四傳到仁山，方敢刪掉這兩個字。

研究古人的文章、音色及常說的話，如口頭禪之類，是弟愛作的事。我發現周公常說的是「嗚呼」「滔天」。這滔天乃是口頭禪，刪也可，不刪也可。正如周公的文章，一篇之內，有七個嗚呼。依我看來，刪掉六個，未嘗不可。

姊丈的口頭禪是「故兩存之」。兩說矛盾，該定一是非，只許一個是。可是，姊丈卻有朱子之風，而兩存之。這「兩存之」的治學方法，和德國現象學大師胡賽爾的口頭禪相同。胡賽爾說的是：「存而不論。」所以象恭滔天，歐洲的漢學家便加一括弧，存而不論。大家知道「滔」字是錯字就够了。

姊，您說有趣沒有趣？姊丈乃是中國的胡賽爾了。姊丈的學生一定樂於來問屈氏易、屈氏詩、屈氏尙書……。

姊丈治經，乃是本清儒六經皆史」的說法，把五經當作史料。姊丈治經的方法，也是照清儒的方法。即先識字，由識字而通經。他方面，姊丈把傳注和疏的紛歧矛盾之說，均「兩存之」；有朱子學派之風，而略有王陽明派的精神。中華民國的經解，必然姊丈爲第一人；再發展下去；便蔚然可觀哩。

姊姊：

聽說您因我提議寫「屈翼鵬傳」，心中感到一絲絲歡慰，要重溫一下「約翰遜傳」。約翰遜傳的最好版本，是大英百科全書公司的巨著叢書版內的約翰遜傳；中譯本過於簡短，因此我國讀書界沒有重視這部世界名著。現我先寄上一本中譯本，英文本俟奉上。

談到傳記，胡適先生提倡了許久，他認爲丁文江的傳記最好。但依弟看來，凡沒有產生像約翰遜傳那種影響力的，便不能算好。丁文江的傳記在數年前弟曾評介過。我說他講到自然資源，因而判斷中共決不能敵蘇聯。經我這一說，美國政界方更重視這本傳記哩。

約翰遜傳所以是最好的傳記，乃緣涉及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原則。對於出處辭受取與之間，討論至詳。我國儒家思想是重視這些的。可是卻沒有一部傳記，能和約翰遜傳相比。爲什麼？乃因我國的傳記多是急就的，短篇的，或由沒有深交的人寫的。

朱子的大弟子陳文蔚，王陽明的大弟子王畿，都說過：士君子或出或處，出則經綸天下，處仍存心濟物，決不是只自營私利的。他們均是年壽很高的人。但是，他們認爲人生百歲仍如閃電一樣，到了晚年，該奮起喚起民眾，以冀大限到臨之前，放出光芒。隱居以求其志的志，與達則兼善天下之心，二者是沒有區別的！出處的道理，此二賢談的很好。可惜均沒有好的傳記？因此，我認爲有必要寫一部傳記，使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知道出處辭受取與之間要注意的準則。姊丈的傳記可以緩緩的寫，寫他十年二十年也可以。量要重，可以一百卷，至少不得少於十卷。由咱們姊弟二人來寫，一定親切確實。姊丈不是顯赫人物，何以值得如此寫呢？理由就在於陳文蔚的話：「隱居以求其志者，其心與達則兼濟天下者無異。」孔子也說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姊丈待人接物，足爲楷模，乃是公言。所收到的唁函都是證據。

例如波士頓楊慶儀先生的信說：

屈師母：

昨天聽到屈老師不幸逝世的消息，內心傷慟無已。屈老師在我們心中永遠活着。波城同學正在商量如何紀念屈老師一生德業。更希望師母節哀保重，我們會和您聯絡，再談

了。我傷心不能自持，只好暫此止筆。

學生慶儀叩上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二如威斯康辛大學王正義先生的信說：

屈夫人賜鑒：

驚悉　翼鵬先生逝世，國失賢良，學術界失鉅子，哀思何已？先生之著作急待整理，伏維夫人珍重，與學術界同人協力以赴。

王正義拜上　二月二十二日

三如密得能王裕珩先生來信：

屈伯母：

驗悉　翼鵬伯仙逝，不禁愴然淚下。　翼鵬伯一生淡泊，不求名利，雖然在學術界已有輝煌的成就，但他待人永遠是那樣謙和誠懇，眞是我們後輩的典範。盼望伯母節哀，多多保重。

任裕珩叩啟　二月二十八日

四如陳和銑先生函：

海瑾夫人禮鑒：

翼鵬先生遽爾辭世，噩耗傳來，無任震驚，至深哀悼。不但吾人痛失大師，亦世界研究漢學者之重大損失。先生名著將必流傳不朽，有益後世。特此致唁，務祈達觀節哀，珍

攝。並請　禮安

陳和銑陳令嫻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五如南洋大學王叔岷先生函：

翼鵬嫂夫人大鑒：

本日上午十時，忽接電報，驚悉　翼鵬兄已與世長辭，悲傷涕泣，不能自已。翼鵬兄爲人公正，熱情負責；治學謹嚴，篤實博雅，素爲士林所共仰。卽此可以不朽矣。南大校方聞訊，不勝哀悼。囑弟肅箋敬致悼唁之忱，並祈　嫂夫人節哀爲盼。

弟王叔岷拜上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約翰遜傳」就是把許多信件編選而成。我們也可以如此做去，姊：您說這樣做，會很困難嗎？大凡做一件事，先有了動機，懸出一個理想目標來。因畏難而不進行，遂廢。所以，該除去怯懦之心，不要怕難。誠然姊丈如座高山，想寫好他的傳記中的學問一章，異常困難。然而，我們可以邀他的學生們協力進行，眾志成城。況且精誠所至，便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例如姊丈指導陳舜政同學寫「論語異文集釋」，陳先生自序云：

本文的指導教授屈萬里先生，從我開始搜集材料起，到繕寫完畢止，他都悉心的教誨指導，爲我借書，校閱原稿，並時時鼓勵我。謹在此處向屈先生致萬分的謝意。

二如程元敏同學寫「王柏之詩經學」，程先生自序云：

民國五十三年秋，屈師翼鵬招余至中央研究院，囑爲劉子健先生編集現存宋人著作書目，

因略諳有宋一代文獻。比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屈師語以：宋儒善於疑古，不乏超特之見，足供吾人參考者；汝曷不致力於此？承示以王柏及其經說爲題，命予研討。且諭之曰：王氏疑經，前有所本，後有所傳，溯其源流而明其始末，亦學術史上一重要課題也。……自蒐材取證。於今三年。風雨晨昏，未敢稍怠。自揆氣質魯鈍，故朝夕惕厲，思致人百己千之功，一字之不解，一句之疑惑，莫不執卷叩問於師門。寒暑三易，所得僅此，旣竭吾力，而不當意處尚多。他日學有寸進，當更稽討而補苴之也。

三如林政華同學寫「黃震及其諸子學」，林先生自序云：

予屬稿每一段成，卽呈師審正。師治學謹嚴，凡有紕繆，悉加指正；且諭以熟誦古人文章，久之則行文自然條暢。此予皆奉謹遵從。維以資性魯鈍，進步遲遲，有辱師門多矣。

四如林慶彰同學寫「豐坊與姚士粦」，林先生自序云：

本文之作，自屈翼鵬師授以篇題，並詳示研究重點，於玆二載，未敢稍怠。……客歲春，翼鵬師講學美國普林斯敦大學，雖遠隔重洋，仍時賜書諭勉。……稿成，翼鵬師因病住醫院療養，於病榻前猶諟正拙稿。師恩似海，難以言報。

五如葉國良同學寫「宋人疑經改經考」，葉先生在其前言云：

宋人之疑經改經，乃一全面性之學術活動；其範圍，屈師翼鵬於「宋人疑經的風氣」一文論之。……余以不文，奉業師之誨命，欲單就兩宋學者懷疑經書……略加評論。

這些都是最好的傳記資料，姊丈的學生所寫的碩士、博士論文，均有可觀。這是姊丈心血的

結晶。把他的羣弟子邀來寫傳，這傳記必定可以寫得很完備。

原載「書和人」，三六二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百日悼　翼鵬兄

歐陽承

翼鵬兄病中雜咏，雖屬卽興之作，未加潤飾；而胸襟豁達，感念親友，隱隱有告別人生之意。此詩稿原夾在書中，未以示人，翼鵬兄逝世後始被發現，直不啻一頁遺書，尤足珍貴。其詩眞摯動人，讀之酸鼻，縈廻腦際，久久不去。値茲百日忌辰，謹步原韻，草成四絕。余本不解作詩，聊表悼念耳。

驚聞病訊暗心憂，猶冀強鉆勝惡瘤，
怕見後園花正好，竟騎黃鶴作仙遊。

蓋棺猶是老書生，兀兀孜孜見性情；
病榻彌留仍講學，師恩此際分最明。

琳琅萬卷意悠閒，夜半書燈照未眠，

著作等身傳不朽，更留遺愛在人間。
人生短暫似蜉蝣，但有豪情不識憂，
嶺號太平風景好，祝君安息此山頭。

一封無法郵寄的信

——願神靈為我傳遞

費海瑢

翼鵬姊丈：

今天是四月十六日，您離開我們整整二個月了。這段日子，我們都在極度悲傷、憂鬱中渡過。這是我們近年來從未經歷過的痛苦與悲哀！記得在去年四月間，您入院檢查，正是我和存貞澎湖旅遊的第一天，在旅途中，我們一直在惦念着您檢查的結果，心裏耿耿不安。返回高雄與讓兒通電話後，方知檢查的結果，證實了我們的憂慮。這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和存貞那裏還有心情遊玩，趕緊搭乘快車北上，抵家後即來南港看望您和大姊，見着大姊憂傷的神色，不禁鼻酸欲淚。我們是來安慰您和大姊的，結果反而您來安慰我們，您說：「正在接受治療，照了鈷六十三次，醫生說效果很好。」大姊也帶了安慰和鼓勵的口吻說：「我們要與癌症搏鬪，徹底戰勝！」大家都笑了，是的，不恐懼，有信心，又迅速接受治療，相信一定會戰勝病魔的！不是嗎？沈剛

伯教授也曾患過肺癌，照鈷六十治好了，趙麗蓮博士久病癌症，不是照樣的工作，與學生們生活在一起嗎？電視女記者訪問她的病情，她說：「根本忘記了自己有病。」由此可見從工作中可以忘記病痛，從信心中可以戰勝病魔。姊丈一向具有極大信心、毅力和忍耐力，還不能戰勝病魔麼！於是我們也寬心了些。接着住院治療照鈷六十，連照了兩個八次，然後回家休養，大姊每日六餐定時定量調製食物，照顧你的飲食，每日傍晚陪伴着您在後花園散散步，晚間您精神較好，也爲朋友寫寫信或整理您自己的稿件，這段日子不是過得很好麼，大姊也深信鈷六十必能生效，她要小心翼翼的服侍您一輩子。所以從那時起，她就打算下學期退休，一心一意的來看護您，好讓您早日恢復體力，恢復健康。有時您在休息，大姊虔誠的禱告（在醫院時，大姊也是每日清晨傍晚，都到臺大醫院頂樓陽臺上，爲您禱告。），祈求上帝保佑您能早日康復，將來搬入新房子後，您寫作，她學畫，過一段安逸的晚年生活。豈料好景不常，四個月後鈷六十的效果消失了，您的肩部和手臂又發作疼痛，大姊陪您去臺大醫院再度檢查，醫生的診斷，又要照鈷六十，好在不必住院，每日定時到醫院接受照射。那段日子，櫛風沐雨，頻頻來往於醫院和南港道上。醫生曾對大姊說了很多令人擔憂的話，要大姊作心理上的準備，什麼這次照鈷六十是冒險的啊？什麼骨頭會裂開啊……姊丈：這些話大姊怎會告訴您，祇有他一人在承受着，擔心着，偷偷的告訴存眞，她不肯讓我知道，因爲我身體不好，怕我擔心。所以我也和您一樣以爲病情已有進展。在這段日子中，您曾參加了學生們爲您安排的祝壽會，也幾次宴請賓客。海琅、定兒回臺灣時，您又特別爲他們在悦賓樓接風，請了我們三家聚會，在餐桌上，您還特別的謝謝我和存眞，使我聽了

非常慚愧。姊丈一向對待我們如手足，關心備至，雖屬姻親，但我們亦視姊丈如長兄，在病中為姊丈辦點小事，又何足道，姊丈的過份客氣反使我為之不安。

快過年的某日傍晚，姊丈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問大姊在不在我們這裏，我聽了很奇怪，晚上八時大姊怎麼會出來呢？您說她去醫院為你辦入院手續。為什麼要住院呢？使我急了，您說：「祇是肺部有點積水，沒有什麼關係，但必需住院才能抽出來。」沒有經驗的我，眞以為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的腿部關節也曾抽出十CC的水來，抽出後關節便輕鬆靈活，行走方便了。所以對於姊丈再度住院也就沒有介意。入院後抽了一千CC的水，您說像威士忌酒，抽出後很好，但是，慢慢的又有積水，漲了又得抽，每抽一次要照X光片一張，一次一次情形不好，肩骨已被癌吃去一部份，這是多麼可怕的惡症啊！接着醫生又提議打化學針，如果不打祇有二個月的生命，打了可能有一兩年的生命，但又怕副作用太強，承受不住。大姊和存眞、海琅考慮再三，決定打針，這種化學針一共需要打六次。打了四次效果很好，副作用不顯著，可是胃口太差，體力衰弱，不幸於照X光時着涼，感冒併發肺炎，病情突轉嚴重，經常要靠氧氣來幫助呼吸，咽喉中插了一支氧氣管，連話也沒法說了。大姊、琅弟、定兒、讓兒、晏平、晏明和姊丈的學生日夜輪流照應，隨時紀錄您的脈博、呼吸和血壓，情況不好時立刻通知醫生施行急救，舊曆新年的那幾天，曾急救過幾次，有一次您醒過來說，您和大姊去高雄旅行去了，怎麼會住在這兒？有一次您醒來後，大姊告訴您，醫生說你的心臟正常、血壓正常、各機能都正常，您要大姊拿筆給您，寫了「七一一六五五七」幾個數目字，這是我們家的電話，您的意思是要大姊告訴我們放心，姊

丈，您在病中頭腦還是那麼清楚，還要害怕我們擔心，每次想着，我便會泣下。又有一次某先生來看您，您要大姊拿筆，寫了一個「坐」字，初以爲是請那位先生坐，後來才知您要坐起來陪客，姊丈：你在病中還要那麼講禮。就這樣先後的暈迷，急救、清醒。急救了七次，終於在二月十六日上午五時撒手人間，大姊悲痛欲絕，每日在您靈前燒香時痛哭，看了報載學生寫的悼念文章痛哭，看了國外友人寄來的慰問信也哭，朋友來看望她時也哭，想着您時也哭，成天以淚洗面。她哭了，我也無法安慰她，姊丈啊！我也祇有陪着她哭而已。大姊說：你去得太早了，留下她一個人怎能受得了，眞的上天怎不保佑你活到八十歲、九十歲、一百歲呢！您是學生的良師，大姊的老伴，朋友的益友，國家的經師。您的逝世，不僅是大家的損失，同時也是國家的損失。上天太不公平了。

三月十日是您出殯的日子，上午七時家祭，九時公祭，大姊說姊丈在生不願麻煩別人，因此不發訃文，僅僅登了一天中央日報，可是來弔者，絡繹不絕，哀戚感人，還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翁，跪在您的靈前傷心大哭。您的學生更是悲傷已極，出殯時素身白馬，花圈成山，送葬者數百人，加上那天天氣晴朗，一切順利。墓地位於林口太平嶺，是大姊和琅弟選擇的，共約七十坪，依山面海，開濶而安謐，並可遙望大陸。墓地工程也由琅弟設計、監工，極爲堅固壯觀，姊丈，您安息吧！

爲了免得大姊觸景傷情，早在二月份我們就在臺北，看好一戸房屋，準備和大姊住在一起，以便照應大姊，臺北朋友多，比較熱鬧，大姊歡喜繪畫，還可以請位教授指導繪畫。可是大姊卻

想着南港剛完成的新屋，她一心一意的還要佈置一個像以前一樣的家來紀念您，您的書房和陳設還是照原來佈置，經過再三勸說，她雖然同意搬來臺北，但每星期還要回南港二次。我們一切順着大姊的意思。我的原則是要盡量使大姊快樂，目前當然是不易做到，我想祗有讓時間來沖淡她的悲哀。姊丈，放心吧！我們會永遠永遠的照顧大姊的，也好讓您在九泉之下心安啊！這封，我準備在您去世百日的那天，在您的墓前焚化，請神靈替我傳遞。敬祝您永遠安息！

海璿敬上　四月十六日

悵望雲天

費海瑾

雖乘化以仙遊，盍歸來而共語？翼鵬！今天是您百日忌辰。在這百日來，雖然傷心的事實帶給我無限悲憂；但在另一個境界裏，總覺得您依然和我同在，依然言笑共勉如往昔。我不信人天有隔，因爲靈犀可通啊。

自從婚後，我們便一直過着忙碌的日子。您每日黎明即起，除了至臺大上課，指導研究生，批改論文外，還要審閱文件，參加會議……，忙得無片刻休閒，直須深夜才可就寢。您曾說：「官如芝蔴大，事比牛毛多」，我更爲您永無休止的工作而擔心。一再勸您要多休息。然而強烈的責任感和嚴謹治事的態度，反而爲您增添了不少工作負荷。記得有一次國立編譯館爲了重編初中國文問題，央您幫忙主持；您明知自己體力有限，卻還說「爲了數百萬兒童，爲了朋友的情面，不能不犧牲一點」，而滿口承諾了。於是，您必須一字一句地，連每一注音符號也要細心核閱，其間精力的消耗，實在不可言喻。

談到教學，您誨人不倦的精神，更是令人感動。您指導學生論文，除了教作大綱，搜集參考

資料外，還有對他們的論文逐字批改，對學生提出的問題，更須旁徵博引，不厭其詳的解答。這種認眞負責的態度，不獨學生感佩，連我也衷心羨慕他們；因爲我在學生時代，從未遇到過一位像您這樣能啟發學生及指導學生的教師啊。

您的處事公正，更是不分巨細，卽使在小節上也並不馬虎。記得您初任史語所所長時，庶務爲您椅墊破舊而換了新的。您問他是否每位研究員都有？他說一共只買了四個。於是您要他暫時將這些新墊收藏起來，待大家都有時才用。後來我知道了這件事，特別爲您縫了一只椅墊，送到辦公室供您使用。直至今日，遺物尙在，而您竟別它而去。睹物思情，往事縈廻，我不禁淚如泉湧。

在寫作方面，您常利用年、節、假日，獨自埋首在研究室中去完成它。有時在夢中您也會偶獲靈感，於是中夜躍起，趕着記錄下來，以免遺忘。有時我勸您說：過年了，也該休息一下吧！您說：「只有在年節假日，我才可以靜靜的做點自己的事，寫點東西」。因此，假如在您高如等身的著作中有所創見，那都是您犧牲了多少年、節、假日而換來的代價?!而今當我一本一本地清理着您的遺著時便不難數出我們已經逝去的一年復一年的假期，這些假日，使我們變得髮白衰老，但您的文章學問，自可傳世不朽。您自謂「無好」，事實上卻是「有成」，我始終感到欽佩。

若言持身，您向來是捨己厚人的。每當我們出去應酬時，我們總是拖着疲倦的身心，搭那擠如沙丁罐，慢似蝸牛行的巴士返家的。有時爲了您的健康，我內心對您委實抱怨，但是面對您儉

約和自奉微薄的人格，我又怎敢抱怨？最近在您的遺物中，我看到一張「饋米圖」，上面寫着：「天涯老去益相親，厨冷日長憐我貧，侵曉叩關分祿米，忘他同是斷炊人？」其旁加註云：「已丑歲，隨孔聖公避寇來臺，遭陳蔡之厄，經旬不舉火，篋藏鬻質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斷貲亦數月矣！所勝者，甕中尙儲米數斗耳，旣見予餓，忘己之饑，竟全舉以贈，白骨而肉，盛德無以報也。玆寫小詩，藉示銘鏤，並請黃異先生作圖以誌，弟李〇〇記於臺中」。翼鵬，看到此圖，您猜我的感想是什麼？我認爲已不需再爲您作何傳記，您的衆多的事實便是最佳的傳記，因爲它早已深刻在人們的心中了。

記得有一個傍晚，您異乎尋常笑容可掬地從外面回來，我問您何事開心？您說：「今天某報送了我一件最佳的禮物」！我問是什麼物？您說：「我在某報讀到一篇文章，覺得內容很好，便邀作者面談，果然人如其文，我館中正需要這麼個人，因此我請他擔任中央圖書館中的一個職務，他竟不嫌待遇菲薄，立刻應承了。這不就是最佳的禮物嗎?!」人謂求才若渴，您不獨如是，而且禮賢下士，所以大家都尊敬您。那一晚，我也很得意地分享着您的快樂。

二十餘年來，我們便這樣地相依爲命。雖然，您每日忙於工作，而且應酬又多，實際在家時間很少，但是每個中午，您一定返家共進午餐，而且一到家便忙着幫我端盤子、擺碗筷。雖然沒有什麼甜言蜜語，但從您的行動中，我已體會到您的心意與關懷。您不僅是個好丈夫，也是位好朋友，所以二十餘年來，我們同甘共苦地，生活永遠是那麼溫馨。

然而晴天霹靂，六十六年六月，我們從美國回來時，您便患了咳嗽，但始終未警覺到是初期

癌症。一方面由於您忙於工作，一方面也因自信太強，總以爲身體素健，可以抗過病症，所以您一直都很樂觀地計畫着如何佈置我們的新居，同時親自至印刷所訂購「書傭稿紙」，準備大事寫作，誰知天妒我夫，竟在本年二月十六日這病便告不治。這一巨變，當時使我茫然，不知自己置身何處，我總覺得這不是眞的而彷彿像一場惡夢，一陣痲木過後，隨之便是沮喪與痛苦沉重地壓迫着我，但我感到天地雖大，似乎沒有我容身之地。接着我就在半夢半痴的狀態下，身不由己地忙着爲您覓墓地、出喪，和料理其他工作。在這段日子裏，每憶往事，總是思潮叠起，傾訴不盡。尤其令我銘感而想要告慰您的，就是：您的親友和學生都很敬愛您！在您病危的時候，他們通宵不眠不休地照顧着您；治喪的時候，您的長官和同事，大家分頭奔走接洽，不辭勞頓；出喪之日，上千的人潮掛着由衷的眼淚向您作最後的致敬；還有那國內外寄來的慰問函電，莫不認爲您的逝世是學術界一大損失。這許多自然流露的情誼，在在可以證明您平日做人做事和做學問的成功。

今天，我們在您的墓前獻花致祭，我更要告訴您，這一塊寧靜、開闊、和建築平凡的墓地，是本着您的生活原則而選擇的。它面對着浩瀚的海洋，仰視着光明的旭日；這意味着您的爲學浩瀚，爲人光明。翼鵬！願您靜靜地在此安息。爲了完成您愛護學生獎勵學子的意願，我已將奠儀拾陸萬元設置獎學金二名，一名設於臺灣大學，一名設於東吳大學。你的藏書數千册，我已爲你贈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在傅斯年圖書館設置專室保管，這樣便可廣泛的利用；我想您一定很高興。我已遷入我們的新居，您的書房佈置好了。悵望着雲天，千種恩義萬種情，不知

如何訴說。但願您時常回來陪伴我，像您生前一樣的扶持我。我誓盡有限的餘年，為您做您未竟的志業；然後我們攜手共遊，比翼同飛。

附錄三

屈萬里先生著述年表

劉兆祐

序例

一、本篇原題「屈萬里先生七十著述年表」，恭撰於民國六十六年歲次丁巳九月十五日，以壽先生七十誕辰者也，刊載於「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先生不幸罹患肺癌，與世長辭，海內外士林同聲哀悼。先生逝世百日時，治喪委員會同人彙錄海內外報刊雜誌所載悼念文字、祭文、輓詞等，刊爲哀思錄，以誌長懷，當時曾補錄先生七十歲以後著述附載之。近三年來，爲整理出版先生全集，整理先生遺篋，續發現遺作多種，今謹詳爲訂補，刊之於「屈萬里先生文存」卷末，一則以見先生著述之精勤，一則以彰先生於學術之貢獻。

二、茲編著錄者，爲先生一生刊行之著述，凡專書或載於各期刊報紙之論文，並收錄之。

三、著錄之先後，以出版或刊載日期爲準。一書之刊行，以初版年月爲據，再版時不復著錄；一文或經他種刊物轉載，或收入論文集，則一一記入，俾便索檢。

四、每一種著述爲一目。每目先著錄書名或篇名，次著發行處所或期刊名稱。以篇幅所限，第於主要著作，略作提要。

五、茲編但錄先生之著作，惟先生之經歷，與著述有關者，則隨文坿記之。

六、先生著述甚富，茲編所載，挂漏不免，尚祈博雅君子，賜予補正。又寫作期間，多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丁邦新教授、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胡楚生教授、國立中央圖書館閱覽組主任張錦郎先生、中興大學朱廷獻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慶彰講師及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顏賢正等先生檢示資料，謹誌謝忱。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三日劉兆祐謹識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清光緒丁未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先生一歲

是年九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山東省魚臺縣。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西元一九三二）先生二十六歲

「山東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一書，由省立山東圖書館油印出版。

祐謹按：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間，先生任職於省立山東圖書館，歷任館員、編藏部主任。此書傳本已罕見，正確出版年月，一時難考，暫繫之於此。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西元一九三四）先生二十八歲

「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二冊）一書，由山東省立圖書館出版，王獻唐先生序之。茲編資料，後多著錄於馬衡編漢石經集存一書中。

「明釋藏雕印考」一文，載齊魯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所「國學彙編」，第二冊，頁三二一——三六。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西元一九三五）先生二十九歲

一月，「全唐詩所收杜牧許渾二家雷同詩」一文，載華北日報圖書週刊十期。

七月，「站在中國圖書館立場上對於圖書分類法文學分類的商榷」一文，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別於是月二十九日、八月五日、八月十二日，載北平華北日報圖書週刊。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西元一九三六）先生三十歲

五月，「齊魯方言雜考」一文，載時代青年創刊號。

十二月，「易損其一考」一文，載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一卷二期。

祐謹按：茲篇考定雜卦一篇，乃漢人所作託諸河內女子以欺世者。此論既定，可證漢宣帝以前，易傳僅有九篇，然後十翼之非孔子所作，不待辨而可知矣。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西元一九三九）先生三十三歲

十月，「跋胡適之的『跋張元的柳泉浦先生墓表』」一文，是月二十二日載重慶時事新報學燈六十五期。

民國三十年辛巳（西元一九四一）先生三十五歲

一月，「傅斯年著『性命古訓辨證』評介」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一卷一期。以筆名「鵬」發表。

二月，「關葆謙著『鄭冢古器圖考』評介」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一卷二期。以筆名「尺蠖」發表。

三月，「說易」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一卷三期。

祐謹按：茲篇引言略謂：「歷代說易之書，存於今者，幾近千種。大抵或尚象數，或務義理。尚象數者，又有漢學及圖書之分；尚義理者，亦有玄談與性理之異。門戶之爭，斷斷不已。然究孰得周易之眞？吾人治易之目的維何？如何而可以達此目的？本文之作，即所以討論此問題者。」要目有：一、易學之演變；二、各派易例略評；三、今後治易之目的與途徑。

八月，「程石泉撰『雕菰樓易義』評介」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一卷六期。

十二月，「李證剛等撰『易學討論集』評介」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以筆名「尺蠖」發表。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西元一九四二）先生三十六歲

一月，「汲冢竹書考略」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一期。

祜謹按：茲篇旨在探討竹書之情形及其流傳之緒與夫其書對於我國學術之影響。要目有：一、竹書之內容及其流傳之情形；二、竹書於學術上之影響。

七月，「關於周易之年代思想」一文，載讀書通訊第四十六期。

八月，「我國古代的圖書——竹帛」一文，載讀書通訊第四十八期。

十月，「明鈔本『職官分紀』五十卷」、「明崇禎間上黨馮氏抄本『王建詩集』十卷」等善本書志二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三期。

十一月，「南宋末年坊刻本『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二十四卷」、「元前至元二十七年刊本『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明嘉靖十二年彭城淸省堂刊本『滄浪嚴先生吟卷』二卷」等善本書志三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四期。

十二月，「元刋本『漢隸分韻』七卷」、「元刊淸江陰繆氏藝風堂鈔補本『精選名儒草堂詩餘』三卷」、「明初建安葉氏廣勤堂刊本『唐音輯注』十二卷」等善本書志三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二卷五期。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西元一九四三）先生三十七歲

一月，「明虞山毛氏汲古閣重校刊本『南唐書』十八卷『音釋』一卷」、「清嘉慶間黃堯圃門僕鈔本『南唐書』三十卷」等善本書志二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六期。

二月，「宋咸淳三年建安刊本『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明覆元刊本『桯史』十五卷」、「明萬曆間著者彩繪原本『金石昆蟲草木狀』二十六卷」等善本書志三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七期。

四月，「明初奉新縣刊本『賈浪仙長江集』七卷」、「南宋初年婺州刊巾箱本『廣韻』五卷」、「宋景定三年刊本『新定續志』十卷」等善本書志三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八期。

十月，「周易爻辭中之習俗」一文，載國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第一卷二期。

十一月，「吳相湘撰『清史研究論集』評介」一文。以筆名「翼」發表。又「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精鈔本『梅屋詩餘』一卷『石屏長短句』一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刊盤洲文集本『盤洲樂章』三卷」、「南宋初年刊本『權載之文集』五十卷存八卷」等善本書志三篇，俱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三卷一期。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西元一九四四）先生三十八歲

一月，「五月子」一文，載中國民俗學會印行之風物誌第一期。

二月，「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目錄』二卷『年譜』一卷」、「宋刊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殘存二卷」等善本書志二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三卷二期。

五月，「穴硯齋抄本『僞齊錄』二卷」善本書志一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三卷三、四期合刊。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西元一九四五）先生三十九歲

十二月，「十三經注疏板刻述略」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三卷五、六期合刊。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西元一九四六）先生四十歲

五月，「關於龍沐勛」一文，是月四日載首都晚報寒山寺副刊。以「屈軼」筆名發表。「跋舊拓本大王莊二郎廟碑」一文，是月九日載首都晚報寒山寺副刊。以「學者」筆名發表。

十二月，「一個搶購圖書的故事——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部分善本圖書的來源」一文，是月三日載上海文滙報。以「書傭」筆名發表。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西元一九四七）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考——跋張溥泉先生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一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熹平石經之祖本，近人或主京氏本。民國三十三年，張溥泉先生獲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一，正反兩面。正面爲經文，存二十八字；反面爲校勘記，存二十四字。先生以此殘石，佐以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殘石，論定熹平石經周易所據祖本爲梁丘氏本。此說既定，則由於誤以爲京氏本，又從而引伸以證說卦傳及繫辭傳中「尙象制器」一章爲京房之徒所僞作等說，其是非可不待言而解。

又按：此文寫於三十四年三月五日，時先生寓四川南溪之李莊。文末先生附記云：「前國立西北圖書館，擬出版週年紀念專刋，來函徵稿，因艸成此篇應命。乃紀念刋未及付印，而該館奉令停辦。此稿藏諸行篋，已逾週歲。今復檢出付印，用就正於博聞君子。三十五年八月九日萬里自記，時寓南京中央圖書館。」

「曲阜散記」一文，是月二十四日載天津民國日報史與地周刋第十二期。

四月，「曲阜散記（續）」一文，是月二十一日載天津民國日報史與地周刋第十六期。

十月，「周易卦辭利西南不利東北說」一文，是月二十七日載中央日報文史周刋第六十五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五卷，由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油印出版。

祐謹按：是編卷一經部，卷二史部，卷三子部，卷四集部，卷五叢書。是時先生任國立中

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此書未著出版月日，繫之歲末。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西元一九四八）先生四十二歲

九月，「諡法濫觴於殷代論」、「㠯不踬解」、「甲骨文从比二字辨」等三篇論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

祐謹按：右三篇並撰於民國三十四年，時先生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寓四川南溪李莊。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六同別錄，後載入集刊第十三本。民國五十八年，收入「書傭論學集」。

又按：自來言諡法者，率據逸周書諡法篇，以爲始於周初。王國維氏則謂當在宗周共懿諸王之後。近人郭氏則謂當在戰國之時。先生「諡法濫觴於殷代論」一文，則論證諡法之成爲定制雖晚，而諡法之發生實始於殷代末葉。本篇要目有：一、前說；二、殷王日干之號皆後人所追命；三、諡法濫觴於殷代之證。此說既定，則故籍等著成之年代，如尙書高宗肜日、盤庚等篇，皆可資以辨證。「㠯不踬解」一文，乃釋甲骨文之㠯爲師，師者，衆也，或指恆人，或謂軍旅。釋踬震同聲，義亦相通，震者，驚也，警也，亦騷動也。此二字既得其解，卜辭中所習見之「今夕㠯不踬」、「今夕㠯亡踬」等語，其義乃明。「甲骨文从比二字辨」一文，蓋以說甲骨文者，率謂从比二字不分，先生乃辨此二字字形雖相似，然字義則異。比字作親近解，从字或訓自或訓于，二字既解，然後卜辭中習見之比某人，

或勿比某人等語，乃可渙然冰釋。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西元一九四九）先生四十三歲

三月，「臺俗求野錄」上篇，是月十九日載臺灣新生報四版；下篇，是月二十三日載新生報四版。以「屈翼鵬」之名發表。

十月，「鴞鳴的凶兆」一文，是月二十日載自立晚報三版飛物志專刊。以筆名「翼鵬」發表。

十二月「牝鷄司晨在臺灣」，是月二十二日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專刊。以筆名「書傭」發表。

民國三十九年庚寅（西元一九五〇）先生四十四歲

一月，「烏啼和鵲噪」，上篇，是月二十九日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專刊。下篇，二月一日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專刊。以筆名「書傭」發表。

四月，「山東魚臺風俗志」，是月十七、十九日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專刊。以「屈翼鵬」之名發表。

六月，「周易卦爻辭成於周武王時考」一文，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一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周易卦爻辭之著成時代，昔人或謂卦爻辭皆周文王所作，或謂卦辭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迄清末，皮錫瑞、廖平、康有爲諸家，以爲孔子所作。先生此文，由器用及習語覘之，證卦爻辭之作不得遲至東周；由其專用字及其一貫之體例證之，知其成於一手，係創作而非纂輯；由晉卦卦辭及隨上六、益六四爻辭覘之，知其成於周武王時。此說既定，則若干費解之易辭，皆可得而說矣。

七月，「罔極解」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一卷一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詩經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一語中「罔極」一詞，歷來皆以無窮釋之。然「罔極」一詞，詩經中數見，若並以「無窮」爲訓，終覺扞格難安，固非其本義。先生尋繹上下文義，釋「罔極」義猶無良，昊天罔極，乃詈天之語，非狀父母深恩之辭也。此說既定，則詩經中「罔極」一詞，得其本義，詩經旨義，可暢說無滯礙矣。

民國四十年辛卯（西元一九五一）先生四十五歲

一月，「敬悼傅孟眞先生」一文，載自由中國四卷一期。收入蔡尚志編「長眠傅園下的巨漢」。

祐謹按：傅斯年先生，字孟眞，山東省聊城縣人，生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暨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十二月二十日逝世，年五十五。

四月，「十三經注疏板刻述略」一文，載學原雜誌第三卷三、四期合刊本。後收入「書傭論

學集」。

祐謹按：此篇述十三經經文及注疏合刻諸本之源流及優劣，俾學者知擇善本讀之。文末先生後記云：「三十三年春初，僑寓於四川南溪李莊，艸述此文。曾刊於本館圖書月刊第三卷第五、六合期（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手民率爾排版，致行格錯亂，訛謬百出，幾使余亦不能自校。還都後得博觀本館所收圖書，頗獲新知；因增損舊文，重爲寫定。時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窗外雪花如掌，手指欲僵，入多來第一寒日也。萬里記於首都國立中央圖書館。」

「讀古書爲什麼要講究版本」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二卷七期。中國文選六〇期轉載。

祐謹按：茲篇述說辨板本優劣之方法外，先生以爲讀古籍者欲辨圖書之眞僞、欲知圖書有無殘闕、欲免受錯字之欺，須知擇善本而讀。

五月，「從信口雌黃說起」一文，載暖流第一期。

六月，「傅孟眞先生軼事瑣記」一文，載傅故校長哀輓錄。收入蔡尙志編「長眠傅園下的巨漢」。

十二月，「傅故校長之安葬文」一文，是月廿一日載中央日報第一版。

「唐寫本史記伯夷列傳校勘記」，是月十六日載學生導報三版。

「嫣嫣經和經學」一文，載暖流第三期。

民國四十一年壬辰（西元一九五二）先生四十六歲

三月，「中文舊籍目錄板本項著錄舉例」一文，載大陸雜誌第四卷六期。

四月，「詩經釋義」一書，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列於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一輯。

祐謹按：茲編分上下兩册，上册爲十五國風，下册爲小雅、大雅、頌。先生之撰寫此書，不專主一家，亦無今古文或漢宋等門戶之見；要以就三百篇本文以求探得其本義爲旨歸。於訓詁方面，採於漢人、清人及近人者爲多；於篇旨方面，採於朱傳者爲多。其有感於舊說之未安者，先生則加按語。書前有敍論，末附詩地理圖及古器物、星象等圖，以助了解。

五月，「偷青與摸秋」一文，載臺灣風物第二卷三期。以「屈翼鵬」之名發表。

十一月，「談詩經」一文，載民間知識革新第八號（三十七期）。

十二月，「詩三百篇成語零釋」一文，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四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此文釋詩經成語十事：一曰周行，二曰不瑕，三曰德音，四曰不忘，五曰九皐，六曰有北，七曰匪人匪民，八曰無競，九曰昭假，十曰敎。

「國風」一文，載國風半月刊第三期。

民國四十二年癸巳（西元一九五三）先生四十七歲

六月，「圖書版本學要略」一書，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祐謹按：此書與昌彼得先生合著。書分四卷：卷一前篇，述吾國歷代書籍名稱、形制及與雕板術相關之諸問題；卷二源流篇，述雕板之始、歷代刻書之狀況及各種印刷術；卷三鑒別篇，述鑒別板本之事；末卷餘篇，則列舉考訂善本圖書應用之參考書，與夫板本項著錄之則例以及板本術語、年表等。先生抗戰前任職省立山東圖書館時，已有著此書之意。勝利還都，先生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所見異本益多，所得材料漸富，於是董而理之，開始屬稿。迨民國三十七年秋，稿成甫半，而大陸淪陷，先生避難臺島，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於是與昌彼得先生共同續成之。昌先生字瑞卿，昔先生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時，昌先生亦任職於該館，先生於自序中譽其「英年績學，於明本書之鑒別，尤具隻眼。」昌先生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處長。

七月，撰「木皮散客鼓詞序」。

祐謹按：木皮散客鼓詞，清賈應龍著，劉階平先生考證，正中書局出版。

民國四十三年甲午（西元一九五四）先生四十八歲

四月，「擬拓片編目規則」一文，是月十三日載中華日報第六版。

五月，「讀孟逆志」一文，載這一代第一卷五期。

六月，「丁鼎丞先生對於學術之貢獻」一文，載中央半月刊第三十七期（紀念丁鼎丞先生專輯）。

七月，「殷周篇」一文，載「中國歷史地理」，是書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十一月，「周誥十二篇中的政治思想」一文，載「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論集(三)」，是書由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祐謹按：此文據尚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等十二篇，闡明西周初年周朝君臣之政治思想，實爲後來儒家政治思想之濫觴。

十二月，「仁字涵義之史的觀察」一文，載民主評論第五卷二十三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此篇要目有：一、引言；二、殷代及西周文獻中無仁字；三、孔子以前仁字的涵義；四、論語中仁字的涵義；五、孟子言仁和孔子不同。

「孟子的民本學說」一文，載幼獅月刊第二卷十二期。

民國四十四年乙未（西元一九五五）先生四十九歲

一月，「石敢當碑和指路碑」一文，載臺灣風物第五卷一期。

「善本圖書之編目」一文，載主義與國策第四十二期。

三月，「『中國目錄學史』」一文，載學術季刊第三卷三期。

祐謹按：中國目錄學史，許世瑛先生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先生爲文評介。

五月，「詩經選注」一書，由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印行。

祐謹按：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曾撰詩經釋義一書，以爲初步研究詩經者而作，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前已著錄。茲編則爲初讀詩經者而作，註解力求簡單明瞭，共選注一百三十九篇。

十二月，「今本尙書的眞僞」一文，載幼獅月刊第三卷十二期。

民國四十五年丙申（西元一九五六）先生五十歲

四月，「說易散稿」一文，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七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茲篇收錄先生解說易義之稿八則：一曰貞，二曰利西南不利東北，三曰卽命，四曰三驅，五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七日噬腊肉遇毒，八曰載鬼一車。先生多引甲骨卜辭，以正前人之誤。篇前引言自謂：「幼喜讀易，而持論往往與舊時經師之說不合。非故立異以鳴高，要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

「易卦源於龜卜考」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前人多謂八卦爲伏羲所畫；至於重卦之人，則諸書紛紜，或謂伏羲，或謂神農，或謂夏禹，或謂文王。先生此文，以甲骨刻辭比勘易卦爻畫，頗多相似之處，如：一、卦畫上下之順序與甲骨刻辭之順序相似；二、易卦反對之順序與甲骨刻辭之左右對貞相似；三、易卦爻位之陽奇陰偶與甲骨刻辭之相間爲文相似；四、易卦九六之數與龜紋雷同。乃論證易卦（八卦及六十四卦）乃源於龜卜，與卦爻辭並成於西周初年。此說既定，周易中之史料，始足資正確引用。

八月，「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一文，載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六期。

「尙書釋義」一書，是月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刊行。

祐謹按：據書前凡例，玆編篇第，依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惟孫疏以綴輯之泰誓，列入正文，此則剔出之，以入於附錄一之尙書逸文中。此書注釋義例，與詩經釋義略同。書前有敍論，要目有：一、尙書釋名；二、尙書之編集與篇目及書序；三、今文尙書；四、古文尙書；五、僞古文尙書；六、歷代尙書學之演變。書末附錄三種：一、尙書逸文；二、書序；三、僞古文尙書。先生此書，除多引漢人、清人及近人之說外，尤多徵引近世出土之鐘鼎彝器及甲骨刻辭爲說，是以多超越前賢之處。

九月，「明夷待訪錄論君權」一文，載民主評論第七卷十七期。

十二月，「尙書皋陶謨篇著成的時代」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皐陶謨之著成時代，既非虞舜時，而近人則有以爲作於戰國末年者。先生此文，以皐陶謨所敍史實，與堯典頗有關連；其語句多抄自堯典，其字辭則與堯典一致，乃論定皐陶謨之著成時代，當在戰國初葉，略晚於堯典。

民國四十六年丁酉（西元一九五七）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甲骨文金文與經學」一文，是月二十六日載中央日報第六版。是年十月學人（文史叢刊第一輯）轉載。

三月，「哀中學國文教員」一文，載民主評論第八卷六期。

四月，「論出車之詩著成的時代」一文，載清華學報第一卷二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出車之詩，毛傳以爲周文王時之作品。先生以詩中有玁狁一名，而伐玁狁，事在周宣王時；又詩中所載南仲，乃周宣王時人；復以出車之詩，句法多襲草蟲之詩，乃論定出車之詩，實作於周宣王時。此說既定，則出車一詩，可爲研究周宣王時史事之資料。

五月，「論語解題」一文，是月七日載中央日報第六版。

六月，「詩國風曾經潤色說」一文，載幼獅月刊第五卷六期。

七月，「闕里聖蹟述證」一文，載孔學論集第二册。四十七年六月孔道季刊第七卷轉載。

十一月，「『殷虛文字丙編上輯㈠』」一文，載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九、十期合刊

本。

祐謹按：「殷虛文字丙編上輯㈠」一書，張秉權先生著，四十六年八月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先生撰文評介。

民國四十七年戊戌（西元一九五八）先生五十二歲

一月，「我所認識的李濟先生」一文，載幼獅月刊第七卷一期。

二月，「孔德成先生應邀訪日散記」一文，載民主評論第九卷四期。以「書傭」筆名發表。

祐謹按：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孔德成先生應日本道德科學研究所與廣池學園之邀請，赴日講學，先生與鄭清茂君隨行。本文記訪日期間之所見所聞。

四月，「陶潛」一文，載「中國文學史論集㈠」，是書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五月，「『滕王閣序』的兩個問題」一文，載大陸雜誌第十六卷九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王勃滕王閣序一文，其題目及王子安作此序時之年歲，前人多不詳考。兪正燮嘗謂「滕王閣序」當題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惜未明所以；至於其作序之年齡，相傳爲十四，兪氏則以爲當在十九至二十二歲間。先生此文，於文題方面，據文苑英華，證兪說之不誤；於子安作序之年齡，則據新舊唐書本傳、王勃集及楊炯王子安集序等文獻，論定子安作序時年二十六。此論既定，然後文中「童子何知」、「三尺微命」、「等終軍之弱冠」等語，斯可得而解。

六月，「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上）」一文，載學術季刊第六卷四期。

「周初的刑法思想」一文，是月載民主評論第九卷十二期。

十一月，「尙書文侯之命著成的時代」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文侯之命著成之時代，書序以爲周平王時，文侯爲晉文侯仇；史記則以爲周襄王時，文侯爲晉文公重耳。其後注尙書者，或從書序，或從史記，卒無定說。先生此文，就下列三項，加以疏通證明：一、文侯之命中之義和爲晉文侯，晉文侯非晉文公；二、文侯之命所表現之情勢，與晉文侯合，與晉文公不合；三、文侯之命所載錫賜之物，與周襄王賜晉文公者不合。據此三項論說，以證文侯之命爲周平王錫命晉文侯之書，而非周襄王錫命晉文公之書。此說既定，文侯之命中「閔予小子嗣，造天丕衍」，「汝多修，扞我於艱」等史事，始可得而說。

民國四十八年己亥（西元一九五九）先生五十三歲

一月，「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刋本注東坡先生詩」一文，載圖書館學報第一期。

祐謹按：正文文前先生識語云：「民國三十一年，余執役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草述此文；至三十三年二月，始於中央圖書館出版之圖書月刋三卷二期中刋佈。時在抗戰期間，後方出版事業，至爲艱難；此文雖經刋佈，而排印訛誤，幾於不堪卒讀。且諸家題記，復因文

繁而未刋登。每念及此，於吾心有戚戚焉。今夏偶暇，爰取舊作，重加訂補，並備錄原書中各家題記，附諸篇末。關於此本之文獻，庶幾略備於茲云。四十七年八月五日萬里附記。」

四月，「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漢魏部份）」一文，載幼獅學報第一卷二期。

五月，「習俗與經義」一文，是月二十九日載新生報第六版。

六月，「答覆讀者的一封信」，是月十二日載新生報第六版。先生於五月廿九日在該報讀書周刋發表「習俗與經義」一文，此答覆讀者之疑難者也。七月十七日又有一信，亦釋讀者之疑。

十月，「河字意義的演變」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刋第三十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茲篇要旨在論證先秦經籍中之「河」字，概指黃河而言，乃專名而非通名，以正後人對先秦文獻中河字之誤解。要目有：一、引言；二、甲骨文中的河字；三、先秦經籍中的河字；四、先秦地名以及和河字有關之名詞中的河字；五、河字被用作普通名詞之始。

民國四十九年庚子（西元一九六〇）先生五十四歲

五月，「岳義稽古」一文，載清華學報第二卷一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茲篇旨在論定先秦典籍及甲骨文中之岳字，非指後人所稱之四岳或五岳，以正後

人於岳字之誤解。

「陳簠齋先生手拓毛公鼎銘跋」一文，收入「陳簠齋先生手拓毛公鼎銘」，是書由劉階平先生編印，民國六十年十月出版。

七月，「釋『宄』」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第三期甲骨文中有貞人曰「**宄**」，多數甲骨學者隸定作宄，先生則廣徵文獻，論定**宄**隸定應作仍，卽何字。

十月，「中等學校的國語文教學問題」一文，載教育與文化第二四六、二四七期。

十一月，「木屐」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一卷十期。

民國五十年辛丑（西元一九六一）先生五十五歲

三月，「尚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一文，載新時代一卷三期。

六月，「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一書（上下兩册），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祐謹按：民國二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次至第九次發掘所得之有字甲骨，編爲殷虛文字甲編，民國三十七年出版。四十五年，先生以甲編爲基礎，從事考釋。先生於凡例中謂此書之作，其旨在於：㈠拓片不清晰者，可獲釋文而辨其字；㈡不專習甲骨文者，可藉釋文得利用其材料；㈢已有創見，藉以質正於學林。先生之撰此書也，辛勞

備嚐，單就將近四千片甲骨拼綴爲二二三版，卽費時數載。先生嘗以辛稼軒詞句「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只在燈火闌珊處。」以況其拼綴甲骨之甘苦情景。其考釋卽以拼綴後之甲骨爲依據。拼綴工作尙且如此艱辛，其考釋精博詳密，則其攻苦殫精可知矣。書前有自序及凡例，末附引書簡稱表及圖版。

九月，「周易古義補」一文，載孔孟學報第二期。

「讀書須求甚解」一文，是月載新時代第一卷九期。

十月，「案」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三卷八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案：「舉案齊眉」之案，前人或釋爲几案，或釋爲椀，皆未的。茲篇除考定案者乃寘食之器，猶日本人就食之具御膳者也；復據文獻及近世出土之器物，詳論案之起源與演變。

十二月，「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三卷）一書，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列爲該所專刊之四十六。

祐謹按：漢代易學之立於學官者爲施、孟、梁丘、京氏四家，西晉以後，先後亡佚，今所傳周易經文，爲王輔嗣本，是以漢代易經面目，已不可得見。先生據近世陸續出土之石經殘字，撰爲斯編。全書分三卷：卷一論證，分論漢石經之刊刻及經數碑數、漢石經之毀廢與隋唐時代所傳之舊搨本、唐宋漢石經殘字之發現與著錄、漢石經周易殘字之發現與著錄、漢石經周易之篇第、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卷二校文；卷三漢石經碑周易部分復原

圖。茲編既出，不僅可見漢時諸博士所傳易經篇第之眞象，他如論證漢石經與今本周易篇第章次之異同、漢石經實據梁丘本上石、漢石經每行皆七十三字等說，皆燦然可徵，於易經之研究，裨益甚鉅。

民國五十一年壬寅（西元一九六二）先生五十六歲

二月，「曾伯霥簠考釋」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傳世之曾伯霥簠，器蓋並有銘文，前人考釋此器，多重文字句讀，而於銘文中所述史事，則未之及。茲篇卽在考釋銘文之意及其中所涉史實。本文要目爲：一、前說；二、銘文釋義；三、霥的地望和有關的史實；四、由器的本身看曾伯霥簠鑄成的時代；五、克狄淮夷的故事。

「對於『與五行有關的文獻』之解釋問題敬答徐復觀先生」一文，是月載新時代第二卷二期。

祐謹按：民國五十年十月民主評論第十二卷十九期至二十一期，載徐復觀先生「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一文，於先生「尙書中不可盡信的材料」一文，表示異義，此先生撰文答覆者也。

三月，「祭胡適博士文」一文，是月三日載中央日報四版。

五月，「尙書甘誓篇著成的時代」一文，載大陸雜誌特刊第二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祜謹按：甘誓篇之著成時代，書序及史記以爲夏后啟時所作；墨子及呂氏春秋等書，則以爲夏禹或夏后相時所作。近世以來，諸說尤爲紛紜。先生此文，據六卿一辭及「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等語，論定甘誓之著成，當在戰國晚葉，秦併六國之前。

十月，「中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一文，載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祜謹按：是月六日至九日，亞洲歷史學家協會第二屆大會，在臺北舉行，此先生會中所提論文也。要目有：一、引言；二、破壞傳統古史說興起的原因；三、傳統古史說的破壞及其反應；四、古代信史的重建。

十一月，「中國文學史選例跋」。祜謹按：「中國文學史選例」一書，爲胡適之先生撰，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出版。

民國五十二年癸卯（西元一九六三）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史記今註」（第一册）一書，由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

祜謹按：此書與勞貞一（榦）先生同著。先生所注釋計：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項羽本紀等四篇。

七月，「漢石經尙書殘字集證」（三卷）一書，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列爲該

所專刊之四十九。

祐謹按：先生既撰「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復據今見漢石經殘字撰爲斯編。是書亦分三卷：卷一論證，其目爲：漢石經尙書之發現與著錄、漢石經尙書所佔碑數、舊雨樓本漢石經尙書殘字之僞、漢石經尙書篇數之篇號、泰誓問題、漢石經尙書爲小夏侯本；卷二校文；卷三漢石經碑尙書部分復原圖。此書既出，則不僅漢石經尙書確爲二十九篇，康王之誥確合於顧命，確有後出之泰誓，泰誓及盤庚皆確爲一篇；僞古文本之舜典確自堯典析出，而又妄增二十八字；僞古文本益稷確自皐陶謨析出等問題，得以確證，他如論定漢石經尙書所據者爲小夏侯本，以石經復原校證唐開成石經之衍奪字等，皆有功於尙書之研究者也。

十二月，「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轉載。

祐謹按：本篇旨在說明十五國風多是曾經潤色之歌謠。要目有：一、引言；二、國風篇章的形式不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三、從文辭用雅言看國風不是歌謠的本來面目；四、從用韻的情形看國風不是歌謠的本來面目；五、從代詞的用法看國風不是歌謠的本來面目；七、國風諸詩是怎樣形成的；八、餘說。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西元一九六四）先生五十八歲

三月，撰「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序」。

祐謹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一書，李漢三先生撰，維新書局出版。

四月，「孟子七篇的編者和孟子外書的眞僞問題」一文，載孔孟學報第七期。

六月，「甲骨文資料對於書本文獻之糾正與補闕」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二十八卷十一期。

八月，「宋人疑經的風氣」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三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此篇爲先生於是年三月廿二日在宋史座談會第四次集會之報告摘要。

九月，「論禹貢著成的時代」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尙書禹貢篇，前人或謂大禹任土作貢之實錄，或謂孔子所作。近人論說尤爲紛紜。先生此文則論定當成於春秋晚年。其要目有：一、引言；二、以梁州貢鐵鏤證之禹貢成書不得早至西周之世；三、以五服證之禹貢成書不得早至周穆王以前；四、以梁州疆域證之禹貢成書不得早至春秋初年以前；五、以九州證之禹貢成書不得早至春秋中葉以前；六、以揚州三江證之禹貢成書不應早至春秋以前；七、以揚州及徐州貢道證之禹貢之著成不應遲至戰國之世；八、以五行、五岳及大九州等說證之禹貢成書不應遲至戰國之世；九、餘論。

「古籍導讀」一書，是月由臺灣開明書店出版。

祐謹按：此編爲民國五十二年秋，先生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授「古籍導讀」一課

時所編之講義也。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曰古籍概略及初學必讀古籍簡目；中編曰明板本與辨僞書；下編爲經書解題。

十月，「王獻唐先生事略」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八期。

祜謹按：王獻唐先生，名琯，以字行，晚年自號向湖老人。山東日照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八月，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卒。王先生於民國十八年任省立山東圖書館館長，銳意蒐羅鄉邦文獻，兼及鐘鼎彝器、泉幣、璽印、封泥、甎瓦、石刻、書畫之屬，闢羅泉樓以展覽泉幣，建奎虛書藏以儲書籍文物，復傳拓所藏石經、封泥、甎瓦等以廣流傳，於是山東圖書館之名大振。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濟南垂危，時先生任該館編藏部主任，王先生命先生選善本經籍暨文物書畫樣品，播遷入蜀，先生嘗撰「載書播遷記」記其事。先生與王先生共事多年，於其生平知之甚詳。是期大陸雜誌以王先生像爲封面，先生爲之撰事略。

「談談甲骨文」一文，是月五日載新生報第五版。

十二月，「甲骨文簡介」一文，載中美月刊第九卷十二期。五十四年十二月新境界第一期轉載。

民國五十四年乙巳（西元一九六五）**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寫本、稿本、和校本」一文，載自由談第十六卷二期。是年三月中美月刊第十卷三

期轉載。

四月，撰「甲骨文字集釋序」。

祐謹按：「甲骨文字集釋」一書，李孝定先生編述，是年五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七月，撰有「周易卦爻辭釋義序」及「毋忘在莒」二文。

八月，「跋李棪齋先生綴合的兩版『用侯屯』牛骨卜辭」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三十一卷三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九月，「讀周書世俘篇」一文，載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周書克殷、世俘兩篇，同爲記載武王伐紂之事，惟二書記事不盡相同，先生此文共考四事：一、周武王伐紂出兵之日期；二、用俘馘祭祀；三、燎祭與用牲；四、世俘篇著成之時代。

十一月，「史記殷本紀及其他紀錄中所載殷商時代的史事」一文，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四期。

祐謹按：此篇據文獻及近世出土之甲骨，考訂殷商史事。要目有：一、殷的先公；二、殷代的帝王；三、殷代的年數；四、屢遷的殷都；五、殷代的名臣。

民國五十五年丙午（西元一九六六）先生六十歲

八月，「幽靜的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一文，是月廿八日載中央日報第九版。

祐謹按：民國五十四年夏，先生應美國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Princeton）研究員及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之聘，爲該校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此文略記高深研究所之藏書與研究設備。

十二月，「說乘石」一文，載清華學報新五卷二期。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梁思永先生原著、高去尋先生所輯補一〇〇一號大墓（侯家莊第二本，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一書中，著錄「大理石對尾雙伏獸形立雕」石器一，先生疑此器卽乘石，爲此文以考釋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現狀與願望」一文，是月十八日載中央日報第二版。

祐謹按：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先生應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之邀聘，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此文係就館務計畫略作陳述。

「我的讀書經驗」一文，載臺大中文系新潮第十二期。茲篇爲新潮社之訪問稿，由陳瑞庚記錄。

「由共匪焚書談到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善本圖書」一文，載幼獅月刊第二十四卷六期。

民國五十六年丁未（西元一九六七）先生六十一歲

一月，「北美洲的圖書館界」一文，載圖書月刊第一卷十期。是年十二月中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第十九期轉載。

祐謹按：此先生於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十四屆年會之演講詞。先生於民國五十四年秋至五十五年夏，應美國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之邀，爲該所研究員，其間並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之聘爲該校東亞學系訪問教授。此篇講詞，係就美國、加拿大兩國各大圖書館購書藏書情形、收藏中文書籍數量、中國籍職員之情形與圖書館學校及圖書館學會之權力等項，詳爲講說。

「楊振寧二三事」一文，是月二十日載大華晚報。

二月，「正中書局影印本『宋朝大詔令集』」一文，載新時代第七卷二期。

祐謹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大詔令集一百九十五卷，三十二册，宋不著編人，清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鈔本，五十七年七月，正中書局影印出版，先生撰文記此書之內容價值。

「古書的若干問題——文史研究叢談之一」一文，是月廿七日載中華日報第二版。三月五日香港時報轉載。

三月，「釋黹屯」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後收入「書傭論學集」。

祐謹按：此釋古彝器銘辭中「黹屯」二字之義及其形制。

「瑚璉質疑」一文，是月載孔孟月刊第五卷七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計劃中的幾件工作」一文，是月載教育與文化第三五一、三五二期合刊

本。

四月，「臺灣現存的珍本圖書和重要學術資料」一文，載圖書館學刊第一期。

祐謹按：此先生於民國五十五年春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之演講稿。

「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一文，是月二十四日載大華晚報。

「清初鼓詞俚曲選序」一文。

祐謹按：「清初鼓詞俚曲選」，劉階平先生編，全四册，民國五十七年五月，正中書局出版。

五月，「一個錯字的關係」一文，載圖書館學報第八期。

六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出版，先生撰序，冠諸卷首。

七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先生撰復刊詞載諸卷首。

「國立中央圖書館每週新到西文要籍簡介引言」一文，載是月十七日大華晚報。

「『感舊錄』序」。

祐謹按：感舊錄，李濟之先生撰，此編所錄多係其自敍及悼念師友之文。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九月，「舊雨樓藏漢石經殘字辨僞」一文，載書目季刊第二卷一期。

「簡評高本漢的詩經注釋和英釋詩經」一文，是月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一卷一期。

祐謹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墨拓本舊雨樓藏漢石經不分卷四册，不著編人，係民國三十

五年該館奉教育部令接收僞政府內政部長陳羣澤存書庫所得者，前人多誤以爲眞，先生由字體不合、尙書之碑數不合、殘石部位不合、錯改之經文等數端，論定其爲近人方若（藥雨）所僞刻。

「國立中央圖書館」一文，是月載教與學第一卷一期。

民國五十七年戊甲（西元一九六八）先生六十二歲

一月，「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現況及其問題」（與張錦郎先生合著）一文，載社會教育研究一書。是書由中國教育學會主編，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二月，「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臺灣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一文，載中國一周第九三〇期。

四月，「關於孟子『比……者』的討論」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一卷四期。

祐謹按：此釋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且比化者」二句比字之義。

五月，「童世綱主持下的葛思德圖書館」一文，載圖書館學報第九期。

祐謹按：此文述童先生自一九五二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of Princeton University）主任以來，近二十年所擘劃經營之經過。

六月，「東西周之際的詩篇所反映的民生及政治情況」一文，載臺大青年五七卷三期。

祐謹按：本文爲先生之演講稿，由朱宏壬記錄。

「甲骨學在日本」一文，載沈覲鼎等編「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

七月，「產語的著者問題」一文，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二卷一期。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國語日報書和人第九十九期轉載。

　祐謹按：日本流傳「產語」一書，日本神谷正男博士，以爲乃佚於中國存於日本之古籍，爲先秦之書。先生此文辨其爲日本人太宰純託古之作。

十一月，「晚清齊魯學者對於金石學方面的貢獻」一文，載春秋第九卷五期。

十二月，「山東方志選輯序」一文，載書目季刊第三卷一期。

　祐謹按：是年二月，劉階平先生選輯十種山東方志彙爲「山東方志選輯」，由臺灣學生書局影印出版，先生爲之序。十種方志爲：增修諸城縣續志、濟南府志、濟寧直隸州續志、重修泰安縣志、濰縣志、臨淄縣志、青州府志、濟寧直隸州志、曲阜縣志、滋陽縣志。

民國五十八年己酉（西元一九六九）先生六十三歲

二月，「文字形義的演變與古籍考訂的關係」一文，載自由談雜誌第二十卷二期。

三月，「胡適文存索引序」一文，載書目季刊第三卷三期。

　祐謹按：「胡適文存索引」一書，童世綱先生編撰，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探討殷代文化的重要史料——甲骨文」一文，是月載教育部文化局印行之中華文化之特質論叢。

祐謹按：是月廿三日，先生應教育部文化局之請，在臺北市亞洲反共聯盟中國總會講演，此即其講稿也。要目有：甲骨文的發現發掘與收藏、甲骨文的傳佈與研究、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等。

「書傭論學集」一書，由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祐謹按：本書收論文共二十九篇，計：有關周易、尙書、詩經者各四篇，有關羣經者二篇，有關文字訓詁者十篇，有關古代史者四篇，有關文學者一篇。類別雖不同，然皆先生多年來所著關於討論學術資料問題之作。先生自民國十八年任山東省魚臺縣立圖書館館長，曾多年任職圖書館，計先後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民國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民國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民國五十五年九月——五十七年二月），是以自號「書傭」；此二十九篇，皆爲論學之作，是以顏之曰「書傭論學集」。

四月，「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一書，由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祐謹按：此書著於民國二十九年秋，時先生客居渝西歌樂山也。三十一年，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允爲印行，以當時國難方殷，出版事業至爲艱苦，因稽遲至抗戰勝利，尙未付排。遷臺後，其中上卷曾載學術季刊六卷四期，下卷則載幼獅學誌一卷二期。以期刊體例與專書不同，致原文頗有删削，是以取原稿略加校訂，付臺灣學生書局印行。周易注述之盛，冠絕羣經，然前人說易，多蔽於易歷三聖之言，以爲必奧衍難究，而不敢以淺近目

之。先生此書，乃用客觀態度，闡論先秦至漢魏說易者之義例也。卷前有王獻唐先生題辭及先生自序。獻唐先生題辭云：「周易一書，在羣經中最稱難理，先後注釋，無慮數百家，大別爲漢宋兩派；漢宋之中，又各持異議，紛論萬端，使人炫惑。居今治易有兩途：一仍研究本經，一對歷代說易者作一總清算。翼鵬是書，即從事第二種工作者也。十翼爲說易最早之書，先將義例尋出，參以左傳、國語、諸子，說明先秦易學眞象，既無漢儒象數之習，更無宋儒先天後天諸弊。繼述漢魏易學各派，分別究討，闡其例說，明其得失，起於十翼，而終於王弼，向之周漢魏晉易說，艱深奧衍，得此，若眎諸掌矣。翼鵬研易垂二十年，其治本經，先以音韻訓詁釋字義，繼以羣經甲骨金文參釋文旨，兩者既明，再據經文爲史料，作各項研究，言必求徵，義必求富，用力最竺，而方法最密，心所未安，不肯苟下一字，與獻唐共事七年，諗之最深，今讀是編，亦僅其易學一端耳。治易兩途，翼鵬已兼程並進，終此一生，能使是經燦然大明，省卻治學者無限心力，即吾輩對文化上之貢獻，願共勉之也。」

八月，「梅逕老農撫梅道人墨竹卷題記」一文。

祐謹按：本文爲先生對蔣穀孫氏所藏該墨竹卷之題記。

九月，「尚書今註今譯」一書，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祐謹按：先生曾於民國四十五年撰尚書釋義一書，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前已著錄。先生以該書意在爲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習讀之用，故於註文引用他家之說者，悉予

著明，並略涉引證。然於無意專習尚書而僅欲於此書略知大意之青年，尤其外國人士，每不克但憑註語卽能詳悉經義，故復撰本編。於舊說亦頗有修訂。

十一月，「甲骨文的發現、傳播及其對學術的貢獻」一文，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卷二期。

十二月，「普林斯敦大學所藏中文善本書辨疑」一文，載圖書館學報第十期。

祐謹按：普林斯敦大學藏有三萬册中文善本圖書，茲篇就下列四種僞刻，各舉例說明：一、攘竊他人作品冒充自己作品；二、襲取他人刻本冒充己刻者；三、以明刻冒充古本者；四、以殘本冒充全本者。

主編「明代史籍彙刊初輯」，是月由臺北學生書局印行。

祐謹按：先生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明代史籍善本書十一種，彙爲此編。此十一種書爲：一、明代史闕；二、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三、革朝遺忠錄；四、謇齋瑣綴錄；五、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六、兩朝平攘錄；七、使琉球錄（明蕭崇業、謝杰同撰）；八、使琉球錄（明夏子陽、王士禎同撰）；九、攻渝諸將小傳；十、皇明名臣墓銘；十一、明代登科錄彙編。

民國五十九年庚戌（西元一九七〇）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論語公山弗擾章辨證」一文，載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五集。

「國立中央圖書館長定遠包君墓碑銘」一文。本文爲先生爲包遵彭先生所撰之墓碑銘。

十二月，主編「明代史籍彙刊第二輯」，由臺北學生書局印行。

祐謹按：先生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明代史籍善本書十三種，彙爲此編。此十三種書爲：一、大明律集解附例；二、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三、內閣行實；四、明功臣襲封底簿；五、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六、明史列傳；七、皇朝中州人物志；八、殷頑錄；九、當辭；十、通糧廳志；十一、通漕類編；十二、蒼梧總督軍門志；十三、徽州府賦役全書。

民國六十年辛亥（西元一九七一）先生六十五歲

三月，「從目錄學的立場看中國古書的一些問題」一文，載新嘉坡出版之新社季刊第三卷三期，四月二十六日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各有轉載。要目有：一、圖書的眞僞問題；二、圖書著成的時代問題；三、圖書版本的優劣問題；四、結論。

五月，主編「雜著秘笈叢刊」，由臺北學生書局印行。

祐謹按：先生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雜家類善本書十七種，彙爲此編。此十七種書爲：一、野客叢書附野老紀聞；二、古今考續古今考；三、升庵外集；四、正楊；五、剡溪漫筆；六、思問初編；七、麗事館余氏辨林；八、明義考；九、徐氏筆精；十、槎庵小乘；十一、古今釋疑；十二、藝林彙考稱號編；十三、海外全書；十四、松崖筆記；十五、九曜齋筆記；十六、疆識篇；十七、管窺。

十二月，「西周史事概述」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

祐謹按：茲篇包括五部分：一、周的先世；二、伐紂開國；三、西周諸王；四、西周的年代；五、周公旦和召穆公虎。

「兕觥問題重探」一文，是月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

祐謹按：兕觥一物，其形狀、容量、功用等，歷來諸說紛紜，先生據各種文獻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安陽所得之角形器，論定兕觥之狀爲兕角形；乃飲器，非容器；其功用非但不專作罰爵之用，乃至是否用作罰爵，尚有問題。此說既定，然後詩經、周禮等先秦文獻中有關兕觥一物，可得正確之訓釋。

「鼓勵國學輸出」一文，是月九日載聯合報副刊。

「先秦說詩的風尚和漢儒以詩教說詩的迂曲」一文，載南洋大學學報第五期。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轉載。

祐謹按：民國五十九年夏，先生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爲該校訪問教授，講學一年。該學報不著刊行月日，繫之歲末。

「傅孟眞先生逝世廿週年祭」，是月二十四、五日載中央日報副刊。蔡尚思編「長眠傅園下的巨漢」轉載。

民國六十一年壬子（西元一九七二）先生六十六歲

三月，「故立法委員漢三李公墓碑」一文。本文爲先生爲李漢三先生所撰之墓碑文。

五月，「以古文字推證尙書譌字及糾正前人誤解舉例」一文，載孔孟月刊第十卷九期。

六月，「影印『古今釋疑』後記」一文，載書目季刊第六卷三、四期合刊本。

祐謹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鈔本授書隨筆十七卷，題黃宗羲撰，實則方中履之古今釋疑，而書賈作僞，改題書名及作者，以欺世者。余英時先生爲文考訂，由臺北學生書局影印出版，先生撰後記。

「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的相互關係」一文，是月載南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文物彙刊創刊號。

「經籍中常被忽略的年世問題」一文，載東吳大學中文季刊八卷四期。

八月，「孔子的述與作」一文，載孔孟月刊第十卷十二期。

祐謹按：茲篇爲先生之演講稿，由麥詠常記錄。

十月，「尙書與其作者」一文，載中央月刊第五卷一期。

十一月，「二戴記解題」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茲篇要目有：一、禮記的內容和編者；二、禮記各篇著成的時代；三、大戴記現存的篇數；四、二戴記的關係；五、大戴記各篇著成的時代。

十二月，「參考古書要先辨明眞僞」一文，載是月四日中華日報。

民國六十二年癸丑（西元一九七三）先生六十七歲

一月，「爲讀書人省精力」，載「『書和人』二百期紀念專刊」。
三月，「有關周公問題之商討」一函，載東方雜誌第六卷九期。
祐謹按：東方雜誌六卷七期載徐復觀先生「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討論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一文，於先生所著尙書釋義解大誥「王若曰」之王爲成王，解康誥「王若曰」之王爲武王，表示異議。先生以斯時課業繁忙，一時無暇爲文答覆，先致徐復觀先生一函，說明容後得暇卽行答覆，此先生致徐復觀先生之短函也。
五月，「經學簡述」一文，載東吳大學扶風第一期。
祐謹按：茲篇爲先生之演講稿。
七月，「字義的演變和學術資料的解釋與鑑別」一文，載幼獅月刊第三十八卷一期。
八月，「從殷墟出土器物蠡測我國古代文化」一文，載孔孟月刊第十一卷十二期。
十月，「章太炎贈丁鼎丞先生詩卷後記」一文，載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四期。

民國六十三年甲寅（西元一九七四）先生六十八歲

一月，「關於所謂周公旦『踐阼稱王』問題敬覆徐復觀先生」一文，載東方雜誌第七卷七期。
祐謹按：此覆徐復觀先生「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討論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一文者也。要目有：一、大誥中之王是否周公的問題；二、大誥中「洪惟我幼沖人」及「予惟

小子」等語的解釋問題；三、大誥中的寧（文）考是否專指文王而言的問題；四、康誥中的問題；五、周誥中關於「周公稱王」說的反證；六、「踐阼」與「稱王」；七、餘說。

八月，「周初文獻與孔子的中道和孝道學說」一文，載孔孟月刊第十二卷十二期。「毛共覆亡的導火線——排孔與尊秦」一文，是月載中央月刊第六卷三期。

十月，「漫談本國文史研究」一文，載中央月刊第六卷十二期。後改名「關於本國文史研究工作的一些問題」，收入「讀書與進修」一書內，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中央月刊社印行。

十一月，「治學的兩大課題」一文，載慧炬月刊第一二八期。

祐謹按：此爲先生之演講稿，由齊衞國、呂淑卿筆記。

民國六十四年乙卯（西元一九七五）先生六十九歲

一月，「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一書，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印行。

祐謹按：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of Princeton University）所藏善本圖書約達三萬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在美國，曾爲之作志，積稿四册；其後胡適之先生任職於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核王氏稿，發現問題甚多。該校牟復禮教授（Prof. Frederick W. Mote）覆閱是稿，亦感有重訂之必要。民國五十四年秋，先生應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及普林斯敦大學之聘，爲該所研究員及該校圖書館訪問書誌學者，赴美從事善本書志之撰寫。費時一載，而成茲編。普林

斯敦大學圖書館館長狄克斯博士（Dr. William S. Dix）、歷史學系教授牟復禮博士及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童世綱先生等序之。

二月，「元祐元年宋朝向高麗訪求佚書問題」一文，載東方雜誌第八卷八期。

祐謹按：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先生應韓國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之邀，參加第四回東洋學術會議，此爲先生會中所提論文。要目有：一、前言；二、元祐六年宋朝向高麗訪求佚書的目標；三、訪求書目中的若干問題；四、百篇尙書問題；五、餘說。

四月，「清儒經說瓻義叢輯序」一文。

祐謹按：「清儒經說瓻義叢輯」，由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搜羅清人雜著中之經說而成。尙未出版。

五月，「聊齋全集選注序」一文。

祐謹按：「聊齋全集選注」上下兩集，劉階平先生編，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六月，「先秦史的史料問題」一文，載史系通訊第四期。玆篇爲先生之演講稿，由李德璽記錄。

「山東文獻發刊詞」一文，是月二十日載山東文獻創刊號卷首。

七月，「讀陶希聖先生『李斯始發明篆書』」，是月二十七日載中央日報十一版。以筆名「尺蠖」發表。

「故立法委員聊城杜公墓碑」一文。本文爲先生爲杜光塤先生所撰之墓碑文。

八月，「民俗與經義」一文，載孔孟月刊第十三卷十二期。

九月，「談竹書紀年」一文，載書目季刊第九卷二期。

祐謹按：此先生於是年五月十五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之演講詞。要目有：一、前言；二、竹書紀年的發現；三、竹書記年的內容；四、眞本竹書紀年的學術價值；五、僞本竹書紀年的謬誤。

「張懷瓘原名『張懷素』說質疑」一文，是月三日載聯合報十二版。以「尺蠖」筆名發表。

「孔子敎學的典範」一文，載九月二十九日臺灣新生報三版；又載十月份孔孟月刊第十四卷二期。

民國六十五年丙辰（西元一九七六）先生七十歲

二月，「明清未刋稿彙編弁言」一文。後載六十六年二月幼獅學誌第十四卷一期。

三月，「漢學和漢學中心」一文，是月四日載聯合報十二版。

祐謹按：此就人才與資料兩項，論述臺北地區實爲世界漢學研究中心，並闡論發揚之道。

「晚明書業的惡風」一文載臺灣大學卅周年校慶特刋。

四月，「推衍與附會。——先秦兩漢說易的風尙舉例」一文，載中央研究院出版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

「向湖老人手跡題記」一文。

祐謹按：向湖老人乃王獻唐先生之別號。手跡乃集王氏之函札詩稿而成。由王仲懿先生珍藏。先生爲之題記。

五月，「關於漢學研究中心的兩個問題」一文，是月十九日載中華日報副刊。

祐謹按：先生既撰「漢學和漢學中心」，復撰此文，所提兩問題，一爲亟待補充之漢學圖書，一爲成立外籍學人服務中心。

六月「曲阜的聖蹟」一文，載山東文獻第二卷一期。

七月，「明清未刋稿彙編初輯」（與劉兆祐同編）一書，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祐謹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明清稿本善本書近五百種，先生選十種彙爲茲編，並撰弁言冠卷首。復命兆祐撰敍錄，並將兆祐忝列主編，實則皆先生籌劃啟廸者也。此十種書爲：一、蕭山王氏所著書；二、燮庵遺書；三、壽陽祁氏遺稿；四、張介侯所著書；五、方忍齋所著書；六、通齋先生未刻手稿；七、江都李氏所著書；八、硯山叢稿；九、冶鹿山房叢書；十、竹里全稿。

「經義新解舉例」一文，是月載孔孟月刋第十四卷十一期。

「孔子的忠恕之道」一文，是月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刋第九卷七期。

十月，撰「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序」一文。

祐謹按：是書乃張奕善先生著，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學生書局出版。

「諸葛亮的管理哲學與藝術序」一文。

祐謹按：是書乃蔡麟筆先生撰，民國六十六年二月竹一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重點及珍藏資料」一文，載幼獅學誌第十三卷一期。

祐謹按：先生自民國六十年九月起，代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六十二年元月眞除。本期幼獅學誌刋行「漢學研究中心專輯」，先生應邀口述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重點及珍藏之資料，由該刋編輯筆錄。

十二月，「傳述史料中常見的幾種現象」一文，載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

祐謹按：民國六十三年夏，先生曾以此題在中國史學年會講演，當時旣未撰講稿，亦無講演紀錄。先生就所存資料，再加董理，撰爲茲篇，以壽沈剛伯先生。要目有：一、引言；二、史事記載的歧異；三、史事的增飾；四、古代用後代的典制；五、前人引述後人的言論；六、結語。

「載書播遷記」（上）一文，載山東文獻第二卷三期。

祐謹按：本文分上下兩篇刋出，下篇載六十六年三月山東文獻第二卷四期。文前有先生題記云：「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倭人犯順，華北阽危。時予執役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命予選館藏圖書文物精品，準備播遷。比倭患益急，予偕工友李義貴，載書物初遷曲阜。未幾，復隨獻唐先生載書物入川。喘息旣定，更爲文以記其事。稿藏篋中，忽忽近四十年矣。茲倩人抄錄一過，爲山東文獻補白，用志鴻爪。神州旣陷，焚書坑儒之禍，

又見於今。不知此圖書文物，尚存天壤間否？且聞獻唐先生墓木已拱，北望齊煙，何勝唏噓！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識於臺北。」此文原名「載書飄流記」，王獻唐先生嘗撰題詞冠諸册，云：「心力抛殘意漸狂，十年柱下詡多藏，可憐一炬奎樓火，不待銅駝已斷腸。　悞國十年是此君，倒行猶自說忠勲，華林玉軸干何事，一例樓頭哭絳雲。　故家喬木歎陵遲，文獻千秋苦自支，薪火三齊留一脈，抱殘忍死待明夷。　酒入愁腸日作芒，回頭忍淚說滄桑，夜來展讀西臺記，一覺閻浮夢已涼。　去冬敵陷魯北，余與翼鵬道兄運圖書館文物入川，辛苦備嘗，所撰載書飄流記，皆實錄也。竭兩夜力籀讀一過，題四截句册耑，亦長歌當哭之意。君在曲阜，嚴稽文獻，旁及輿地，皆精确縝密，足備掌故，異日脩志者當有取於斯，不祇作金石錄後敍觀也。廿七年六月十二日獻唐燈下記。」文末附錄「山東省立圖書館第一次運往曲阜金石典籍書畫目錄」，計金石器物七百三十四品，書籍四三十百八種二千六百五十九册又百八十三卷，書七十一件，畫六十六件，金石拓本三十三件。

民國六十六年丁巳（西元一九七七）先生七十一歲

三月，「載書播遷記」（下）載山東文獻第二卷四期。

七月，「童世綱先生退休了」一文，是月十四日載聯合報。是年十月湖北文獻第四十五期轉載。

祐謹按：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成立，胡適之

先生以教授名義兼該館主任，次年，胡先生爲童先生助理，一年後，胡先生辭職，童先生繼任主任，迄今六十六年六月退休，共歷二十六年。六十六年春，先生應普林斯敦大學之聘，爲該校客座教授，講學半年，是年七月初返國。適值童先生退休，先生於歸國前夕，特撰此文。文末先生賦七律一首，以賀其榮休。詩云：「卅年勞勩效長恩，海外嫏嬛寄此身；業繼續溪宏册府，功留葛館惠儒林。石渠勇退人猶健，雲夢思歸志未伸（童先生湖北人）；我欲共君同發願，臺員勝境結爲鄰。」

「北美各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和著名的漢學家」一文，是月廿九日載中央日報。國語日報書和人第三二一期轉載。

祐謹按：是月二十八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臺北舉行紀念先總統　蔣公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十週年大會，恭請嚴總統親臨主持，並請先生專題報告，此即報告內容。要目有：一、引言；二、北美各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三、北美漢學界的中國人士；四、北美漢學界的美加人士；五、餘說。

八月，「學博識卓的沈剛伯先生」一文，是月十二日載中央日報。

祐謹按：沈剛伯先生七月卅一日晨逝世，先生撰此文悼念。

「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期間毛共對美政府的誣衊」一文，是月二十三日載聯合報。

十二月，「讀書與治學的歷程」一文，載幼獅月刊第四十六卷六期。

祐謹按：此先生應該刊記者之訪問談話也。

「關於『九廿二水災與中央研究院史料文物的損失』敬覆沈雲龍先生」，載中華雜誌一七三期。

祐謹按：沈雲龍先生撰「九廿二水災與中央研究院史料文物的損失」一文，載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中華雜誌一七二期，此爲先生答覆之文。

民國六十七年戊午（西元一九七八）先生七十二歲

一月，「我國管理哲學與藝術之演進和發展序」一文。

祐謹按：是書爲蔡麟筆先生撰，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世界書局出版。

三月，「中學生活片段的回憶」一文，是月十五日載聯合報副刋。

「如是我聞——關於經書的幾個小問題」，是月十三日載中華日報十一版。

六月，「說詩經之雅」一文，載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祐謹按：此文論詩經中「雅」之字義及雅分大小之故。茲編包括三章：一、舊說述要；二、雅在詩經中的意義；三、餘說。

民國六十八年己未（西元一九七九）先生七十三歲

二月，十六日淩晨五時，先生因肺癌病逝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十月，「中華傳統的理想」一文，載「中美理想比較研究會議論文集」，是書由中央研究

院出版。

民國六十九年庚申（西元一九八〇）

十二月，「董作賓先生對於甲骨文之貢獻」一文，載中原文獻第十二卷十二期。

「屈萬里先生手批老子」，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四分。

祜謹按：此據先生手批之四部叢刊本「老子道德經四卷」影印。先生於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讀畢上卷，三十日讀畢下卷。上、下卷各有朱、藍批文，卷前有參考書目。

民國七十年辛酉（西元一九八一）

十一月，「個人行為的基本準據——忠恕」，收入「倫理道德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內，是書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出版。

另有「孔子對國際關係的主張」、「故總統蔣公對於圖書文物的維護」、「論孟今詮序」三文，僅見手稿，著作日期及發表之處所，一時莫考。「回憶傅先生在臺大的往事」一文，收入蔡尚思編「長眠傅園下的巨漢」（臺北市，故鄉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三月），未註明原發表之刊物、日期。以上四文，暫無法繫年。謹附於此，以備將來補訂。

先生既卒，門生故舊等成立「屈萬里先生遺著整理小組」，編纂先生全集，由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發行。於整理先生遺篋時，發現未刊行之遺書多種，正分別整理印行中，其書目有：

「先秦文史資料考辨」
「周易集釋初稿」
「讀易三種」
「尙書集釋」
「尙書異文彙錄」
「詩經詮釋」
「讀老劄記」
「風謠選」
「屈萬里先生文存」

其中「讀老劄記」、「風謠選」二種，收入「屈萬里先生文存」中，餘均單行。

「屈萬里先生文存」編後記

劉兆祐・林慶彰

先師屈翼鵬先生以經學、古文字學、史學、目錄板本學名重當世。海內外學者景仰先生之學術者，每以未能遍讀先生之著作爲憾。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先生謝世後，故舊門生卽成立「屈萬里先生遺著整理小組」，整理編輯先生之遺著，彙爲全集，以饗眾望。

先生之著作甚夥，已單行者有「詩經釋義」、「圖書板本學要略」、「詩經選注」、「尚書釋義」、「殷墟文字甲編考釋」、「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古籍導讀」、「書傭論學集」、「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尚書今註今釋」等十一種。另未刊者有「周易集釋初稿」、「尚書集釋」、「尚書異文彙錄」、「先秦文史資料考辨」等，經整理皆已彙入全集中。此外，單篇之學術論文，可啟發後學者實多，謹加以蒐集整理，顏曰「屈萬里先生文存」，亦列爲全集之一種。

爲保存文獻之完整，凡先生之單篇學術論文，均收錄之。若同一論文，有經先生改寫增訂者，則僅收增訂之文。此類論文有數篇，爲方便讀者覆按，將篇目臚列如左：

1.「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目錄』二卷、『年譜』一卷」（善本書志），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三卷二期（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後改寫題作「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東坡先生詩」，載圖書館學報第一期（民國四十八年一月）。

2.「十三經注疏板刻述略」，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三卷五、六期合刊（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後重訂載學原第三、四期合刊（民國四十年四月）。

3.「詩國風曾經潤色說」，原載幼獅月刊第五卷六期（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後增訂改題「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

已收各篇論文，性質相近者，歸爲一類。各類論文之次序，亦依內容排列。全書計分：經學與儒家思想、古文字學、史學、金石器物學、圖書文獻學、序跋、善本書志、雜著、讀老劄記、詩集（流離寫憂集）、風謠選、附錄等十二類。關於編輯體例，茲有數點需說明者：

1.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二卷三期（民國三十一年十月）起，至第三卷三、四期合刊（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止，有善本書志一欄，所載善本書題識數十篇，皆不題作者姓名，惟文中時有「里案」二字，可知爲先生之作，並收入「善本書志」一類中。

2.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先生曾就四部叢刊本河上公注老子加以批點，朱墨爛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以之影入該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四分（民國六十九年），題曰「屈萬里先生手批老子」，今爲方便讀者參考，將批語重新謄錄，改題曰「讀老劄記」。

3.先生來臺後，卽有編選各地風謠之計畫，遺稿中有「風謠選」一册，所采各地風謠書近十種，其中頗有今已罕見者，極有功於文獻，今一併收入，仍題曰「風謠選」。

4.書末附錄分三部分：其一爲報章雜誌訪問先生之報導；其二爲見於「屈翼鵬先生哀思錄」及「哀思錄」未及收錄之悼念文字。此二類文字，有助於瞭解先生之治學歷程及其立身處世，故一併收錄；其三爲先生之著作年表，本年表就「哀思錄」所附之「屈萬里先生著述年表」重新增補數十篇，先生之著述目錄，備具於此。

5.先生早年之論文，有僅用斷句排版者，爲求格式一致，均改爲新式標點；文中之雙行夾注，爲排版方便，亦移作文末注釋，如：「易損其一考」者是。各論文有先生親自校訂，或改正誤字，或增删語句者，則依先生校改之本收錄。此類論文頗多，如僅改正誤字者，文末不一一加編者案語；如改動字數甚夥者，於文末加編者案語略作說明，如「胡適之先生安葬文」者是。先生之筆名有尺蠖、屈軼、學者、書傭、翼鵬等，各論文以筆名發表者，亦於編者案語中表出。

本編在纂輯過程中，曾遍訪國內各大圖書館，至於國外各圖書館，亦託人查訪，以求資料之完備，然仍有數篇遍訪不得，玆將篇目列出，尚祈博雅君子檢示，以爲再版時補入：

1.「全唐詩所收杜牧、許渾二家雷同詩」，（北平）華北日報圖書週刊第十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2.「站在中國圖書館立場上對於圖書分類法文學分類的商榷」，（北平）華北日報圖書週刊，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五日、八月十二日。

3.「評楊樹達著『周易古義』」，(北平)華北日報圖書週刊，期數及刊載日期待查。

4.「『雕菰樓易義』評介」，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第一卷六期，民國三十年間，以「尺蠖」筆名發表。

5.「關於周易之年代思想」，讀書通訊第四十六期，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本書編輯期間，多蒙各界先進及友人檢示資料，甚爲感激。惟先生著述甚夥，論文散見國內外各報章雜誌，以僑促海島，遺漏不免，敬請海內外先進，惠予補正。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十日

「關於周易之年代思想」一文，經託陳衡力先生印自美國國會圖書館，已收入文存中。

編者又誌　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跋

鄭騫

民國六十八年早春，魚臺屈翼鵬先生捐棄館舍。及門諸君子暨夫人費海瑾女士付託，取遺著已刊未刊者凡若干種，鈔校之，整理之，分別部居，彙爲全集，期以嘉惠士林，垂之久遠。分工合作，三年而底於成。印行有日，海瑾夫人以予與翼鵬共事三十年，昕夕相從，諄命撰寫數言，綴於簡末。予不獲辭，而曾爲遺著詩經詮釋作序，凡所欲言、所當言者，泰半已見於彼篇矣。因思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爰就三十年來翼鵬爲學治事、待人律己諸大端，彼篇所未詳者，筆之於書，以告來者。

翼鵬之爲學、焚膏繼晷，勤也；其治事、案無留牘，敏也；其待人、肝膽相照，誠也；其律己、戒愼謹嚴，敬也。凡此四者，常人有其一足以名世，而翼鵬兼之，發之以毅力，持之以恆心。觀其素常；一書未完不讀他書，一文未成不寫他文；綱舉目張，隨機因應，紛錯旁午，各得其宜。固有遠勝於務廣而荒、迂拘闇弱之尋常讀書人者。弸於中乃彪於外，此其所以卓犖出羣，

蜚聲馳譽，學問事功皆有輝煌之成就也。

翼鵬之襟懷志業，非是尋章摘句之陋儒，實爲俊朗通達之開士。深願世之讀翼鵬書者，不惟讀其書，且知其人，不惟誦其言，且明其功與德。而其門人諸君，亦皆曾從予游者，不惟繼其學，且能效法其爲人，發揚光大，身體力行。庶幾不負翼鵬生平身教與言教兼施之弘旨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早春，鄭騫謹識於臺北龍安坡寓廬。

「屈萬里先生全集」出版後記

先夫翼鵬公著述甚多，其刊印之時間，有遠溯民國二十一年者；刊行之地點，由山東、北平、重慶而臺灣，故「全集」之蒐羅非易；整理費時，是以陸續刊行，前後歷時五年之久。

最初在訂定全集目錄時，由於「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二書，未覓得完整之傳本；「史記今註」一書，則因係與勞貞一先生同著，是以決定上列三書暫不收錄。嗣以每有學術界人士建議，旣爲翼鵬編刊全集，則所收錄，應力求完整，以便利讀者。同時，「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二書，亦經劉君兆祐、林君慶彰協力覓得完本，乃徵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同意，將「史記今註」一書中翼鵬所註釋部分，列入「屈萬里先生文存」；「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二種，則單獨成册。原預定全集爲二十册，今則增爲二十二册。

五年多來，全集之編刊印行，多承翼鵬之好友門生，時時關心協助，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王

發行人必成、劉總經理國瑞二先生及公司中諸先生女士之辛勞，在此深致謝忱。

屈費海瑾謹誌　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十七日